

ZHONGGUOGUODIANWENXUEMINGZHUBAIBU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

明 馮夢龍

精忠旗



精忠旗

(明) 冯梦龙 著

剧 情 简 介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汴京失守，徽、钦两帝被掳。宋将岳飞感于义愤，让部将张宪在他背上刻下“尽忠报国”四字。

徽、钦被劫至青城，随行的吏部侍郎李若水拒降被杀。另一位被俘大臣秦桧一向主和，他的妻子王氏还是金邦四太子兀朮的情妇。当时康王赵构继位，定都临安。为了促成与南宋和议，以待日后灭宋，兀朮招来秦桧夫妇，密授机宜，然后放他们南归。

秦桧到临安后，即被宋高宗宠以相位，岳飞对此深感忧虑。一旦，皇上突然颁下圣旨，特授岳飞为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率兵征讨金兵。岳飞立即发誓，要拼着身家性命，直捣黄龙府，迎回二帝。他着手操练兵马，他的部队纪律严明：儿子岳云操练中马蹶跌地，差些被斩；有一军士因拿了乡民一缕麻用来束刍，即刻斩首；另一军士在民家失火时，抢得芦茻一件遮盖粮车，也被梟首示众。岳飞还拒绝了四川首抚吴玠送来的一位美女，部将请他一起饮酒，他说道，除非到了黄龙府后，方能“痛饮共群英”。

岳军出征，岳飞女儿银瓶亲自为爹爹绣了战旗战袍。岳家军一路旗开得胜，皇上派人送来御赐精忠旗及其他嘉奖品。岳家军屡战屡捷，兀朮的取胜法宝拐子马也被攻破，兀朮落荒而逃，一路草木皆惊。在逃跑路上，有一书生挡住兀朮去路，向兀朮献计道：宋朝权臣当道，岳飞即将退兵。兀朮顿时开窍，立即修书秦桧夫妇。

且说秦桧南归当了丞相后，与侍御罗汝楫、谏议大夫万俟卨狼狈为奸。一日，秦桧夫妇突然接到兀朮差人送来的蜡丸密信，立即定下计谋，连发十二道金牌，要岳飞班师回朝。其时岳家军驻扎朱仙镇，正准备收复汴京，突然一连接到十二道金牌，召岳飞回师。岳飞恨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但君命难违，被迫同意撤军。河洛父老及义军首领，痛哭挽留。最后，岳飞遥辞二席，哭对父

老，率军南归，原先收复的失地很快沦入敌手。

秦桧一心想加害于岳飞，他与枢密使张俊密谋，先收买了岳飞部将王俊，然后软硬兼施，让另一位将领王贵出首状告岳飞。接着逮了张宪，酷刑审讯，最后又派杨存中去捉拿岳飞父子。杨存中为岳飞旧友，他不忍岳飞受极刑，劝岳飞自尽，岳飞不愿，结果岳飞父子双双被捕入狱。

岳飞一案，先由大理寺丞李若朴审理，李若朴宁愿丢弃乌纱帽，也不愿陷害忠良。秦桧只好改请何铸，何铸胆小，不敢违命，但临到起草供稿时，却又心惊胆颤，生怕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因此推病不出。最后，由万俟卨出面审理。万俟卨对岳飞严刑拷打，但岳飞宁死不屈。无奈，万俟卨只好造了岳飞等的假口供，并判岳飞、岳云、张宪斩决。

枢密使韩世忠为岳飞鸣不平，在朝廷当面责问秦桧：岳飞究竟犯了何罪？秦桧竟以“莫须有”相回答，韩世忠感叹忠良如此下场，从此辞了官职，闭门谢客。

岳飞被囚狱中，竟然连家人都不能相见。想到被掳的二帝，沦陷的土地和朝内奸臣当道，岳飞不禁失声痛哭。而秦桧因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几位大臣又不断向他诘问，岳飞一案一时难以了结，秦桧感到有些为难，王氏献计说：“捉虎易、放虎难，不如把岳飞杀了。”秦桧以为此计甚好。

狱卒愧顺接到秦桧处死岳飞的手书，虽心中不愿，又不敢违令。岳飞死前悲声长叹，岳云和张宪抚尸痛哭。愧顺乘夜半无人，负尸出狱，偷葬城外，又将岳飞平时佩的玉环，仍系在他的腰下。秦桧又派万俟卨监斩了岳云、张宪。布衣刘允升为岳飞上书鸣冤，被捕后愤而自杀。岳飞女儿银瓶投井而死，岳夫人将孙儿托付苍头后，也跳井身亡，岳飞儿子岳震、岳霭被流放岭南，死于途中。殿前小校施全，愤慨秦桧无道，持刀行刺秦桧，未成被杀。

兀朮闻知岳飞被害，喜上眉梢，传令各营及远近部落，设宴庆贺。宋使臣洪皓目睹此状，忙暗中派人密奏朝廷。

秦桧计谋得逞后，便邀了张俊、万俟卨等，乘船游览西湖，突遇一阵巨风，只见一人披发瞋目，率领群鬼从水面而出，并绕船大骂。秦桧受此惊吓后，从此得了重病，整日胡思乱想。他害怕死后遭人异议，因此要把有关五十三人一网打尽。正当他想写名单时，有鬼神作怪，提笔不起，最后在惊恐中死去。秦桧病中，曾派押衙何立去泰山岳庙进香，何立在岳庙，夜里梦见秦桧带锁披枷，被牛头马面押着。何立回来报告了王氏，王氏惊哭倒地，从此一病不起。

岳飞死后，上帝怜他忠义，封为九天采访大使，令他究治秦桧等人。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四人的鬼魂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几年后，太学生程宏图与岳飞孙子岳珂为岳飞伸冤，皇帝终于下令给岳飞等平反昭雪，秦桧等被削夺原官。岳飞遗体奉旨以礼改葬，岳珂将御赐精忠旗挂在中庭，作为岳飞灵位，众人在一起追祭岳飞英灵。

白话故事

一、岳飞刺字

北宋末年，雄踞辽东半岛的金国，兵分两路，杀向中原。其西路大军由粘罕率领，从大同府出发，经朔州（今山西朔县）、代州（今山西代县），直取太原；东路大军由斡离不率领，由平州（今河北卢龙县）取道燕京南下。霎时间，中原大地烽烟四起，旌旗遍野，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金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克燕京，陷太原，渡黄河，下郑州，不到一年，就包围了北宋京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市）。

早在金兵南侵之初，宋徽宗赵佶就唯恐引火烧身，急忙把皇位传给了儿子宋钦宗赵桓。如今，金军兵临城下，大宋江山眼看就要落入他人之手，徽宗、钦宗的心里自然似油煎一般。钦宗一面召集文武大臣商议退敌之策，一面派人趁着夜色，缒城而出，给稽留相州（今河南安阳市）的弟弟康王赵构送去一封蜡丸密信，赐封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又封原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宗泽为副元帅，命二人赶快集结人马，火速前去救援。

宗泽麾下有一员战将，姓岳名飞，字鹏举，乃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岳家庄人。据说，岳飞降生之时，有一只大鸟从空中飞鸣而过，转瞬之间就杳无踪迹。他的父亲深感惊异，便取了这个名字。其用意，无非是希望他长大以后鹏程万里，远举高飞。

岳飞自幼聪明，好学深思，崇尚英雄，憎恨小人，尤其倾慕关羽、张飞。待年龄稍长，就喜欢舞刀弄枪，并跟名师周同习武。不出几年，他就练得一身功夫，射箭能够百步穿杨，运枪可谓一县无敌。此外，他还喜读《春秋左传》，好

谈《孙子兵法》，深明大义，志存高远，只望此生驰骋疆场，杀敌报国，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从军以后，由于他英勇善战，屡建功勋，因而深受宗泽器重。现在，他已官拜秉义郎，成为声名显赫的将领。

此时，岳飞正在家中，闻讯金兵已扎营青州，逼近京师，心中十分焦急，赶紧派牙将张宪前去打听消息。

张宪走后，岳飞一直心神不定。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京师战场的一幕幕情景，耳边也似乎传来了一阵阵厮杀声。他伫立窗前，往京城方向极目远眺。

死灰色的天空下已是一派肃杀的冬景。村外的小河早已干涸，光秃秃的岸边只有几棵枯草在寒风中颤栗。河东的大片土地已经沦陷敌手，无数的百姓正在惨遭蹂躏。现在，京师告急，二圣有难，国家危在旦夕。自己虽然忠肝义胆，壮怀激烈，通晓兵法，人强马壮，却身处异地，袖手旁观，上不能保圣驾于京城，下不能救生民于水火，真是空有一副刚肠，辜负了三尺宝剑。即便痛饮千盅酒，又怎能浇去心头这万般愁！想到这里，岳飞不觉悲从中来。

他的眼光落在壁间悬挂的宝剑上。想起今天已是朔望之日，又该设案祭奠恩师，便唤来家人问道：“祭礼可已安排停当？”

“启禀老爷，早已完备多时了。”

岳飞摘下宝剑，来到周同的灵位前，只见香案上已摆好了香蜡纸钱、干果点心等祭品。他拜了数拜，手捧宝剑道：“恩师在上。我岳飞乃男子汉大丈夫，本当横刀立马，勇往无前，捐躯边野，报效朝廷，立千秋之伟业，垂万世之芳名，岂能做纸上蠹鱼，草间狐兔，饱食终日，虚度此生！如今，金师南侵，正是我出力的日子。若能击退敌兵，解救国难，也不枉恩师教诲一场。但愿恩师英灵未泯，保佑岳飞马到成功！”

话音刚落，张宪已急匆匆地闯了进来，见了岳飞，倒头便拜：

“老爷，大事不好了！”

岳飞吃了一惊，问：“出了何事？”

张宪说：“金兵已攻陷了京师。”

岳飞大惊失色，忙问：“皇上怎样了？”

“金人强迫皇上、上皇去青城受降。如今，两位圣上已经北去，下落不明。”

闻此凶信，岳飞顿觉五内俱焚，不禁仰天长啸：“没想到国家竟遭此大难！苍天无情，竟让金人得逞。两位圣上已身陷囹圄，为臣的还有何面目见人？圣上啊，这都是因为文官爱钱，武官怕死，才有今天。百年江山，毁于一旦，怎不叫人痛心疾首、肝胆俱裂呀！”话未说完，已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张宪在一旁也涕泪涟涟。见岳飞恸哭不已，他又劝道：“老爷不要伤心太过，

保重身体要紧！”

岳飞强忍悲痛，擦去眼泪，然后解开衣袍，露出脊背，对张宪说：“你拔出刀来，在我背上刻下‘尽忠报国’四个字。”

张宪一时犹豫，嗫嚅道：“小人怕老爷疼痛，不敢下手。”

岳飞神情坚决，嗔怒道：“我岳飞死都不怕，还怕疼痛！为报效朝廷，我头颅可抛，热血可洒，还怕刻损肌肤！你尽管动手，休再啰嗦！”

张宪拔出刀来，噙着眼泪在岳飞背上刻了四个大字。一时间，岳飞背上皮开肉裂，鲜血淋漓，令人侧目。

岳飞忍着疼痛，对张宪说：“你再将醋墨拿来，染黑刻字，以免褪色。”

张宪不敢违抗，一一照办。涅背完毕，“尽忠报国”四个字黑中透红，竟象墨玉一样光彩夺目。

张宪一边给岳飞穿衣，一边说：“老爷固然立志报国，却何苦忍此疼痛？”

岳飞说：“如今为臣的，大都当面媚主，背后忘君。我今天刻此四字，就是要唤醒那些忘君背主之人，洗心革面，励精图治，同仇敌愾，保我宋朝。”

穿好衣服，岳飞对张宪说：“你速去副元帅营前打听。若兴师勤王，我等即刻启程，前去效力。”张宪退下，立即飞马前去相州。

这时，岳夫人闻讯带着长子岳云、爱女银瓶一齐赶来。岳夫人说：“相公，听说你在背上刻了四字，不知是何原因？”

岳飞说：“如今金人已攻陷京师，二帝都被拘留，难道我坐视不理、任其所为不成？”

岳夫人等大吃一惊：“竟然发生了这种事？！”

悲叹之余，岳夫人说：“相公，即使如此，这‘尽忠’二字又谈何容易！如今宦官弄权，奸臣当道，忠臣若能效力，国家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岂不闻‘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依妾身之见，你用不着去学那汉朝的扬子云，做奸贼王莽的官吏，惹得众人唾骂；还不如学晋朝的陶渊明，做个隐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却不身名两全、忠智兼尽？愚忠愚孝从来就只苦自己，虚名虚誉也没有什么可取，还是别太迂腐的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难道我这是沽名钓誉？”见夫人如此相劝，岳飞心里颇感不快，脸上露出一丝愠色。

银瓶自幼深受父亲影响，爱读忠臣传记，仰慕英雄豪杰，也对母亲的话不以为然，说：“男儿就当舍身报国，怎能患得患失，畏缩不前？若苟且偷生，到头来忠奸莫辨，岂不枉自玷污了英名！”

岳夫人嗔道：“你爹爹迂腐，倒也罢了；你还来推波助澜，全不为你娘的将

来着想!”

岳云随父征战多年，一片忠心，自然也不同意母亲所言：“母亲，我辈早已许向报国，怎可避凶趋吉？何况今日二圣受辱，正需忠臣良将。此时不出力，更待何时！”

银瓶又说：“要都这样畏首畏尾，谁还去匡扶社稷？”

岳夫人说：“你只想匡扶社稷，全不思明哲保身。”又对岳飞说：“相公，博取功名还须舒展自如。眼下满朝奸佞，谁容你尽力驰骋？自古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如今只怕是取不得飞鸟，逐不得狡兔。”

岳飞沉默片刻，然后缓缓地说：“夫人，我也知此次勤王，成败未卜，吉凶多。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却还须先尽了人谋，再言天数。否则，如何对得起社稷江山，如何对得起受难的二圣？！”

说话之间，张宪已赶了回来。岳飞急忙传唤，问道：“勤王一事怎么样了？”

张宪答道：“宗老爷修书与各道总管赵野、范讷、曾楙三人，约他们合兵勤王。谁知三人非但不出兵，反指责宗老爷，说他非狂即愚。”

岳飞问：“副元帅作何打算？”

“副元帅无人相助，无计可施，只好按兵不动了。”

岳飞满腔激愤，拍案而起：“真是岂有此理！没想到副元帅也遭人掣肘。为何忠义之士，难伸其志；伸得其志，又偏非忠义之人？照此下去，二圣何时能返京都？苍天有眼，还是苍天无眼啊？”

苍天无语。夜色茫茫中，原本轮廓分明的，也模糊不清了。只有一轮淡月，挂在天边，冷冷地凝望着人间。

二、侍郎死节

中原大地，天似寒灰。凛冽的北风刮在人们的脸上、手上，好似刀割一般。

金军攻克东京，灭了北宋，大喜过望。本拟继续挥师南下，夺取整个大宋江山，却一来数月征战，人困马乏；二来也担心九省兵马前来勤王，断其归路，便押解着徽、钦二帝及数千宗戚男女文武官僚、侍女仆人、演员工匠，携载着无数的礼器法物、八宝九鼎、字画古玩、金银布匹，浩浩荡荡地班师回朝。

北宋君臣拘禁在金军的营寨里，吃尽了苦头。想那古都东京城，通衢大道宽阔整齐，茶坊酒楼鳞次栉比，街头巷尾商贾云集勾栏瓦肆相连，还有奢糜豪华的延福宫，穷极巧妙的万岁山，高遏行云的琉璃塔，流光溢彩的相国寺，是

何等繁华，何等壮观！北宋君臣在东京城内，食有山珍海味，衣有绫罗绸缎，住有高宅深院，行有骏马香车，起居有仆从侍候，游乐有粉黛陪同，闷了有倡优开心，愁了有幕僚解忧，又是何等气派，何等惬意！而今沦为阶下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事事要看眼色，处处须陪笑脸，被金兵呼来喝去，任杂役取乐玩耍，哪还有半点昔日风采、皇家威仪！

吏部侍郎李若水，性情刚烈，忠心耿耿，如今也成了金军俘虏。当初，金军围困东京，硬逼宋朝割地赔款；后又派使节入城，胁迫徽、钦二帝去金营“议事”。眼见得援兵无望，城池将破，李若水曾劝说徽、钦二帝答应金军的无理要求，以此作为缓兵之计并陪同二帝前往金营。不料金军却将二帝羁留营中，毫无放还之意，还趁机攻占京师，灭了宋廷。为此，李若水追悔莫及，愧疚万分。虽然他知道这事原本出于无奈，罪责不在自己，更主要是奸臣误国，致使金军长驱直入，但也感到自己未能识破金人奸计误了皇上。所以，他走一路，哭一路，骂一路。他哭自己的愚鲁哭大好江山的失陷；更骂奸臣卖国求荣，骂金人背信弃义。然而金军早就听说李若水的忠名，对他另眼相看，未加责难，意在收服其心，令其归降。但是，越这样，李若水就越苦恼，越愤懑，越是哭，越是骂。

一路黄沙，一路风尘。

几个内侍和宫娥被金兵押解着，从李若水身边走过。李若水拦住一个宫女，问：“如今，主上怎样了？”

宫女说：“侍郎难道还不知晓？君王与后妃早已被迫脱去黄袍，换了青衣，形同奴隶了！”

李侍郎一听，顿时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天哪！天哪！二帝万乘之尊，宋朝锦绣江山，何至于如此啊！”

宫女劝道：“侍郎啊，快别提锦绣江山了。如今，人似蝼蚁，连性命怕也保不住了！”

金兵连推带打，将内侍和宫娥押走。李若水仍顿足捶胸，大哭道：“二帝啊！今日北去，何年才是归期？若能救还圣驾，微臣何惜区区性命！恨只恨，臣身陷狼窝，束手无策，哪怕一死又有何用？！只得眼看豺狼胡作非为，怎不叫人空自悲啼！”

正哭着，忽听得有人唤侍郎。抬眼一看，原来是枢密使张叔夜。只见他身缚绳索，形容枯槁，后面跟着两个押解的金兵。

李若水问：“听说二帝已经北去，果有其事？”

张叔夜点点头，说：“确有其事。唉，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这茫茫中原，

竟找不出一个忠义之人。就连你我也做了楚囚，岂不可悲可叹！眼见二帝北去，大宋不保，这心头之恨，何时能解啊？！”

李若水一声长叹，说：“此番大难，乾坤倒转，纵然好男儿也难逃避。事既如此，也只要一死了之。张枢密，今日怕也只有此事由得你我了。”

金兵在一旁早不耐烦，拉扯着张叔夜就走。望着张叔夜远去的背影，李若水心里默默念叨：“枢密，一路保重！再次会面，怕只有在黄泉之下了！”

一阵冷风吹来，李若水不觉打了个寒战，押解李若水的金兵，已多次劝其投降，见他左一个二帝，右一个宋朝，心头火起，大声喝道：“李侍郎，宋朝已亡，休要执迷不悟！元帅有令，要我等好生待你，教你早日归降。你若顺从，大大地给你个官做。你今日顺从，明日便富贵了。怎么样？”

李若水怒骂道：“小小金蛮，闲话少说！我堂堂宋朝大臣，岂能与贼寇为伍！”

金兵勃然大怒，挥拳打去，说：“真是不知死活！”

李若水站立不稳，几乎跌倒，被押解着的随行家人急忙上前搀扶，哭泣道：“老爷，小人有句话要说。”

李若水说：“但讲无妨。”

家人说：“太老爷与太夫人都已老了。”

李若水说：“那又怎样？”

家人说：“二老年迈力衰，无依无靠，今日与老爷生离死别，更是伤心欲绝。常言说得好：‘在他檐下过，怎敢不低头。’老爷不如权且顺了金人，也好早返回途，侍奉二老。”

李若水推开家人，说：“忠与孝乃世间常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远离高堂，自然朝思暮想。但天无二日，人无二主。我身为宋朝大臣，怎可为一己私利、儿女之情而不忠不义，降他金人？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我如今也顾不得家了。”

金兵一听，纷纷高叫：“李侍郎，快快投降，免你一死！”

李若水冷冷一笑，骂道：“狗东西何必狂吠！”

众金兵一拥而上，拳打脚踢，齐声骂道：“该死的，竟敢出言不逊！可是不想活了？”

李若水仍骂不绝口：“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今死去，也可问心无愧。只恨不能够击贼破贼，辜负了皇恩。我啊，就是死去，也要变成厉鬼，杀贼报国！”

金兵拔刀砍伤李若水的嘴唇，说：“你还敢骂么？还敢骂么？”

李若水口喷鲜血，厉声骂道：“如何不骂？我一息尚存，就要骂声不止！”

金兵气愤之极，一刀砍死了李若水。殷红的血洒在荒芜的土地上，宛如寒冬里盛开的鲜花，凄丽冷艳，警策世人。

金元帅粘罕闻知李若水以身报国的消息，不由得啧啧称赞：“好个铁铮铮的汉子！今日宋朝，忠义之士恐怕只有李侍郎一人而已了！”

三、秦桧南归

徽、钦二帝被金军押解北去，长途漫漫，颠沛流离，先是囚禁於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后又押送到旧日辽国的中京（今辽宁省宁城县），眼见得遥遥无归期，康王赵构遂於 1127 年自立为王，改元号为建炎，史称南宋。

赵构称帝以后，虽有收复中原之心，却无重整山河之志。他怕金兵再次南下，又怕两河义民聚众造反，虽有李纲、宗泽、韩世忠、岳飞等忠臣良将鼎力相助，奋勇杀敌，却听信黄潜善、汪伯彦、康履、王渊等一帮奸臣之言，不断南迁，最后定都于临安（今杭州市），只望偏安一隅，与金人平分天下。

可树欲静，风不止。金军元帅兀朮，乃金国皇帝吴乞买的四太子。他膀大腰圆，力开两弓，惯习干戈，屡犯中原。跨下骏马，原本神州良驹；帐中侍妾，尽是大宋美眷。今见南朝僻处临安，尚有半壁江山，文臣武将卧薪尝胆，犹思报仇雪恨，生怕夜长梦多，留下后患，便奏请吴乞买，准备大举进攻，占领江南，吞并宋室，一统天下。

金兀朮一面鞠旅陈师，演练兵马，屯集粮草，制造刀枪，以便随时出击，消灭宋军；一面伪装友善，通和讲好，企图迫使南朝屈服，俯首称臣，输贡纳税，宴息偷安，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为此，他在被俘的宋朝官员中精心物色和议之人，以便放归南朝，暗中行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宋朝的第一大奸臣秦桧。

秦桧乃江宁人氏，拜御史中丞一职。金兵南侵之初，他便力主通和，卖国求荣。东京失陷以后，他即与一帮大臣致函金军，要另立皇帝。此后，他随军北上，留在金军统帅挾懒的身边，出谋划策，草拟书信檄文，成为金兵帮凶，并多次毛遂自荐，争当劝说南宋投降的掮客。如此谄颜媚骨之人，怎不赢得金人的欢心？其妻王氏，虽有几分姿色，却阴冷奸诈，工于心计，与秦桧可谓天作地合的一对。不仅如此，她还水性杨花，常来兀朮帐中，承欢侍宴，暗中偷情。秦桧虽然心中了然，半睁半闭，却也腹内酸楚，有苦说不出。

这一日，秦桧夫妇正在家中，忽听兀朮传唤，赶紧更衣，来到宫中。

守门的军卒说：“太子有令，先请秦夫人到宫里。辞了娘娘，方请秦爷一齐

上辞太子。”

秦桧心中不悦，却只好遵从：“这么说，我且在官房伺候。”

王氏进宫见了兀朮，两人少不了温存一番。接着，兀朮说：“夫人，我虽与你萍水相逢，不料却结同心之好。悠悠数载，情深意笃。只是你鸟恋南枝，还要归还故国。”

王氏十分诧异，娇嗔道：“太子，我丈夫贱躯微命，得蒙不杀之恩；妾身裙布荆钗，幸承鱼水之情。正欲侍奉左右，永不分离，为何忍心抛弃，遣我南归？”

兀朮说：“我与夫人三生有幸，两意相投，如何舍得分离？只是你我两国兵戎相见，战事未休，社稷遭殃，生灵涂炭，长此以往，何时才得安宁？我想，还须两国和好，才是万全之策。此事非你丈夫不能主持，非夫人不能襄助，因而顾不得这个私情，只好割爱了。”

王氏掩面而泣，说：“太子既为两国大事，贱妾岂敢抗命不遵？只是数载情深，如何割舍的下？叫人好不伤悲！”

兀朮掏出一颗夜明珠，放在王氏手中，劝慰说：“既是如此，我以明珠一颗赠与夫人。日后见此明珠，便如同见我一般。两家若能通知，你我定有相见之日。”

王氏见兀朮态度坚决，言辞恳切，只好接过明珠，收泪谢恩。安抚好王氏，兀朮遂命侍妾传秦桧进见。

秦桧见了兀朮，倒地叩拜：“太子千岁！今日呼唤，不知有何缘故？”

兀朮说：“秦先生请起！你一向在此，本帅未能尽地主之谊，还请见谅！今拟送你夫妇南归，不知意下如何？”

秦桧一惊，忙说：“下官受太子大恩，早以贵邦为家，哪来半点归国之念？若有冒犯之处，还望太子降罪。今日遣我南归，实在难以从命！”

兀朮笑道：“你的忠心，我岂不知？但两国通和，非你不可，故此只能借重你夫妇二人。此心欲留你，但此时难留你。你可即刻启程，返回南朝。归国之后，还须察颜观色，伺机行事。”

秦桧一听，心中一块石头方才落地，欣然答道：“此事正合我意。既然如此，下官遵命便是。”

兀朮又说：“我有明珠一颗，黄金千两，赠你前去。若有佳音，速速报我！”

秦桧大喜，拜谢道：“下官何德何能，敢受此厚礼？此去定让和议成功，方才不辜负太子知遇之恩。”

兀朮问：“千里迢迢，先生路上怎样行走？”

秦桧稍加思索，说：“下官此行可走海上，一则安全，二则保密。若有人问，

只说是杀了监军，逃回本国。”

兀朮点头表示同意。接着，设宴款待秦桧夫妇，为其饯行。秦桧夫妇又千恩万谢，辞别兀朮，回家准备行装。

数日以后，秦桧夫妻携带僮仆使女、金银细软，乘船潜回南宋。不久，即来到南朝行都临安。宋高宗赵构闻知秦桧回国，十分高兴，立即召见。君臣交谈多时，分外投机。赵构将秦桧留在临安，倍加重用，先做礼部尚书，后提参知政事，不出一年，竟然官至宰相，权倾朝野。

秦桧夫妇离开金邦后，金兀朮更加紧了备战。他命令部将把三匹马连在一起，取名拐子马；又制造铁盔铁甲，装备各军，取名铁浮图，每日操练，直至精熟为止。待时机成熟，即率领几十万大军向南宋扑来。其来势之猛，进展之迅速，不仅出乎南宋的意料，也超过金军自己的预测，转眼之间，安徽、山东、江苏的大片土地就改名换姓，建康（今南京市）、常州等重镇也相继失守。南宋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四、岳侯誓师

东京失陷后，岳飞随宗泽多次与金兵交战，功勋卓著，名扬遐迩。新天子即位临安，他也因辅佐有功，先后受封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河北两路宣抚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千户，统兵万人，成为与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并称的南宋四大将领之一。

但是，虽然官位已尊，俸禄已厚，岳飞仍旧忧心忡忡，闷闷不乐，整天长吁短叹，难得露出一丝笑容。四十不到，双鬓就已长出了根根白发。

光阴荏苒，转眼又是深秋。岳府的槐树已在凋零，枯叶落了一地。风一吹来，树叶四处飞舞，撩得人心烦乱。

岳飞在庭院舞了一回宝剑，双眉紧锁，进到卧房。岳夫人迎上前去，关切地问：“妾身见相公近日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不知有何心事？”

岳飞叹了口气，说：“夫人，我身受国恩，理当净扫妖孽，收复失地，迎还二帝。可恨奸臣秦桧来自边庭，力倡和议，圣上听信，宠以相位。眼见的大功不成，壮志难酬，所以心中烦闷。”

岳夫人捧上一盏热茶，说：“相公，我素知你平生忠义。但事已至此，只好听天由命，切莫空怀忧虑，伤了身体。”

岳飞呷了口茶，说：“夫人，大厦将倾，虽非独木能撑；残阳已落，尚有余

晖可挽。满朝之中，奸臣虽多；举国上下，岂无男儿？”他紧攥双拳，恨声说道：“只要我岳飞一息尚在，就定与此贼不共戴天！”

岳夫人也叹了口气，换个话题说：“天气渐寒，想塞北或已是冰天雪地。不知后宫嫔妃今日怎样？恐怕也不似从前光景了。”

“夫人，你还不知？听说众嫔妃食不充腹，衣不遮体，好不苦楚。”说到这里，岳飞看了看夫人的装束，说：“你呀，今日已是什么时候，怎么还穿这种衣服！常言道，主忧臣辱。我既然心怀二帝之忧，你也须念两宫之苦才是。做夫妻就当同心合胆，苦乐难分。我看，你还是去换成布衣吧！”

岳夫人满面愧色，说：“相公以大义相劝，妾身敢不从命！”说完，忙去更衣。

这时，几名钦差捧旨赶到岳府，岳飞急忙出门跪接。钦差念道：“皇帝诏曰：除凶剪乱，本必仁义之兵；料敌出奇，尚须神明之将。兹尔武昌郡开国公岳飞，气吞强敌，志靖中原。今金师南侵，国步维艰；挾虏肆虐，天理难容。特授尔少保兼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即整我师，奉行天讨；御寇立功，以释朕念。钦此。”

岳飞闻旨大喜，再三谢恩，马上命令岳云整顿行装，准备出发。然后，来到后院，与家人话别。

岳军官兵听说又要出征抗击金师，人人欢呼雀跃，个个摩拳擦掌，喂马的喂马，装车的装车，磨刀的磨刀，试剑的试剑。军营内外，旌旗耀日；练兵场上，号令如雷。人马未动，已是杀声震天，鼙鼓动地。

岳飞去宫里辞别了高宗，直赴兵营。他把众将召至帐下，昂声说道：“众位将军，寻常用兵，必见胜负；今日胜负，不比寻常。我岳飞心存报国，志欲平边，今日钦召御敌，可谓天从人愿。此番出征，定要直捣黄龙，复还二圣！”

众将齐声说：“愿听元帅差遣！”

岳飞环视众将，语气稍缓，说：“响鼓何用重槌。今日之事，若是我发号施令，行刑用典，也见不出众将军的忠肝义胆，各自还须舍身拼命，奋力杀敌，方显得子孝臣忠，铁骨铜筋。”

众将闻言，豪情倍增，纷纷表示：“元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等定然铭刻在心，为朝廷赴命！”

岳飞带领众将，来到练兵场。见部队军容整齐，兵强马壮，岳飞十分欣慰。他指着壕沟，对众将说：“今日，你们也须身披重铠，骑马演习一番。切莫武艺荒疏，令金人耻笑！”

众将得令，一个个施展身手，骑马跃过壕堑。不料，岳云在跃沟时，一不

小心，竟从马上摔了下来。岳飞见状大怒，高声喝道：“平时不练，临阵必误大事！如此无能，还谈什么交兵？左右，给我绑人，推出辕门斩首示众！”

众人急忙跪下，为岳云求情道：“元帅息怒！”“小将军只是偶尔疏忽，还请元帅赦免！”

岳飞说：“定要严惩！若不将他斩首，谁还肯冲锋陷阵？”

众人说：“禀元帅：平时操演有误，不过捆打，怎么独到小将军身上反要处斩？还望宽宥这一次。”

岳飞仍不同意：“今日大敌当前，赴斗在即，比不得平常操演，还是给我斩了报来！”

众人苦苦哀求道：“如今兵马未动即先斩大将，恐于我军不利。”“元帅定要行刑，我等情愿代替！”

岳飞沉吟不语，半晌方说：“既然众人讨饶，姑免死罪，发军政司捆打一百！”

岳云谢过岳飞，自去领罪。鞭打完毕，岳飞令道：“岳云，你去巡视军营。若有患病之人，好生调治，不得有误。”又对张宪说：“与你令旗一面，查勘各营军士。倘有不遵约束，妄取民间财物之人，即与我斩首正法。”

不到两个时辰，岳云、张宪即回帐交令。岳云说：“禀告爹爹，孩儿已巡视完毕。有几个患病的军士，孩儿已亲自调药，喂他服下。”

岳飞说：“如此甚好。”

张宪说：“禀告元帅，有一军士取民间干草一束，已经斩首。又有王将军部下一名，因夜间民家失火，抢得芦席一件遮盖粮草。他说是公事，不肯服罪，现押在帐外听候发落。”

岳飞喝道：“难道公事即可违反军令、乘机抢掳不成？快绑出辕门，枭首示众。王贵约束不严，也发军政司捆打一百。”

这时，四川宣抚使吴玠差人送来侍妾一名。来人拜过岳飞，禀告说：“岳元帅，我家老爷曾差人来军中商议要事，回去说元帅十分寂寞。故而，我家老爷买得美姬一人，差我送来服侍元帅，还望元帅笑纳！”

岳飞辞谢道：“多承你家老爷盛情。只是军伍之中，不使用她。”

众将劝道：“元帅，留此女子，一可解除军中寂寞，二来可同吴宣抚通好，何乐而不为啊？”

岳飞正色道：“国耻君仇，尚且未报，怎能贪恋女色，懈我斗志？！”又对来说：“替我多拜上你家老爷，还是快领回去吧！”

不知不觉中，天色已晚。座座营帐跟前，已点起了大大小小的篝火，把半个天空映得通红。一声雄浑深沉的号角，飞出军营，响彻了远山近水。

众将摆开宴席，搬出好酒，对岳飞说：“今日元帅誓师，小将们备有好酒与元帅把盏。”

岳飞谢道：“众将军盛情，岳飞谨领了！今蒙皇上亲谕，教我到河朔方可饮酒。从此以后，我即当朝夕自儆。待他日攻克黄龙，迎还二圣，定与众将军把盏痛饮，一醉方休！今日这杯酒，就用来祭我军旗，愿我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说完，竟将满盏的酒洒在帅旗上。

一股浓浓的酒香，在营帐里飘逸，久久不散。

五、奸党谋和

秦桧自从当上宰相，对内则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手似生姜煮过，滥施大权；肠如砒霜制成，残害忠良。谁要是拍他马屁，定可以连升三级；如果要与他作对，只会是轻者丢官，重者丢命。真可谓杀人不见血，动手即成冤。对外则力主和议，讨好金人。先是数度修书，投金求和；后又倡说二策，即所谓“北人归北，南人归南”，耸动天下，企图放弃失地，瓦解宋军，使得朝野上下，无论贤愚贵贱，皆欲食其肉、寝其皮。然而，上有皇帝宠护，下有奸党献媚，秦桧仍然我行我素，跋扈飞扬。

这天清晨，又到早朝时分。秦桧前脚离开家门，侍御罗汝楫就后脚来到相府。见了看门人，他双手一拱，说：“昨日院公让下官书写诗扇，今日特此奉上。”

看门人打开扇子看了看，说：“写得好。呀，还有贱号在上，实在不敢当！”

罗汝楫递上一个包裹，低声说：“下官还有天鹅绒两匹，鼎状时样金杯盘四副奉送。”待看门人收好，他才言归正传：“请问院公：连日来所上奏章，不知老恩相喜怒如何？下官特来问个消息，或参或保，也好相机行事。”

看门人说：“秦老爷阅览奏章都在一德格天阁上。那里有专房侍妾，小人也只在她们嘴边讨个口风。”

罗汝楫满面堆笑，说：“下官这里还有南海大珠十颗，只求院公转送里面那帮人就是了。”

看门人收下珠宝，正要转身进府，谏议大夫万俟卨也一颠一跛来到门口。见罗汝楫在此，他心里暗想：“我只说来的早，如何他倒抢了先？这老官儿真如猴子一般，这么乖巧。”

罗汝楫作揖道：“万大人，这么早来到相府，有何要事？”

万俟卨话中有话，说：“哪里哪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啊。”然后，将

看门人拽到一旁，说：“近日在苏州做了些玉器，十分精巧，还有新织罗缎五匹，一并奉送足下。”

看门人一一收下，嘴里只说：“太多了！太多了！”

万俟卨问：“近来不知老恩相喜欢哪几人？厌恶哪几人？还望足下赐教一二。”

看门人说：“请与侍御在此等候，俺去去就来。”不一会儿，看门人回报说：“一德格天阁的侍妾说：老爷近日在天阁上写有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姓名。此外，见本章上凡有岳飞字样，便咬牙切齿；府中之人，若误说岳字、飞字，即便音同字不同，老爷也十分恼怒。近来，又常见老爷与夫人私语，说什么四太子，还说通和一类。”

罗、万二人喜不自禁，作揖谢道：“多承指教。”看门人叮嘱道：“千万不可走漏半个字！”二人说：“这是我们两家富贵所在、性命所系，就万两黄金也不换与他，怎会走漏风声？足下放心。待老恩相回府，就来面谒。”

秦桧早朝归来，怒火满面，吓得府中之人噤若寒蝉，不知又要发生什么事。

王氏道过万福，问：“相公为何这般气恼？”

秦桧怒气未消，说：“老夫入朝商议军国重事，力持和议，深得皇上赞许。可恨那些武官要弄刀枪，文臣要耍笔墨，如何不令人气恼？”

王氏劝道：“依妾身之见，还是相公早年多读了几卷书，好讲道理，不好行事。如今若将道理一齐撒下，放出手段来，杀一儆百，这班人难道是铁铸的不成？”

秦桧说：“老夫为相以来，已施展了多少手段！只是日来议论纷纷，不得不有所忌惮。”

王氏幽幽地说：“人言天地鬼神不可欺，纯属胡说。常言道：成则为王败为贼，自古有何是非？四海哪来公议？若怕旁人议论、后世讥弹，只要属下塞满要路，儿孙充当史官，不就功德圆德，高枕无忧了？”

秦桧闻言，火气顿消，称赞道：“夫人真是女中豪杰，机警过人。幸喜夫人与我同来，方可谋取大事。”

王氏说：“今日相公退朝颇早，妾已吩咐下人安排酒筵，正好与相公消气解愁。”

罗汝楫、万俟卨和御史中丞何铸听说秦桧已回相府，特来求见。看门人说：“列位大人，老爷今日有家宴，不得相会。”三人忙说：“我们就如同老恩相门下儿孙一样，纵有家宴，又有何妨？还望院公通报！”

三人见到秦桧，再三叩拜。落座以后，三人问道：“稟丞相，不知今日早朝

所议何事？”

秦桧说：“今日为北朝通和一事，皇上倒心有所动，只是诸多臣子议论不同。列位有何见教？”

何铸抢先说道：“还是和的好！”

罗汝楫紧随其后，说：“中丞所言极是！”

万俟卨语气夸张，说：“极天下之是，而无丝毫之不是！”

秦桧看看三人，说：“老夫鄙见也是如此。只是所奏本章，还没有一个说得透彻的。”

何铸引经据典道：“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又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可都是讲和凭据。”

秦桧微微一笑，说：“虽言之有理，却酸腐了些。”

万俟卨言辞激烈，说：“中原人历来脆弱，如何杀得过那些天兵？不如讲和，落得安静。何况既有主上，又要二帝何用？”

秦桧摆手道：“这样说也欠雅。”

罗汝楫想了想，说：“自古兵凶战危，胜负难料。如今，新都未稳，胜倒未必，败则可虞。不如南北讲和，方可保国家无事。”

秦桧点头道：“此说最为妥当，便可上奏。”说罢，顿了顿，又看看何、罗、万三位，说：“只是人心不一，没人出面担此重任。”

三人急忙跪拜道：“晚辈情愿为丞相效力！”万俟卨又发誓说：“谁不出力，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秦桧大喜，说：“如此，老夫就放心了！今日设有家宴，若不见怪，还请三位入席小酌。”

三人受宠若惊，作揖说：“我等正要孝顺丞相。今日得侍华筵，实乃三生有幸！”

鼓乐阵阵，弦歌声声，娇娘劝酒，舞姬助兴。兕觥交错之间，罗汝楫向秦桧禀告：“近来学生探听到赵鼎那老不死的，在吉州军中常怀怨恨。还有那张俊闲了在家，也想东山再起。”

万俟卨也赶紧禀告：“学生也访知那胡铨终日谈古说今，牢骚满腹，并将他谏阻和议的手稿刻了送人，连金邦都传去了。”

罗汝楫又告：“学生听说饶州洪兴祖讲《论语》，专谈仁义，大臣皆怨乎不已。还有太常主簿吴元美著《夏二子传》。那苍蝇、蚊子与他何干，分明是讥诮之意。”

何铸也不甘落后，告道：“张九成力排和议，常与一个大慧和尚谈禅论道，

也是不成模样。”

万俟卨起身告道：“我还听说岳飞自恃本领高强，只要厮杀，口中还时常念叨忠义二字，似乎谁个不忠不义一样……”

罗汝楫抢过话头，说：“禀上丞相，如今大将不过张、韩、刘、岳。张俊原是丞相门下，自然好说，韩、刘二人也只知上阵厮杀。只有岳飞，开口忠义，闭口报国，起衅开端全是此人！”

秦桧饮干杯中残酒，重重放下酒杯，说：“我每见他入奏本章，像也是个多事之人。只是他素负盛名，谁愿开口？此人若在，和议必不可成。”

万俟卨忙说：“若丞相做主，小官极愿开口！”看看秦桧的脸色，又大胆说道：“只是丞相心慈手软，所以做事不够爽快。今后只怕还要刚些。”

秦桧笑道：“好个刚字！快取酒来，答谢三位！”待侍妾取酒上来，又亲自把盏，说：“三位，休怪老夫胡言。如今时事，恐要暂将忠义收起，任他后人讥诮。我等还须齐心协力，共图大事。”

罗、万、何三人诚惶诚恐，感恩不尽，恨不得即刻变牛变马，任秦桧驱使，争相表示：“丞相如此抬爱，小官实不敢当！今日权且告辞，还容他日孝敬！”

三人刚走，酒筵未撤，知虔州事薛弼差人来献祥瑞。来说：“禀老爷，本州山中有一棵大树，生就‘天下太平’四字，应在丞相身上，特此奉献！”

秦桧一看，果然奇异，心中大喜，赏过来人，说：“木留在此。你回去拜上你家老爷，就说我这里奏知皇上，定可升迁！”来人谢恩而去。

几个丫环扶着王氏从后堂出来。王氏对秦桧说：“今日各官所言及献瑞之事，我已知晓，可见是人同此心，天同此意，还得与老爷贺喜！只愿苍天保佑，福禄无边！”

秦桧喜气洋洋，吩咐道：“快将太庙灵芝及各处所献瑞木嘉禾绣成彩旗，在府中张挂，以示庆贺！夫人，我还去草拟奏章，再倡和议。”说完，辞过王氏，脚步轻快地前往一德格天阁。

夜幕降临。秦府内外彩旗飘飘，灯火通明，好似过节一般。“天下太平”的瑞木，横悬在秦府门上，格外显眼。秦桧的身影，映在一德格天阁的雕窗上，晃动跳荡，远远望去，就像鬼魅似的，令人不寒而栗。

六、御赐忠旗

古城常州，北临长江，南濒太湖，西接建康，东控平江（今苏州市），京杭

大运河穿城而过，丝织绣品天下闻名，素有“中吴要辅”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金军占领该城后，即以此为依托，向浙东地区挺进，步步紧逼临安。

岳飞出征以来，每战必胜，每攻必克，不断北进。先是驻军安徽广德，后则移师江苏宜兴。近闻金军大举南下，常州城中兵力空虚，便率部奇袭，一举夺回重镇。金军元帅兀朮闻报大惊，即刻回师，在常州城外与岳军展开了激战。岳军四战四捷，缴获刀枪马匹、旗鼓铠仗无数。兀朮损兵折将，气焰受挫，只好退兵建康。

岳军一路追杀，眼看就到建康府。岳飞召集众将议道：“兀朮疾趋建康，必从牛头山经过。牛头山地势险要，正好设伏。先可选百名精兵，身著黑衣，乘着夜色混入其阵，伺机搏杀，金军必然自相攻击。届时伏兵齐出，必可获胜。”然后，命令岳云、张宪速做准备，自己率领众将抄近路赶到牛头山埋伏起来。

牛头山地处建康府西南面，西瞰长江，东眺秦淮。因其双峰并峙，状如牛角，中间夹着一条曲折蜿蜒的小道，故而得名。

兀朮率兵至此，天色将晚。部将劝兀朮依山扎营，次日再过，以防伏兵。兀朮急於返回建康，执意不肯，训斥道：“休要草木皆兵！难道这里也有岳飞不成？”遂命令众兵手持火把，连夜通行。

金军虽然前后火把相接，宛如一条火龙，但路旁的奇石怪树却鬼影幢幢，令人胆寒。这时，一声暗号，潜入金军的岳家精兵拔出刀来，见人就砍，逢马便斫，金军顿时大乱。岳军身穿黑衣，彼此暗认；金军却你呼我叫，互不相识，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自相残杀，死伤无数。

待金兵有所醒悟，正要重整旗鼓，只听得一声炮响，埋伏两旁的岳军一跃而起，潮水般地杀下山来。金兵惊魂未定，只有招架之功，哪有还手之力，不得不丢盔卸甲，各自逃命。兀朮也带领众亲兵，杀开一条血路，直向秦淮河边奔去。

厮杀中，岳飞吩咐岳云、张宪：“挽弓须挽强，用箭须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你二人须得仔细，千万不要放过了兀朮！”二人得令，在金军中左冲右突，结果遍寻无着。待追赶到秦淮河边，兀朮已乘船过河，逃回建康府去了。

一抹朝霞，飞挂天边，初升的太阳将秦淮河水染得通红。岳飞命令部队清点战果，打扫战场，并在秦淮河边安营扎寨，稍事休整，以便攻取建康。

这一日，岳飞与众将正在帐中商议军事，一位白发老头闯进辕门，声称要见岳飞。军校领进营帐，岳飞一看，原来是岳府管家，忙问道：“老人家为何到此？可是家中有何变故？”

管家说：“夫人，小姐一切安好，请老爷放心！只是秋去冬来，风刀霜剑，老爷领兵在外厮杀，夫人、小姐不免挂念。前几日，小姐放下书卷，歇了拳脚，寻出金针彩线，找来玉尺铁剪，起五更，睡半夜，眼中布满红丝，手上磨出血泡，为老爷赶制了战袍一领。今日特遣老奴前来送上，为老爷挡风御寒。”说罢，呈上战袍。

岳飞展开战袍，只见袍上绣着绿叶红花，青松白鹤，中间“尽忠报国”四个大字，金光闪闪。岳飞大喜，当即披在身上，赞道：“我儿好孝顺！只是辛苦她了。”

管家说：“小姐还绣了岳字旗一面，也遣老奴送上，以壮军威。”说罢，又呈上战旗。

岳飞展开战旗，只见旗上绣着苍山猛虎，云海蛟龙，一个斗大的“岳”字赫然醒目，众将不觉齐声叫好。管家补充道：“小姐说，金军最怕此字，一见就走，所以绣上。”

岳飞命人立即将旗悬挂在营帐外面，又问管家：“夫人、小姐可还有何吩咐？”

管家忙说：“老奴正要禀告老爷。临行之际，夫人吩咐老奴道：‘老爷及公子赴命讨敌，得展宏图大志，也是天从人愿。只是戎马之事，生死难卜，却令人日夜担忧。听说近日丞相及一帮奸臣又屡进谗言，力主和议，只怕是平地又起波澜。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望老爷审时度势，三思后行，凡事多加小心，以免将来后悔。盼只盼，中原早报佳音，家人早日团聚！’”

岳飞闻言，又惊又怒，说：“自出兵以来，我军屡奏凯歌，金人节节败退，收复失地，指日可待，为何节外生枝，又持和议？这岂不是长他人威风，灭我军志气？！真是可恨可鄙！如此奸贼，我自当势不两立！”岳云、张宪等人也激愤难平，大骂奸臣。

待众人稍稍安静，管家又说道：“临行之际，小姐也吩咐老奴：‘我爹爹本是忠臣，报国心坚，破敌意切，上可无愧天地，下可垂范子孙。只是每每首鼠两端，尚多难言之隐。女儿只怕他谋事不成，反倒画蛇添足；壮志未酬，却已冒犯朝廷。恨只恨，女儿不能效仿木兰，替父从军，征战沙场，救国救民。见我爹爹，还劝他多多保重！’”

岳飞听后，感慨万端，说：“我儿如此深明大义，实在难得，为父的深感欣慰！老人家，你一路劳顿，今日且住在营中，好生休息。待明日返归府中，尚告夫人、小姐不须多虑，我自会谨慎从事。”

数日后，岳飞率军渡过秦淮河，进占建康府。极目所至，竟然一片荒凉！原

来，兀朮逃回建康后，即开始掳劫人员，搜刮财物，准备渡江北去。撤离之前，又命金军一把大火，将建康城烧为灰烬。可惜千年石城，六朝古都，虎踞龙蟠，无尽繁华，竟然毁于一旦！眼见处处瓦砾，缕缕余烟，岳飞不禁痛心疾首，扼腕叹息。

岳军屡战屡胜，连复失地的捷报传至临安，朝廷大喜过望，百姓奔走相告。高宗赵构特派内侍前往军中抚慰，并赐以御笔手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的旌旗一面，战鞍、绣鞍各一对，龙涎香一千支，龙茶、龙宝丹各一盒，铁筒一对，黄金千两，白银五万两，钱三十万贯，奖掖三军。

岳飞集合全军将士，展开精忠旗，激情洋溢地说：“我军素怀抗金灭寇之志，保家卫国之心。如今偶获小胜，朝廷即恩宠有加，实令人惶恐之至！今见此‘精忠’二字，更是羞惭万分。想古往今来多少风流人物，‘精忠’二字，我等如何敢当？！从今以后，我等只管努力向前，奋勇杀敌，定要光复中原，迎还二帝，以报圣恩！他日出征，岳字旗即由先锋打着前行，这御赐精忠旗便当帅旗，竖立中军。”

岳军将士听罢这番话，群情激昂，欢声雷动。欢呼声中，精忠旗在建康城头冉冉升起，迎着寒风，猎猎飘扬。

七、奸相妒动

斗换星移，季节更新。塞外风寒，江南春早。当京杭大运河的起点燕京尚在冰天雪地之中，地处其终端的临安府却已经莺歌燕舞，柳绿花红。

秦府内外，草木青青，流水潺潺，也是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然而，秦桧的心里，却总有几片乌云飘过，沉甸甸，阴沉沉。数月以来，金兵一退再退，岳军捷报频传，搅得他心烦意乱，坐卧不安。幸而日日笙歌弦舞，顿顿美味佳肴，左有夫人劝慰，右有侍妾承欢，方才消去一腔怒气，露出几丝笑容。

这一日，春光妩媚，日色融和。秦桧看过几本奏章，心中颇觉烦闷，便来到水榭“知春亭”上，与夫人一边闲聊，一边赏春。

王氏说：“相公近日来心情可有所好转？”

秦桧说：“已畅快了许多。”

王氏劝道：“胜败乃兵事常事，相公又何必耿耿于怀？岳飞今日得胜，又怎保他日不会落败？如今且看他逞能一时，倘若兵败，相公只管问罪便是，岂不爽快？只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你我还须尽情享乐，莫要辜负了这大好春光。”

秦桧点头道：“夫人说得有理。今日无事，春光正好，我便与夫人吟诗填词，聊以取乐，如何？”

王氏说：“如此甚好。”即刻命人取笔研墨，准备纸张。

眼见湖光粼粼，春色满园，秦桧心中喜悦，大笔一挥，填写《西江月》一首：“东风起，莫教吹皱湖心水。湖心水，春花秋月，镜中相似。韶光易去凭谁止，欢场无尽心难死。心难死，子规何事，教人知止。”

王氏称赞说：“好个‘欢场无尽’！相公真不愧为前科状元，才思敏捷，不亚于李、杜！”

秦桧兴致大增，说：“夫人，今日令人准备酒席，再去西湖闲耍一回，如何？”

王氏说：“酒席早已完备，只等相公吩咐了。”

秦桧大喜，说：“如此，便打轿到西湖去。”

西湖位于临安城区西面，水光潋滟，山色空濛，晴日方好，雨天亦奇。那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曾令金主投鞭渡江；其烟柳画桥，云树堤沙，则让宋王乐不思蜀。净慈寺与雷峰塔，各自有神奇的传说；贾公亭和望湖楼，又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还有双峰插云，三潭映月，花港观鱼，柳浪闻莺，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苏堤春晓，曲院风荷，无一不妙，无一不绝，处处留人，处处醉人！待落霞与孤鹭齐飞，湖水共长天一色，则真不知是天上人间、画里梦里。

秦桧夫妇来到西湖，只见绿映红，红映绿，明又秀，秀又明，水面初平，云脚方低，早莺争树，新燕啄泥，乱花渐迷人眼，浅草才没马蹄，船儿闲荡湖中，游人出没岛里，心中愁烦顿时一扫而空，喜得来看了东边，忘了西边，才上白堤，又奔苏堤。

在湖畔游乐多时，秦桧夫妇又乘画舫，向湖心摇去。这时，天光云影，都在水中徘徊；重峦叠嶂，俱随行舟移动。秦桧心旷神怡，对王氏说：“夫人，对此良辰美景，你我怎能虚度？”

王氏说：“相公，若还空对金樽，只怕西湖也笑你我不懂风雅。侍女们，摆上酒席，奏起鼓乐，老妾与相公把盏。”

轻歌曼舞中，两人一边饮酒，一边赏景，好不惬意！正指指点点，忽听岸上传来一阵歌声，有人唱道：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错把杭州作汴州。

秦桧笑道：“唱得好！唱得好！歌舞升平，国泰民安，就是偏安江左，又有何不妥？！夫人，我今日也算做与民同乐了。”

王氏也笑道：“相公今日好兴致，不妨多饮几杯。侍女们，取大杯来劝相公。”

秦桧心中痛快，开怀畅饮。侍女说：“如今满朝公卿，哪个有老爷快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南衙独坐，炙手可热。就连皇上，不也言听计从，多所倚重！”

王氏环顾众人，举杯说道：“此话倒不假。相公如今是官高位显，无灾无祸。相公，且饮了此杯，但愿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秦桧接过酒杯，一饮而尽，说了声“我好快活”，便放声大笑。

王氏问：“相公为何大笑？”

秦桧意气飞扬，说：“我笑岳飞之流目光浅短，气量狭小，定要弄什么干戈，抗什么金人，真是自讨苦吃！似今日之乐，他如何体会得到！”说罢，又大笑不止。

这时，一个探子划船过来，进舱禀报：“老爷，岳元帅大败金兵，如今又杀过鄞城去了。”

“什么？”秦桧的笑声戛然而止，过了半晌，他才大喝一声：“这不是报军情的所在，谁叫你来了？快滚出去！”探子抱头鼠窜，逃出舱外。

秦桧又惊又恼，又恨又怒，就好似打翻了五味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原指望和议成功，南朝称臣，也好报效金人，了却心事，长守相位，永享荣华，却不料偏偏杀出个岳飞，大唱反调，从中作梗。先是主战，后又发兵，如今更是连战连胜，一发不可收。照此下去，莫说和议不成，只怕相位也难保，还谈什么权势！还谈什么富贵！还谈什么良辰美景！真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仅二三！

虽然西湖依旧，春光依旧，秦桧哪还有半点兴致。他挥挥手，怒气冲冲地说：“把这筵席收了，鼓乐住了，让老夫清静片刻。”

侍女问：“禀老爷，夜宴摆向何处？”

秦桧双目圆睁：“还摆什么夜宴！好个不懂事理的东西！”

众人急忙跪下：“老爷，凯歌传来，理当称贺，不知为何大发雷霆？”

秦桧怒喝道：“你等知道什么！都给我退下！”

待人去舱空，王氏对秦桧说：“相公，只怕是谁胜谁负，还未可知。”

秦桧说：“话虽如此，我却担心岳飞那人争强好胜，金人有失。常言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倘若岳胜金败，你我如何是好？”

王氏说：“相公说得也是。”

秦桧又恨声说道：“我这里把和来议，他那边不依不饶，又叫人如何快活？！只有去掉这眼中钉、肉中刺、心头魔，方可消我怒气、解我怨恨！夫人，你可有何妙策？”

王氏沉吟片刻，说：“要想一劳永逸，除非杀掉岳飞。相公，你可叫人再去打听。倘若再胜，必设计召回才是。”

秦桧点头道：“言之有理。待你我回府，再仔细商议。”

秦桧夫妇即刻命人停船靠岸，打轿回府。一路之上，那来时看不够的风景，现在已变得刺目扎眼；无限明媚的春光，现在也变的无比暗淡。秦桧觉得似乎一切都在与其作对，使之难堪。他只想尽快回府，早图良策。

八、书生扣马

岳飞率军攻占河南鄆城后，即以此为向北进军的大本营，先后派张宪攻克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市），牛皋攻克陈州（今河南淮阳县），王贵攻克中原重镇郑州，郝晷攻克北宋西京洛阳，并派梁兴、董荣等将联络河朔忠义民兵，相继克复山西垣曲、翼城、赵城诸县，取得了宋朝抗金以来前所未有的胜利。

金兀朮探听到岳军兵力分散，鄆城只有岳飞带少数人马驻守，即将几路兵马合而为一，亲率龙虎大王、盖天大王等将领及一万五千名骑兵，经取小路，直趋而来。

岳飞闻报，召集守城将领议事。岳飞神色严肃，说：“众位将军，兀朮欺我兵微将少，拥兵前来。今番交战，敌众我寡，不比寻常。我等须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一往无前，用心杀敌。若有退者，立斩不赦！”

众将禀道：“听说金军身著重铠，马裹皮甲，箭射不透，刀砍不伤，号称‘铁浮图’；又将三马相联，贯以韦索，如墙而进，势不可挡，号称‘拐子马’。如此强敌，不知该怎样对付？”

岳飞微微一笑，说：“这却容易。昨已传令，步卒每人须备麻扎刀一把，藤牌一面，可已准备停当？”

众将说：“俱已准备停当。”

岳飞说：“既如此，入阵以后，切勿仰视，只砍马足。那拐子马既然相联，一匹倒地，其余皆不能行，定可令他溃不成军，坐以待毙！”众将闻言大喜。

第二天，两军对垒，旗甲鲜明，刀枪密布。三声鼓罢，岳飞和兀朮来到各自阵前。

兀朮不可一世，手指岳飞说：“岳少保，宋朝二帝被困，宗庙已毁，又何必自不量力，重整旌旗。你虽获小胜，却怎挡我十万铁骑！况今日兵少将寡，困守孤城，危在旦夕，何不早日撤军，免招大祸！”

岳飞大声喝道：“无耻金蛮，休要逞强！快快还我两宫，还我山河，退守塞外，永不犯边。否则，定叫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尸横遍野，片甲无存！”

兀朮高叫一声：“岳飞，今日即让你领教我拐子马、铁浮图的厉害！”

岳飞冷笑道：“纸壁蒿墙，何足挂齿！”

兀朮马鞭一挥，金军立即展开圆锋当头、两翼夹攻的“三生阵”，向岳军冲杀过来。岳飞即令岳云等将分击两翼，自己亲率侍卫军直插虏阵。

岳军士兵上用藤牌挡住刀枪，下用刀斧砍削马脚，手拽脚踢，拼命厮杀。金军则一马倒地，连带数骑，前后践踏，阵脚大乱。岳飞几进几出，寻找兀朮决战，却因金兵众多，难以靠近。鏖战数十回合，直杀得山川失色，日月无光，人成血人，马成血马。金军死伤过半，终于力不能支，溃败而去。岳飞又率游奕马军掩杀数十里，方才得胜回城。

兀朮领着残兵败将，拼命逃窜。奔跑多时，来到一座山前。但见山势低缓，杂草丛生，一股山泉，顺流而下。兀朮等人口干舌燥，腹中饥饿，便下马在此，稍事休息。

金兵或倚或坐，或站或卧，或吞干粮，或饮泉水，有伤的呻吟，无伤的喘息。只有兀朮，人不离鞍，手不离斧，命随从取来装有奶茶的皮可可，对嘴便喝。眼见虎狼之师顷刻土崩瓦解，心中好不伤悲。此番兴兵以来，全靠铁浮图、拐子马，攻城陷隘，一扫江南，宋军官兵碰着则死，撞着则伤，恰似秋风卷落叶，热汤浇冰水。没想到今日遇到岳飞，竟被杀得丢盔卸甲，七零八落，真是好不晦气！

正自思量，忽觉山头草木晃动，不禁大惊，叫了声“山上似有岳军伏兵”，策马便跑。

随从仔细一看，忙叫道：“禀元帅，那是山羊一只，已经远去。”

兀朮驻马凝望，果然有一只山羊在腾挪跳跃，心中方定，遂对众人说：“如今之事，也出于无奈。我等还是暂且逃回，待重整兵马，再来不迟。”说罢，即催促众人上马赶路。

众人说：“我等闻见岳飞二字便心惊胆寒。军中之人，早已不叫其名，只叫其岳爷爷。元帅起兵再来，只愿不要撞着此人才好！”

兀朮等人一路狂奔，急急如丧家之犬。途中忽听得有人高声喊道：“太子，且不要走，我有话要说！”

兀朮吃了一惊，问道：“我正嫌马慢，何人大胆，敢来阻拦？”

随从四下眺望，说：“禀太子，远处来了个秀才。”

兀朮心想：“我一生与中原那孔夫子无缘，这秀才找我何事？还是赶路要紧！”

遂不加理睬，继续驱马前行。

只听那秀才又叫道：“太子，岳少保即将退兵，又何必如此匆忙！”

一听此言，兀朮猛然收住马缰，停下队伍。待秀才走近，兀朮疑惑道：“先生说哪里话？那岳少保骁勇善战，用兵如神，以五百骑破我十万众，一年里下我数十城，如何便退？”

书生笑了笑，说：“太子有所不知。如今南朝，权臣当道。岳飞屡胜，他们岂肯善罢干休？”

兀朮说：“难道先生不曾听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我十万大军尚不能取胜，几个酸儒还能成事？”

书生又笑道：“太子说山岳难撼，却不知这山岳也将倾倒。”

兀朮忙翻身下马，作揖道：“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书生不紧不慢地说：“太子，从古至今，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在外之事。岳少保自不例外。其功劳越大，罪过也越大。若自身难保，还谈何成功？”

兀朮只觉喜从天降，抚掌笑道：“唉呀呀！竟有这等事？真是天助我也！可喜、可喜，哈哈……多谢先生指教，兀朮茅塞顿开！侍从，快取金币酬谢！”

书生说：“我只是与太子点拨机关、指条明路，何用礼物酬谢！快拿去，小生不收！”

兀朮又说：“既如此，先生且留下姓名，还望后会有期！”

书生大笑道：“我辈乃世外之人，何须妄留姓名！”说罢，竟飘然而去。

眼见这奇人奇事，兀朮不禁叹道：“这书生乃当世奇才，却难以报效，故而来指点。可见宋朝，贤人皆隐，天数将尽！”又吩咐道：“快叫营中书记毕邪气拿笔砚来，我要修书一封与秦丞相，叫他讲和罢兵，召回岳飞。岳少保啊岳少保，此番定教你身败名裂，性命难保！”

毕邪气原为南朝秀才，后投奔金人，成为兀朮的笔杆子。听说兀朮吩咐，急忙笔走龙蛇。草完书信，毕邪气摇头晃脑地念道：“秦丞相台鉴：一别数年，音讯杳无，想念何如！闻先生官居相位，钟鸣鼎食，大权独揽，炙手可热，实可喜可贺！只是前议通和一事，至今未果，反倒日见增兵，大动干戈。久闻中原崇尚孔孟，好讲仁义，还望先生知恩图报。今日祸根，首推岳飞，折我兵将，夺我城池，岂能轻饶？惟愿及早图之，方可消恨！”

兀朮听罢，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还要麻烦先生，修书一封与丞相夫人。”接着，便附在毕邪气耳边密语。

毕邪气心领神会，说声：“晓得了”，又修书一封，呈与兀朮。信上写道：“夫人妆次：海盟山誓，犹自在耳；情真意切，可曾忘怀？今日出师不利，连遭

败绩，只怕是凶多吉少，欢聚无日。记得毛诗曾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夫人知书识礼，聪慧过人，还须规劝丞相，早图良策。待召回岳飞，去掉大患，你我自可重续前缘，再结欢好。”

兀朮看罢，夸奖道：“越发写得好了！”然后命人将两封书信用蜡丸封了，派能行会走、通晓南方口音的尖哨前往临安府送信。

望着尖哨远去的背影，兀朮心中暗道：“我这一纸书胜过十万兵。岳少保，且看你此番如何对付！”

九、奸相定谋

金军尖哨奉了兀朮之命，身改装束，怀揣蜡丸，两脚如飞，风雨兼程，不一日即赶到南朝京城临安。

此时的临安城，因远离战事，未遭兵燹，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加之原在天子脚下，本为首善之区，达官贵人多，穷苦百姓少，就更是古朴里隐着奢靡，秀丽中透出豪华。但见市列珠玑，户盈罗绮，街衢齐整，楼门参差，家家绣幕风帘，处处小渠流水，还有数不尽的松轩竹径、花坞梅溪，看不完的茶园药圃、稻陌苗地，更别提盐场琼瑶，吴山翡翠，西湖美景，钱塘涛声，冠绝神州，闻名古今。真不愧是普天下的锦绣乡，寰宇内的风流地！

尖哨来到城中，看得眼花缭乱、心荡神驰，暗暗想道：“难怪主上要率军南下，原来有这种好去处！”

待来到秦府，只见一个衣着鲜丽的侍女站立门前，美目盼兮，巧笑倩兮，似在等候什么人。尖哨迎上前去，丢个眼色，转身就走。侍女心有所动，竟随他来到一个僻静处。

尖哨见四下无人，遂问道：“请问大姐可是丞相夫人身边的人？”

侍女说：“正是。大哥唤奴家到此何事？”

尖哨又问：“夫人待你可好？”

侍女说：“怎么不好？我与夫人前后相随，形影不离。夫人有事，先将我唤；夫人有话，便对我说。你看奴家这身衣服，还是夫人所赐。只是，这与你有何相干？”

尖哨低声说道：“我乃金国元帅兀朮帐前尖哨。今奉元帅之命，前来送信与夫人。”

侍女大吃一惊，扭身要走，尖哨拦住去路，说：“大姐不用惊恐，只管将信

送与夫人便是。”

侍女惊魂未定，担心地问：“我若送信，可算通敌？”

尖峭笑道：“两国交兵，多有书信往来，哪有通敌一说！”

侍女又疑惑地问道：“金元帅既有书信，为何不送丞相，反倒送与夫人？”

尖峭说：“这里还有书信送与丞相。我知丞相今日入朝未归，待他回府，我自会投书。只是夫人深居后院，难得一见，故请大姐传进去。”

侍女更觉奇怪：“丞相与夫人本为一家，各致一函，却是为何？”

尖峭说：“我乃奉命行事。元帅如此吩咐，我即照此办理，哪敢多问？！”然后，掏出蜡丸和一块十两的金条，交与侍女：“此金即送与大姐，尚祈笑纳。书信即望送与夫人，只是须得小心，莫教丞相知道！”

侍女心里越发不解，但又不便深问，遂将条金、蜡丸藏在袖里，辞过尖峭，返回府中，前来拜见王氏。

自从离别兀朮，返回南朝，王氏也伤心了好些日子。虽然旧情难忘，朝思暮想，怎奈山高水远，鞭长莫及，只好画饼充饥，悲泪空垂。幸喜秦桧官居宰相，位极人臣，夫贵妻荣，十分风光，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精神上有了新的支撑，也就恪守妇道，尽力辅佐夫君。金兵南侵以来，王氏也常常关心战事，惟愿和议成功，只恨岳飞一味厮杀，屡战屡胜。前日从西湖归来，即与秦桧商议，要设计召回岳飞。只是事过多日，尚不见秦桧动手，心中不免有些焦急。今日秦桧入朝奏事，王氏即叫贴身侍女箜篌在外厅等候，只待秦桧回来，就要再商计策。

王氏见侍女转来，忙问道：“箜篌，可是老爷退朝归来？”

侍女答道：“禀夫人，老爷尚未退朝。只是适才门前来了个汉子，相貌古怪，语音别扭，自称什么尖峭……”

王氏一怔：“尖峭！当是金国那边的人了？”

侍女说：“正是。他说金国元帅兀朮遣他前来，有信送与夫人。”说罢，偷偷看看王氏。

王氏心中一阵狂跳，赶紧说道：“小声些！书信可曾拿来？”

侍女原以为夫人会有所责难，没想到闻言即喜上眉梢、神神秘秘，心中更是疑窦丛生。她取出蜡丸，交与王氏，然后侍立一旁，观察动静。

王氏打开蜡丸，展开书信，一边看，一边想：“我与四太子已别多年，只以为鱼书难寄，情义已绝，不料他竟藉断丝连，情意绵绵。其实，只为眼前这荣华富贵，即当力主和议。只是四太子今日一输再输，如何是好？恐怕只有催促丞相早定良谋，莫让他吃亏才是。”她一边想，脸上就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

会儿喜，一会儿悲。

侍女与王氏朝夕相处，其心中所想，口中所言，生活起居，秉性习惯，可谓一清二楚。今见其表情，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只是哪敢点破？

王氏收起书信，对侍女说：“此事不可告诉他人，连老爷也要瞒了才好，你可记住？”

侍女忙答：“箴箴知道！夫人放心！”

王氏又问：“他还有书信与老爷没有？”

侍女说：“他说有，只待老爷回来便送。”王氏挥挥手，说：“老爷此时想已出朝。你去外边打听，若是归府，便请过来。”侍女应声而去。

不多时，秦桧回到府中，见了夫人，喝退左右随从侍女，低声说道：“夫人，适才回府，门口有个汉子拦路献上一颗蜡丸，神色诡秘，举止有异。大庭广众之下，老夫也不便多问，就赏了几个银钱，打发他去了。依我看，只怕是四太子那里来了书信，催你我二人赶快行事。”

王氏忙说：“那相公就打开蜡丸，看他有何吩咐。”

秦桧破丸展信，轻读一遍，说：“果然不出老夫所料。只是近日探子又报，说岳飞已将四太子围困在朱仙镇，不日即可擒获。你我纵有妙计良策，也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了！”

王氏一听，心如火焚，急忙催促道：“相公，如今情况危急，你还有何顾忌？！无论如何，也要用个法子，使众人都罢战主和！”

秦桧说：“容老夫再想。”思索片刻，抚掌笑道：“老夫有了。我如今假传圣旨，速发金牌，召岳飞班师回朝。一面不成，则发五面；五面不成，则发十面。他若再去进兵，便以抗旨论罪。定教他功亏一篑，枉自辛劳！”

王氏大喜，说：“此计大妙！相公果然老谋深算，举重若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只是事不宜迟，夜长梦多，还须火速派人前去！”

第二天，一行人手捧金牌，脚跨骏马，离开临安，飞一般地向河南奔去。

十、金牌伪召

朱仙镇离汴京仅四、五十里之遥。前几日，兀朮在此与岳家军大战一场，险些被捉。幸得金军大队人马赶来增援，方才保住性命，逃进汴京。岳家军进驻朱仙镇，收拾兵甲，屯集粮草，准备攻取旧都。

这日清晨，雨过天晴，一碧如洗。镇内镇外，断壁残垣随处可见，血腥尸

臭依稀可闻，只有孑然长在路旁的几朵野花，迎风摇曳，贪婪地呼吸着战后的新鲜空气，显出一点生机。

岳飞练完早拳，凝目远眺，不禁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十年征战，万里戎机，殚精竭虑，出生入死，耗费了多少银两，牺牲了多少将士，方才暂扫胡尘，略收失地，赢得了今天的局面。即便如此，故都还在敌手，二帝尚未还京，百姓皆盼重返家园，重见天日，又怎能踌躇满志，负国负民！盼只盼，早破挾虏，早建奇功。

他取来笔砚，饱蘸浓墨，写下一首大气磅礴、豪迈激越的诗篇，以抒发胸中之情：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随后，岳飞一身戎装，带领众将巡视全镇。但见家家破败，户户饥谨，岳飞心中十分沉重，吩咐道：“连日来屡破敌兵，全靠诸位将士同心协力。听说诸多陵园残破，实在令人痛心。可一面派人修复，一面谨守营垒，用心打探，以便进兵，不可有误！”

众将说：“元帅放心。三军将士枕戈待旦，只等一声令下，就要上前杀敌。”

岳飞又吩咐道：“那两河豪杰俱要好生看待，不得轻慢，须多赐金币犒赏。其他鳏寡孤独、妇孺耄耋要多加安抚，切勿疏忽！再将军中粮食分些与百姓，聊解无米之炊！”众将一一听令。

一个军校来报：“禀元帅，远远望见朝廷使臣手持符节，飞马而来。”岳飞即刻返回军营，安排香案接旨。

使臣来到营中，下马宣诏：“尔河北制置武昌郡公少保岳飞，久在行间，屡建奇迹，今加封太尉同知枢密院事，即日班师回京，以慰朕念。钦此。”

岳飞接过圣旨，心存疑惑：“请问天使大人，下官连战皆胜，俱已飞报朝廷。如今汴京就在眼前，唾手可得，便当奉迎二帝，归还京师，为何命我班师回朝？”

使臣说：“这是朝廷旨意，小官不过捧之而来。太尉，你就即日班师回朝，定可论功行赏、名扬四方！”

岳飞苦笑道：“而今失地未复，国耻未雪，谈何功名？岂不羞煞下官！天使还请暂住馆驿，待下官从容商议。”使臣去后，岳飞长叹道：“十年之功，毁于一旦！皇上啊，不是我岳飞无用，而是奸臣误了你！”岳云、张宪等将也愤愤不平，出言不逊。

这时，又一位使臣下马来到。岳飞尚未接旨，两位使臣又接踵而至，手里都捧着朱漆金字木牌。三位使臣先后宣读道：“奉圣旨，敌势稍缓，安静为福，今发二号金牌，即催岳飞班师。钦此。”“奉圣旨，连发三号、四号金牌，速催岳飞回京，切勿逗留生事。钦此。”

岳飞叩道，一一接过，正说谢恩，一个探子匆匆来报：“禀元帅，兀朮率领金军，又来交战。”

岳飞遥望汴京方向，果然黄沙滚滚、尘土飞扬，便转身对众位使臣说：“列位天使稍候。不是下官要违圣命，只是金军来犯，不得不率兵迎击！”

三位使臣急忙劝阻：“太尉，使不得！使不得！朝廷只教太尉班师，未教出战迎敌，还是静观为上！”

众将闻言大怒：“敌人已到眼前，岂有逗留观望之理！元帅，还请升帐点兵！”

岳飞翻身上马，三位使臣一个紧拽马缰，一个拉扯衣袖，一个拦住去路，劝道：“还请太尉三思而后行，以免将来后悔！”

众将道：“朝廷发金牌之时，尚不知军情如此。今日金兵来势凶猛，怎能逃避？！三位使臣，还是先去馆驿安顿。此战以后，再班师不迟。”说罢，竟叫众兵簇拥三位使臣而去。

岳云见父亲好像有些犹豫，便主动请战：“爹爹，古人说：安国家利社稷之事，可以自作主张。常言也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爹爹今日就令孩儿出战，杀他一场，又有何妨？！即便朝廷怪罪，也可推说不知。何况众将士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金军怎能抵挡？只要获胜，又何罪之有？！”

众人高喊：“我等愿人人争先，个个努力，随小将军杀退金兵，以壮我声威，决不临阵逃脱，让人耻笑！”

岳飞心潮翻滚，说：“既如此，岳云、张宪听令：你二人率兵迎敌，只许胜，不许败！倘若有失，本帅决不轻饶！”

岳云、张宪即刻率领兵马，出镇作战。不到半个时辰，只听得远处人喊马嘶、不绝於耳；炮响鼓鸣，震天撼地。那声音，混为一团，不分清浊，交织一起，难辨高低，时大时小，时远时近，忽而在西，忽而在东，此起彼伏，此强彼弱，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晰，如山涛，似海啸，又像天边的阵阵闷雷，来回滚动。

岳飞踱来踱去，心中七上八下，生怕众将有失。待声音渐渐远去，一个军卒回镇来报：“禀元帅：小将军、张将军大败兀朮，带人追去了！”岳飞大喜，久悬的心，也才落了下来。

这时，镇里镇外的百姓听说朝廷要岳飞收兵，纷纷赶来，见了岳飞，伏地

哭道：“我等久陷敌手，惨遭蹂躏，幸得岳家军收复燕云，方才重见天日。今闻朝廷唤取收兵，不知是何缘故，特来挽留。”“我等情愿跟随岳家军去杀兀朮，还望岳元帅切莫班师！”

岳飞扶起众人，忍痛说道：“我也不愿回朝。但朝廷金牌已下，怎能违抗！”

众百姓叫道：“岳元帅，管他什么金牌！当朝皇帝是主上，二帝也是主上。岳元帅纵然不肯救我百姓，也该看在二帝面上，在此多住些日子！”

岳飞早已泪流满面，说：“我与父老乡亲，情同鱼水，何出此言？提起二帝，我即心如刀绞，悲痛难忍。今日之事，原出于无奈！”

众百姓又喊道：“岳元帅，那就该趁此机会，杀向前去，二帝庶几可见，百姓也可有救！”

话音未落，又有两位使臣到来。岳飞跪听宣诏：“奉圣旨，五号、六号金牌召取岳飞班师，如有违抗，即当取罪。钦此。”

众百姓一听，哭声四起，向两位使臣跪拜道：“为何平白无故，毁我长城？！”使臣大怒：“真是可恶！此乃圣旨，你等胡说什么！快快离去！”百姓一边躲，一边求道：“望天使转奏皇上，我百姓恰似燕归旧宅，怎么忍心拆我画栋雕梁！”

岳飞对两位使臣说：“天使请到馆驿歇息，下官即与众将商议班师一事。”使臣说：“太尉不必商议，只管班师即可。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圣上旨意，怎敢不从！”说罢，即随侍从前去馆驿。

正午已过，日头偏西。岳飞还来不及喘上一口气，又听军校传报：“枢密院差官又捧七号金牌到了。”“中书省又差官捧八号金牌到了。”

岳飞赶紧起身，将两位使臣迎进辕门。使臣宣旨道：“奉圣旨说与中书省、枢密院，将发去七号、八号金牌，速召岳飞还朝，不许稍缓。钦此。”岳飞领旨谢恩。

“太尉，尚有内廷秘旨，说与你听。”枢密院使臣说罢，便附在岳飞耳边道：“实话告诉太尉，此乃秦丞相的主意。不是丞相亲口吩咐，谁敢前来唤取太尉回朝。”中书省使臣则叮嘱众人说：“你们这些人，切莫劝阻收兵，否则倒不是爱惜太尉了！”然后，又对岳飞说：“太尉，还须遵旨而行，早返归程，若不回朝，只怕大祸临头！丞相有令，我等须守着班师。大军一日不回，我等即一日在此。如今还先去馆驿歇息，专等太尉收拾回京了。”

刚将使臣送出军营，只见又有两位使臣来到辕门。岳飞赶快听旨：“奉圣旨，韩世忠、刘錡等俱已班师，岳飞孤军，决难独进。特遣印绶监太监一员、司礼监太监一员同往军前，催取回京，不得稍延取罪！钦此。”

岳飞接过圣旨，热泪横流：“罢了！罢了！韩、刘退兵，我军也孤掌难鸣了！”

真是天意难违啊!”

众百姓此时又聚拢来，问道：“岳元帅怎么了?”岳飞说：“朝廷已发十面金牌催我回京。我班师不难，只是金兵又将再占此地，你等又将重陷敌手，叫我于心何忍啊!”百姓闻言，大哭不已。

人群中忽有人低声嘀咕：“老爷，只怕是假金牌，还须仔细才是!”岳飞长叹一声：“事已至此，何必再寻根问底!自古道天威难犯，这也是我岳飞一片忠心所致!”

两位太监见百姓纠缠不已，遂大声喝道：“你们这些贱民，真是欠打!好端端的，怎有如此多闲言碎语?上边法度一点不知，只管在此胡搅蛮缠。待回去奏知宫里，看你等如何消受得起!”

岳飞心里只觉得有万把钢刀，在刺、在搅!他睁开泪眼，仰天长啸：“二帝啊!只怕今生今世，臣无缘再睹龙颜了!”

两位太监冷言冷语道：“太尉开口二帝，闭口二帝，二帝是大家的，难道以太尉一人的不成?俺们先去了，你走也罢，不走也罢，只怕圣怒难测，悔之晚矣!诸位，你们也要规劝你家老爷才是。”

岳飞强忍悲痛，说：“二位先行，下官随后回兵就是。”

两位太监语气缓和道：“这才是了!常言道：令如风火急，莫作等闲看。太尉，还望早些启程。请了，请了!”说罢，竟自回京去了。

这时，岳云、张宪领兵匆匆返回，拜过岳飞，禀报说：“孩儿、小将追赶兀朮，他逃遁远去了。因挂念班师一事，不敢再追，只得回来。不知爹爹、元帅有何打算?”

岳飞叹息道：“事既如此，兀朮也命不该绝，就追他也没用。此间，又有几面金牌下来，恐怕只有班师了!”

岳云、张宪等将还想劝阻，又听见军校禀报：“司农少卿李若虚大人奉十一号金牌前来，已至辕门。”岳飞急忙率领众将出营听旨。

李若虚宣道：“奉圣旨，敌方议和，留兵不便。今差司农少卿李若虚亲到军前，守催岳飞回京，不得稍迟，有误大计。钦此。”岳飞再次叩头谢恩。

众百姓也跟随岳飞，齐向李若虚跪下，哀求道：“岳元帅乃国家大臣，社稷栋梁。今日金军屡败，二帝可回，为何频频换取岳元帅回军，有误国家大事?还请老爷与我百姓做主，回奏朝廷!”

李若虚说：“休要喧嚷!秦丞相力主通和，用心良苦。倘若两国休战，实乃万幸!何况兵家胜负，历来难测。若能永息干戈，岂非国家之福、百姓之福!”又对岳飞说：“先生，事已至此，不必迟疑了!”

岳飞面向北方，三叩九拜，泪飞如雨。众将捶胸顿足，泣不成声。众百姓哭声喊声，响成一片。面对此情此景，李若虚也热泪盈眶，哽咽道：“岳先生，学生此行，也出自无奈。还望速速决断，不要耽搁。”

岳飞双手作揖，说：“也罢，先生请行，学生在此再住五日，待父老乡亲收拾装束，随军而行，以免惨遭敌手！”

李若虚也揖道：“学生知道，就此先行了。”说罢，掉转马头，也回京城去了。

朵朵黑云，从天边飘来，抱成团，结成块，又连成片，渐渐遮住了即将西沉的落日，像一块巨大的绒毯，罩在人们的头顶，一场暴雨又要来临。

就在这时，两河豪杰韦铨、李通策马前来，见了岳飞，倒头便拜：“我们两河忠义民兵数十万人，俱依仗岳家军一齐破贼。今闻元帅即将收兵，我等不如伏剑先死！”

岳飞扶起二人，说：“你们暂随大军前往南朝，等待时机，再图大事吧！”

韦、李二人说：“我们年轻后生还能跟上，那些老幼妇女如何去得？金人一来，岂不都成了刀下之鬼！还是请元帅多住几日，我等扶老携幼，情愿随行。”众百姓一听，也纷纷说道：“宁为太平犬，莫做乱离人。我等也不要啼哭了，还是收拾包裹，跟随元帅去吧！”

岳飞说：“还怕金人闻我班师，前来追袭。你们父老乡亲即刻先行，我随后起兵。”众人又拜道：“元帅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了！”尔后，陆续离开，回家准备行装。

岳飞又设香案，哭拜二帝，然后吩咐众将官：“大小三军，即刻准备班师回去！”岳军将士一片悲叹声：“元帅此番是真正回去了！”

夜幕降临，阴云密布。黑暗之中，忽听得远处有人高叫而来：“岳飞接旨！”岳飞赶紧迎出辕门，拜见朝使。在火把的照耀下，使臣念道：“奉圣旨，发下十二号金牌，勒取岳飞还朝。如再迟延，即以抗违论罪。钦此。”岳飞接旨说：“下官已令三军即刻启程，班师回朝，天使请勿再催！”

突然一阵阴风，将岳飞捧着的圣旨吹落在地。未等他拾起来，豆大的雨点就从天而降。雨越下越大，很快，朱仙镇就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十一、群奸诬陷

岳飞刚刚收兵南返，金兀朮就提取大军，再次攻占了岳军收复的失地。宋

军撤的撤，跑的跑，百姓死的死，逃的逃。举国上下，无不痛骂国贼秦桧。

秦桧见金牌伪诏获得成功，不禁喘了一口大气。为防备岳飞等人日后滋生事端，又密奏高宗，褫夺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员大将的兵权，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掌管军国要政的枢密院正使，岳飞为副使，明升其官，实则架空。高宗担心三大将功高震主，即准其所奏。秦桧如愿以偿，更是得意。然而，只要岳飞一日在世，他的心里就一日不稳，投降金人也就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所以，他的下一步，就是要除掉岳飞，以绝心腹大患。

新任枢密使张俊，乃陕西凤翔府成纪县人氏，原为绿林中人，颇负才名。后因勤王有功，遂不断升迁。他为人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对岳飞的声名功绩，更是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岳飞与他小有过节，他就耿耿于怀，伺机报复。虽说身为大将，曾带兵抗金，但如今却趋炎附势，投靠了秦桧，口口声声要和。他深知秦桧最恨岳飞，就常在秦桧面前煽风点火，肆意贬损，一来可以打击岳飞，二来可以讨好秦桧，可谓一举两得。这日听说秦桧召见，急忙趋身前往。

来到相府，相见礼罢，秦桧说：“老夫议和，原是为国为民。但是，众将却竭力反对。若不是枢密鼎力相助，老夫就没有帮手了。”

张俊奉承道：“太师深谋远虑，自然与那些目光浅短之辈不同。其实，南朝即使称臣，又对皇上有何损伤？难道背着一个虚名，不肯屈就，反倒比沦为阶下囚还强？讲和通好，岂不安稳得多！众将不从大处着眼，只管向前厮杀，无非是贪恋兵权，又有几个是像太师一样真心为国为民的！”

秦桧心里就象吃了蜜一样，赞许说：“好、好、好！区区心事，只有枢密说的透彻！老夫早知枢密雄才大略，所以启奏皇上，罢黜诸将兵权，全付与枢密掌管。今日枢密所言，果然头头是道，不负老夫所望！”张俊起身揖拜道：“下官深蒙太师提携，岂敢不衔环结草，全力相报！”

秦桧试探道：“公与岳飞同列齐名，想来一定是志同道合了。为何他屡屡主战，阻我和议？”

张俊见提起岳飞，气不打一处来，破口骂道：“太师再不要提起那畜生了！晚生与他之间的过节，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绍兴四年，金兵进犯淮西。那是我的管辖之地，与他有何相干？可他偏偏卖弄本事，博取虚名，轻轻走来，一战而捷，以他所长，比我之短。太师，你说气不气人？”

秦桧抚慰道：“听说那时枢密坠马伤臂，无法进兵。那敌人来抢的一点财物，原也是合情合理的，哪里算得上是他的功劳！”

张俊说得投机，又道：“还有，绍兴七年，淮西之战，晚生因军情紧急，修书与他，望他进兵增援。不知怎的，他就与皇上说了。皇上赐他御札，说道路

艰阻，运粮困难，叫他不须出师。你说，此事可气不可气？”

秦桧阻止道：“不过，这件事却不要对他人说起！前几日，枢密说岳飞曾以缺乏粮饷为借口，逗留不进，并以此作为他的一桩罪责，往上参奏。今日这么一说，反倒是替他辩护了！”

张俊自知失言，却又强辩道：“只因太师怀疑晚生与他志同道合，所以提起此事。他人跟前，怎好开口说起？”

秦桧见时机已到，不禁面带杀气、咬牙切齿地说：“枢密放心，今日就与你商量一个计策，杀却那畜生，既可与你出气，又可确保和议成功！”

张俊忙说：“恩相有此美意，晚生岂敢不从！”接着，又参奏道：“那赵鼎、韩世忠是什么样人？岳飞却偏偏与其交谊深厚，分明是结党营私，不安好心！”

秦桧也愤愤然：“说得是！前日罢免赵鼎，我见他分明当众叹息；我令他巡视韩世忠旧部，他不仅不从，反而说三道四，顶撞老夫，一副仗义执言的模样。这种东西，怎能相容！”说罢，竟捂住胸口，咳了几声。

张俊赶紧捧上茶盏，请秦桧饮了几口，见其气息稍定，又附和道：“那畜生只是存心气恼太师，哗众取宠。太师，既想除去此人，就得早些下手，莫要心慈手软，空耗时日！”

秦桧点头说：“此话有理！老夫近日也冥思苦想，只是未有良策。枢密足智多谋，想来已成竹在胸？”

张俊说：“晚生有一计，定可平地三尺浪，叫岳飞有口莫辩，死无葬身之地！”秦桧忙问：“枢密，不知计将安出？”

张俊顿了顿，随后缓缓说道：“岳飞部将王贵、王俊，都与他父子有仇。王俊素有泼皮之称，无信无义，极有用处。王贵虽然勇猛，却心有怨气。待将他二人唤到此处，太师即恩威并重，叫他捏造一段话，指控岳飞。然后，先将张宪捉来严刑拷打，逼其招供，再拿岳飞父子，使其自相攻击，破绽百出，皇上也不会怀疑了！”

秦桧大喜，连声说道：“妙哉！妙哉！只是那告密文状怎么写？”

张俊即从怀中掏出一纸，呈与秦桧，说：“恩相不用费心，晚生早已写好在此！”秦桧看罢，抚掌大笑：“真是妙不可言！妙不可言！那二人何在？就烦请枢密唤他前来。”

张俊即刻叫人将王贵、王俊传到相府。秦桧见王俊油头滑脑，王贵憨直莽撞，心中暗想：“这老官儿还真有眼力。”随后说道：“我久闻二位生性耿直、怀才不遇，招人怨尤，几乎性命不保。如今张枢密竭力推举，他日必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二人忙说：“不敢。”

秦桧神色严厉，问：“你二人可是前来告密的？快说上来！”

王俊应声道：“是来告密的！”王贵则摸不着头脑：“有何密告之事？”王俊又说：“是告密的！”王贵大惑不解：“你要密告什么？你说！”王俊白眼一翻，竟说：“还是你先说，我一时说不出来。”

张俊见二人争来争去，便低声向秦桧禀道：“晚生尚未能向他二人说明。”然后，对二人厉声道：“就是张宪图谋不轨、屯军襄阳、逼皇上归还岳飞兵权一事。你二人已有告密书信在此！”

王俊叩头道：“对对，是有告密信，是有告密信！”王贵更是惊诧不已：“哪还有什么告密信？！”

张俊亮出纸来，说：“这不是告密信，又是什么？”王俊看也没看，就说：“对对，是我二人所写！”王贵分辩道：“我何时写过此信？”王俊责怪道：“你怎么就忘了？这里面所写，哪一件不是实情？”王贵驳斥道：“这是哪里的话！张宪何时谋归兵权了？”

秦桧见王贵顽固不化，便大声喝道：“你这信上明明说张宪谋据襄阳，要还岳飞兵权，怎么又说没有了？难道竟敢戏耍老夫不成？！”王贵急忙跪拜道：“下官不敢！只是的确不曾写过此信！”

张俊语气和缓、循循劝诱说：“王将军，颖昌之战，那岳云说你怯战，几乎将你正法。等到凯旋，还怒气未消，此事可有？民房失火，你帐下兵卒取了一件芦席，岳飞将他斩首，还捆打你一百鞭，可还记得？这种深仇大恨，你此时不报，更待何时？！”

王贵说：“身为大将，就当出自公心，赏罚分明，不然，如何服众？下官虽然也有牢骚，却不肯昧了良心，将他陷害！”又指着王俊说：“这人臭名远扬，怎能与他一般见识！”

张俊沉下脸来，说：“我劝你休提良心！太师旨意，你岂敢不遵？！告他谋反，害他性命，又不伤你王贵半根毫毛，却推三阻四，坚辞不从，难道想罢官丢命不成？”秦桧也怒目圆睁，说：“若还不顺从，老夫决不轻饶！”

王贵情知自己中人奸计，已落陷井，仍然咬紧牙关，说：“丞相，此呈实在难以从命！”秦桧怒不可遏：“既然不肯顺从，也算作张宪同谋，先行处死！”

王贵沉默良久，终于悲叹一声：“岳公！岳公！不是我王贵负你，事到如今，我也不得不从了！”说罢，只好与王俊一起在诬告信上签了字。

出了相府，王俊冷潮热讽道：“王贵，你平素自诩什么英勇，今日也与我王俊一样了！”王贵无话可说，垂头丧气而去。

秦桧与张俊手拿书信，相视而笑。秦桧迫不及待地说：“如今就烦请枢密速

将此信报与朝廷。待将张宪拿来，屈打成招，不怕岳飞不认！此事也烦请贵衙门办理，不知尊意如何？”

张俊自然满口答应，即刻辞别秦桧，打道回院。他也不管枢密院从无捉人的旧规，即命人写下堂牒，去拿张宪；更无视枢密院从无审理案情的先例，又派人先去大理寺狱中取来刑具备用。待一切安排妥当，他仿佛听见了张宪受刑时的惨叫，看见了岳飞父子受审时的窘况，脸上不禁浮现出快慰而又阴险的微笑。

十二、忠臣被逮

岳飞的结拜兄弟杨存中，因排行第十，人称十哥，官拜殿前司统制。今日听说秦桧传唤，急忙赶至宰相厅堂，四下环顾，却不见秦桧的身影。他心里正觉蹊跷，一名直省官拿出一份堂牒，交付给他，要他立即带兵去岳府，捉拿岳飞父子，押解到大理寺问罪，而且还特意叮嘱道：“丞相口授：但要活岳飞，不要死枢密。还须小心行事，莫教岳飞走失！”

直省官的话，好似晴空一声霹雳，惊得杨存中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想那岳飞，尽忠报国，英名盖世，天下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如今却身遭陷害，入狱问罪，岂非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再说，自己与岳飞同时为将，素来敬佩其学识人品，而且有八拜之交，情谊深厚，没想到这种差事竟落到自己头上！待要不去，又是秦桧之命；待要遵从，又于心何忍？！真叫人左右为难，举棋不定。

直省官在一旁见杨存中沉默不语，迟迟不接堂牒，又催促道：“统制还须速去岳府，免得走漏风声，误了大事！”杨存中只好遵命，下堂而去。

他带领数十名校尉士兵，一路向岳府走来。但见秋草枯黄，秋叶凋零，秋水如怨，秋山含恨，秋风秋雨中，往日热闹繁华的临安城也显得格外寒冷凄清，使人平添了许多惆怅。

将到岳府，杨存中心想：“岳飞如今为奸臣诬陷，我怎忍心他去受那般苦刑？我还须想个计策，哄住众人，独自去到他家，与他说明原由，等他自裁，岂不更好！”于是，收住脚步，对众人说道：“你们权且退后，我只扮作朋友相访，一人进府。待他出来，听我一声呼唤，你等再上前拿下。”众校尉均说有理，带兵后退。

杨存中通报姓名，进了岳府。只见岳府上上下下，一如既往，并无丝毫惊慌乱的样子，心中又一阵难过：“看来岳公尚不知大祸已经临头。只是顷刻之

间，此处就有大事发生，还不知会有什么变故！”

岳飞听说杨存中来访，遂出堂相见。落座之后，岳飞呵呵笑道：“十哥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所为何事？”

杨存中迟疑片刻，说道：“多日不见，特来相访！”

岳飞见其面有难色，又笑道：“恐怕另有事由，只是不便说出？”

杨存中欲语又止，说：“果真无事！”

岳飞见其全身披挂，腰佩宝剑，便收起笑容，说：“其实，不须细问，我也知你来意！”

杨存中默默无语，叹了口气。岳飞又说：“倘若果然无事，你又何必长吁短叹？！你我二人，朋友一场，有何理由如此吞吞吐吐、闪烁其辞？纵有天大的事，我岳飞也敢承当！”

杨存中悲愤难忍，不觉潸然泪下。岳飞见状，心有预感，起身说道：“十哥，我看你欲语还休，悲咽难堪，只怕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吧？”然后，不辞而别，径直去了内院。

杨存中见岳飞拂袖而去，知其不悦，忙叫过岳府家人，说：“烦请院公将此堂牒给你家老爷，他看过便知。”家人应声而去。

过了片刻，一个小侍女从内院款款走出，手捧一杯酒，献给杨存中：“我家老爷让我送酒与杨老爷！”

杨存中看看酒杯，又看看侍女，心中揣测：“这自然不是请我赴筵。岳飞不曾露面，分明是见过堂牒，已在后院自裁。这杯酒，定是下了毒药，要我饮下，与其同死。想我与岳公义结金兰，就是为其捐躯，又有何不可？何必再踌躇不决，疑神疑鬼！”想到此，说了声“岳公，我随你去吧”，便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恰在这时，岳飞从后院出来。杨存中惊异地问道：“我已饮此毒酒，你怎么还未自裁？”

岳飞笑道：“此酒并无毒药，十哥何出此言？但十哥竟甘为朋友饮鸩自尽，足见与我岳飞生死同心。只是我岳飞心中无愧，为何要自裁？”

杨存中说：“昨日张宪已被拿到枢密院，张俊早已备好刑具。属吏王应求禀称本院从无审讯推勘之事，他却不听，亲自施刑，狠毒之至！我想，你怎么受得了那般折磨，还是自裁为好！”说完，竟大放悲声。

岳飞安慰杨存中说：“昨日已有人来，将秦桧奸谋对我说过，并要我自裁。我想皇天有眼，必然不会冤陷忠臣。常言道：平生不做愧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平生精忠，又何所畏惧？况且，万一不幸，又怎可逃避？生死有命，富

贵在天，我又岂肯自家轻生！此行倘得生还，我尚要为国报效，战死疆场！”

杨存中眼泪汪汪道：“既然你主意已决，不再犹豫，只得唤侄儿出来，宣读圣旨了。”

岳飞命家人唤来岳云，杨存中也叫来众校尉，宣读圣旨道：“张宪无知，何敢谋还兵权！少保岳飞，并子岳云，共相朋比，同谋不轨。其罪莫赦，速速拘提。钦此。”随后，一声“拿下”，众校尉如狼似虎，手持刀枪枷锁，扑向岳飞父子。众士兵则登堂入室，搜查岳府。

杨存中吩咐众人：“我到前面等候，你们在此伺候岳爷起身。”然后，掩面而泣，快步走出岳府。

岳夫人和银瓶听说秦桧命人前来捉拿岳飞和岳云，急忙从内院赶来，见了二人，抱头痛哭。

岳夫人说：“相公啊，这真是飞来横祸！为何苍天无眼，竟任凭奸人胡作非为！”

岳飞说：“我戎马半生，南征北战，一腔心血，中途事业，如今都已付诸流水。不料奸臣又告我弥天大罪，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好在我清白无辜，问心无愧，皇天后土，实所共鉴，夫人还可放宽心来。只待洗清冤名，即可再叙天伦之乐！”

岳云愤愤不平：“爹参与孩儿遭此大难，究竟是何原因？”

岳夫人略带怨气地说：“还不是因为你与爹爹依仗兵威，救国救民，建立奇功，触犯权贵。今日之事，又该怨谁？若听我劝阻，又何至於如此！”

银瓶反驳道：“事至今日，母亲还说这些话！爹参与兄长，一心杀敌，只为朝廷，有谁能怨？！还不是奸臣卖国，陷害忠良！”

岳夫人哭道：“谁料想你父子二人竟中他奸计，吃此大亏！相公，你可有何吩咐？须找何人，前去相救？”

岳飞安慰说：“夫人，家中之事，即请你照管！我与孩儿，但去无妨，你也不必伤悲！怕只怕，从此以后，浮云蔽日，国事不可再为了！”

众校尉催道：“岳爷，时辰不早了，还请快快起身！”

岳夫人和银瓶拽着岳飞、岳云的衣衫，不让离去。岳夫人对众校尉说：“各位将官，世上最苦之事，原是生离死别，你等又何必如此相逼！还请高抬贵手，容我夫妻再说几句！”又对岳飞哭道：“相公，难道就别无良策，只好束手待毙？”

岳飞看看那些在府中查抄的兵将，叹息道：“如今家已破，人已危，救也无用！大丈夫在世，所求的无非忠信仁义，所恃的无非堂堂正气，又何必如妇人小儿一般，四处求人！夫人，你还是放手，让我与孩儿前去！”

银瓶、岳云分别跪在岳飞和岳夫人跟前，哭拜道：“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聚！还望爹爹、母亲千万珍重！”

此时，众兵将已查抄完毕，一声呐喊，押解着岳飞父子，出了府第，往大理寺而去。

银瓶搀扶着母亲，站在潇潇秋雨之中，目送着岳飞父子远去。脸上的热泪，和着雨水，不住地往下流，不一会儿，就挡住了视线。天与地，渐去渐远，竟成了模模糊糊的一片。

十三、法官拒审

岳飞父子被押解到大理寺，即囚禁狱中，与张宪关在一处。但见张宪脖颈上套着枷锁，手脚上带着镣铐，衣衫破碎，赤脚露体，浑身上下，血迹斑斑，岳飞父子不禁心如刀绞，泪流满面。想那张宪跟随岳飞多年，忠心不二，情同父子；在战场上威风八面，英勇无敌，今日落入小人之手，竟被折磨成如此模样，真令人悲叹不已！

秦桧听说岳飞父子已经拿到，喜悦之情，溢於言表，马上派人去请大理寺丞李若朴前来相府，商议要事。

李若朴身为大理寺长官，职掌法典，德高望重。对秦桧的所做所为，早有不满，颇多微词。但秦桧大权在握，一手遮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也无可奈何。眼见朝纲倾圮，黑幕重重，他未免心灰意冷，只想早日归隐。一有闲暇，便泛舟西湖，寄情於山水之间。他有酒即饮，饮了便醉，醉了就眠，倒也省却了许多心思，少生了无数闷气。

前几天，张俊遣人来借刑具，他很是奇怪，因捉拿犯人、审理案情，原是大理寺的事，与枢密院无关。后来听说，张俊竟然超越职权，私设公堂，将张宪抓来打得皮开肉绽，逼其招供岳飞父子的谋反之罪，便知又是秦桧奸贼陷害忠良。今日秦桧派人来请，他自然不能推辞，心中却想：“这必是为了岳鹏举那桩公案。我本该仗义直言，秉公执法，但那秦桧分明要加害于他，怎会依从于我？不过，人生在世，终有一死。若是贪图现在的荣华，伤天害理，岂不是赔下了死后的报应？何况今日之事乃千古奇冤，我李若朴怎能落井下石，为虎作伥！即使拼却这头上的乌纱不戴，我也不能昧了良心，落得个遗臭万年。其实，就是拼了性命，这骨头不也是香的！”

他打定主意，便随来人去见秦桧。相见礼罢，他问道：“太师有什么吩咐？”

“就是为岳飞那人的罪案，”秦桧说。“前日淮西之战，他逗留不进，以致坐失良机，让金人得手，其罪一。此番又修书与张宪，谋还兵权，其罪二。你审讯之时，可用心拷问。他若招拱，我这里自会重重有赏，加官进爵，也当不在话下！”

李若朴说：“下官有话要说，还望太师休要怪罪！”话未说完，已先落下泪来。

秦桧觉得奇怪：“咦，怎么哭起来了？你若有话，但讲无妨！”

李若朴擦去眼泪，说：“太师，那岳飞确是忠臣！那淮西之战，先是我军攻占庐州。张俊身为淮西宣抚使，以为金人已经渡淮北去，又想独吞战果，便告之岳飞不须进兵。不料金人诡计多端，非但未撤，反而进兵攻打濠州。张俊措手不及，驰书求援。待岳飞闻报，濠州已经失陷。此战本是张俊掉以轻心，指挥失误，怎能张冠李戴，反倒定为岳飞之罪？！”

秦桧没想到李若朴竟为岳飞开脱，正待发作，李若朴又接着说：“至于这谋反之罪，则纯属诬陷！且不说王俊臭名昭著，一贯出卖同僚，其告密书信不足为信。岳家父子，精忠报国，妇儒皆知，又怎会起兵谋反？何况圣上赐有精忠旗一面，那旗上的字就是明证！”

秦桧见李若朴又举出精忠旗为证，正待发作，又觉不便，只好悻悻然道：“圣上赐旗，也是一时高兴，岂可为凭？”

李若朴不管秦桧的脸色已变，只是要把话说完：“既然如此，太师，乌纱顶上有青天，又岂可听信小人之言，杀害忠良之臣？何况今日大敌当前，怎能无缘无故置我大将于死地，伤众人之心？还望太师心怀仁慈，网开一面！”

秦桧沉下脸来，讥讽道：“哼！你开口精忠，闭口精忠，这精忠又怎样？不精忠又怎样？他明明是谋反，你倒说他是精忠，真是言词颠倒，可笑可怜！”

李若朴面无愧色，据理力争：“确是精忠，决非谋反！”

秦桧恼羞成怒，大喝一声：“胡说！就是谋反！我就不信堂堂相国，竟定不了这桩公案！去，你这个酸腐之人，如今也用不着了！”

李若朴退下堂来，心里倒一阵轻松。往日的一腔怨愤，恰似骨鲠在喉，今日虽然意犹未尽，却总算是一吐为快。他边走边想：“哼，要我李若朴杀人、媚人，岂非瞎了狗眼！今日之事，秦桧那老匹夫决不会善罢干休。我不如将此乌纱还与官家，倒也落得一身干净！秦桧呀秦桧，我只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想罢，便取下头上的官帽，随手扔在相府门口，头也不回，冷笑而去。

秦桧正在堂上暗自生气，忽听家人来报，说李若朴弃官而去，心中一惊，转而又想：“这个酸秀才，放着荣华富贵不享，高官厚禄不要，竟然乐为庶民，甘

居贫寒，真是朽木不可雕也！你不做官，难道朝中还少了想做官的寒儒不成？”遂唤过家人，命其前往御史中丞何铸府中，将岳飞的案子交他审理。

何铸平日对秦桧曲意奉承，言听计从，不敢说半个“不”字。今日听说让自己审理岳飞的案情，深知非同寻常，也不禁忧心忡忡。他问来人：“审案自有大理寺，怎么单单要我来问？”

来人答道：“只因大理寺李老爷不肯审问，弃官而去，丞相大怒，所以改送何爷。丞相说，请何爷好生问来，明日中午即要供状。”

何铸一听，更是发慌，忙说：“你就回禀丞相，说我告假在家，还请另寻他人！”

来说：“那怎么使得？小人话已传到，还请何爷不要推辞，我这就去回复丞相。”

何铸急忙上前拦住，满脸堆笑，说：“还望在丞相面前美言几句，切莫说我不肯审理！”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块条金，交与来人。

来人顿时眉开眼笑，收下条金，说声“小人知道”，便两脚如飞，回府禀报去了。

何铸来到书房，心里无比沮丧：“今日究竟是什么日子？我何铸竟然撞出如此棘手的事来！难怪今早起身，右眼便跳，原来是应在这里了。总之，我辈生在此世，就是个晦气，左也为难，右也为难。想此公案，本是秦桧故设圈套，加害岳飞，有何可审？有何可问？然而，我若不依，必遭大祸，仕途堪忧，性命难保，如何使得？我若从了，这样一个忠臣，又怎忍心将他陷害？他李若朴能弃官而去，我何铸既做不到，也不愿做。况且，明日中午即要岳飞的供词，我又怎么叫他招认？总不能我也来个无中生有、凭空编造？”

他前思后想，心乱如麻。夫人前来请他用饭，被他大声喝退。看看月上东山，天色已晚，他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也罢，如今世上的人，不知做了多少没良心、灭天理的事，也不见什么报应，难道偏偏我何铸一弄就弄出来不成？便丧了这一次良心，谅也不妨。真有报应，那秦桧不也是头一个？既如此，待我预先草拟个招稿，看看怎样。”

他叫来家人，点上蜡烛，然后提笔展纸，编写供状。他写了又撕，撕了又写，越往下写，就越是踌躇，最后干脆停下笔来：“且慢！我何铸今夜在此编造，该不会有鬼神看见？”他环顾四周，心中越发不安，提笔的手，也开始颤抖起来。

正在这时，忽听家人大叫：“打鬼！打鬼！”何铸吓得将笔一扔，双目紧闭。待半晌无声，方才睁开眼看，原来是家人在一旁打盹，口里似还念念有词。

何铸又气又恼，踹醒家人，骂道：“你这狗才，大呼小叫，发什么梦颠？让

老爷我出了一身冷汗！”

家人禀道：“适才看见老爷在阎王殿上被一个鬼卒扯住，小人慌忙去打那鬼，不想却是做梦。”

何铸听罢，沉吟道：“我说这心中只是发虚，怎么他也来胡搅蛮缠？该不是神鬼有知，前来儆我？”转而又想：“就算无神鬼之事，人的声名却是有的。倘若一朝失势，不再任此史官；或者百年以后，通鉴上叙出我的名字，张三见了也骂，李四见了也骂，却不是个遗臭万年了？想来那读书人不敢胡作非为，他怕什么来？还不是怕史书作传，身败名裂。看来圣贤的这个法子倒妙，不知管住了多少良善。”稍后又想：“唉，只怕这死后的名声，也无益於生前的利害。别的休提，眼前这关，我又如何能过？罢、罢、罢！夜已深了，且去歇息，明日只推有病，不出堂理事便是。秦丞相，何铸这次不能听命于你了！”

这一夜，何铸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待刚刚昏昏入睡，又被恶梦惊醒。第二天早晨，他倒真是头晕目眩、卧床不起了。

十四、恶臣造招

李若朴弃官而去，何铸称病不起，秦桧只好另找他人。但是，所找之人，或者借故外出，或者告假在家，都不愿审理岳飞一案，以免落下个千古骂名。秦桧顿时慌了手脚，才知道此事并非当初想像那样顺利。

谏议大夫万俟卨，居心险恶，生性阴毒，一贯幸灾乐祸，善于落井下石。若说他是小人，则真是丝毫不假，其浑身上下没有混杂一点礼义廉耻；若说他是奸佞，则绝对货真价实，其里里外外全都透出一种狡诈邪恶。为了讨得朝廷欢心，他只恨自己奴颜婢膝不够出色；为了包揽富贵荣华，他哪管自己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若要做大官，好人撂一边；若要官位牢，好心用不着”，这就是他为人处世的全部准则。

如今，他听说秦桧八方找人，心中又怨又恨：“我这恩相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将此案付与李若朴、何铸那样的穷酸，岂不是蚊子咬菩萨——认错了人？那帮穷酸，也不知是真病？假病？有意？无意？到手的福气，竟然轻轻放过，也活该他们倒霉！想我万俟卨，天生一副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手段，这世上又有几人能比？只可惜恩相平时对我十分赏识，十分抬举，今日却不知为何，把我忘到了九霄云外。只是好容易撞着个升官发财的机会，又怎能失之交臂？眼下不就正好借他愚忠愚孝之人，作我敬献权贵的厚礼？！”

第二天，早朝刚散，万俟卨便来到宰相府。见了秦桧，如同见了再生父母，拜了又拜。

秦桧问道：“大夫前来，有何要事？”

万俟卨说：“闻讯恩相要审岳飞，若无他人担当此任，下官愿效犬马之劳！”

秦桧正愁无人愿审，不料万俟卨竟毛遂自荐，心中顿觉松快，说：“老夫倒把大夫忘了。只是你与岳飞之间，有无私仇？”

万俟卨立即咬牙切齿道：“有，当然有！不但有，简直不共戴天！下官此番就想公私兼顾，还望恩相行个方便。”

秦桧大喜，连声说：“如此甚好！甚好！大夫若得岳飞招供，老夫自有重赏。只是要快！”

万俟卨说：“恩相放心，下官自有办法。”当即拜别秦桧，往大理寺而来。

一路上，万俟卨暗笑道：“我与岳飞有什么相干？哪里又有什么仇恨？此案分明是恩相心上极要紧的一桩事，我替他办成便是。他这一喜也非同小可。只消办完此事，我便一生受用不尽了。恩相啊恩相，你下手岳飞，哪里要什么私恨！难道我万俟卨与他没有仇恨，就下手不得？真是智者多虑了。”

他来到大理寺，便吩咐皂隶取刑具来看。见了许多，要么嫌小，要么嫌轻，直到换了头号刑具，方才满意。随后，他又选出精壮有力的皂隶到堂上伺候，命他们行刑之时，定要用力，否则即按同谋治罪。待安排完毕，才叫人将岳飞父子及张宪押上大堂听审。

岳飞、岳云和张宪，身披枷锁，形容憔悴，步履蹒跚，来到堂下。但见万俟卨一脸奸诈，眼露凶光，便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今日这场审讯，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万俟卨将惊堂木一拍，命皂隶先把岳飞带上堂来。他指着堂下的刑具，声色俱厉地说：“岳飞，你身上的罪过不少，赶紧一一招来，以免吃这皮肉之苦！”

岳飞面不改色，摇摇头说：“我身上只有‘尽忠报国’四个字，不忠的事，从来不做，哪来什么罪过？”

万俟卨冷笑一声：“听说你身上的确刻有四个字。只可惜这四个字在你背上，却不在你心上！你说，国家何时亏待过你，为何心怀异志，不思图报？”

岳飞慷慨激昂，指天划地：“岳飞可对天盟誓：我虽不才，却无负国家，更无二心！你等既然主持国法，就当实事求是，怎能无凭无据，陷害忠良？”

众皂隶见岳飞情绪激动，指指画画，便大声呵斥：“岳飞叉手正立，休得放肆！”

万俟卨又尖声问道：“你既然自称忠良，当年十五道诏旨命你增援淮西，却

为何迟迟不进、隔岸观火？”

“淮西没有进兵，并非是我有何缘故，只是……”岳飞尚未说完，即被万俟卨打断：“既然无缘无故，你又怎么按兵不动？如此行径，还敢自诩忠良！强词夺理，如何不该打？左右，拖下去先打四十！”

岳云、张宪在堂下见万俟卨对岳飞百般刁难，虽然义愤填膺，却也无可奈何。如今眼看皂隶要对岳飞动刑，不得已而求道：“岳云愿替父亲受刑！”“还望大人开恩，将此打记在张宪名下！”

万俟卨斥道：“你二人尚且自身难保，还来替他？左右，快给我打！”

二人一道跪下，哀求道：“我等情愿加倍受刑！”

万俟卨大怒，命众皂隶将二人拉到一旁，速速动刑。可怜岳飞，忠心耿耿，威震海内，却被打得浑身青紫，鲜血淋漓。岳云、张宪眼睁睁看着岳飞受刑，只觉万箭穿心，眼泪止不住地流淌。

万俟卨高居堂上，心中很是得意。待皂隶打完，他又拖长声音问道：“岳飞，你知罪么？”

岳飞忍着疼痛，大声说道：“我只念二帝蒙尘，心中常悲，热泪常流，不知何罪之有？！要说有罪，那就是抗击金人，收复失地！我知道今日已落入国贼秦桧之手，还有何正义可言？公理可讲？只怕忠信仁义，字字都是罪名！”

万俟卨高声喝道：“都是胡说！你不招认自身的罪名，反倒顾左右而言他，不是扯上二帝，就是扯上金人，而且还敢辱骂丞相，真是嘴硬！左右，再给我拶起来！”

两名皂隶用拶子套住岳飞的手指，用力一收，只疼得岳飞眼冒金星，几乎昏倒在地。他双手指着万俟卨，质问道：“你滥施酷刑，如此陷害忠良，究竟何意？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要与你对质，还我清白！”

万俟卨奸笑道：“好一个忠良！我今天就让你无话可说。别的休提，单说你违旨不救淮西之事，就足以证明你并非忠良之人。快说，你不进兵，是自作主张，还是有人指使？”

岳飞义正辞严：“你说我不救淮西，便不是忠良，我却是奉旨行事！”

万俟卨将惊堂木一拍：“又是胡说！你说奉旨行事，有何凭据？你将御札拿来我看！”

岳飞说：“兵将抄家，已将御札收回，你叫我到哪里去寻？只须将搜去御札看过一遍，此事即不辩自明！”

万俟卨嘿嘿一笑：“没有御札，怎敢说是君王之命？谎称圣旨，罪加一等！左右，与我用力敲打一百！”

这一百下，直将岳飞打得皮开肉裂，死去活来。待皂隶用水将岳飞泼醒，万俟卨又拿出王俊、王贵的告密信，念了一遍，然后问道：“你虚报军情，谋还兵权，该也不该？意欲何为？”

岳飞口吐鲜血，怒目而视：“哪有此事？！你就是打死岳飞，也断然不肯招认！”

万俟卨见岳飞仍不认罪，只好吩咐皂隶道：“左右，先用夹板将岳飞夹起来，放到一边。待审过岳云、张宪，再一并定罪！”

岳云在一旁见父亲惨遭酷刑，真恨不得剥了万俟卨的皮，吃了他的肉。此时被提上堂来，双拳紧握，怒目喷火，把万俟卨吓得一颤。

万俟卨厉声道：“岳云，你修书与张宪，要他虚报军情，惊扰朝廷，以便还你父亲兵权，真是个铤而走险的小人。今日到此，赶快招来！”

岳云愤然说道：“我平日深蒙父亲教诲，但知忠君报国，哪有走险之举！你身为大臣，为何是非不分，血口喷人？”

万俟卨怒喝道：“小小年纪，也这般泼皮！难道是秦太师诬你的不成？是我诬你的不成？待用起刑来，还怕你不招？拶起来！”皂隶听令，又将岳云的十指紧紧套住。

岳云汗如雨下，咬紧牙关道：“我本忠良，今朝落在小人之手，竟受此酷刑，如何咽得下胸口这口气！”

万俟卨冷冷说道：“如此说来，伪造探报、恐吓朝廷的，都是忠良之辈？今日之事，也是委屈你了？真是一派胡言！与我用力敲打！”

不一会儿，岳云就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对着万俟卨伸伸手说：“也罢！你拿出我写与张宪的信来，我就招了。”

万俟卨说：“是你二人生怕日后暴露，当下就焚毁了。”

岳云哈哈大笑：“既然当时就焚毁了，又有谁看见？王俊、王贵又怎知是何内容？这不是凭空捏造，又是什么？！”

万俟卨自知失言，悻悻然道：“好一张利口！也夹起来，抬过一边！你若不招，就夹上几年，也是不放的！”

随后，万俟卨取张宪来问：“你前日在枢密院已受过刑了，如今刑上加刑岂不更苦？你将岳飞父子写信与你的事情都招了吧。”

张宪说：“我要招，就招那御赐精忠旗，救国救民心。大人，你听不听？”

万俟卨说：“他当初精忠，如今却不精忠了。”

张宪“哼”了一声，说：“正是。他那忠良之士，如何比得上你这奸佞小人？”

万俟卨气急败坏，大叫道：“谁见我奸佞来了？何处见我奸佞来了？也罢，

我这奸佞的，今日偏要给你那不好佞的颜色看！左右，与我一齐夹起！”

过了半晌，万俟卨压住怒火，又问道：“你等招不招？”只听三人回答说：“有的就招，没有的倒叫我自家诬赖不成？”“你那杀人、媚人的奸贼，教我招什么来？”

万俟卨心中着急：“咦，只是不招，如何是好？”他抓耳挠腮，突然眼睛一亮，手拍大腿：“呸！我万俟卨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我替他罗织罪名，一笔写了，难道秦太师倒与他伸冤翻案不成？”便吩咐皂隶，松了岳飞等人的刑具，押在堂下，听候宣判。

万俟卨铺开状纸，奋笔疾书：“今奉圣旨，审理岳飞一案。岳飞父子，非同故犯，难施常刑。先是淮西之战，违诏不救；继而罢职无权，又谋掌兵。其部旧张宪，屯军襄阳，要挟朝廷；阴谋败露，又行贿赂。据大宋律令，拟施斩刑。”写罢，又默念一遍。

当读到“又行贿赂”一句时，他又踌躇起来：“行贿赂……行贿赂？这三个字不妥。如今秦太师独掌朝纲，若行贿赂，少不得行到他身上去了。他若见怪起来，不但把我这一片孝心，一笞帚扫得干干净净，只怕在杀岳飞的法场上，还把我借来祭刀哩！有了，我加上‘不知当朝宰辅清廉’几个字。妙、妙、妙！只这一句，就捧得他心花怒放了。如今称颂他功德的，应有尽有，却没有一人说到‘清廉’，岂不新鲜脱俗？！”于是，又找来状纸，重写一遍。

此后，他对岳飞三人宣道：“你们都一一招了。本官已替你们写好，不得翻供！”

岳飞三人怒斥道：“何时招了？是谁招了？”

万俟卨将状纸一晃，说：“供状在此，还想狡赖？拿下去，与他们画押！”

岳飞满腔悲愤，讥讽道：“画什么押？！你能替我招供，难道不能替我画押？！”

万俟卨想想也是，又命皂隶拿回状纸：“就让本官替你代笔吧。难道你等还能飞出我的手心？”随后，又判道：“岳飞、岳云、张宪俱拟斩！左右，将犯人收监，分别囚禁！”

岳飞仰天长叹：“没想到，忠心未尽，身却先亡。我岳飞死不足惜，只恨看不见二帝的云车返归故庭啊！”他悲愤交加，大声说道：“秦桧啊秦桧！你若是只为我一人一家的私仇，我便满门抄斩，又有何妨？！怕只怕，我死了啊，你便与金人通和，害国害民！”

待岳飞三人押回牢中，万俟卨如卸下千斤重担，飘然欲仙。他眉飞色舞、志得意满地问道：“手下的，本官尚不曾用一下刑，他们就一一招了，难道冤枉了他们不成？”

一个皂隶揉揉眼睛，说：“老爷，我怎么白日站着做起梦来了？”

万俟卨问：“你梦见了什么？”

皂隶大胆说道：“我倒是梦见老爷把他们用力拶、用力打、用力夹，可他们却一点都不曾招认！”

万俟卨自讨没趣，骂了声“你也该打”，便坐上轿子，喜滋滋地往秦府报信去了。晃晃悠悠中，他仿佛看见一条彩虹桥架在面前，通向富贵，通向权势，通向云端。而秦桧就站在桥上，向他招手，唤他快去。

十五、探监被阻

岳飞父子被捕入狱，岳府顿时天崩地裂，从此陷入悲愤痛苦之中。往日和美，热热闹闹的家，今日已凄凄惨惨、冷冷清清。岳夫人和银瓶，终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仆役侍女，走的走，离的离。偌大一座府第，大门紧闭，二门不开，庭院冷落，阒无人迹。不出一月，即花木凋零，杂草丛生，落叶满地，鸟飞不惊。只有秋日，每天从东到西，投下一道道光影。

为救亲人，岳夫人和银瓶也曾前往宫里，叩门上书，只望能面见皇上，伸报冤情。无奈墙高院深，兵卒把门，虽多次奏请，却杳无音讯。后来，又曾托人打听岳飞和岳云的消息，却不是遭到拒绝，就是没有回音。亲朋故旧，虽也偶来走动，安慰几句，却生怕招惹是非，受到牵连，谁也不敢出头露面，为之说情。想岳飞在位之日，虽然清正廉明，也有不少人趋之若鹜，奉迎巴结，门前少不得车水马龙，你来我往，今日一旦成为钦犯，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哪里还会拔刀相助？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由此也可见一斑！

上书不行，求人不得，岳夫人又悲又愤，又气又急，终于身患疾病，卧床不起。银瓶便每天煎药熬汤，侍奉母亲。

这一天，又到了探监的日子。银瓶听到消息，即早早起床，梳洗一番。待安顿好母亲，便只身一人，前往狱中。一路上，她又悲又喜，又愁又急，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到监狱。

来到大理寺，探监已经开始。只见牢狱的大院子里，中间放着一根大木，囚犯一边，家属一边，说话哭泣的有之，喂饭梳头的有之，揉棒疮裹刀伤的也有之，乱哄哄的一片，恰似一幅人间地狱图！

禁卒隗顺，身挎腰刀，在外把门。见银瓶正匆匆而来，便对院里的提牢官喊道：“又有个犯人的家属来了。看样子，好象还是位小姐。”

提牢官说：“问问是哪个的家属，便唤那个囚犯出来。”

银瓶忙说：“奴家是岳少保的女儿，前来看我爹爹。”说罢，不觉眼眶湿润。

提牢官说：“既然如此，便请岳老爷出来。”然后，转身向狱中喊道：“岳老爷有请！”

银瓶进到院中，眼巴巴望着爹爹和兄长出现。她的那颗心，差不多已提到了嗓子眼儿。可是，左等右等，却总是不见踪影。

银瓶焦急地问：“如何还不见我爹爹出来？”

提牢官正要再喊，忽听牢狱里有人高声说道：“万俟卨老爷吩咐过了，今日别的家属都可放入，只有岳少保的家属不许探监！”

提牢官一听，顿时慌乱，口中只说：“这如何是好？为何是好？人都进来了，又不许探。也罢，岳小姐，快出去，快出去，你今日不能见你爹爹了！”

银瓶顿觉掉在了冰窖里，质问道：“都是犯人家属，怎么他人能见，偏偏奴家不能一见？”

提牢官无言以对，只好说道：“此事难以奉告，小姐只管回去便是。”然后，将银瓶推出门外，锁上大门。

银瓶拍打牢门，望内大哭：“天哪？为什么这门对别的家属敞开，却偏偏对我银瓶关闭？为什么别人可做囚犯家属，我银瓶却偏偏不行？我爹爹如果无罪，为什么不放他出狱？我银瓶若是家属，为什么不放我进去？爹爹啊爹爹，孩儿在此，你又在何处？我朝思暮想，只盼今日一见，不料一道铁门，竟将孩儿与你隔开，胜似那关山重重！我有满腹的话，要对你说，谁想咫尺天涯，竟说不得只言片语！爹爹啊爹爹，为什么人世间如此残酷？有这样多的不平？”

她又求隗顺道：“大哥，念我爹爹精忠报国，含冤入狱，还请高抬贵手，放奴家进去！”

隗顺面有难色，说：“我也知道，只是上边有令，却也无可奈何！”

银瓶又去拍打牢门，高声呼叫。提牢官走过来，在门里对银瓶说：“岳小姐，万俟卨老爷巡视来了，你还是快走吧！”

银瓶自知探监无望，却又于心不甘，只是身依铁门，哭泣不止。那情景，恰似一棵风中的小草，无助地颤栗。

隗顺在一旁也不觉眼圈发红，感慨系之：“想她爹爹何等忠勇，不料竟落到这般田地！岳少保的妻女又有何罪，今日竟也这样凄惨悲苦！唉，这年月，真是小人得势，好人遭殃！”遂劝银瓶道：“岳小姐，还是回去，下次再来吧！”

银瓶涕泪涟涟，绝望地说：“还说什么下次！这次前来，未见一面，已是徒劳，下次重来，还不是竹篮打水，又有何用？只是啊，奴家今日一去，不知何

时才能与爹爹相聚？这心中的痛楚，又有几人得知？”

隗顺背过身子，擦去眼泪，又转过身来，对银瓶说：“岳小姐请回！你在此哀求，也是无益。况且，这事又与我等相干，上边怪罪下来，不是好玩的！”

银瓶收住眼泪，说：“既然如此，奴家也只好回去！只是我看大哥面慈心软，若有机会见我爹爹，还说我银瓶前来探望过，奴家也心满意足，感之不尽了！”说罢，即要跪谢。

隗顺伸手扶住，慌忙说道：“岳小姐，使不得！使不得！你先回去，我若见了岳老爷，定当奉告！”

银瓶起身，望着狱中连呼数声“爹爹，孩儿去了，孩儿去了”，便大哭而返。

岳飞身在牢房中，见正午已过，不禁自忖道：“往常家属来探监，分明是一早就放人。今日已是什么时候，怎么还不见来？有的囚犯，已经去而复返；我那妻女，难道尚未动身？想我岳飞，常年领兵在外，难得与家人团聚，夫人女儿不知操过多少心，流了多少泪！谁料班师不久，又身陷牢中，夫人女儿又该怎样度日如年，受累担惊！常言说，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我岳飞虽然视死如归，又如何割得断这骨肉之情！只是适才听见外面叫我，如何过了许久，又不见来个人？是我自己听错？还是别有原因？”

岳飞正在猜度，忽见隗顺匆匆赶来。岳飞问道：“怎么今日放家属，还不见进来？”

隗顺说：“适才都进来了，如今又都去了。”

岳飞惊异道：“都去了？怎不见我的家属？”

隗顺四顾无人，悄声说道：“岳老爷，实话对你说：令爱也曾来过，只是万俟卨老爷吩咐不许相见，因此不敢放入。如今，令爱已回去多时了。”然后，又把银瓶探监的情形细说一遍。

岳飞听罢，已是泪满衣襟，歔歔道：“我那儿啊！原指望今朝与你相聚，却不料你竟被阻在外，空来空去。若说忠良含冤，那是历代皆有，不足为奇；可阻绝家属，不许相见，却是从古至今，闻所未闻！我岳飞啊，岂不是冤上加冤，恨上加恨！夫人啊，你也莫再思夫；孩儿啊，你也莫再望父！只怕从今以后，难再相聚！”

隗顺眼泪汪汪，劝岳飞道：“岳老爷，且休悲苦，待下次再会，也不为迟。”

岳飞长叹一声：“唉，还有什么下次！我自知死期将近，要想再会，或许只有来生了！”说罢，闭上双眼，不再言语。

隗顺担心有人撞见，也匆匆离去。两行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滚落下来，洒在地上。当了这么多年的禁卒，看了多少冤假错案，见了多少生离死别，却还

是头次遇见不许探监的事！他不禁一步三叹：“唉，这世道，也真是太黑暗了！”

十六、世忠诘奸

枢密使韩世忠，乃是南宋与岳飞齐名的战将。建炎四年，宋朝南迁，他即因保驾有功，被赵构视为亲信，擢升为大将。后来，他率军驻守镇江，黄天荡一战，与金兀朮相持四十八天，终于杀退不可一世的金兵，从而声名大振。十年抗战，岳飞镇守长江上游，他则镇守长江下游，就像两道屏障，挡住了金兵的去路，确保了南宋的安全。在主战与主和的较量中，他始终站在岳飞一边，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并多次上书，指斥秦桧，所以也被主和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韩世忠升任枢密使后，每日按时到任，却并无军政要事可办。虽说官高爵显，却是有职无权。为了防止有变，秦桧还派人前往楚州，改编了能征惯战的韩家军，将其精锐之师拆散，安插到别的部队中去。这样，既削弱了韩世忠的势力，打击了主战派，也进一步摧毁了南宋的国防力量，向金人做出了求和的姿态。

韩世忠口中不说，心里却愤恨之极。但碍于秦桧权炎灼天，他也只好故作幽闲，与酒为伴。他还特制了一条“一字巾”，一去衙门，就裹在头上，以示心迹；出了衙门，则取下头巾，带上亲兵，到处游山玩水。

韩世忠身为枢密正使，岳飞为枢密副使，若要缉拿岳家父子，按理他当事前知晓，至少也该有所耳闻。可是，恰巧韩世忠外出未归，所以竟一直蒙在鼓里。当他听说岳飞已经被捕入狱，并已屈打成招，不禁大为震惊，暗自落泪。他的心中，又何尝不知这是一桩冤案？在主战者中，岳飞乃最得力之人。岳飞不死，和议怎能成功！秦桧一伙，当然要罗织罪名，诬告谋反，置之死地。不如此，他们怎能消气解恨？又怎能卖国求荣？再说，这杀一儆百，原是秦桧惯用的伎俩。杀了岳飞，不正是要给主战者一个下马威？而且，不也正要警告他韩世忠！然而，虽说他表现上不问世事，心中却正义犹存，是非分明，何况英雄惜英雄，他与岳飞又是至友，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这一日，他带着亲兵，前来相府。秦桧听说韩世忠求见，深感惊异。往日在朝中议事两人总势不两立；散朝回府，两家也从不往来，如何今日竟登门拜谒，岂不是太阳出自西边？待要不见，又觉失礼；待要相见，又恐来者不善。思量再三，心中想道：“何不先听他说些什么，再做打算？难道我身为宰相，还怕

他不成？”遂让家人传韩世忠进见。

落座之后，秦桧问道：“枢密至此，有何见教？”

韩世忠开宗明义，神色严肃地说：“下官今日前来，只为岳飞一事。”

秦桧心中一沉，口气却故作轻松：“区区小事，枢密何必介意？”

韩世忠质问道：“岳飞乃我朝大将，屡建奇功，一旦入狱，怎可谓区区小事？敢问丞相，岳飞所犯何罪？又有什么凭据？”

秦桧诬陷道：“枢密有所不知，岳飞之罪，可谓罄竹难书。他居心叵测，常将自己与太祖相比，说他与太祖都是三十岁就官拜节度使，这不是大逆不道、欺君犯上，又是什么？金人进犯淮西，他前后领受御札十五次，却依然拥兵不进，坐失良机，这岂不是违抗圣命？此外，他还唆使岳云修书与部旧张宪，令其谋还兵权，这不是图谋造反了。诸多罪行，俱应问斩。枢密，你说是与不是？”

韩世忠强压怒火，又追问道：“既然如此，那书信是如何写的，还望告之一二！”

秦桧含糊其辞道：“书信内容虽不清楚，其事件，莫须有？”

韩世忠见秦桧如此蛮不讲理，不禁愤愤然道：“丞相，‘莫须有’三个字，如何让天下人心服口服？何况岳飞平生忠义，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岂有谋反之理？他抗击金人，功勋盖世，百姓景仰，朝廷依仗，又岂是三个字能够定罪？就算是‘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太师又‘何必介意’，非要如此摧残，置之死地！”

秦桧被韩世忠一顿数落，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心中骂道：“好一个韩世忠！今日竟找上门来，兴师问罪。且待老夫除去了岳飞，再来了结你这东西，也不为迟！”

韩世忠又说道：“丞相，岳飞背上还有‘尽忠报国’四个字，岳家军中尚有‘精忠岳飞’御赐旗，你不看僧面，也得看看佛面。况且，金国未灭，失地未复，杀了岳飞，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了？”

秦桧暗道：“这‘亲者痛、仇者快’我却爱听！你韩世忠自与岳飞亲如兄弟，我秦桧却与他仇深似海。杀了岳飞，你痛你的，与我何干？我快我的，岂不甚好！”心中如此，脸上却不禁怒气冲冲：“枢密，休要偏袒岳飞，徇那私情！君王坐骑尚且避讳，何况他直呼君王姓名？奉命即应行事，何况他逗留不进？为人臣就要安份守己，何况那修书之事莫须有？我待要饶他一死，只恐怕国法难容！想那岳飞，期君犯上，还说什么精忠报国，岂不令人费解？十五封御札置之不理，还说什么收复失地，岂不贻笑大方？枢密，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以免招来祸患！”

韩世忠见秦桧一味栽赃陷害，毫无悔改之意，知道这不是讲理之处，再说下去也无济于事，便冷笑一声，拂袖而去。

一路之上，他再三感叹：“这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与秦桧，本不是一类人，如何说得到一处？岂不是白费口舌！只是不料这三字狱，竟然毁了我万里城！岳鹏举啊，事到如今，恐也无可奈何。唉，忠臣的下场，也不过如此而已。仔细想来，功名利禄，原来是过眼烟云、南柯一梦，我又何必如此认真！待我回去以后，还是辞了这官吧！”

两天之后，韩世忠果然上书辞去了枢密一职。从此，他杜门谢客，不但绝口不谈用兵作战之事，而且连亲朋好友也不通书信。原来的部曲将佐，如今要想见他一面，也难上加难。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带上一、两名家童，携酒跨驴，游赏西湖。只是湖景澄澄，倒峰苍苍，每每情到深处，也难免生出许多惆怅，落下许多泪来。

十七、狱中哭帝

岁月流逝，秋去冬来。

一弯冷月，照在临安府城头，照在西子湖畔，照在大理寺狱中，也照在岳飞未眠的清癯的脸上。

他被捕入狱，已两月有余。虽然秦桧、万俟卨一伙伪造招状，将其定为死罪，却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大理寺丞李若朴、枢密使韩世忠愤而弃官不说，大理寺丞何彦猷、大理寺卿薛仁辅等人均认为证据不足，量刑过重，奏请改判；宗正寺卿士儔则以百口之家作保，请求释放岳飞。秦桧、万俟卨慑于众怒，只好将他收押在监，迟迟不敢下手。

两个多月的狱牢生活，已使岳飞苍老了许多。一头的黑发，已变得有些灰白；平整的额头，也出现了道道皱纹；就连炯炯有神的双眼也因常常失眠而布满了血丝，显得疲惫而忧郁。

入狱之初，岳飞尚对自己的冤案抱有幻想，只望有朝一日真相大白，自己能洗清罪名，平反昭雪。但眼见秦桧、万俟卨等奸臣弄权于股上，视国法为儿戏，必然肆无忌惮地诬陷残害忠良，便知希望渺茫，凶多吉少。为了表示内心的愤怒，他曾绝食数日，迫使秦桧、万俟卨一伙对他的刑讯逼供有所收敛。如今，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心里最觉遗憾的，无非是二帝未还，失地未复，功业未成，壮志未酬。他或者把盏盈泪，悲叹南朝；或者仰望长天，遥思北地。

今晚，他又独对明月，愁绪满怀，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他想到：“我岳飞南征北战，戎马半生，兵士不解甲，将军不下鞍，见过了多少刀光剑影，经历了多少血雨腥风，哪一日不在与死周旋？哪一处不在拼却性命？而能活至今日，已是万幸。但男儿不死疆场之上，热血不洒君王之前，却身陷小人之手，命丧牢狱之地，岂不令人死不瞑目，抱憾千古！”

他翻身坐起，轻抚伤痕，又想到：“其实，自古至今，谁人不死？只要死得其所，我岳飞自然死而无憾。何况我早就以身许国，又怎会明哲保身？可惜今日二帝尚在金国，山河尚未收复，我却出师未捷身先死，怎不叫人伤心落泪？只说是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可又有谁知刺背虽痛，却还不如刺心？”

此时，月已偏西，树影横斜。远处传来谯鼓的声音，又勾起了岳飞的情思：“试听这谯鼓声，竟好似军中鼙鼓，催人上阵。想我岳飞，又有多少次亲擂战鼓，激励三军，直杀得金兵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此时此刻，我真想变成一个厉鬼，飞出牢狱，高扬忠字旗，再度杀贼兵。就怕这污血游魂，黑苍苍的一片，取不得燕京，捣不掉黄龙。唉，再过两个时辰，天就亮了。眺望远方，昏昏惨惨，惨惨昏昏，说不定也是二帝凝望处；又听见孤鸿叫月，凄凄楚楚，楚楚凄凄，或者也是两宫梦归时。我在这狱中，自然觉得悲凉；可那身在异国的二帝，岂不是更觉悲凉十倍！”

他不禁自言自语道：“想当初，满朝文武皆同意请和之议，只道是和议一成，即可高枕无忧。却不料金人议和是假，灭宋是真，春夏秋冬，日日烽火；大江南北，铁骑纵横。这才知道和议和议，原只是一厢情愿，画饼充饥。而且，就算两国休战，难道就从此偏安江左，不再报仇雪恨？倘若如此，二帝岂不永无归期？”

他只觉一股闷气，往上翻涌：“想我岳飞，已杀至朱仙镇，眼看兀朮可擒，汴京可复，却被金牌召回，岂不可惜可恨！秦桧啊，秦桧！我岳飞啊，便粉身碎骨，又有何惧？只恨你断送了大好河山，毁了宋朝天下！”

岳飞以手击墙，仰天长啸。突然，他似有所悟：“我只道为君分忧，说不定君本无愁！且看今朝将军卸甲，南山牧马，又怎么会金戈铁骑长城下？此事又哪里只是宵小奸计，欺凌华夏？分明是不思亡国恨，犹唱《后庭花》，安于这东南一隅，半壁江山；贪恋这十里荷香，江南繁华！说来也怪，我岳飞倒是极力相争，只要厮杀，可与我同时的大将，一个个阵前如同猛虎下山，蛟龙出海，为何今日这般忍气吞声，好似哑巴？当日口口声声为了二帝，如今想来，只怕也是一时闲扯，空口大话。”想到此，岳飞不觉孤寂难耐，竟怆然而涕下。

昏昏沉沉之中，岳飞感到自己又亲率大军，与金兵交战。只觉尘土弥漫，黄

沙满天，又觉寒风怒号，白雪铺地。岳家军连战连胜，势如破竹，先是收复了汴京，继而攻克了燕京，最后，岳飞又与兀朮在长城决战。

但见巍巍长城，好似蛟龙，重峦叠嶂，形同海浪。蛟龙在海浪中蜿蜒起伏，奔突跳荡，搅得海浪发出雷鸣般的吼声。岳飞与兀朮大战数十回合，直杀得天昏地暗，手脚酸麻。兀朮吃了岳飞一枪，竟掉进海浪之中。只见亭亭华盖下，两位皇上竟踏浪而来。岳飞正要跪拜，不料兀朮突然蹿出水中，将二帝拽了下去，霎时便不见踪影。岳飞痛心疾首，大叫一声“二帝啊”，便泪如泉涌。

他睁眼一看，原来是做了一梦。他的腮边，还挂着滴滴泪珠。空中的月亮，已斜挂天边，似坠非坠。阵阵寒风，将牢门吹得嘎嘎作响，给本来就阴郁凄凉的监狱，增添了几分恐怖的气氛。

两个值夜的牢卒，被岳飞的哭叫吓得一惊。见岳飞没有动静，年纪小的一个说：“岳爷自从来到狱中，就只管哭哭啼啼。他要是哭坏了，秦老爷与我们要人，又拿什么还他？”

年纪大的说：“也是。这岳老爷，又不哭老婆，又不哭孩儿，单哭什么二帝、二帝，也是难为了他。”

年纪小的说：“二帝是什么东西？可是吃得的？我们两个凑几文钱买与他便是。”

年纪大的喝道：“休得胡说！二帝是皇帝老官儿，哪里是买得的！”

年纪小的咋舌道：“原是皇帝老官儿！那这二帝可是他的小名？”

年纪大的一掌打去：“呸！真是个呆货！二帝是两个皇帝，是那年被金人掳了去的。”

年纪小的方才明白：“这等说，那是哭不到手的了。既然如此，岳老爷哭到哪年哪月才是尽头？岂不也是个呆子！”

年纪大的说：“说呆也呆，说不呆也不呆！兄弟，你听，岳爷又在那里呜呜啼哭了。”

年纪小的仔细一听，果然从牢房中传来隐隐约约的哭声。那啼哭，时断时续，时高时底，在黎明前的牢狱里，显得格外凄切、悲伤。

十八、东窗画桡

转眼之间，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临安城内，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笑声飞扬，欢歌不尽，这家嫁女，那家送礼，东家迎亲，西家唱戏，还有打酒的，割

肉的，制新衣的，买爆竹的，一派热热闹闹过新年的景象！就连多年不见的雪花，也飘飘扬扬，自天而降，好似前来人间作客一般，把原本流光溢彩的临安府，装扮得银光闪闪，白白净净。

秦府上下，也杀猪宰羊，装饰一新。秦桧满脸喜色，从朝中回到家里，匆匆来见王氏。

王氏问：“相公今日为何这般欣喜？”

秦桧笑道：“夫人，今日朝中所议二事，皆遂老夫心愿，怎能不喜？！”

王氏问：“所议何事？”

秦桧说：“一是和议。平日里因愁和议不成，便吩咐众人上奏，哪里用得着老夫？但既然天下皆知和议出自于我，必定会来与我争论。我想，不如将金人的利害，说与皇上，使之闻战则惧，闻和则喜。待皇上和意已决，谁要再战，便是与皇上作对。如此一来，则可拉大旗作虎皮，拿鸡毛当令箭，即便有误，也有圣旨可推，老夫也不担担子。这条计，不但可使宋朝倚重，也可使金人感恩，老夫则可长保相位，岂不美哉，乐哉？”

王氏赞许说：“此计果然甚妙！那二帝本是赵家的二帝，河北本是赵家的河北，相公何须管那闲事。只是后来又怎样了？”

秦桧接着说：“不料有几个不识时务之人，今日又在皇上面前七嘴八舌，讲什么父仇未报、国耻当雪，把皇上也说得疑惑犹豫起来。”

王氏脸露不屑的表情：“那皇上的耳根也太软，怪不得也多谋无断。相公又是如何处置的？”

秦桧沾沾自喜道：“我对皇上说，此事乃行险侥幸之计，绝不可办。万一不能取胜，反而得罪金人，那时仇上加仇，耻上加耻，岂不更糟！就这几句，又把皇上说得来频频点头。看来，这和议迟早可成。”

王氏说：“真是恭喜相公，贺喜相公！只是还有一喜，不知又是什么？”

秦桧缓口气，说：“即是岳飞一事。前几日，皇上闻知岳家父子入狱，虽大为惊骇，却并未深究。今日朝上，有人说岳飞这员大将，金人最为惧怕，不宜加罪，几乎又把皇上说得回心转意。老夫奏道：岳飞自比太祖，肚里早想黄袍加身；他又指斥皇上不修德勤政，岂不是大逆不道？修书谋反，则更是逆子叛臣！皇上闻言，当时就默不作声，颇为相信。后来，即命老夫全权处理，不再过问。夫人，这难道不是喜上加喜？”说罢，又哈哈大笑。

王氏也喜上眉梢，说：“如此说来，真是喜事！只是相公有何打算？”

秦桧说：“我想，若不趁此下手，更待何时？老夫此时即去书房静坐一回，计较计较。一应大小事情，还让下人不许通报！”

秦桧来到一德格天阁上，坐于东窗之下，一边望着满天的雪花，一边想：“狠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皇上虽对岳飞一事未持异议，但要除去岳飞，恐还得花点心思，费点手脚。只恨这判词尚未周全，怎么是好？”

这时，一个丫环手捧柑子，进到书房，说：“禀老爷，这是闽中新献来的柑子，夫人命送与老爷尝新。”

秦桧让丫环将柑子放在桌上，又挥挥手令其退下。然后，自己剥了一个柑子，一边吃，一边用指尖来回画着柑皮，心想：“新柑、新柑岂不是心甘情愿？难道是叫我放了岳飞，善罢干休？不好，不好！这是哪个不晓事理的东西献的，真是该打！岳飞梗阻和议，我岂能心甘？岳飞不死，我又岂肯心甘！只怕我要容他，他也不会容我；可我不容他，这判决之词又全不分明，纰漏甚多。我如今要尽快议和，就冤枉了他，原也无妨；只是如何措辞，方能堵住众人之口？”他想来想去，也一时拿不定主意。

王氏见秦桧一去不复返，也没有一点动静，不禁想去问个究竟。她来到书房，开门一看，只见秦桧正坐在东窗下出神。她连叫数声，秦桧竟然不应，指尖仍缓缓地画着柑皮。

王氏轻轻走上前去，手抚其背，问道：“呀，相公为何在此东窗下苦苦沉吟？”

秦桧一惊，见是王氏，便告道：“夫人，我想岳飞一案，很是棘手，难以了结。告他父子谋还兵权，说是有信，可又没信；不救淮西，其来往日月甚明，不过是附会之说，何况尚有御笔亲书为其作证。前日大理寺薛仁辅等人都说他无罪，宗正寺卿士偁又来力争，韩世忠为此还弃官而去。我如今用什么堵塞众人之口，方好杀他？”

王氏见秦桧犹豫不决，便笑道：“原来如此。不料相公也这般瞻前顾后，裹足不前。就自冤枉，又有何妨？你如此怕人谈论，哪个又来饶你？不如就把岳飞杀了，也省了一桩心事。即或有人说三道四，又岂奈我何？！相公，岂不知捉虎容易，放虎难啊！”

秦桧恍然大悟，说：“夫人言之有理！我这就吩咐狱吏，命其即刻报死，又有何不可！”说罢，指尖一用力，将柑皮戳破。

王氏道：“正该如此！”然后，起身回避。

秦桧一声呼唤，一个两鬓苍苍的听差闻声而至，问道：“老爷有何吩咐？”

秦桧说：“此刻差你干一桩事，不得泄露他人。事成之后，我这里定有重赏。”

听差随口答应道：“这打什么紧？老爷有事，尽管吩咐便是。”

秦桧随手抽了一张纸片，写了不多的几个字，交与听差，小声说道：“此事你可知晓？”

听差应声道：“小人长了这一把年纪，这些小事难道也不晓得？不就是送张字条！”

秦桧大喜，说：“好、好！有用、有用！你快去快回！”

老听差收了字条，转身就走。还未下楼，突然想起一件事，又急忙转回书房。

秦桧见听差瞬时即回，惊问道：“怎么这就办停当了？”

老听差吞吞吐吐道：“小人尚有一事不明，所以又转来问个明白。”

秦桧大惊，忙问：“却是何事，快快禀来！”

老听差满脸尴尬，说：“老爷吩咐小人快送去，小人应了就走。可老爷又不曾吩咐明白，所以小人不知该将字条付与何人。”

秦桧又气又恼，骂道：“你这蠢才，竟这样不中用！适才不懂装懂，此时又来询问。送往大理寺狱中去！”

老听差口中说声“晓得了”，起身便去。未走两步，又转身回来。

秦桧问道：“怎么又转来了？”

老听差讨好地说：“小人不知送往大理寺狱中做些什么，还望老爷说个明白，也好与老爷用心办理。”

秦桧怒喝道：“怎么这般啰嗦！你送去便是，问这许多何干！岂不是讨打！”

老听差不敢再说，抬脚就走，心中嘀咕道，“这是怎么说？不知什么事，也不说个明白。好个老爷，动不动就一声喝。”遂冒着大雪，往大理寺而去。

听差去后，王氏又与秦桧商议道：“相公杀了岳飞，那岳云，张宪怎么处置？”

秦桧想了想，说：“待岳飞死后，若无异议，再去下手那两个不迟。”

王氏责怪道：“相公，你又来了！常言道，杀人见血，斩草除根。依妾身之见，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假传一道圣旨，把那两个押赴市曹处决，岂不爽快？”

秦桧抚掌大笑：“我也算家有贤妻！我千思万想，不得要领；夫人只消三言两语，就一针见血。我即刻就拟道圣旨，交与万俟卨办理。夫人，快去准备酒席，今日须与你痛饮三杯！”

一阵寒风，吹开窗户，夹带着雪花扑了进来。秦桧只觉身上一冷，心中一惊，不禁一阵哆嗦。就好像担心被人窥见自己的秘密一样，他下意识的急步上前，将窗关死。然后，坐在桌前，伪造起圣旨来。

十九、岳侯遇害

大理寺狱中的堂官，接到听差送来的字条，哪敢怠慢，即刻唤来值夜的禁子隗顺，说：“今有秦丞相的手书密旨，命我等毒死岳飞，今晚三更时就要回报。此事交你速去办理，不得有误！”

隗顺一听，顿时惊倒，半晌方说：“唉呀！岳老爷是忠臣，怎叫我做这伤天害理之事？”

堂官道：“丞相之命，谁敢违抗！你休得多言，速去准备便是。”

隗顺心发慌，脚发软，浑身上下，冷汗直冒，心想：“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我若不从，必然性命不保，妻室儿女，又去依仗谁？我若从了，又怎忍心害了岳老爷的性命？！恨只恨，那奸贼太凶，奸计太狠，我这无名小卒，又岂有回天之力？唉，事到头来，也无可奈何。只可怜老爷一生忠义，今朝却含冤而死，万事皆休！”遂垂头丧气，领命而去。

他将值夜的另一狱卒找来商议。狱卒一听大惊道：“这事怎么做得？还是待我写个退状，辞了这禁子，回家去吧！”

隗顺说：“此事我也想过。早辞倒也好了，此时怎么退？那秦丞相好不凶狠，还不拿你我问罪！依我之见，倒不如将此事明与岳老爷说了，也免得他以为是我等的主意。”

狱卒无奈，只好说：“罢了，罢了！岳老爷，眼见保不住你了！”

两人叹息多时，心里十分沉重，竟至相对无语。眼看三更将至，只好提着毒酒，来见岳飞。

牢房里，岳飞尚未安眠，他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感触良多，思绪也上下翻飞，飘忽不定：那已离开多年的家乡，如今只怕也是冰天雪地，白茫茫的一片。村外的小河，曾带走了多少儿时的幻想、欢乐与忧伤，此时也应当冰冻三尺，成了一条玉带。只是国家早破，故乡也陷入敌手，至今尚未收复，叫人好不痛心！眼看新年将至，家中的妻子儿女，又该是何等可怜！往年，此时已是旧瓶装新酒，新桃换旧符；如今啊，只怕是凄凄惨惨，冷冷清清。叹我岳飞，本是忠良，翻为楚囚，好似笼中之鸟，有天不能高飞；仿佛网中之鱼，有水不能遨游！盼只盼，它日冰融雪化，云开雾散，我岳飞还可出头！

他见隗顺二人手提酒壶，缓缓而来，颇觉奇怪，便问道：“二位深夜前来，有何要事？”

隗顺二人相视无语，只是叹气。岳飞见他二人愁容满面，欲语还休，又催问道：“二位有话便说，不须迟疑！”

隗顺二人掩面而泣，说：“这事叫我等也难以开口。”

岳飞见状，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说：“有何不好开口的？无非是要我一死罢了！难道我岳飞是怕死的不成？”

隗顺二人跪道：“岳老爷，这也不干我等的事。适才接到秦老爷的手书，吩咐我等结果你的性命。我等无奈，只好前来与你明说，大家作个商议。”

岳飞长叹一声，说：“原来如此！我岳飞只一死便了。原指望拨云雾以见青天，出樊笼而雪国耻，如今看来，只好有待来生了！”

隗顺哭道：“岳老爷，怎么事至今日，还只想着报国啊？！”

岳飞悲愤满腔：“我岳飞，生为宋朝人，死为宋朝鬼，只要一息尚存，就当报效国家。只可惜我生不逢时，有家难回，有国难报！秦桧啊，我到了阴间，也与你势不两立！”

狱卒道：“岳老爷，如今已是三更了。不是我等狠心催逼，只是秦老爷的脾性，你是晓得的。”

岳飞点点头说：“不须多言。待我拜辞了二帝与主上，便喝了这酒！”

狱卒骂道：“那种东西，就不辞他，又有何干！”

岳飞面朝北方哭拜道：“二帝啊，念臣孤忠，今成画饼；国破君危，尚祈珍重！”又面朝宫中哭拜道：“主上啊，奸贼误国，臣死含冤！且待来生，再效犬马！”

然后，他站起身来，咬破手指，在墙上写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血字，便端起毒酒，一饮而尽！可惜一代名将，千古忠臣，就这样冤死狱中，年仅三十九岁！

恰在此时，那漫天飞扬的大雪，竟也住了！远远近近，阒寂无声，山川万物，黑白相映。这透明的雪夜，竟成了死的世界，了无生机。

隗顺见岳飞已死，便对狱卒说道：“岳老爷已经死了，不免请岳小将军和张都统来此说个明白，莫使二人疑心是我等的主意。”

狱卒说：“言之有理，我这就去请。”

不一会儿，岳云、张宪随狱卒前来，待问明情由，不禁抚尸痛哭。其情之哀，其状之惨，其声之悲，其辞之切，实令两个狱卒不忍目睹，不堪耳闻，也不禁抽抽泣泣起来。

岳云哭道：“爹爹啊，爹爹！你英雄一世，惨遭暗算，壮志未酬，性命已休。到如今，你的热血已经流尽，你的冤骨有谁来收？孩儿啊，今日哭爹爹血泪交

流，只不知何时能黄泉聚首！”

张宪哭道：“我那元帅啊！你一心只为君王羞恨，社稷安危，何时有什么私愤？又与那奸贼有什么冤仇？不想未战死沙场，却捐躯牢囚。这真是千古伤心事，千古伤心事啊！”

隗顺见二人悲痛欲绝，上前边扶边劝道：“快起来！快起来！死人不能复生，二位还须节哀！唉，只怕是连你二位也难保哩。”

这时，忽听得有人报：“万俟卨老爷来了。”隗顺与狱卒吓得来一脸惨白，手忙脚乱地将岳云、张宪往外推：“快回去，快回去！”

岳云、张宪怒火万丈，说：“万俟卨来了又怎样？我们在此哭一哭，难道也不许？”

隗顺忙说：“万俟卨老爷前来验尸，若见你二人在此啼哭，岂不要拿我二人示问？我等又如何吃罪得起！”说罢，即让狱卒领二人速回各自的牢房。

岳云、张宪前脚刚走，万俟卨后脚就到。他围着岳飞的尸首转了三圈，奸笑几声，便匆匆前去秦府禀报。临行之际，竟命隗顺将尸首扔至一边，不须料理。

隗顺犹豫再三，心中不忍，便找来白布，将尸首裹好，又乘夜半无人，负尸出狱，准备偷葬城外。

他踏着积雪，穿过大街小巷，又找了个缺口，越出临安城头。他走走歇歇，歇歇走走，终于来到离城已远的九曲丛祠，北山之下。待他放下尸首，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等气息稍定，隗顺即刨净积雪，掘开地面，挖个土坑，将尸首放了进去。他将岳飞平日佩带的玉环系在其胸前，又将大理寺的一个铅筒放在上面，便于日后辨认。他一面填土埋坑，一面流泪。待埋好尸首，堆好坟头，又将附近的两株小桔树移植冢上，以便将来寻觅。

收拾完毕，隗顺跪拜坟头，撮土为香，祷告道：“岳老爷啊！你英灵若在，则请听我言。你精忠报国，头颅可抛，性命可捐，这荒郊野岭，该也不会忌憚？我今日负你出来，掩埋于此，不怕天寒地冻，只怕仇深坟浅。这玉环，就好似忠臣之心，无瑕无疵；这桔树，就如同志士之德，天地可参！常言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天大的冤枉，终会昭雪，到时必然求尸改葬。那奸贼秦桧啊，莫看今朝当权，只怕是月满则亏，总有一天，会遭劫难！岳老爷啊，我定将今日之事告诉子孙，以结善缘。但愿他日报官寻取，也不枉我一片苦心了！”说完，又哭了一回，方才离开。

他走了一程，回头再望，但见山石嶙峋，树木杂乱，四野冷清，一片荒凉，

只有那一亩新土，两棵桔树，在白色的雪地里，显得格外醒目，耐人寻味，令人深思。

二十、满门遭难

第二天，万俟卨奉秦桧之命监斩岳云、张宪。清早起来，他便差人前去城内十字路口清扫积雪，布置法场。巳时刚到，便身穿大红棉袍，来到大理寺，当堂判了两个斩字，然后点齐兵丁和刀仗刽子手，绑押着岳云、张宪，赶到人市。

大年三十，临安城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百姓听说岳飞已死，岳云与张宪也要处斩，都惊骇不已，前来观看。不一会儿，即人头攒动，压肩迭背，将法场围得水泄不通。

万俟卨一来着急，二来怕乱，明知时辰未到，却迫不及待地要开刀问斩。

狱官禀道：“万俟卨老爷，午时尚早，还须等一等才好。”

万俟卨不耐烦道：“管他午时不午时，早些又有何妨？斩了吧！既然限定时辰，就不是当要的！若是迟了一刻，秦丞相那里如何交待？就将二人罪状晓谕众人，即刻开斩便是。”

狱官不敢再说，当众宣道：“犯人一名岳云，与都统制张宪，虚报军情，威吓朝廷，图谋不轨。奉圣旨斩！犯人一名张宪，得岳云手书，谋据襄阳，迫还岳飞兵权。奉圣旨斩！”

狱官话音刚落，就听人群中一片哗然。岳云、张宪破口骂道：“万俟卨奸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助纣为虐，残害忠良，必然不得好死！”

万俟卨气急败坏，命刽子手道：“快斩了！快斩了！”

刽子手闻令，手起刀落，将岳云、张宪斩首。可怜二人一生忠勇，今朝冤死，张宪刚三十出头，岳云年仅二十三岁！

这时，只见一人分开人群，冲进法场，抱住二人的尸首大哭：“苍天无眼！苍天无眼啊！怎么把忠良之士都斩尽杀绝了？！”

万俟卨一惊，忙叫众兵丁将此人拿下，押解过来。他见其人衣着平常，貌不惊人，便大声喝道：“你何人？姓甚名谁？与岳云、张宪有何干系？竟敢到这法场上来哭他二人，岂不是自讨苦吃？！”

其人骂道：“我乃布衣刘允升。只因你与秦桧、张俊诬陷忠良，我已伏阙上书代他伸冤。听说你这奸臣在此监斩岳云、张宪，急忙赶来，不想你已将他二人杀了。你这杀人、媚人的小人，亏你下得了手！”

万俟卨大怒：“你这狂生，如此无礼，敢是前来找死？你妄言朝政，诬蔑大臣，该当何罪？左右狱卒，给我绑了，送大理寺关押起来！”

刘允升大喝一声：“且慢！我刘允升若是怕死的，就不会上书讼冤了，也不会闯你这法场了！我堂堂君子，怎肯死于奸贼小人之手？古人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罢，大叫一声，竟撞死在万俟卨面前。

万俟卨心惊胆颤，吩咐道：“岳云、张宪悬首示众。刘允升的尸首好生看守，不许领取，待我禀过丞相，即行戮尸！”随后，赶紧领人离开法场。

岳府的老管家，上街置办些物品，正好由此路过。他猛然看见岳云和张宪的首级挂在法场，不觉大惊。待向围观者问明情由，即火速返回府中禀报。

虽然新年已到，岳府上下却无人有心过年。此时，岳夫人正忧心忡忡，与银瓶在后常说话。

岳夫人道：“自从你爹爹兄长入狱以来，情形不明。昨夜梦见你爹爹兄长俱遭毒手，醒来之后，仍觉心神不定。我想秦桧那一班人，与我家素无冤仇，又何苦要加害于我？近来听说他稍有悔过之意，或许你爹爹兄长生还有望，也未可知。”

银瓶道：“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母亲梦寐多凶，想来也是平日思虑深重所致。但若说秦桧已悔，我看未必！那秦桧若是私仇，或者还有可解之时。他如今是要议和，不先害忠良，怎能成功？何况又有万俟卨之流狼狈为奸，讨好献媚，又怎肯放过爹爹兄长？一个人，倘若良心已泯，又安知天理？”

岳夫人哭道：“这样说，你爹爹兄长性命难保了！你爹爹若死，我也不活。只留下孩儿们年幼无靠，孤苦伶仃，岂不痛煞人了！”

银瓶道：“母亲说哪里话？孩儿素来仰慕古人，心中常怀忠义，若能与爹爹相从于地下，岂不也是孩儿的福气！”

岳夫人道：“事既至此，只好请求老天保佑了！倘若老天怜悯，圣上慈悲，赦了你父亲兄长，也未可知。”随后，即令侍女在庭院里摆设香案，与银瓶一起对天祷告一番。

香案未撤，老管家已闯至后院，哭禀道：“夫人，小姐，不好了！昨天夜里，老爷已被毒死狱中，尸首竟下落不明；适才，小老爷与张爷又被万俟卨斩于法场，首级尚悬挂市曹示众。听说，秦丞相还要差人抄家，将四位小爷流放岭南，驱往死地！”

岳夫人尚未听完，已晕倒在地。银瓶闻讯，顿觉五雷轰顶，肝胆俱裂，手脚麻木，浑身冰冷，两行泪水，顺着脸颊，默默流淌。

岳夫人苏醒过来，欲哭无泪，手指苍天，喃喃道：“天哪！天哪！莫说是人，便是皇天也不怜忠义！要这阳光何用？要这阳光何用啊！”

银瓶泪飞如雨，大哭道：“爹爹啊！你死得何其冤枉！兄长啊，你死得何等忠义！覆巢之下，哪有完卵？我银瓶啊，倒不如早死，随爹爹兄长前去！我这一去，定要诉知上帝，叫苍天睁眼，惩处奸贼！”然后，又哭拜岳夫人：“母亲，事到如今，孩儿也顾不得你和几位兄弟。还望母亲善自珍重，银瓶去了！”说罢，突然抱起屋里的一只银瓶，奔向庭院，投井自尽了。

众人拉扯不及，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银瓶跳下井去。岳夫人在侍女的搀扶下，跌跌撞撞，来到井边，手扶井沿，望井大哭：“孩儿啊！你如花年纪，忠孝两全，怎忍心抛下娘亲，投井自尽！古有缇萦伸冤，木兰从军，我的儿啊，你今日却是为父殉情，以死抗争！你的娘啊，还有什么指望？岂非生不如死？死了倒也心静！”众人虽然极力劝阻，却也跟着流泪。

岳夫人又对管家说道：“老人家，我家孙儿岳珂，如今尚在襁褓之中。岳家的这点血脉，今后就托付与你了！还望你效仿程婴古谊，切莫推辞！在此，且先受我一拜！”

管家慌忙拦住，说：“夫人，折杀老奴了！岳老爷和夫人待我恩重如山，老奴肝脑涂地不能相报。今日又蒙夫人不弃，嘱以重托，岂敢推辞！老奴愿以性命担保小郎君无事，还请夫人放心！”

岳夫人又吩咐道：“老人家，如今家已破，人已亡，还望带上岳珂，远走他方，隐名埋姓，小心度日。切记，切记！”然后，乘众人不备，翻身跳井，气绝身亡。

岳府之人，见岳夫人和小姐俱已死去，无不伤心落泪。老管家忙叫众人打捞岳夫人和银瓶的尸首，速买棺木埋葬；又叫一名侍女去将岳珂抱来，随时准备逃离岳府。

正忙着，秦桧差来查抄岳府的官兵已经赶到，只听得岳府门前一片嚷嚷：“先派人把守出口，不许放走了岳飞家属！”

老管家慌忙跪拜井边，哭道：“夫人，小姐，如今势不容缓，也顾不得你二人了！不是老奴贪生怕死，只因贼心太狠，不得不以孤儿为重。老奴此去，还望老爷、夫人、小姐的在天之灵，暗中保佑！”然后，急忙起身，怀抱岳珂，从后门匆匆逃走。

门外的兵士手持刀枪，一拥而入，先将府中之人一并拿下，又将岳府查抄一空。临走之前细细清点，方才发现少了岳珂与管家。等到派人追赶，两人早已不知去向。

当天下午，岳雷、岳霖、岳震、岳霆四位公子就分作两批，由差人押解，前往岭南。数日之后，岳雷、岳霖被秦桧收买的押役杀害于半路之上，岳震病死于雪地之中，而岳霆则投潭自尽。满门忠义，除岳珂一人得逃，全部被害。

秦桧见岳飞已死，后患已除，心里那份欢喜，真是难以言表。多年的仇恨，多年的怨气，多年的烦恼，多年的担忧，如今都一扫而空！他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这样惬意，这样轻松，这样舒心。虽然还是隆冬季节，他却觉得温暖如春；虽说他已年届花甲，却从未觉得如此年轻。除夕之夜，他点的爆竹比哪年都多，新年伊始，他喝的酒比任何时候都醉人。他深知，现在正是议和的最好时机，所以，大年一过，他即奏请高宗赵构，差遣御史中丞何铸为通和大使，前往金国，割地赔款，献表称臣。

金兀朮见南宋来降，大事已成，十分快活。又听说岳飞已经死于狱中，从此再无畏惧之人，更是欣喜若狂。他当即传令帐下置办羊酒欢宴以表庆贺，又传示各营帐房头领、远近部落以及阴山黑河一带的酋长，俱要以羊酒贺喜。金军将士，闻知岳飞已死，则不禁一片欢腾，以手额庆。

二十一、施全刺奸

清明时节，细雨霏霏。白昼阴霾，夜晚凄冷。

这天清晨，殿司小校施全，买了些香蜡纸钱，打算独自去往野外僻静之处，祭奠岳飞一回。说起来，他与岳飞既非亲，亦非故，连面也未见过几次。但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又素来敬重岳飞，所以有今日之举。

临安城外，阡陌纵横，烟雾迷蒙，青草色暗，荆棘丛生。几只寒鸦，在天空旋来旋去，发出几声哀鸣，使人徒增几分愁绪。

施全来到一片干净地面，插上香烛，点燃纸钱，望空拜祭道：“岳爷啊！我欲奠忠魂，却无处寻觅，只好在此遥祭，还望宽恕！我施全乃是个普通的军汉，并无文韬武略，也爱身家性命。只因身在官府，常见冤情，心中免不了有许多愤懑。我也不曾讲过忠君报国的套数，只是忠良被害，奸佞横行，也就眼里看不得，肚内撒不下。想你岳爷，为了一片报国丹心，反惹下三字诬天黑狱，岂不令人可叹可惜？你看那些戴纱帽的官长，如今一个个攀龙附凤，尔虞我诈，就好似怕那万俟卨一人丧了良心、享了富贵；再看那些拥铁骑的将军，也一个个贪生怕死，如同乌龟，还笑话韩元帅做了呆头和尚，不知进退。唉，人事如此，天道不也可知？”

他倒了一杯酒，洒在地上，又祭道：“岳爷啊！念俺施全一点孝顺之心，你就饮了此杯！我听说，你本要捣掉黄龙，再开酒戒；不料你未开庆功宴，殿前封赏，倒先饮了毒酒，成了孤魂！岳爷啊，岳爷！我是空把你呼，又转念你苦。就算是恨比天高，冤似海深，我这杯酒啊，也不知能否流到黄泉，聊慰英灵？”

施全捶胸顿足，又哭又叫，惊的树上的寒鸦飞往远处。待祭完岳飞，他又将岳云、张宪、岳夫人、银瓶依次祭奠一番。看看时候已经不早，又想起今天是自己当值的日子，便急忙回城赶往殿司点名。

他路过朝门的时候，猛然止住脚步想道：“已经这个时辰了，怎么还不曾散朝？”心里不觉一股怒火往内翻涌：“秦桧这奸贼杀了岳家父子，主了和议，如今已这个时节，还不退朝，不知又要害什么人了！罢、罢、罢！我施全要这条性命何用？今天就拼上一死，替天下除了这个祸害！我也不去点名了，就在这里等候他出来，一刀杀死，也出了这口鸟气！奸贼啊，你只以为可以永保相位，作威作福了，可知道今日铁甲森森一武夫，就要你命赴黄泉，再难害人！”于是，他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只等秦桧退朝，就要行刺。

不大功夫，就见文武百官散朝出门，各自回府。稍过一会儿，又见两名内侍送秦桧出朝。秦桧一脸得意，满面春风，又不知干成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秦桧的随从急忙前呼后拥，伺候秦桧上轿。施全见机会难得，便闪身出来，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大叫一声：“那里走！看刀！”手里的尖刀朝着秦桧的背部便刺。

不料，因地面潮湿，他脚底一滑，身体一偏，竟未刺中。待要再刺，秦桧的随从已一拥而上，夺去尖刀，将他绑了起来。

秦桧做梦也没想到有人胆敢光天化日之下在朝门外行刺，不觉七魂吓掉了三魂。他正要钻进轿子躲避，见刺客已被拿下，又故作镇静，站稳脚跟，虚张声势地问道：“这汉子莫不是疯子？怎么敢来刺我？！”

施全骂道：“我倒不是疯子，你却是疯子！你是欺君卖国的奸贼，恨不得砍下你这颗驴头来！”

秦桧大怒：“你这汉子怎敢这等无礼！左右随从，与我掌嘴！”

施全大喝道：“呸！要杀便杀，掌什么嘴！”

内侍道：“老丞相，还是一个疯子！”

秦桧打量打量施全，说：“且慢掌嘴！你叫什么名字？”

施全大声说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叫施全，乃是殿司的一名小校。你明知我是军汉，却故说什么疯子，岂不是胆怯心虚？”

秦桧喝道：“原来是个军汉，好大胆子！”

施全说：“这回你身当险处，看你如何躲避！”遂竭力挣扎，要用头去顶撞秦桧。

秦桧退后一步，笑道：“你如今却也刺我不着了！”随后，又问道：“快说，你为何要刺杀老夫？”

施全怒火满腔，两眼瞪着秦桧，骂道：“你这奸贼的罪状，真是数不胜数，说来就让人生气！俺今天就是被你凌迟处死，也要将这冤情申诉！我问你，为什么一味主和，讨好金人，竟狠心杀害了我南宋英雄？”

秦桧插嘴道：“且慢！你说的英雄是谁？”

施全说：“那岳元帅百战百胜，难道不是个英雄？”

秦桧问道：“就是那谋反的岳飞么？”

施全怒喝道：“秦桧，亏你说得出谋反二字！要说谋反，那也是你！岳元帅一心为国，你却是掀翻了擎天柱，毁坏了挡风屏，卖了国家，利了自己！”

旁边的随从见施全言词不恭，皆大声吆喝。秦桧却装模作样道：“老夫也要与你讲个明白，这和议是个休兵息民的好事，你哪里晓得！”

施全恨声道：“你还要讲什么休兵息民？真是不知羞耻！是你杀了岳元帅，金人又将新复的州县仍旧占了，把百姓摧残得好苦！”

秦桧沉下脸来，怒问道：“这话是哪个教你说的，快快招来！”

施全道：“这话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何须教导？只可怜这黎民百姓，被金人屠宰，不如猪狗。秦桧，你便不倡和议又待如何？不照样做那高官，享受富贵，又为何要残害无辜？”

秦桧向内侍和随从说道：“这东西，只管一派胡言，越说越奇了！”

施全又骂道：“你这贼，罪恶滔天，岂能饶恕！便千刀万剐，也难解百姓心头之恨！便斧砍刀锯，还便宜了你那臭皮囊！”

秦桧怒不可遏，说：“你这疯子如此可恶！左右的，与我拿往大理寺，问成斩罪！”随后，便坐进轿里，放下轿帘，不再理睬施全。

施全望着秦桧的轿子，仍然骂道：“秦桧，秦桧！今日之事，算你侥幸。可你逃得过今日，逃不过明日；逃得过人诛，逃不过鬼诛！我就是一死，也不虚此生。到了阴间，我还要杀你！”

秦桧吩咐左右即刻起轿，打道回府。已走很远，施全的骂声还不绝于耳，就好像那声音长出两只脚来，跟在轿子后边，秦桧到哪儿，它也到哪儿，抹也抹不去，甩也甩不掉。

二十二、湖中遇鬼

谏议大夫万俟卨，因断理岳飞一案有功，颇受秦桧的青睐，得了不少好处。今天，秦桧又在西湖设宴，请他前去吃酒。天色未明，万俟卨就起身准备。本想带些珠宝献给秦桧，以表孝心，但又不知同席的还有何人。犹豫再三，还是挑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碧绿猫眼儿揣在怀里，以便相机行事。看看时辰已经不早，便匆匆来到西湖。

十里西湖，风和日丽，春意喧闹。山明兼之水秀，绿柳间之桃红。鸟语声声，就好似来自天外；花香阵阵，又分明与风随行。南高峰、北高峰，峰头与峰头相对；雷峰塔、保淑塔，塔顶与塔顶入云。湖心亭旁，歇满了大大小小的游船；苏公堤上，点缀着花花绿绿的轿身。乍眼望去，只觉得如诗如画，如歌如吟；置身其间，又恍如误入琼瑶，漫游仙境，真是好不怡人，好不醉人！

万俟卨此时却无心赏景，两只眼睛只管骨碌骨碌地往湖边搜寻。他一边寻找秦桧的游船，一边嘀咕：“但愿恩相已经到来，身边无人，我即可将这猫眼石献上。唉，今日若只请我一人该有多好，也不知同席的冤家是谁？”

突然，有人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说：“正是下官！”

万俟卨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枢密使张俊，赶忙揖道：“唉呀！戏言出口，不料冲撞了大人，得罪，得罪！”

张俊还礼，笑道：“大夫原本无心，偶尔失言，何罪之有？难道还要像那岳飞，定成一个死罪？”

万俟卨也笑道：“如此说来，下官也当谢大人不杀之恩了。只是老枢密如何来得这样早？”

张俊说：“丞相邀见，岂敢迟到？大夫不也早早在此伺候了么？”

万俟卨暗自骂道：“哼，却原来是这个老官儿，与我争宠，坏了好事，岂不气人！”嘴上却打个哈哈，“由此可见，你我真是不谋而合了！”

这时，两人远远看见秦桧带着随从杂役、伶人乐官来到，便急忙迎上前去。

张俊、万俟卨拜道：“今日蒙恩相宠招，特意在此恭候！”

秦桧扶起二人，说：“老夫失迎了，还请枢密、大夫见谅！”

张俊、万俟卨连声说道：“不敢！不敢！下官恭候恩相，本是理所当然！”

三人来到湖边，登上游船，依次坐定。接着，张俊奉承道：“如今，边庭烽火已息，战事已休，要不是恩相与金人议和，哪里去找这种局面！”

秦桧也夸奖说：“今日朝中已无人作梗，还不是全靠诸公断狱之功。否则，通和怎能如此顺利？”

万俟卨不甘落后，也吹捧说：“不过，要不是恩相亲自主持，多谋善断，我辈纵然有犬马之志，又如何效忠？更不用说扫除障碍，诛灭叛臣！”

秦桧踌躇志满，说：“如若得不到诸公的辅佐，老夫即便身居相位，又如何能使和议成功？俗语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仅老夫一人，又能成何大事？所幸的是，今日天下已经太平，老夫不与诸公共享，又与何人共享？故而趁此新春佳景，聊备薄酒，邀请诸公到湖上同乐。”随后，即命起乐开船，向湖心划去。

三人一边饮酒，一边赏春。但见湖内湖外，锦衣华丽的王公贵族，粉面妖烧的佳眷美女，潇洒俊逸的骚人墨客，趾高气扬的巨商大贾，有的赏景，有的踏青，有的嬉闹，有的沉吟，有的登高望远，有的行舟弄影，有的吟诗作画，有的拨弦吹笙，还有垂钓的、踢毽的、荡秋千的、扑蝴蝶的、拈花微笑的、卧柳把盏的，悠哉游哉，其乐融融。

秦桧往日游玩西湖，无非是赏赏景，散散心，虽也高兴，却未必痛快。其原因，就是心里总是罩着一片阴云。今日来游西湖，一者岳飞已除，二者议和已成，三者文武百官已俯首贴耳，无人再敢与之作对，心情自然大不相同。心里的那片阴云，早就无踪无影，而眼前的良辰美景，又使他如醉如痴，如梦如醒，仿佛有一种西湖即我、我即西湖的感觉。再说平日不露声色，城府极深，今日也不禁眉飞色舞，频频劝酒。

突然，一阵风起，将水平如镜的湖面吹得波翻浪涌，游船也随之起伏，东摇西晃。秦桧正要令人停船靠岸，恍惚间，却见岳飞披头散发，手仗空剑，领着肩盖红巾、手提人头的群鬼拥上船来，指着他大骂。秦桧心惊肉跳，连声大喝。群鬼慢慢后退，又绕船三周，方才离去。

张俊、万俟卨见秦桧手舞足蹈、大呼小叫，不知发生了何事，不由得面面相觑。秦桧半晌方才回过神来，惊呼道：“怪事！怪事！适才风过之处，二位可曾见到什么？”

张俊、万俟卨莫名其妙，说：“不曾见到什么！”

秦桧更觉奇怪，心有余悸地说：“难道是老夫眼花了？适才，老夫见一人披发尨目，率领群鬼从水面出来，又绕船大骂。二位竟然毫无察觉，是何原因？”

万俟卨安慰道：“想来，只怕是恩相忧国忧民，心血耗散，所以目中恍惚，倒也不须多虑！”

秦桧心里稍安，却又双手捧着头说：“不知为何，老夫却一时有些头痛。”

张俊又安慰道：“恩相，或许是偶感风寒所致。且饮三杯热酒，寒气自然可消。”说罢，便起身进酒。

秦桧饮酒三杯，不觉微醉，便自我安慰道：“想我堂堂相国，还怕什么妖鬼！或许真是眼花了，也未可知。”

张俊、万俟卨见秦桧精神不济，便起身禀道：“恩相今日贵体欠佳，晚生们不如就此告退。”

秦桧强打精神：“此时天色尚早，二位何必着急？待阵风稍息，再把盏湖上，如何？”

话音刚落，狂风又起。只见岳飞又领着群鬼前来，围着秦桧大骂。秦桧这一惊非同小可，竟几乎从座上跌倒在地。待他打起精神，又要驱鬼，群鬼却已不见踪影。

秦桧脸色苍白，冷汗涔涔，半晌无语。待张俊、万俟卨叫了数声“恩相”，他才眼珠一转问道：“适才二位可有所见闻？”

张俊二人摇头答道：“既无所见，也无所闻！”

秦桧心想：“竟然有这样事！我秦桧生平不信鬼神，所以才有恃无恐。今日屡见鬼怪，面目可怕，声音凄厉，难道是什么凶兆不成？”他擦擦冷汗，身子也不禁哆嗦起来。

万俟卨见秦桧神色异常，忙劝道：“恩相，青天白日，岂有鬼魅作祟！想来还是操心太多，劳累过度。依下官之见，不如早移归棹，恩相也好将息精神，以辅圣尧。”张俊也随声附和，点头称是。

此时此刻，秦桧已心怀恐惧，哪里还有雅兴游春赏景。听说此言，正中下怀，便命人即刻掉转船头，划向岸边。

上岸之后，秦桧对张俊、万俟卨说道：“今日之游，颇不尽兴。待另寻佳期，再请诸公同乐！”二人连称不敢，拜别而去。

在回府的路上，秦桧心想：“今日所见，为首的分明是岳飞，其余的鬼魅则是岳云、张宪、施全之辈，真是奇怪！若不是我阳气旺盛，厉声喝散，还不知闹出什么事来！我看，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听说泰山岳庙乃治鬼之地，不如写就文书，差人前往彼处进香，以祈福佑，岂不是好？”

这样一想，心里也就松快了一些。

二十三、奸相病死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自从西湖归来，秦桧因又惊又怕，便觉精神恍惚，周身不爽，只好向朝廷告了假，在家养息。王氏则免不了每日嘘寒问暖，精心料理。

这一日，秦桧一副病容，躺卧在床，脑子里不由得胡思乱想一番：“仇人赵鼎，至今未死，其子赵汾，还须提防。……那运判张常先，明里说是笺注诗篇，暗地却是讽刺老夫。……还有那宗室赵佖，观我家庙，论我祖宗，竟敢妖言惑众，引火烧身。……此外，又听说孟坚小儿妄作野史，混淆视听；胡寅、胡铨刊刻疏章，蛊惑人心。似这等无事生非、沽名钓誉之辈，如何能够容忍？”

他闭上眼睛，屈指一算：“其中尚株连五十三人，个个大逆不道，唯恐天下不乱，也当一一问罪，一笔扫除！若能办成此事，天下则将再无胡言乱语之人，老夫方才心安理得，高枕无忧。只是此事靠他人来做恐不够老辣，还须老夫亲笔写成一篇文字。”

于是他翻身起床，命人到书房去取纸砚笔墨来，以便草拟奏章。

王氏劝道：“相公贵体欠安，何必如此操劳？眼看近两日病体已有所好转，万一有个闪失，如何是好？若是为朝中之事，自有门下一班官员及儿孙们料理，相公还请耐心将息。”

秦桧道：“我心中尚有一事未了，如何放心得下？只待此事做成，自然神清气爽。”

王氏问：“相公有何心事？”

秦桧摒退左右侍妾丫环，将适才心中所虑告知王氏，说：“此等大事，怎能拖延？待老夫即刻写成奏章，呈与圣上，以便早日消除祸患。夫人只管拿过笔墨来，不可令众人在此窥伺。”

这时，只听见家人陆续禀报道：“朝廷大小贵戚近臣在此问安。”“两府、两制各位老爷在此问安。”“小九卿问安。”“文武各官问安。”

秦桧一一回道：“可回覆，多拜上。”“可一一差人送帖去谢。”“拜上。”“知道了。可传知门上，再有问候的，一律辞回，不必细报。”

正说落笔，家人又前来禀报：“圣上差御药监老公公来了。”

秦桧一听，忙说：“速速请见！夫人，快将朝服与我穿上，以便接旨。”

内使进府见过秦桧，即宣道：“奉圣旨，闻卿有疾，特差御药监内官前来诊

视。可暂加调摄，安心将息，待数日病愈，即望入朝，以副倚任。钦此。”

王氏代秦桧接过圣旨，千恩万谢，内使说：“老先生连日不入朝理政，皇爷心内焦急，真是越发没有主意了。”

秦桧说：“老夫调理数日，即可入朝。先生回去，可对宫内老公公说知，外面官员奏事，但有疑难之处，一问小儿秦熺及万俟卨大夫，便无差池了。”

内使说：“学生领命。老先生千万保重，皇爷十分关心哩！”随后，便起身告辞。

秦桧待内使离去，便脱下朝服，提笔书写奏章。没想到细细的一支笔，却好像有千斤沉重，怎么也拿不起来。他活动活动手指，喘喘气儿，然后再试，却仍然无济于事。

秦桧心中惊异，对王氏说道：“夫人，我病里本来难亲笔砚，只因要除去心病，所以勉力而为。可今日身子一发不好了，竟然提笔不起，如何是好？”

王氏也觉得奇怪，不禁劝道：“老相公，你平日笔走龙蛇，一挥而就，今日只因病魔缠身，体气无力，故而如此。还是暂且静养数日，再写不迟。”

秦桧执意不肯，说：“我平生不怕疾病，今日偏要做做拗病文章！只因那一班人，结党营私，兴风作浪，如若不除，我便是死到临头，也难解心中之恨！且让我再试一试。”

他鼓足全身的力气，终于将笔提了起来，便心中一喜，运笔作书，不想刚写了几个字，就气力不支，双手颤抖，字不成字，行不成行。

秦桧顿笔恨道：“不料今日笔也与我作对，真是气煞人也！”遂将笔扔在地上，猛然用力，一脚踩烂。霎时间，他只觉头昏眼花，天旋地转，眼前仿佛又出现了群鬼闹船的景象，不禁大叫一声，晕倒在地。

王氏急忙唤来众人，将秦桧抬至床上躺息，又派人速去请来医生，为秦桧看病。

万俟卨听说秦桧病情加重，立即前来探视。秦府家人道：“老爷身子不快，一概谢客。万俟卨老爷若想探听老爷病情，可在外屋稍候，太医出来，一问便知。”

万俟卨无奈，只好照办。等了半个时辰，方见医生出来。他急忙上前问道：“太医，恩相病情如何？”

太医说：“老丞相操劳过度，心血耗散，故而阳虚气弱，脾虚肺损，面色萎白，四肢无力，加之急火攻上，痰迷心窍，即便晕倒。待我开个药方，煎汤服下，助阳补气，或许可保无事。”

万俟卨听了，稍觉安慰，却又连忙说道：“老先生还是不要说‘药方’。

‘药’字与‘岳’音相同，丞相必然不悦！就说汤剂好了。”

太医连连称是，便提笔开方，并随口念道：“人参”。

万俟卨皱皱眉，说：“原来要人心？只是这东西哪里去找？要不要割开我胸前取出来，也可略表我万俟卨一点孝心？”

太医纠正说：“不是人心，是人参。”便不再言语，只管开方。

待太医写完，万俟卨取来看道：“‘白术’，这好，这个‘术’字，与兀朮的‘朮’字相似，丞相定然喜欢。‘云苓’？这不好，他也讨厌这个‘云’字。老先生，你就老老实实写成茯苓吧！”

太医改过，万俟卨又看道：“‘甘草’，这个和中，甚妙、甚妙！怎么还有‘槟榔’？”

太医解释说：“槟榔可以下气。”

万俟卨摇头道：“这不好，不好！丞相历来讨厌这个‘兵’字，莫说下气，弄不好还得上火！还是换一种的好。”

太医稍作沉吟，说：“那就改为郁金如何？”

万俟卨抚掌笑道：“这个‘金’字就妙了！郁金、郁金，丞相可是遇金则喜。快改、快改！”

待太医改毕，他又接着往下看，却是越看越不对：“‘要水飞过朱砂为引’？不好，不好，尤其不好！这‘朱’字乃是朱仙镇的‘朱’，‘飞’字则又是那个人的‘飞’了。老先生，你就写‘研细辰砂’即可，何必如此费事！呀，这汤剂的名称还写成‘加味四君子汤’！丞相最讨厌那一班人自称君子，老先生难道一点不知？”

太医忙说：“那就改为‘建中汤’？”

万俟卨说：“这‘中’与‘忠’谐音，也不好。”

太医说：“就写成‘六和汤’吧。”

万俟卨大喜：“‘和’字甚妙！只怕丞相尚未服用，先听这名称，病就好了一半。”

太医接过方子，将万俟卨所说之处一一改过，方才交与秦府之人前去抓药。

万俟卨与医生刚走，张俊又领了一个道士来到秦府。他对秦府家人说：“听说丞相有病，下官特请龙虎山道士来此祈福，还望速速通报。”

家人道：“禀张爷，老爷吩咐过了，一概不见客。若有法师，就在此外屋作法即可。”

道士说：“枢密大人，那就在此请郎灵大王关元帅来吧。”

张俊忙说：“不可！他是汉朝忠勇大将，第一好战之人，怎能请他？！”

道士说：“如今改请东平侯张巡元帅来，怎样？”

张俊说：“也不可！他是唐朝忠臣，死守睢阳，怎能请他？所请之人，当与‘忠’啊、‘战’啊无关才好。”

道士说：“既如此，那就请和合二圣来此！”张俊大喜：“仅‘和’一字，已经大妙，再有‘合’字，岂不更妙！”

于是，道士即在外屋设置道场，拈香仗剑，喂水作法。折腾了许多时候，方才与张俊一起离去。

然而，服药也好，作法也好，秦桧的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日益严重。他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上天，时而入地，只觉得一张黑网，由小到大，由远到近，渐渐地将他包裹起来，难以挣脱。

这天，他看见两个小鬼，一个牛头，一个马面。一个执杖，一个拿鞭，前来向他问罪。

牛头质问道：“秦桧，你为何私造金牌？”未等他回答，即一棒打下。

秦桧疼得大叫：“唉哟！那是为了召回甲兵解救金人。”

马面又质问道：“秦桧，你为何把御书藏匿？”未等他回答，又抽他一鞭。

秦桧疼痛难忍，叫道：“你怎么知道有御书？那是我差人暗中隐藏。”

牛头马面一边打，一边说：“秦桧，岳爷父子、张将军差我们来拿你，快快走吧！”

秦桧翻来滚去，口中直叫：“这与我有何相干？你等要问，尽管问官去！唉哟，唉哟！我去，我去！”王氏在一旁见秦桧念念有词，比比划划，颇觉奇怪，问道：“相公，你平白无故与哪个讲话？”却见秦桧不理不睬，照说照划，不觉惊惶失措：“呀，不好了，相公在胡言乱语了！”说着，便去推摇秦桧，眼泪也扑扑簌簌地掉下来。

秦桧正在挣扎，突然被王氏推醒，方知是一场幻景，全身已是大汗淋漓。他惊恐地对王氏说到：“夫人，好怪！好怪！我平常不信鬼神，刚才却有鬼拿我，该不是我的死期已近？”

王氏哭道：“相公平日有胆有识，如今怎么也说起这种话来？！”

秦桧悲叹道：“唉，今日也不同往常了。夫人，前几日我差押衙何立去东岳进香，不知几时才能回来？”

王氏哭劝道：“他回府自然会来回复。相公已病成这样，何必还将此种闲事挂在心上！”

秦桧一阵喘息，有气无力地说道：“夫人，我若死了，只怕和议复毁。可将遗表速写起来，呈与皇上，休教众人议论纷纷。”歇了一会儿，又泣道：“想我

秦桧，一生心血，到头来仍成虚罔！罢了！罢了！”他大叫数声，一口浓痰涌上，竟然窒息而死。

王氏眼见秦桧断气，自然好一阵悲伤。待哭过之后，即命家人一面报知朝廷，一面通知亲友，准备丧事。

高宗赵构闻讯，不觉大惊，即刻派人前往秦府抚问，并赐秦桧为申王，谥号忠献，恩宠甚厚。文武百官，则有的免死孤悲，有的弹冠相庆，有的暗中叫好，有的无动于衷。各地前来送礼的，纷纷收回礼物，打道回府，平时一味巴结的，个个心灰意冷，改换门庭。而临安城的百姓，却是欢天喜地，扬眉吐气，打酒割肉，燃放爆竹，真比过年还热闹几分，直让官府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二十四、东窗事发

秦府押衙何立，受秦桧差遣，身带香纸祭文，前往泰山岳庙磕头焚香，祈祷福佑。也不知走了几日，终于来到泰山脚下。

但见泰山盘岩叠嶂、深谷幽壑，乱云飞渡，碧海如波。那崖边古松，虬枝螭干，苍劲挺拔；那壁上石刻，如斗如箕，陆离斑剥。几处飞泻的瀑布，奔来眼底，轰轰隆隆数十丈；一条登山的险路，直达峰顶，弯弯曲曲十八盘。中天门外，东峙雄峰，西卧烟岭，南环碧水，北悬云梯；日观峰顶，上摩苍天，下抚云海，左揽明月，右抱日轮。恰如唐代诗人杜甫所说：“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来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飞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岳庙位于泰山南麓，依山傍水，古木参天，环境清雅，景色秀美，为历代帝王祭祀泰山之地。庙内秦刻古朴，汉柏杈枒，唐幢精巧，宋碑庄重。主体建筑天赐殿，重檐八角，雕梁画栋，极为壮观。殿内东、西、北三面墙上的巨幅壁画《启辟回銮图》，描绘了“泰山神”出巡的盛况，布局严谨，疏密相宜，人马千姿百态，造型生动逼真，乃是画中的精品。正因如此，到此朝拜的香（此处少一行字）

何立来到此处，也不好说是丞相府中差来的，便扮作一个香客，混在人群里，进庙焚香。

他找庙祝讨了些火种，点了香烛，焚了纸钱，又将带来的祭文供上，一边叩拜，一边默默念道：“小人乃秦府中押衙何立。今奉太师之命，不远千里，来到此处，代其焚香叩拜上方。俺太师爷威权在手，平昔做事虽不免过火了些，却

正直无私，善恶分明。前日游湖，见了什么鬼祟，回府便身子不爽。如今太师爷亲笔写有祭文，封得密密的，中间也不知说些什么话，只吩咐一到即焚。尚乞神灵见谅，大发慈悲，保佑相府平定，福禄绵长！”随后，便将祭文付之一炬。

祈祷完毕，何立见天色已晚，鸟已归巢，便打算在庙里找间空房，借宿一夜再走。

庙祝说：“房头是有的，只是师父们已经外出，全都锁着。后殿旁边倒有一间，只因听说这后殿便是北阴三司，东岳老爷常在里头拷问群鬼，其声惨不可闻，所以无人敢住，也常年不锁，只作杂屋，堆放柴禾。客官若不畏惧，不妨到那里将就一夜。”

何立笑道：“俺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又何惧之有？就在那里借宿一夜好了，还烦请道人带路。”

大殿之上，烛炬渐灭；屋檐以下，月色微茫。何立躺在小屋的柴堆上面，眼望窗外的月色，耳听松间的涛声，竟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不知过了多久，方才昏昏入睡。

突然，他似乎听见有人大声吆喝。再仔细一听，又好像有铁链的声音。他想：“这声息倒怪了，难道是在提审犯人？哦，是了，方才老道说这后殿便是北阴三司，或许是东岳老爷正在审鬼，也未可知。且待我听他有什么动静。也好传与世人，劝他为善。”

正想到此，就听见有人呼叫秦桧的名字，接着就响起一片鞭打声。何立大惊，心想：“咦，该不是我听错了？谁敢如此无礼，对太师爷指名道姓，而且还恶声恶气？是了，这天底下同姓同名的也不少，哪里会是俺家太师！我再听他说些什么，也就知道了。”

于是，他屏住呼吸，用心聆听。可是，铁链声、刑具声、拷打声、惨叫声倒清晰可闻，响成一片，其中所说的话，除了“东窗”二字，却一句也听不清，他本想起身前去偷看，却又觉得未免有些莽撞，万一被东岳老爷发觉，怪罪起来，如何是好？所以也就老老实实在屋里偷听。

过了好一会儿，拷问才停了下来。接着，就听见一阵脚步声，越来越近。只听见一个声音道：“还不快走，岂不是讨打！”

另一个声音哀求道：“老哥，可怜俺也是一位大臣，又周身是伤，慢些方好！”

又一个声音道：“好一位大臣！那就拿些金帛来使用！”

那个声音又求道：“俺生时万两黄金，死后却分文未带，哪里有钱孝敬二位！”

话音未落，何立睡觉的小屋被撞开，一人竟被推倒在地。何立一看，原来真是秦丞相！只见他身披枷锁，蓬头垢面，鲜血淋漓。身后站着两个小鬼，一

个牛头，一个马面，手里还拿着棍棒皮鞭。

何立慌忙扶起秦桧，问道：“老爷，你怎么来到此处？又成了这个模样？”

秦桧见是府中押衙何立，便叹口气道：“唉，俺秦桧一心奸诈，半世骄横，害了岳家父子，又和了金人。原指望富贵久远，却不料报应分明。今日被投到东岳罚恶司，受了一场大苦。只等张俊、万俟卨一班人犯拿到，便要起解到地府阎罗王处去，还不知会怎么样哩！”说罢，竟掉下几滴泪来。

何立正待劝说几句，牛头马面又催促秦桧快走。秦桧忙对何立说道：“何立老哥，你回后还望传语夫人，就说东窗事发了！”此后，即被两个小鬼带走，溶入夜色之中。

一阵钟声，将何立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睁眼一看，东方已经微明，树上的小鸟，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象是觅食，又象是嬉闹。他又将昨晚梦中所见所闻回想一遍，不禁暗暗称奇。待他跨出房门，只见庙祝已在洒扫岳庙了。

他不敢耽搁，便匆匆辞过庙祝，离开岳庙，往回赶路。一路之上，只听人说秦桧早已病死，秦熺已被削职为民，赶出临安城；还听说枢密使张俊也中风而死，谏议大夫万俟卨又吐血而亡，何立也不知是真是假，心里真是好不惶恐！

他日夜兼程，赶回临安，又直奔秦府。只见前门尘土未扫，花木无存，鸟粪点点，蚁蝼成群，全不似以前光景。待推门进去，府中也是萧索惨淡，空无一人，满院的青草已没至膝盖，地面的落叶已铺了数层，他又进到二门、正厅、东西厢房，全都空空如也，鸦雀无声。

何立心想：“看来，这路上的传闻倒也不假，只是为何衰败得这样快？”

他站在院里，咳了几声，就听见有人问道：“什么人？”随后，便见王氏的贴身丫环箬篋从后院转了出来。

何立道：“是我蒙老爷差遣，前往泰山进香归来。想我去的日子不长，为何府中的变化竟然如此之大？”

箬篋抽抽泣泣，将秦桧病亡之事前后叙述了一遍，又说：“想俺老爷在世之时，何等威风、何等神气！不料死后不久，台谏大人汤鹏举等人即上本参奏老爷。皇帝老儿大怒，也不念老爷前功，竟听信谏官之言，将小爷们都革职为民，限期撵出城去，把夫人也吓得半死，至今卧床不起。府中之人，也树倒猢猻散，你走我去，只剩下我一人陪伴夫人。这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人有福，好了一屋；一人跌倒，众人都了！”

何立说：“既然如此，则请禀报夫人，说小人已经回来，有事要见。”箬篋应声而去。

王氏听说何立回府，即刻打起精神，让他进屋说话。王氏问：“你到泰山进

香，如何去了这许多日子？”

何立哭拜道：“小人去也匆匆，来也匆匆，并不敢有丝毫迟缓。只是不料老爷遽尔去世，实在令人可悲、可痛！”王氏与箜篌也免不了伤心一番。

此后，何立便将泰山之行告之王氏，并说：“还有一件怪事，小人不知当讲不当讲？”

王氏说：“这里无人，但讲不妨。”

何立即声情并茂，将岳庙之夜梦中所见一一道来，其声音如何，容貌如何，言辞如何，气氛如何，生怕漏掉了一个细节。他既讲得活灵活现，王氏与箜篌也就听得心惊肉跳。

何立说：“有一句话儿，老爷叫小人禀告夫人，即什么‘东窗事发了’，也不知是何含意？”

王氏先头只将何立所梦当作奇闻来听，并不在意。继而听说拷打秦桧，心里就暗自嘀咕，但也觉得世上同名同姓之人甚多，未必真是夫君。直至听到“东窗事发”几个字，方才觉得不妙，心想：“东窗之事，何立如何知道？难道真有天地报应不成？”顿时面色惨白，惊倒在地。

何立与箜篌一阵慌乱，又是抚胸，又是拍背，又是端茶，又是倒水。两人面面相觑，不知夫人为何一听此言，即便如此。

王氏声音虚弱，对何立说道：“我一时身子不快起来，只想歇息。你且回家见过妻子，我改日再细细问你。”

何立出了秦府，仍觉纳闷：“夫人听说‘东窗事发’即大惊失色，其中必有缘故，只是我等不知罢了。”又不禁叹道：“夫人病势如此，只怕离死也不远了。想我老爷、夫人一生富贵，尚是这个下场，俺何立又何苦攀龙附凤、追名逐利？还不如脱下这冠带，到玄妙观出家去，反倒干净！”

于是，他又回望秦府一眼，竟连家也不回，径直往道观去了。

二十五、奸魂受惩

九重天外，祥云缥缈，瑞气缤纷，霞光万道，花香袭人，玉皇大帝高居凌霄殿上，慈眉善眼；众位仙官分列大殿两旁，肃穆恭敬。队队仙女，轻舒广袖，翩翩起舞，个个沉鱼落雁，说不尽的千种风情；飘飘仙乐，慢弄管弦，缓缓流淌，声声沁人心脾，道不完的万种神韵。

此时，一位天使，领着岳飞、岳云和张宪三人，来到南天门外，听候玉帝

颁旨。不一会儿，即听天使宣道：“玉帝诏曰：忠孝乃人性之根本，奇案虽冤，终会昭雪；奸雄为国家之大害，恶贯既满，势必伏诛。宋臣岳飞、岳云、张宪，身为国家而死，名与日月争光。大功虽未告成，心血实已耗尽。死于众奸毒手，则如同死于敌手；身受千古奇冤，更烈于千古奇勋。群奸虽未斩首于众人之前，却难逃恢恢天网；二帝既已返轺于神仙之境，定可鉴耿耿忠心。兹封岳飞为天曹真官、金阙精忠九天采访大使，兼掌文昌桂籍楼事；封岳云为地曹真官、西堂精忠大元帅；封张宪为人曹真官、岳府精忠大元帅；封岳飞之妻李氏为金阙精忠掌籍仙妃；封其女岳氏为金阙精忠侍书玉女。其余刘允升封为桂籍楼左曹仙史，施全封为西台禁门左元帅。秦桧、张俊、万俟卨、王氏先交你等审理，再移冥司惩治。呜呼！虚空悠悠，终有尽时；此恨绵绵，却无绝期。朝廷冤鬼，并非始见于今日之事，因此还当呵护后世正直之士；乾坤邪气，岂会只集于秦桧之身，所以必得究治万代奸佞之人！”

岳飞携岳云、张宪一同接诏谢恩，泣道：“我等一门忠义，今蒙上帝昭鉴，也不枉背上‘尽忠报国’这四个字了。今后我等既领命考察三界善恶，自当恪尽职守，那乱臣贼子、奸佞小人，也休想逃得过去了！”随后，便拜别天使，与张宪、岳云一道回府，即刻命鬼卒将秦桧等人押来审问。

秦桧、张俊、万俟卨、王氏身带枷锁铁链，跪于岳飞三人之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岳飞怒道：“你们这些误国误民的奸贼，只以为千年富贵，永享安乐，谁知也有今日！”

秦桧等人七嘴八舌，相互推诿，都说误国误民与己无关，竟至吵作一团。岳飞大怒，喝道：“住口！如今已到这种地步，还要逞嘴！鬼卒，与我将他各自先打一百铁鞭！”

鬼卒应声而上，将秦桧等人掀翻在地，挥鞭抽打。岳飞哭道：“无耻奸贼，宋朝江山，都被你等给断送了！试想皇上待你等是何其优厚，出则有车，食则有鱼，一个之下，万人之上，那金人的恩宠可有皇上的万分之一么？为何却千方百计，献媚金邦，不叫人报仇雪恨，反倒去纳贡称臣？奸贼，岂不闻金军将领乌陵思谋，虽素来骁勇凶悍，亦晓谕部下：不得轻举妄动，待岳家军来即降？兀朮败走朱仙镇，便欲弃汴京而去，那时迎还二帝，可谓轻而易举。然而，奸贼，你等却商议矫诏班师，令宋军功亏一篑。如今竟然百般抵赖，相互推卸，毫无悔过之心，只想蒙混过关。鬼卒，还须用力打来！”

鬼卒们一声呐喊，就见铁鞭上下飞舞，道道血光，只打得地上的几个人滚来滚去，直喊饶命。

秦桧叫道：“岳老爷，你是正人君子，我本卑污小人，怎么能合得来，处得

好？所以才格格不入，针锋相对。”他对指着张俊和万俟卨：“何况他们又来煽风点火，出谋划策，怂恿我与你为敌。”

张俊、万俟卨大叫：“那片纸入狱，令杀岳老爷，难道也是我？”

秦桧又指着王氏道：“那却是拙妻王氏出的主意，也与我无关。”

王氏不服：“你怎么推在我妇人身上？”

秦桧骂道：“那，‘捉虎容易放虎难’，难道不是你说的？我本丧心，有贤妻又何至于如此？！”

王氏也骂道：“呸！妾虽长舌，非老贼也不到今朝！”

岳飞喝道：“你二人本是一丘之貉，又何必相互抱怨！若不是你二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哪里来如此多的冤狱？！”

秦桧、王氏无言以对，只管不住地磕头：“我等已经知罪，还望岳老爷开恩，饶了这次！”

张俊、万俟卨也跟着磕头道：“我等也知罪了，还望岳爷手下留情！”

岳飞说：“我今饶你，当初你等饶谁来着？我死尚不足惜，可社稷君王，谁又在你等眼里？岳云、张宪、我妻、我儿，谁不是死在你等手中？就是刘允升、施全，不也是你等害的！”

秦桧又磕头道：“其他尚在其次，单单谋害老爷一事，我等便该凌迟处死，刎为肉沫！”

张俊随声附合道：“该刎为肉泥！”

万俟卨也不甘落后，说：“该煮成肉酱！”

岳飞大喝一声：“住嘴！谁让你等在此胡说八道，玩弄虚词！试想那二帝，蒙尘万里，倍受凌辱，终究客死金邦，做了游魂，该是何等凄惨！奸贼，若是当初你迎回二帝，我便死了，也觉快活；可你不迎二帝，只要投敌，便不杀我，我也恨你万分！”说到这里，又不禁落下泪来，恨声道：“鬼卒，再与我用力打！”

秦桧等人连忙哀求道：“爷爷，已打得不少了，饶了吧！”随后，又转而对鬼卒磕头。

岳云斥道：“你们这些无耻小人，玩弄朝纲于股上，恨我岳家军如死敌，竟然连发十二道金牌，召我班师。至今想起，仍然伤心不已！”张宪也斥道：“当时诸将尚未撤回，秦桧奸贼无计可施，心中好不慌乱，那张俊就趋身逢迎，率先撤兵；这万俟卨也心狠手辣，充当军师！”二人齐声命道：“鬼卒，与我再赏他一百铁鞭！”鬼卒领命，又是一阵狠打。

岳飞又指着秦桧痛斥道：“你这奸贼，窃居相位，只管与金人讲和修好，却将半壁河山拱手相送。你辜负了两河的忠义之士，伤了众百姓的拳拳之心，还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知有罪，反倒领功。你若有半点人心，也当羞愧而死！”即命鬼卒再将秦桧乱打一顿。

这时，地府鬼使到来，要将秦桧等一千罪犯押回冥司，定罪论处；又请岳飞、岳云、张宪一同前去，以便对证。

秦桧等人死皮赖脸，不肯前往，哭泣道：“只这里已苦够了，还要到哪里去？我等已经这样，怎么还受得了刑？”

地府鬼使道：“早着哩！至少还要将你等鞫炼千百次。这也叫做种麻得麻，种豆得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谁让你们奸邪来着？自作自受！快走，快走！”

秦桧等人无可奈何，只得求道：“要去也可，只是腿坏了，走不动，容我等略慢一些。”

地府鬼使不许，说：“你将岳家四位公子流于岭南，可容他们慢一些么？快快走来！”

一行人好不容易来到冥府，但见鬼火森森，阴风惨惨，骷髅排排，血迹斑斑。大妖小妖，或为凶神，或为恶煞，或者执叉，或者执简；殿前殿后，不是刀丛，就是剑树，不是火海，就是冰山。那声声哀号，一声悲似一声，声声惊心动魄，让鬼乐不可支；那阵阵惨叫，一阵盖过一阵，阵阵撕肝裂胆，令人毛骨悚然。只说大理寺刑法森严，到这里方知是小巫见了大巫，木匠见了鲁班。

岳飞、岳云、张宪分别见过冥王，依次坐下。秦桧等人则早已魂飞魄散，瘫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冥王判道：“张俊、万俟卨趋炎附势，倚仗冰山。叫鬼卒先将二人押到冰山地狱，冻裂肌肤。待满一百二十日，再押至猛火地狱，焚烧筋骨，使其备尝炎凉之苦。王氏助夫为恶，人间称为长舌妇。如今与我押下拔舌地狱，拔去其舌，用犁耕之，以后再加以惩治。”

众鬼卒听令，即刻将三人押走，冥王又命鬼卒将秦桧押上来，斥道：“秦桧，我知道你本与忠义无关，若说你不忠不信、不仁不义，反倒是抬举了你。如今，我只晓以利害，或许倒还符合你的秉性。我问你：若是宋朝安然无恙，你自然可以长守相位，享尽荣华；若是宋朝俯首称臣，你也不过是个亡国奴，即便金人与你加官进爵，又能富贵到哪里去？若是金人翻脸，将你斩首示众，岂非连性命也保不住？这等常理，竟也不知，真是鬼迷心窍！再说，岳鹏举诸君，原不为功名利禄，只要迎还二帝。若是扫除金人，二帝返回，你不也落个运筹帷幄的美名，享受功臣之勋的封赏？可见，你嫉贤妒能，尚为小事；误国误君，才是大节！”

秦桧狡辩道：“就算主和是我的不是，可岳老爷被杀，也有其自取之处。”

冥王问：“他怎么自取了？”

秦桧说：“他一心要迎还二帝，又置皇上於何地？皇上因此与他不合，也不都是我秦桧的主意。”

冥王喝道：“一派胡言！朝廷若是与他不合，又为何屡次褒奖，宠渥其厚？叫鬼卒，扯起御赐精忠旗与他看！”

秦桧见旗，叩头服罪：“这精忠旗果然是有的。我那时只怕他大功告成，朝廷宠用，我便不能长守相位，永享富贵。禀冥王，这是实情！”

冥王怒道：“是了，你只为一己私利，便不惜祸国殃民，残害忠臣，于理何安？于心何忍？鬼卒，与我用力敲打！”待打过，又判道：“将他叉上铁床及刀山、剑树诸般地狱受罪！”

众犯受罪完毕，鬼卒押来禀报：“秦桧等人已经粉身碎骨，又已被风吹散，现听候大王再次发落。”

冥王道：“将奸贼每一步打一棍，在阶下旋绕三转，然后打入阿鼻狱，叫他万劫不得脱离苦海，永世不得翻身！便是罗汝楫、王俊等人，也拿来下到阿鼻狱。”说罢，又问道：“岳真官，这样发落如何？”

岳飞笑道：“这倒痛快！”

冥王也笑道：“来到这里，也不愁不痛快！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部都报！”

鬼卒一步一棍，将秦桧、张俊、万俟卨、王氏打入阿鼻狱。岳飞三人也起身告别冥府，返回天堂。

行至空中，岳飞遥望临安，不觉热泪滚滚。霎时间，地上暴雨如注，一片汪洋。这时，半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将秦府的一德格天阁震成碎片，夷为平地。临安城的众百姓惊讶万分，竟津津乐道了许多日子。

二十六、忠旗永扬

二十年后，金兀朮早已病逝，金朝皇帝完颜亮又撕毁和约，向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宋高宗赵构见其来势凶猛，便效仿徽宗赵佶，将皇位禅让给过继儿子赵慎，自己则退居德寿宫中，做起太上皇来。

赵慎世号孝宗，自幼收养宫里，对朝廷和战之事，不仅耳有所闻，而且身有所感。年岁不大，他即随赵构颠沛流离，东躲西藏，吃够了金兵的苦头。因此，他对主战的岳飞深表敬重，对主和的秦桧则十分蔑视。为此，秦桧竟怀恨

在心，多次找他的麻烦，使之上当吃亏。

对岳飞等人的被害，宋孝宗深感痛心。面对金人的大举进犯，为了激发忠义之气，坚定抗金之志，他继位一个月后，即以仰承太上皇旨意为名，下令寻求岳飞遗体，以便改葬；并令寻访岳飞后裔，以便录用。

此时，岳珂已长大成人，不仅仪表堂堂，而且心怀忠义，文武兼备，颇有祖父遗风。自从当年老管家抱他逃出临安城后，主仆二人就一直隐名埋姓，相依为命。如今，老管家早已去世，他也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只是祖父冤案未伸，却使他心里常怀悲伤，眼里常含热泪。

这一日，他忽然听说皇上下令寻找岳氏后代，不禁涕泪交加，不能自己。妻子问明情由，也免不了唏嘘感叹一番。第二天，夫妻俩便带上孩子，急急忙忙赶赴临安。

来到阔别二十年的临安城，岳珂心里真是又悲又喜。他与妻子先找个客店住下来，问明去往宫中的路，即坐下来草拟一道疏章，将合家冤苦情节一一写明，只等皇帝上朝议事，便要前去上疏。

两天以后，宋孝宗升殿，文武百官纷纷进宫奏事。岳珂探得消息，便匆匆赶至午门。

黄门使官从未见过岳珂，问道：“敢问足下高姓大名？来此有何公干？”

岳珂拜道：“小生岳珂，乃前太尉岳飞之孙、岳霖之子。今日恭逢圣明，特来此为祖父辨冤，还望使官转奏圣上。”说罢，便呈上疏章。

黄门一听是岳飞的孙子，忙不迭扶起岳珂，说：“不料竟是岳家的小老爷，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岳老爷身受奇冤，惨遭杀害，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就连在下，也伤过几次心，流过几回泪。听说文武大臣及太学生中，已有不少人上疏太上皇与皇上，要为岳老爷平反昭雪。皇上也已下诏，要寻找岳家后代，准备录用。想来，岳老爷的冤情不日即可辨白了。只是不想今日却在此见到小老爷，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了。小老爷稍候，我即刻与你转达天听便是。”然后，接过疏章，急入宫门禀报。

不到半个时辰，只见十数名内侍武士，手执仪仗，捧着诏书，从宫里出来。到了午门，一位内使问道：“哪位是岳先生？”

岳珂忙说：“小人便是。”

内使说：“适才所奏疏章，皇上已经披览，口谕道：‘岳飞冤枉，朕已知晓，天下之人，尽知其冤！’”

岳珂泣拜道：“圣上明鉴，洞察秋毫。先祖倘若有知，也可笑慰于九泉之下了。”

内使又宣读圣旨道：“诏曰：人主圣明，岂容一人含冤？天下是非，不待百年而定。故少保、武昌郡开国公岳飞，报国尽忠，治军有方。中原危急，已挽狂澜于既倒；奸贼阴毒，竟摧栋梁于狱中。如今奸恶已除，英容犹在。故而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赠太师，谥忠武，追封鄂王。其尸首未见，则遍告天下，若有人知情告官，则定然封官赏银。”

听到这里，岳珂已经泣不成声。内使劝道：“岳先生，圣旨尚未宣毕，怎能如此伤悲？还须等老夫念完才好！”

岳珂强忍悲痛，内使又念道：“故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岳云，随父出征，杀敌疆场，竟遭毒手；故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张宪，忠君事国，屡立战功，遽罹奇祸。今赠岳云为武康军节度使，赠张宪为宁远军承宣使。岳飞三世祖、父一并赠官，全家老少男女俱有封赐。”

他抬眼看看岳珂，又念道：“其孙岳珂，补提江南东路茶盐公事。前后没收田产房屋，尽数归还；御笔手诏及精忠旗一面，令左藏南库搜拣给还，以表忠义。鄂州军民请为岳飞建祠，特委官督造，赐匾忠烈。岳云、张宪及飞妻李氏、女银瓶一并祭祀。临安府北山智果寺，充作岳飞功德院，以‘褒忠衍福禅寺’为匾。”

念到此处，内使又不禁歇了口气，清清嗓子，然后继续宣读：“枢密使韩世忠，大理寺卿薛仁辅，寺丞李若朴、何彦猷，判宗正寺卿士儁、布衣刘允升、殿前小校施全等人，生则重用，死则追封，另有诏旨。秦桧、张俊、万俟卨横行无忌，滥及无辜，以假乱真，以非易是，原官尽皆追夺。秦桧改谥缪丑，仍交大理寺定罪，播告天下，垂戒后世！”

岳珂接过圣旨，叩头谢恩，顿时放声大哭。他为千古奇冤的昭雪而哭，为先祖岳飞及全家的在天之灵而哭，为浩荡的皇恩而哭，也为自己心中二十年来的冤屈苦衷而哭！这哭声里，既有怨，也有恨，既有悲，也有喜。只有历尽劫难、重获新生的人，才有这种哭声。

内侍连忙阻道：“岳先生，这里岂是痛哭之地！皇上还让我等敲鼓奏乐，送你到府上去哩，就请换了官服，快快走吧！”

岳珂收了眼泪，换上官服，由内侍武士们簇拥着，往岳府而来。临安城的百姓听说岳飞全家复职，秦桧等人追加削夺，岳飞孙儿岳珂又重返岳府，无不欢欣鼓舞，纷纷拥上街头，前来围观。一时间，竟然道路阻塞，车马不通。

突然，数名男女，有老有少，又哭又嚷，拦住去路：“我等是荆襄的百姓，专程前来为岳老爷讼冤。你等闪开些，待我等看看岳家小爷！”然后，便分开人群，来到岳珂跟前。

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上下打量岳珂道：“这就是岳家小爷？真个与见岳爷爷一般了。”

岳珂问道：“老人家，你可见过先祖？”

老婆婆说：“怎么没有见过！当年岳爷爷领兵在我等家乡杀敌，军纪极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夜宿民户外，晨去无尘土’！对众百姓是秋毫无犯。有一回，他军中一位士兵借我家一束干柴未还，岳爷爷不仅罚那军士五十军棍，还亲往寒舍与我银两。我如何没有见过？再说，岳爷爷被害后，我等百姓家中谁不挂他画像侍奉？今日倒好了，岳家小爷，见了你，直就如同见岳爷爷一般了！”说罢，竟又哭泣起来。

众百姓也纷纷议论道：“忠臣喜有贤孙，可见天理不灭。”“这下好了，岳飞有后，我等也有救了！”

岳珂辞过众百姓，径直回到岳府。只见房屋已经修葺一新，里里外外已打扫得干干净净。庭院之中，已补种上许多花草树木；大门左右，还悬挂着两盏大红灯笼。只有院中的那口井，早已被砖石封上，长满了青苔，仍然是那样的孤零，那样的凄清。

内侍武士们告辞了岳珂，便回宫复旨。岳珂则赶紧到客店将妻儿接回府中，又将今日之事讲述一遍，夫妻俩好不欢喜。

岳珂说：“夫人，好在当今圣上英明，满天阴云方才一扫而净！这真是天道有知，人心不死。今日已晚，明日一早，就将御赐精忠旗悬挂中庭，权当祖父灵位，告奠一杯，如何？”妻子自然同意。

第二天早上，晴空万里，旭日东升。阵阵晨风，吹醒了大地，吹醒了万物，也吹醒了临安城。

岳珂夫妇起身后，收拾齐整，便在院中摆上祭酒，将精忠旗悬挂树上，领着孩子，跪在旗下，洒酒祭拜。

岳珂道：“先祖在上，请受孙儿、孙媳及玄孙一拜！愿伯父、祖母一同降临，在空中饮此奠酒一杯！深仇大恨，今日已报；尽忠报国，自有来人！还祈在天英灵，保我福佑！”

这时，一个差人前来禀报：“启禀岳老爷，朝廷颁诏寻求太老爷尸身，不料当初却是狱卒隗顺负尸出城，埋在九曲丛祠北山之下，冢上植有两棵桔树为记，内有太老爷原佩玉环及大理寺铅筒一个。昨日起开，面貌如生。朝廷大喜，奉旨以礼改葬。此事由隗顺的儿子告知官府，如今已赏赐冠带了。”

岳珂闻言大喜，揖道：“谢天谢地！待我备过丧服，即到彼处行礼。”

差人又禀道：“还有一事，朝廷将秦桧三人的罪状发下大理寺，已拟成招词，

颁告天下，特送来与老爷看。”

岳珂接过招状，说：“秦桧三人虽成鬼魅，却难逃王法。待我在祖父灵前将此招词朗诵一遍，也好聊慰英魂。”

他跪在旗下，高声念道：“大理寺奉旨：秦桧乃亘古穷奸，欺君逆贼。以魑魅魍魉为父母，割地酬恩；视英雄豪杰为仇敌，弥天张网。实尽力杀敌之良将，而责为逗留不前；本赤心报国之忠臣，而诬为图谋不轨。皇皇御札，竟敢有当作无；查查私书，却又无中生有。莫须有三个字，可作断案凭据；亲父子两代冤，常使英雄泪垂。长城既毁，金邦得意；和议又成，中原伤心。致使二帝无返辕之日，百姓闻亡国之音。六凶首恶，理当处死；奸妻荡妇，一并诛夷。万俟卨毒似砒霜，狠如蛇蝎。谄颜以狐媚权贵，青天不畏；丧心而残害精忠，白昼为昏。造千狱未闻之状，用心何险；按一家三命之条，必施极刑。张俊嫉贤妒能，为虎作伥。诬告忠良，杀人却不见血；为害社稷，斩首还当凌迟。虽三犯已经病歿在先，早成鬼魂；而王刑却宜宣告于后，明示王法。故著丹书，永垂后世。其余宵小之徒，一律按罪论处。冤狱既已大白天下，鉴戒还须永记人心！”

岳珂念完，眼里已经噙满泪花。他抬头仰望精忠旗，只见旗帜正映着朝晖，在寒风中高高飘扬，猎猎有声……

剧作者小传

冯梦龙字犹龙，室名墨憨斋，因此又号墨憨斋主人。江苏吴县人。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 年），卒于清顺治三年（1646 年）。所作传奇有《双雄记》、《万事足》，经他改编、修订的戏曲有《墨憨斋新曲十种》，《精忠旗》（原署《西陵李梅实草创》）即其中一种。他所编订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代表了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成就。

戏剧原文

第一折 家门大意

【蝶恋花】〔末上〕发指豪呼如海沸，舞罢龙泉，洒尽伤心泪。毕竟含冤难尽洗，为他聊出英雄气。千古奇冤飞遇桧，浪演传奇，冤更加千倍。不忍精忠冤到底，更编纪实精忠记。

岳少保赤心迎二圣， 秦丞相辣手杀三忠。
慢天公到头狠报应， 好皇帝翻案大褒封。

第二折 岳侯涅背

【南吕引·金莲子】〔生冠带上〕泼天云雾，密匝的围断英雄生路。国难显忠臣，免不得后文先武。自信素晓韬铃，直前无惧。苍天佑，佑我尽扫胡尘，把金瓯重补。〔鹧鸪天〕血性无惭力自胜，咸池洗日岂难凭。上方利剑应须带，下泽车闲未可乘。身肮脏，志飘零，笑他尸位摸床棱。会当水击三千里，背负青天看怒鹏。下官姓岳名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也。气节逼人，乖崖绝物。素负左氏传癖，不徒习纸上蠹鱼；好谈孙武兵符，更羞蹇草间狐兔。便痛饮，浇不尽千般垒块，这肚皮不合时宜；从出身，只辨得一副刚肠，恐头颅未易安顿。世界尚在可为之日，甘同杞国忧天；目中多不忍见之人，惟许太阿知我。我如今现在副元帅宗泽部下，除授秉义郎之职。向曾与杨存中、韩世忠共事军中，察其忠勇，结为兄弟，同建功勋。牙将张宪、王贵，俱有兼人之勇。更喜家中一女五男性俱忠孝，平居互相劝勉，差强人意。只有山妻李氏所见不同，他虑我直道难容，欲偕鹿门之隐，屡屡规劝。这也是儿女子常态，只索由他罢了。我有个学射的师傅唤名周同，他识得我必能为朝

廷出力，因此蒙他委曲教导，颇尽其能。此恩难以报答。自他丧后，每逢朔望必祭奠一番。今日该得设祭，祭礼想已安排了。苍头那里？〔外扮苍头上〕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介〕老爷有何分付？〔生〕祭礼可曾完备？〔外〕完备多时了。〔摆祭。生拜奠介〕我岳飞啊——

【南吕·宜春令】须眉具，一丈夫，肯恹恹和光混俗？捐躯边野，胜如枯槁随儿女。我想如今金师入犯，正是我出力的日子了。若得挽强弧射定三山，不枉学明师穿杨百步。但愿英灵未泯，暗中持护。祭奠已毕，收将过去，取我巾服来换了。〔外应，撤祭〕〔生更衣介〕〔生〕闻得金人扎营青城，逼近京师，十分紧急。我已著张宪去打听，怎么还不见来？〔末扮张宪将巾带剑上〕探得朝中信，来传阃外知。张宪回来了。〔生〕张宪，你打听得金人消息如何？

【其二】〔末〕非常变，亘古无，恁般儿堂堂庙谟。金人啊，把京师攻陷，〔生惊介〕呀，攻陷了京师，皇上怎么？〔末〕强邀皇上青城去。〔生〕皇上去也不曾？〔末〕青城去。〔生慌介〕青城去怎么？〔末〕奉表军门，〔生〕呀，分明是投降了。这怎么好？〔末〕返都城。〔生〕这却好了。〔末〕强邀如故。〔生〕又来邀皇上？〔末〕并邀上皇哩。〔生〕可去么？〔末〕父子双双北去，未知驾停何所？〔生大哭介〕天那，国家怎么有此大变！

【其三】为臣的死有余，使君王踉跄道途。我那圣上啊，是谁贻祸？都因文臣爱钱，武臣惜死，以至如此。怎教人不怨文和武。张宪，你把刀来在我背上深深刻“尽忠报国”四字。〔解袍露背介〕〔末〕怕老爷疼痛。〔生怒介〕唉，我岳飞死且不惧，怕什么疼痛？〔末〕既如此，小人大胆动手了。〔作刻介〕〔生〕我已拼头颅报效朝廷，便损肌肤有何凄楚！〔末〕刻完了。〔生〕与我以墨涅之。〔末应涅介〕〔外与生穿衣介〕〔末〕老爷固然立志报国，何苦忍此疼痛？〔生〕张宪，如今为臣子者，都则面前媚主，背后忘君。我今刻此四字于背上啊，唤醒那忘君背主的，要他回顾。你快去副元帅营前打听，他若兴师勤王，我每愿效一臂之力。〔末〕理会得。再探勤王信，同输报国心。〔下〕〔老旦扮岳夫人、小生扮岳云、旦扮岳小姐同上〕

【南吕引·恋芳春】〔老旦〕草舍年华，等闲过遣，要愁那得工夫？〔小生〕造物心肠太别，轻费居诸。〔旦〕爱把忠臣传读，笑孱弱男儿家数。〔外禀介〕老爷不知因甚，将背上刻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合〕来看取，〔向生介〕因甚刀瘢透骨，刻损肌肤。〔相见介〕〔老旦〕相公，为何把背上刻了四字？〔生〕如今金人攻陷京师，二帝都被他拘留，难道我与他干休不成？〔小生、旦惊介〕有这等事？〔老旦〕相公，尽忠两字谈何容易？如今忠臣若出得力时，国家也不到这般了。岂不闻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你自不去学那杨子云为莽大夫，还是学陶渊明为晋处士，却不身名两全，忠智兼尽？听我道来：

【南吕·绣带儿】今日里须知自处，达人肯把身误？孔子云殷有三仁，没说坏去与为奴。休迂，死忠死孝徒自苦，总虚誉半毫无补。〔生〕颠危处心豪胆粗，难道是思量沽名邀誉？

【其二】〔换头〕〔旦〕头颅，男儿汉自家发付，岂容一念疑惧。纵会得苟免偷生，偷生到底何如？须臾，忠良奸佞骨共腐，又何事枉将名污？〔老旦〕偏相助爹行腐儒，全不想娘亲从长思虑。

【太师引】〔小生〕七尺躯我辈真堪许，况今日二主被辱！〔旦〕都这等巧于规避，国家事谁去匡扶？〔老旦〕你只想匡扶社稷，不思明哲保身。〔旦〕太平富贵争共取，乱离日让还愚鲁。〔老旦〕你每也忒愚鲁些。〔生〕学宁武当愚则愚，天未与避凶趋吉的肠肚。

【其二】〔老旦〕这话儿我也难区处，干功名须舒展自如。眼见得满朝奸佞，谁容你尽力驰驱？自古道：高鸟尽，良弓藏。弓藏鸟尽传话古，今日啊怕高鸟也难弋取。〔生〕成和败他年未卜，〔老旦〕妾观天时人事，还是多败少成。〔生〕须知是尽了人谋方可言天数。〔末上〕不得勤王侶，空余报国心。张宪稟事。〔生〕夫人、孩儿回避。〔老旦〕疾风知劲草，〔旦〕国乱见忠臣。〔老旦、旦下〕〔末进与小生揖介〕〔生〕打听勤王事怎么？

【三学士】〔末〕元帅勤王师怎举？向诸道羽檄移书。宗老爷修书与各道总管赵野、范讷、曾榘三人，约他合兵勤王。那三人啊闭门不管窗前月，〔生〕他怎么样说？〔末〕他反说老爷不是。说道非狂即是愚。〔生〕副元帅如今怎么？〔末〕副元帅无人相助，也进兵不得了。按守孤军难自主，眼睁睁无计谋。〔生怒叫介〕怎么了？怎么了？

【其二】只道驥尾因人把悲愤吐，尚恐难效区区。岂料副元帅也伸不得志。缘何忠义难伸志，伸得志偏生忠义无。终不然君王常野处，到何时返帝都？〔生〕无权有志苦难伸，〔小生〕忍见君王受苦辛。〔末〕画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始惊人。

第三折 若水效节

〔老旦、净扮金军押外上〕〔外〕〔集句七言绝〕天似寒灰黯淡垂，谁来军府问钟仪。人生自古谁无死？付与皇天后土知。俺李若水，官拜宋朝吏部侍郎之职。金人来索金银甚急，又遣使再邀皇上到他营中议事，俺料无他虞，力劝皇上来了。则今看光景，似有羁留之意，全无放还之情。唉，我若水智不及此，误我皇上，便万死也不能辞其责了！〔哭介〕天那！

【双调·北新水令】江山满目事成非，好中原陡然间零碎。那辈奸贼啊太平时他做主，险难处我偏罹。何计支持，便死啊，恨死不在赵家地。〔小生、末扮内侍，旦、贴扮宫娥，小净扮金兵押上〕

【南步步娇】〔侍娥〕误国奸臣弥天罪，分明是引寇来家里。〔见外痛哭介〕〔外〕于今主上怎么样？〔侍〕侍郎还不知？君王与后妃，换却衣衫，去同奴隶。〔外哭倒介〕皇天、皇天，宋朝锦绣江山，一旦至此乎？〔侍〕侍郎，江山锦绣且休提，可怜生

死浑如蚁。〔外怒骂介〕〔兵打众下〕〔外顿足捶胸大哭介〕

【北折桂令】把君王苦恁凌逼，脱去黄袍，换了青衣，恼杀人没计堪施，我也在豺狼窟里，只得任蛇豕胡为。〔拜哭介〕我那二帝啊，办今日孤臣死地，问何年是二主归期？空自悲啼。我就死也中什么用？要什么慷慨捐生，视死如归。〔末扮张叔夜，金兵押上〕

【南江儿水】〔末〕大厦今如此，空劳一木持。〔见外介〕呀，是李侍郎。〔外〕是张枢密。〔末哭介〕侍郎啊，到如今并他一木也无存济，〔外〕二帝已去了？〔末〕去了。影双双共逐毡裘队。我张叔夜啊，眼睁睁吐不得中原气，更没有一人忠义，便我和伊也只做了楚囚相对。〔兵〕怎有许多话讲？

【北雁儿落带得胜令】【雁儿落】〔外〕呀，休怪我话儿多没了期，还怕讲不尽千古兴亡计。只这度是乾坤大覆翻，好男儿到此也难回避。【得胜令】到如今他人担我休推，在本分我当为。已往事休追咎，下场头自挺持。休悲，怕一死翻容易。须知，又只有这桩儿由得你。〔末〕年来心破发如丝，〔外〕报主恩深在几时？〔合〕身老时危思会面，九重泉路尽交期。〔兵扯末下〕〔杂扮百姓奔上〕

【南饶饶令】扶疮还抱病，弃子与抛妻，逃窜中途遭劫掳。〔金兵上掳掠介〕呸，留下你残生尚便宜。走、走、走！〔并下〕

【北收江南】〔外〕呀，看苍生直恁苦流离，被驱来无异犬和鸡。这场儿贻祸是伊谁？俺偏生见伊，俺偏生见伊，怎寻觅当时误国那奸贼。〔丑扮李苍头上〕在他檐下过，怎敢不低头。〔见外哭介〕我那老爷啊，怎么是好？〔外〕今日之事，只有一死了。〔老旦〕李侍郎，元帅有令，必使侍郎无恙，教你早早降顺，大大的与你个官做。〔外怒介〕说甚闲话！〔净怒打介〕

【南园林好】你死和生全然未知，〔老旦〕侍郎，你今日顺从，明日便富贵了。休得要执迷到底。〔丑〕老爷，小人还有一言，太老爷与太夫人俱已年老了。〔外〕这般说便怎的？〔丑〕痛亲老高堂无倚，权顺了好图归，权顺了好图归。〔外〕你那里晓得，忠孝岂能两全？我如今顾不得家了。〔金兵打丑下〕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沽美酒】〔外〕念亲恩自罔极，忠与孝一般义，到了如今两难为。看天无二日，怎教我便推移。〔众〕快快投降，免汝一死。【太平令】〔外〕叹犬辈无端狂吠，〔众打外介〕该死贼，你骂我！〔外〕只一死何须凌逼，念纲常如何规避？从今后庶几无愧。我啊，不能够击贼破贼，〔众又打介〕〔外〕敢辜恩负国，呀，我死去啊，效睢阳英魂为厉！〔老旦打介〕你为厉便怎么？〔外〕为厉杀贼！〔净将刀砍外唇介〕你再敢骂么？〔外喷血骂不绝口介〕如何不骂？〔净作砍死外介〕〔外下〕〔老旦、净〕啧啧，好个铁铮铮的汉子！

【北清江引】记当初破辽人物奇，国破也还争气。区区一北朝，颇有忠和义。今日南朝啊，惟有李侍郎一人而已矣！

第四折 逆桧南归

【越调引·霜天晓角】〔小净扮兀朮，旦、丑扮侍妾，小生、末扮军卒随上〕〔小净〕云雷绕阵，身跨追风骏，要把中原困窘，成和议暗须人。〔集句〕一身能擘两彤弧，日对云山演阵图。惯习干戈事鞍马，不劳心力讲兵符。自家大金兀朮四太子是也。族先靺鞨，部号完颜。先祖阿骨打剪食辽邦，今主吴乞买并吞宋室。自俺家干离不、粘没喝二位前辈领兵前去，杀得宋家京城瓦解，二帝坐蒙，康王僻处临安，大事将归手掌。〔指侍妾介〕这厮都是宋帝的宫眷或是大臣的妻女，选美貌的充为婢妾，朝夕服侍。〔笑介〕俺好不洒落。只是一件，他举族虽罹北轅之惨，敷天尚同左袒之心。猛将砺齿磨牙，犹思一奋；文臣呕心吮血，各在攄谋。我想必须一面鞠旅陈师，一面通和讲好。将他金帛年输岁运，如人害中消病的，不久倾亡；使他君臣宴息偷安，如人吃蛊毒药的，自然举发。那南官儿只秦桧一人，常讲和议，我主一向赐在挹懒部下，如今只得纵他南还，暗中行事。但他妻王氏一向往来帐中，常同宴会。既为国家大事，顾不得这个私情。叫左右，请秦官儿夫妇来。〔净素服角带、贴常服上〕

【浪淘沙】双袖染边尘，回首关津，受恩深处假为真。越鸟南枝应不舍，胡马悲群。愁听清猿梦里长，受降城外月如霜。戍楼吹笛人休战，兵气消为月光。自家秦桧，向随二帝北狩，久住金邦，因我力主通和，得他怜爱。今日呼唤，不知有何缘故？〔卒传介〕太子有令，先请秦夫人到宫中，辞了娘娘，方请秦爷一齐上辞太子。〔净〕这等说，我且在官房伺候。〔暂下〕〔贴进见〕太子千岁。〔小净〕夫人少礼。夫人，我与你萍逢大海，遂结联盟。只你鸟恋南枝，应还故国。〔贴〕我丈夫荆榛余息，得蒙不杀之恩。贱妾荆布下陈，上托同心之好。方拟百年奉侍，忍言一旦抛离？〔小净〕夫人貌比王嫱，文同蔡琰。我与你三生有幸，两意相投。但今我两国兵革未休，人民何罪？我意须通和好，方保万全。此事非你丈夫不能主持，非夫人谁为撝掇？勉言割爱，实苦断肠。〔贴〕太子既为两家大事，贱妾敢不一力担承。只数载情深，如何割好？〔哭介〕〔小净〕夫人，听我道来：

【越调·章台柳】这里酥酒浑，难比合卺尊。这毡幕聊同锦作茵，把氍毹连绣裙。我两人呵，须记得北地南天雨共云。〔侍妾哭介〕秦夫人倒好了，我每不知何日得回也？〔小净〕哇，哇！好不晓事，你如何比得他！只好珠翠里混朝昏。那秦夫人啊，相约信，决难比恁般情分。〔贴〕贱妾见中原男子都是脆弱，及侍太子，始知人间有男子耳。

【醉娘子】我中邦小人，阴柔可晒，太子啊，你大男儿，骨气真，怎肯分飞雁背群？只因使间谍阴逃遁，他时须报道相和顺。〔小净〕既是如此，我以明珠一颗赠与夫人，日后见此明珠，便如见我。和好若成，相见有日。〔贴谢介〕〔小净〕快请秦爷上来。〔侍妾下〕〔净上见介〕太子千岁。〔小净〕秦先生一向在此，多惭地主之情。今送你南归，莫忘并州之谊。〔净〕下官受恩犬马，便尔为家；择木良禽，久无归念。虽承台命，实难听从。

〔小净〕你的忠念，我岂不知，但两国通和非你不可，故此只得借重。

【雁过南楼】此心欲留汝身，此时难留汝身。但通和彼此，须人居间讲论，谁能比君？还须彼意安心肯。我性直，不比你中国巧诈。心真口真，绝无欺隐，忙前进，要顺时观衅。我有明珠一颗、黄金千两赠你前去。若有好音，即速报我。〔净〕下官此行当从海上，只说杀却监军，逃回本国。定取和议告成，即便报知太子。

【山麻秸】我向天津，逢潮汛，仗著个忠诚，风波凭引。只教两国啊，归来欢好无矛盾。〔拜介〕日月照报此厚恩，记取临行，明珠为贐。

【尾声】蓬根吹断天边阵，认取去时青青鬓。〔净、贴下介〕〔小净〕请传秦夫人来。〔贴复上〕〔净挽手介〕须记取，环珮常来月下魂。〔哭别介〕汴水东流无限春，雨淋零夜却归秦。惟有感恩并积怨，万年千载不生尘。〔贴下〕〔小净作拭泪介〕把都儿那里？〔众卒上〕醇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小净〕如今起兵往南朝厮杀，不当小可。你每俱将五匹马连为一起，名为拐子马；各军铁盔铁甲，全身装裹，刀箭难伤，名为铁浮图。以此长技，捣彼中原，直如疾风扫叶，红炉点水。眼见一统山河尽归吾手。〔众〕得令！

【包子令】〔小净〕作速钩绳连马群，连马群；浮图铁裹似昆仑，似昆仑。此行管取长驱入，休夸财宝与金银，中原全境尽称臣。

【其二】〔众〕闻说南朝尽鬼魂，尽鬼魂。见咱来到一齐奔，一齐奔。好吹笛策关山调，红装骑马掩朱唇。黄羊白酒醉醺醺。〔小净〕换一个塘拨马来。〔众应介〕一路星驰四马蹄，先将太子姓名题。楼中预报红妆醒，河北孩儿不敢啼。

第五折 钦召御敌

【黄钟引·西地锦】〔生上〕为国愁添霜髻，何时净扫妖氛。〔老旦〕良人心事难安顿，见他镇日含颦。〔生〕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老旦〕秋槐落叶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生〕我起身行伍，屡立战功。目今新天子即位临安，改元建炎，以下官有佐命之勋，累拜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河北两路宣抚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千户。夫人，我官已尊禄已厚矣，但一方虽然粗定，二帝未有还期。我身受国恩，志存灭敌，可奈奸臣秦桧来自边庭，力倡和议，圣上听信，宠以相位。眼见得大功不遂，壮志难灰，如之奈何？〔老旦〕相公，你平生忠义，我所素知，但事已至此，只好付有定之数，切莫作无益之忧。〔生〕夫人，将倾之厦，虽非独木能撑；已落之晖，尚有一戈可挽。满朝尽皆妇女，举国岂没男儿？〔恨介〕我岳飞一息尚在，决不与此贼共戴天。〔老旦〕倒不知后宫妃嫔在彼何如？想也不似仍前光景了。〔生〕夫人，你还不知道，闻得后宫妃嫔今在北方食不充腹，衣不充体，好不苦楚。你听我道来：

【黄钟·降黄龙】自逐边尘，齐挽双车，龙落羊群。后宫艳妆，塞北无衣，

翻做穷贫。〔生视老旦衣介〕呀，今日何等时势，你还穿这等衣服？常闻主忧臣辱，御此绪纆何忍？我既怀二帝之忧，夫人亦须念两宫之苦。做夫妻同心合胆，苦乐难分。快将布衣来换了。〔老旦〕君以大义相规，敢不从命！〔换布衣介〕

【其二】〔换头〕遵循，教诲谆谆。裙布荆钗，愿情安分。夫为将帅，况此危时，怎比寻常闺阁？酸辛，异乡穷苦，想到此繁华都尽，感触起忠因孝引，定怕奇温。〔净扮天使上〕

【引·玉女步瑞云】〔传言玉女〕手捧丝纶，天上将星光润。【瑞云浓】指日见橈枪夜陨。此间已是岳府了，快报接旨。〔生接介〕〔老旦下〕〔净〕圣旨已到，跪听宣读。皇帝诏曰：除凶剪乱，救民本仁义之兵；料敌出奇，命克必神明之将。兹尔湖北京西路宣抚使、武昌郡开国公岳飞，气吞强敌，志靖中原。念国步之方艰，顾戎心之未革，残虐不道，神理靡容。特授尔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遂整我师，奉行天讨。往底必禽之利，丕昭不世之勋。勉尔壮猷，钦予时命。〔生如常谢恩，与净相见介〕〔净〕圣上为兀朮南侵，好生惊恐。特烦讨御，早奏肤功。〔生〕强敌凭凌，主忧臣辱。既蒙天语，敢不星驰！〔净〕下官告辞了。先行回奏，以慰圣怀。星使自天丹诏下，雕鞍照地数程行。〔下〕〔老旦、旦上〕方才朝命为何？〔生〕圣上为兀朮南侵，特加我为少保兼招讨使之职，命下官整兵御寇，正欲与夫人说知。〔旦〕爹爹素有尽忠之志，所谓天从人愿也。〔老旦〕相公几时起程？〔生〕钦命甚急，已分付孩儿岳云为前部，即刻便行了。就此拜别。

【黄龙滚】〔同唱〕躬承纶綍温，躬承纶綍温，大展风云运。莫使豺狼，匹马还乡稳。远村遥水，王程偏紧。悬悬望，奏捷书，舒悲愤。〔老旦、旦〕世间好事惟忠孝，臣报君恩子报亲。〔下〕〔净、贴、末、丑扮将官上〕节使横行西出师，军中杀气傍旗旗。预知汉将宣威日，正是男儿得志时。〔见介〕〔众〕禀元帅，小将军前部已发动了。〔生〕就此趲行。〔生、众行介〕

【其二】旌旗耀日新，旌旗耀日新，号令如雷震。眼底红埃，消做清波滚。报国丹衷，今当拿稳。才行动，马若腾，人思奋。

【尾声】尽奔驰，休迟钝，全凭一剑报君恩。直待扑灭狼烟恨始伸。

第六折 奸党商和

〔末扮院子上〕〔集句〕芳塘似镜草芊芊，鸟弄歌声入管弦。南陌赐田连御苑，将军楼阁画神仙。自家秦府中一个院子是也。老爷今日回朝开宴，分付一班承应人等在此伺候。〔小净扮罗汝楫随家僮执礼上〕〔集句〕新丰树色绕千官，丹凤城头驻马看。盛德好将银管述，朱门先达笑弹冠。自家侍御罗汝楫是也。早朝时分，先往秦府一会院公，行步之间，早已来到门首。〔末出揖介〕〔小净〕昨委写诗扇，特此致上。〔末看介〕写得好。又写贱号少滨词宗在上，生受了。〔小净〕还有天鹅绒二端、鼎妆时样金杯盘四副奉送。〔末〕一发生受了。

〔小净〕连日外边上的本章，不知老恩相喜怒若何？特来问个消息。或参或保，下官好上本。
〔末〕老爷看本在一德格天阁上，只有专房侍妾在那里，我每也只在他边讨口气。〔小净〕分
外有南海大珠十颗，足下转送里面那一班儿就是。〔末〕领命，领命。〔丑扮万俟卨上〕夜
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自家谏议大夫万俟卨是也。今当早朝时分，特来一会秦府管家。
〔小净、丑揖介〕〔丑背介〕我只说我来早，如何他倒先在此？这罗家就是一个猴子一般，这
般乖巧。〔对末介〕近日在苏州做得些玉器，十分精巧，并新兴罗缎十端奉用。〔末〕太多了。
〔丑〕日来不知老恩相喜那几个？恼那几个？并望足下赐教一二。〔小净扯末语介〕如今学生
访知那赵鼎老不死的东西，在吉州军常是怨恨。又那张俊闲了在家，思量要起官。〔丑扯末
介〕学生访知那朝铨安置在那里扯嘴，谈今说古，将他谏阻和议的本稿都刻起来送人，连大
金都传去了。〔小净扯介〕学生访知饶州洪兴祖讲论语，大臣怨乎不以。又太常主簿吴元美
作夏二子传，那蚊虫、苍蝇与他何干？都是讥诮的意思。〔丑扯介〕我学生访知那张九成力
排和议，日与一个什么大慧和尚常常谈禅，不成模样！〔小净扯介〕我又访知岳飞那厮自恃
本领，只要厮杀。口中常串著忠义二字，难道那个不忠义不成？这些事件，望一一报上恩相。
〔末〕知道了。二位在此伺候，俺进去就来。〔向内叫介〕专房奶奶每出来说句话。〔旦上〕元
家书记原称薛，王氏尚书旧姓雷。自家秦府一个专房是也。院公有何话说？〔末〕外面罗、万
二家官儿来说，老爷日看本章喜怒消息，望你传示一二。〔旦〕这样容易？〔末〕他有明珠十
颗送你。〔旦收珠介〕如此，我对你说：老爷一德格天阁上写有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名字
在上。又每见本上说起岳飞便咬牙怒目，只家中人误说一个岳字、飞字，音同字不同的也恼
起来。又常见与夫人密密耳语，说什么四太子，又说什么通和字样。〔末〕多谢你指教了，且
请回避。〔旦〕饶你门盈珠履三千客，须要先通我坐列金钗十二行。〔下〕〔末〕罗、万二位
老先生，闻得老爷一德格天阁上有赵鼎、李光、胡铨三个名字，又最恼岳飞二字，又与夫人
商议与四太子通和。这就是个主意了。〔小净、丑揖介〕多承指教。〔末〕你每不可走漏半字。
〔小净、丑〕这是我每两家富贵所系，性命所关，就万两黄金也不换与他。少间就来面谒老
爷。正是：再三不用亲嘱付，想来都是会中人。〔下〕〔末〕远远望见老爷来了。〔净上〕

【正宫引·齐天乐】太微星近三台丽，展袖义和停御。满腹兵刀，一腔圆圆，
不令儿曹吐气。荣华到底。愿白昼绳长，落日戈挥，辣手擎天，张罗遮地好男
儿。〔集句〕直省清华接建章，衣冠身惹御炉香。朝天绣服乘恩贵，帝幸欢娱乐未央。自家
秦桧，字会之，本贯江宁人也。材略过人，机谋盖世。用多少心奉承金主，遂得放回故乡；
凭两个策耸动朝廷，便尔备位丞相。两只手生姜煮过，舒来拿住权纲；一条肠砒霜制成，用
著摧残侪辈。试看那躁进的，谁不靠官爵为性命，附我者连升他几级，何愁不孝子顺孙？就
是恬退的，谁敢以性命为儿戏，忤我者结果他几条，那怕他是铜筋铁骨！若畏傍人议论，只
消门下客塞满要路，说甚四海有公评；如防后世讥弹，再将儿孙每充作史官，管取千秋无直
笔。杀人不见血，又何须藏笑里之刀；动手即成坑，都认得是老秦之笔。我看温、懿、莽、
操忒忠厚，枉得虚名；人言天地鬼神不可欺，却是混语。呸，成则为帝败则寇，从来有甚
是非？汉恩自浅莽自深，到处何分南北？且喜夫人与我同来，又多机警，可谋大事。待他出来，
一同商议。传话后堂，夫人有请。〔贴扮夫人，老旦、旦扮女乐随上〕

【燕归梁】〔贴〕泛海归来计甚奇，逢圣主，语投机。临行记取别离杯。通和好，仗夫妻。相公万福。〔净〕夫人到来。〔贴〕相公为何这般气恼？〔净〕下官日来平章军国重事，力持和议，不过保全两国人民，一方土宇。奈那些武官只要弄刀枪，文臣又要弄笔头，以此气恼。〔贴〕自老身看将起来，相公少年多读了两行书，留著道理在胸中，不好行事。如今把那些道理一齐撇下，放出毒手来，这班人性命是铁铸的不成？〔净〕这也说的是。今日退朝颇早，已曾分付安排酒筵与夫人少叙。〔末〕已完备多时了。女乐承应著。〔旦送酒介〕

【正宫·玉芙蓉】〔净〕麒麟缀锦衣，阆苑盈珠履。总归来二策，上耸丹墀。天厨络绎传珍味，云璈度如天上吹。功成定，定邦家共归。到朝回，素蛮歌舞醉金杯。〔外扮何铸同小净、丑上〕〔集句〕闻说留侯在汉京，帷中运策九州清。儒生开阁承颜色，异域俱能识姓名。〔外〕我中丞何铸。〔小净〕我侍御罗汝楫。〔丑〕我谏议大夫万俟卨。闻得丞相已回私宅，我每特来求见。〔与末揖介，末谢小净、丑介〕适间多谢二位老先生厚赐。〔小净、丑〕薄礼不成，休怪，休怪。〔外背介〕如何我就没有送礼？可见我的愚拙。〔转身揖末介〕容补，容补。〔末〕一万个容补，不如一个伏乞笑纳。列位到此想是要见老爷？〔众〕便是。〔末〕只是老爷今日有家宴，不得相会。〔众〕我每都是老爷门下儿孙一般，就有家宴何妨？〔末〕三位可将帖子传去。〔念官衔介〕晚生何铸。门下晚学生罗汝楫。门下沐恩走犬万俟卨。〔外背介〕约定一样写官衔晚生，如何又加门下晚学、沐恩走犬字样？这样我又不济了。〔末禀介〕〔贴、女乐下〕〔外、小净、丑进见介〕〔告坐介〕〔外、小净、丑〕禀丞相，不知今日平章何事？〔净〕今日为北朝通和事，朝廷倒肯主张，只中外臣子议论不同。列位如何见教？〔外〕还是和的为是。〔小净〕是之甚。〔丑〕极天下之是而无一毫之不是者参于其间。〔净〕老夫鄙见亦是如此，只是中外还没有一个本章说得透彻。〔外〕孔子云：“礼之用，和为贵。”又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都是讲和的凭据。〔净〕虽说得是，觉腐了些。〔丑〕那些天兵不好惹，中国人脆弱，如何杀得他过，不如讲和，落得安静。况既有主上，又要二帝何用？〔净〕这样说也欠雅。〔小净〕自古兵凶战危，胜负难料，况新都甫定，战未必胜，败则可虞，不如南北通和，方保国家无事。〔净〕此论最当，便可上闻。只是人情不一，再没个著力担当的。〔众〕晚辈都情愿为丞相出力。〔丑〕那个不出力的就生碗大的疙瘩。〔净〕如此甚好。今日老夫设有家宴，三位俱系通家，便酌奉扳，想不见怪。〔外、小净、丑〕我三人正要孝顺恩相，今日得侍华筵，三生有幸了。〔众举酒介〕

【其二】兵凶战本危，毕竟和堪倚。奈些须小捷，便耀武扬威。丞相须把朝廷法度加严厉，那不从的咱每奏参教他灾祸随。谁不畏，畏家倾命颓。待议成之日，笑谈间，宴开和好共衔杯。〔小净〕禀上恩相，如今大将不过张、韩、刘、岳。那张俊原是丞相门下，就是韩世忠、刘鞏，只晓得上阵厮杀。只有那岳飞又讲什么忠义，又做什么诗文，开端起衅全是此人。〔净〕我每见他入对本章，象也是个多事，只他夙负时名，那个开口？〔丑〕不敢欺，若丞相主张，小官极会开口。〔净〕此人若在，和议必不可成。〔丑〕只是恩相忒心慈了，所以做事不爽利。今后还要刚些。〔净笑介〕好个刚字，快取酒来答谢三

位。〔送酒介〕

【其三】刚如脱颖锥，慈善终贻悔。恨迂儒执拗，大胆胡为。三位莫怪我说，如今的时事啊，〔低唱介〕把忠良两字权收起，由他后人加诮讥。还须要，要齐心并持。今日啊在华堂誓言挥酒滴残杯。〔众〕过蒙恩相宠渥，小官等权且告辞。〔净〕多慢了。〔众揖介〕〔集句〕炙手可热势绝伦，尊前红烛夜留宾。纷纷轻薄何须数，君向潇湘我向秦。〔下〕〔老旦扮差人持木上〕史笔为书瑞，天台绝纪妖。自家知虔州事薛弼差来求见丞相爷献祥瑞的。〔末引见介〕〔老旦〕知虔州薛弼上禀，本州山中有一株大木天生成“天下太平”四字，应在丞相爷身上，特差小人奉献。〔净取看介〕果然奇异，就是写的也没这样好。木留在此，多拜上，不及修书。我这里奏知官里就有升擢。可赏来人元宝一锭。〔老旦谢介〕〔净〕我问你，你爷在那里得来的这样异物？〔老旦〕我那里差人伐木丁丁山更幽，得此木啊都人层立似山丘。正是：“太平天子朝元日，”都为“魏绛和成戎自休。”〔净〕说得好，再赏他一个元宝。〔老旦谢介〕〔下〕〔贴上〕相公，方才各官讲话及虔州献瑞，老身一一听得。可见人心天意之同。快将酒与老爷贺喜。〔净〕可将太庙灵芝、各处进来瑞木、嘉禾都绣成华旗，在相府张挂，以见盛事。

【其四】〔贴〕人心既已齐，即此占天理。喜太平字出，四海都知。把丹书绿字呈奇绘，嘉禾瑞芝联绣旗。还须愿，愿穹苍保祈，任吾曹寿觞高捧万年杯。〔净〕我还到一德格天阁草些要紧本章书揭，可将酒筵撤了。〔集句〕〔净〕中外兼权社稷臣，〔贴〕三千犀甲拥朱轮。〔合〕莫愁锦绣云霄里，岁岁琼卮献寿辰。

第七折 岳侯誓旅

【中吕引·粉蝶儿】〔生戎装、小生岳云、末张宪、外王贵同上〕〔生〕血溅征袍，染破五湖烟景。莽身躯径入丹青，矢心坚，立志猛，半天独挣。统雄兵，复回两朝明圣。〔岳诗〕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我岳飞心存报国，志欲平边。近蒙主上召对，面谕道：军旅之事一以委卿。此言正合吾意。便当舍命以报朝廷，何敢全躯而保妻子。但恐众将中贪生畏死者多，忠君报国者少，不免聚集帐下勉励他一番，多少是好。众将官都齐了么？〔众〕都在此伺候。只王俊一人，有差未到。〔生〕你每将士听者：寻常用兵必见胜负，今日胜负不比寻常。你每踹一块地、顶一片天，何处逃朝廷名分；穿一领衣、吃一口饭，尽都是主上深恩。〔哭介〕如今试举眼望二帝乘舆，流泪隔万重沙漠；开口问域中疆土，伤心属一片荒烟。〔又哭介〕〔众俱拭泪泣介〕〔生〕譬如人家将父母辱骂一场，必思报恨。又如你每被他人殴打一顿，也要回拳。今二圣就是父母一般，这羞耻比那殴辱万倍。如伍员一落寞单身，发个狠报了父怨，今十万众定自有热血男儿；如谢娥不过深闺弱质，用著计杀了仇人，岂众好汉反不如红颜女子？今日之事若是要我行军法、行号令，也不见你子孝臣忠；必须各自拼性命、拼身家，方显得你铜

肝铁胆。枕戈待旦，怀进生退死之心；饮血复仇，雪后土皇天之忿。师直为壮，天道好还。只待直捣黄龙，迎回二圣，那时图形麟阁，垂誉千秋。〔众〕元帅忠义所激，人非木石，谁不感动？

【中吕·尾犯序】〔生〕忧国一身轻，社稷倾危，应愧平生。说甚英雄，有胡虏纵横。〔众〕思省，才听这一番劝勉，谁不为朝廷用命？〔生〕你每须身披重铠骑马跳壕演习一番。〔众骑马跳壕介〕〔生〕还须是，平时操演，千里可方行。〔小生作马蹶跌地介〕〔生怒介〕平时不肯操习，前临大敌却不误了大事？绑了！〔众应介〕〔绑介〕

【其二】〔换头〕〔生〕无能，更说甚交兵，急正典刑，须重军令。推出辕门斩首示众！〔众跪禀介〕偶尔乖违，望将军容情。〔生〕须惩，若不是将他斩首，谁肯去冲锋取胜？〔众〕禀元帅，旧规操演不如法不过捆打，怎么独到小将军身上反要处斩？望老爷宽宥这一次。从今后，把精神抖擞，同建好功名。〔生〕军无实政都则为旧规坏了。如今赴斗在迩，比不得平常操演，快与我斩讫报来！〔众〕元帅必欲行刑，小将等情愿代替。〔生作沉吟介〕既众将苦苦讨饶，姑免死罪，发军政司捆打一百。〔引下打介〕〔复引上〕〔小生〕多谢爹爹不斩之恩。〔生〕岳云，你与我巡视军营，怕有患病的军士，好生调治。〔小生应下〕〔生〕张宪，与你令旗一面，查勘各营军士，倘有不遵约束，取民间一丝一粒者，即与我斩首正法。〔众应下〕

【其三】〔生〕三军共死生，要摩抚疮痍，调养疾病。〔小生上〕告爹爹，孩儿巡视已周。有几个患病的军士，孩儿亲自调药与他服了。〔生〕念他背井从戎，仗吾家看承。〔末押军上〕禀元帅，张宪查勘已周。有军取民间一缕麻束刍，即时斩首。又有个军汉，夜来因民家失火，抢得芦茭一件遮盖粮车。他说是公事不肯服罪，押在此听候发落。〔军〕这芦茭是小的拼命向火中抢出来的，怕雨下打湿粮车，将他遮盖，实是为公。〔生〕哇，狂逞，谁许你乘机抢掳，便公事也干违法令。快绑出辕门枭首示众。王贵约束不严，发军政司捆打一百。〔末应引下〕〔众〕元帅爱人如子，用兵如山，真所谓情义兼尽也。从今去，捐躯报国，只为义和情。〔杂扮差校，领贴扮侍姬上〕买得婊娟女，来亲铠甲身。自家四川宣抚吴老爷差的。俺爷曾差人来岳爷处议军事，回去说岳爷在军中十分冷落。俺爷将二千缗买得美姬，差我送来。把门的通报。〔报介〕〔见介〕〔杂〕俺爷恐老爷军中寂寞，送家姬一名伏侍。〔生〕多承你老爷厚情，只是军伍之中不使用他。

【其四】〔换头〕〔生〕传来感志诚，但将帅军中，难怕孤另。〔众〕相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那吴宣抚？〔生〕唉，国耻君仇，敢贪恋娉婷？多拜上你老爷，快领回去。〔杂应介〕〔杂贴〕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下〕〔众〕禀元帅，今日元帅誓师，小将每备有酒馐与元帅把盏。〔生〕谨领，平日里不辞数斗，今蒙皇上亲谕，教我异时到河朔方可饮酒。从此后朝夕自傲。若要我饮酒啊，除非到黄龙府后，痛饮共群英。〔集句〕边风萧飒动江城，日落辕门鼓角鸣。万乘旌旗何处有，诸公何以答升平？

第八折 银瓶绣袍

【正宫引·破齐阵】【破阵子头】〔旦扮银瓶小姐上〕报主身常绝塞，思亲梦入深闺。【齐天乐】爹爹，你本忠臣，非关淑女，总是一门遭际。【破阵子尾】我这里风透朱扉寒犹扃，你那里人在天涯客未归，征衣将也迟。〔集句〕二主英雄一梦归，玉关摇落雁南飞。黄沙百战穿金甲，未得征人万里衣。奴家银瓶，虽是女流，常闻父训。每阅列女传，最喜他几个有志气的妇人；若读古今书，羞杀那一班没须眉的男子。近见金兵犯阙，主上蒙尘，恨头顶上失错带了这顶冠儿；又见奸佞盈廷，内外扞格，梅粉脸儿不即变成一个铁面。我想木兰是个村家女，换了一双脚儿便替却父亲；缙綦长在闺闼中，写了几行字儿，也感动天子。可见信得此心过，何难去为国为家；办得念头真，分什么是男是女。我爹爹剪敌一念上对神明；只他每首鼠两端，尚多闪烁。爹爹，我只怕你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这也不须提起。我前日与爹爹绣战袍一领、战旗一面尚未得完，如今趁此夜静，不免唤侍儿将金针、彩线、玉尺、并刀，拿来趲完才是。侍儿倩红、小碧那里？〔贴、丑扮侍儿上〕寒衣处处催刀尺，绣折金针却有功。小姐，针线俱在此。〔旦〕我爹爹啊，

【正宫·刷子带芙蓉】【刷子序】风雨阻金徽，报国心坚，不念家为。做不得子孝温衾，也须念旅邸寒威。娇痴，记那日行时，天未晓牵衣留意，今日啊秋将暮装绵却寄。爹爹，你常道尽忠报国，【玉芙蓉】我把你背间四字，指头儿绣成花朵缀征衣。〔丑私语介〕先时倩红那丫头对我说，要到门儿外与他丈夫说一句话，叫我答应著小姐。我想这丫头平日有些作怪，待我先藏在门儿外等他出来，黑地里装做他丈夫，看他些什么？〔丑虚下，复上介〕〔贴做出门介〕〔低语介〕我的对头儿在这里不？〔丑做应介〕在这里等久了。〔贴〕我的心肝，今夜该我下班，要出来和哥哥好睡一觉了。不奈小姐只是绣袍、绣袍。他便念著他的老爷，我却念著我的老公。我站得脚儿都酸了，想得裙儿都湿了。我又偷了一块袍缎在此，拿与哥哥。〔丑〕好做陈妈妈。〔贴〕呸，这样好缎子，留著做绣香囊儿才是。我一句好话儿，你拿耳朵过来说与你。〔丑做听介〕〔贴抹著丑脸介〕好怪，如何你没有胡须了？呀，原来是个女人。想是小碧这歪货作弄我。羞杀人也，快还我缎子！〔丑不肯，哝介〕〔丑〕我去禀小姐。倩红盗了小姐袍缎，被我诓出了，特来禀知。〔旦〕这样可恶！去禀夫人知道，发管家婆将倩红打十板。〔丑〕晓得。〔贴〕只怕你六月债还得快。〔暂下〕〔复上〕〔旦〕袍已绣完。如今把旗上绣个“岳”字，敌人最怕此字，一见就走了。这旗儿，

【普天带芙蓉】【普天乐】只怕展不开如虹气。这旗带儿，当尺组把名王系。试并刀先断烟云，金针度绣出蛟螭。强敌见，先逃避，好似赵家营新竖了刘家帜。二帝啊，片心旌如对云霓，【玉芙蓉】只望旗常早题。【玉芙蓉尾】待成功上公回旅拜垂衣。〔丑作睡熟，贴藏鬼脸戴丑头上介〕〔净扮老奶奶执灯擎瓿上〕物情小可见，人意老多慈。自家老奶奶是也。小姐这样夜深不睡，为老爷绣袍，一片孝心，难得如此。今捧一

瓯茶送与他吃。〔入门，丑惊起，净见鬼脸大叫惊倒，灭灯碎瓯介〕〔旦惊执烛出看，贴扶起净介〕〔贴〕是小碧戴鬼脸吓坏了老奶奶。〔丑〕不是鬼面，奴家原是一副嘴脸，有些惊怕人。〔旦〕你脸上是什么？〔丑自抹脸取下鬼面介〕是倩红这丫头报仇弄了我。〔旦〕可将小碧禀过夫人，送与管家婆打十板。〔内传〕夫人来了。〔旦〕你每旦回避。〔净、贴、丑〕正是有福之人人伏侍，无福之人伏侍人。〔俱下〕〔老旦上〕吹角当城片月孤，生民无计乐樵苏。毡车下宿阴山下，寒到君边衣到无？女儿，夜深了，在此何干？〔旦〕在此绣爹爹一领战袍、一面战旗。〔老旦看介〕绣得好，绣得好！你父亲啊，

【山渔灯犯】【山渔灯】报君恩，吞天气。梦展孤衾，谁个经理？真亏你刺绣辛勤，不减那回文锦织。羞杀我暮年空念宗周纬，你父亲倒好，长相念还有孩儿。只二帝啊，绝塞风残露歇。身换青袍甘行酒，眼盼断中原报捷旗。心摇曳，叹孤忠自拟。【玉芙蓉】那里有向秦庭泪悬枯眼赋无衣！〔内作鸡鸣介〕〔老旦〕天色已明了，孩儿可将绣袍、旗帜封裹，差人送与你爹爹。〔旦〕正是。〔老旦〕老苍头那里？〔外扮苍头上〕白发年虽迈，丹心老不衰。老夫人、小姐有何分付？〔老旦〕这是小姐绣袍一件、绣旗一面，与你盘缠，你可星夜送与老爷。〔贴上付衣介〕

【朱奴插芙蓉】【朱奴儿】〔外〕念老奴筋力已颓，奉主命敢辞劳瘁。领取花袍与绣旗，军前去助他些威势。老奴一句话密禀夫人：家里要谨慎。百凡事，怕秦家伺窥。【玉芙蓉】老奴此番领小姐命送袍，好似向长城代他姜女送寒衣。

【尾声】〔老旦〕临行更有言相寄，〔低唱介〕丞相主持和为贵，可对老爷说，凡百事切须防后悔。〔外〕晓得。一门忠孝世间稀，〔老旦〕白发萧萧去恐非。〔旦〕更有一心坚似铁，〔合〕看他两脚走如飞。

第九折 御赐忠旗

【中吕引·满庭芳】〔生上〕风景愁人，江湖惊眼，雄心空慕骠姚。〔小生〕沙场余孽，兀自逞天骄。〔末〕酬国丹心未老，猛伤情华发萧萧。〔合〕安排起，六韬三略，力剪黑山魑。〔古诗〕〔生〕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陲。〔小生〕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末〕马蹀洪妖血，旗枭大敌头。〔生〕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孩儿、张宪过来，今兀朮疾趋建康，必繇牛头山经过，正可设伏以待。可令百人都换黑衣，出其不意，混入他阵，他兵惊扰自相攻击，此必胜之策也。传下将令，不得有违。〔小生、末〕得令。〔众〕挽弓须挽强，用箭须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必擒王。〔下〕〔小净领众上〕

【中吕·红绣鞋】尽人齐带弓刀，弓刀；悄然忙著鞭梢，鞭梢。飞渡去，建康捎，旗帜盛，马咆哮。望风无敢有兵交，兵交。自家兀朮便是。前引兵攻取常州，被岳飞四战皆捷。这个势头想已不利，只得又奔建康。难道那里也有岳飞不成？叫把都儿每，

疾忙前行。〔众应下〕〔生引众上〕

【其二】计成衣黑蹊跷，蹊跷；管教扰乱窠巢，窠巢。人暗认，器潜操，兵寡少，势雄骁。任如城铁阵也难牢，难牢。〔兀术、众上〕〔接同混杀，自相混扰败下〕〔生、小生、未追下〕〔复上〕〔生〕走了。自古道穷寇勿追，众将士，暂且扎营休息则个。〔外扮苍头送袍上〕兵戈临阃外，针线自闺中。自家岳府中苍头，奉俺家小姐之命，此间已是辕门，不免闯进。〔众绑外，外表白，众禀明，外进见叩头介〕〔生〕老苍头为何到此？〔外〕小姐绣得战袍一领，岳字旗一面，特遣老奴送上。〔生接袍穿介〕我儿好孝顺。老苍头且住在营中，明日打发你回去。〔外应〕仗钺披袍气色新，霓旌望遍塞垣春。夫人小姐同欢慰，不怕他家丞相嗔。〔净扮天使捧旗上〕

【剔银灯】承君命难分酉卯。精忠字绣旗标号，一点太阳葵心照，麒麟裘红旗相肖。行来辕门近了，传天语隆恩宠褒。〔杂报生〕〔生接介〕〔净〕圣旨已到，跪听宣读。皇帝诏曰：览卿奏孤军挫敌，义勇可嘉，深念勤劳，往加抚问。特遣内侍李世良诣卿军赐卿精忠旗一面，战鞍、绣鞍各一对，龙涎香一千饼、龙茶一合、龙宝丹一合，铁筒一对，金千两、银五万两、钱三十万缗。卿其毋徇前劳，用克大敌，勉旃谢恩。〔谢恩接旗介〕〔生、净对揖〕〔净辞介〕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下〕〔生〕今后出征，将岳字旗与先锋打著前行，那御赐精忠旗便当帅旗，竖立中军。〔众应介〕〔展旗介〕

【倚马待风云】〔驻马听〕〔生〕志剪狐妖，小凯羞将金镫敲。感得吾皇过奖，宠锡多仪，恩迈群僚。见此精忠二字，令人愧死无地。英雄千丈气空高，精忠两字何由效。【一江风】寻思转转焦，无功报圣朝，怕负了煌煌诏。【驻云飞】喲，帐外绣旗飘，表英豪。铁骑三千，放个行军炮，直捣单于老上巢。〔集句〕旄头夜落捷书飞，来奏金门著赐衣。白马将军频破敌，黄龙戍卒几时归？

第十折 奸相忿捷

【南吕引·上林春】〔净、贴众侍姬仆从随上〕〔净〕不领忠良那生活，西湖上慢摇轻舸。〔贴〕东君也恁遭逢，白日未教闲过。〔净〕东风起，莫教吹皱湖心水。湖心水，春花秋月，镜中相似。〔贴〕韶光易去凭谁止，欢场无尽心难死。心难死，子规何事，教人知止。〔净〕夫人，今日再到西湖闲耍一回，酒席已曾完备否？〔贴〕完备多时。〔净〕如此，便打轿到西湖去。〔众应介〕〔行介〕〔集句〕十里莺啼绿映红，年年常是惹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玉佩成行引上公。〔上船介〕〔净〕夫人，你看日色融和，春光妩媚。红映绿，绿映红，最可爱六桥花柳；秀又明，明又秀，看不厌十里湖山。对此芳辰，可能虚度？〔贴〕若还不饮空归去，只恐湖山也笑人。左右的起乐，老妾与相公把盏。〔净〕老夫回敬。〔众奏乐进酒介〕

【香柳娘】喜春光正佳，喜春光正佳，柳枝花朵，平湖一片长堤锁。看青围

翠匝，看青围翠匝，古寺隐岩啊，浮屠点空破。〔内作游人歌吹唱吴歌介〕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错把杭州作汴州。〔净〕听游人笑歌，听游人笑歌，夫人，我今日也算做与民同乐了。一方泰和，休道偏安江左。〔贴〕侍女每，取巨觥来劝相公。〔众奏乐〕〔净放饮介〕〔众跪劝酒唱介〕

【其二】遇良辰放怀，遇良辰放怀，如今满朝公卿，那个似老爷快活？南衙独坐，威权炙手热如火。〔贴举杯向众介〕这言词果然，这言词果然，爵显与金多，无灾又无祸。〔净作喜介〕我好快活也！〔大笑介〕〔贴〕相公笑什么？〔净〕笑他每见炷，笑他每见炷，弄甚干戈，自寻劳瘁。〔旦扮探子上〕打听军前捷，忙通相府知。禀老爷，岳元帅大败金兵，如今又杀过郾城去了。〔贴惊介〕〔净不喜介〕这不是报军情的所在，谁著你来，快叉出去！〔探〕双手拍开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门。〔下〕〔净〕叫左右，把这筵席都收了，鼓乐都住了。

【其三】恨乔才恃能，恨乔才恃能，把北兵轻破。他功名遂也何干我？况金人有约，〔贴〕况金人有约，〔奏乐介〕〔净止介〕〔众〕禀老爷，夜宴摆向何处？〔净〕摆什么夜宴！夫人，那誓语怎消磨？从今夜不卧。〔众跪〕听传来凯歌，听传来凯歌，有甚熬煎，还该称贺。〔净大怒喝介〕〔贴〕相公，只怕胜负兵家还未可知。〔净〕夫人，说那里话？

【其四】又何须浪猜，又何须浪猜，岳飞那厮啊莽心难挫。我思量就里如何可？怕金家有失，〔贴起唱介〕怕金家有失！〔向净〕相公，你空把议来和，他刀尖儿未饶过。〔净〕夫人，我心下著实不快活！去心头病魔，去心头病魔，这方儿有么？〔贴〕除非杀却那无知歪货。相公，你快叫人再去打听，倘若再胜，那时必设计召回才是。〔净〕说得有理。叫左右，看扶手上岸打轿回去。〔净〕兴尽悲来酒未酣，〔贴〕负他盟约祇生惭。〔合〕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人无二三。〔净〕好恼，好恼！

第十一折 岳侯挫寇

【仙吕入双调·窳地锦裆】〔生、小生、末引众上〕〔众〕威声响震若轰雷，重甲将军尽欲飞。金人汤著势先隕，谁敢当吾岳字旗！〔生〕大小三军，金兵再至，今番大战不比往常，用心杀向前去。〔众〕禀元帅，打听他那边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如墙而进，不知该怎么对敌？〔生笑介〕这却容易。昨日已传令，选步卒五千各备麻扎刀一把，可曾停当？〔众〕俱已停当了。〔生〕你每入阵切勿仰视，只斫马足。那拐子马既相联合，一马仆，二马皆不能行了，管教他坐而待毙。〔众应介〕〔唱前未句下〕〔小净引众上〕

【其二】连朝屡败被他欺，刀戟无锋气力疲。三军力疾奋雄威，重扫中原还

未迟。〔生、众上对垒介〕

【锦上花】休要强支持，休要强支持。入地无门，祸在燃眉。送我两宫归，送我两宫归，退保那烟沙地。

【其三】〔小净〕宗社已凌夷，宗社已凌夷。何用酸儒，自建旌旗，劝你早回归，劝你早回归，倒免受腌臢气。〔混战做砍马足。小净、众败下〕〔生〕且喜金人大败，叫军士每扎住营垒，明日再杀将去。〔众应介〕〔集句〕千里关河百战来，京城燎火彻天开。将军三箭成功后，肯放逃魂暗里回。

第十二折 书生扣马

【仙吕·月照山】【月儿高】〔小净领残兵上〕一指中原啸，黄河浪翻倒。谁遣将军岳，入耳如雷爆。撇却英雄，羞惭任人笑。叫跟随的，【山坡羊】快把胡笳调入思归早，我跑了一日，快取皮可可来。且在鞍鞞把酥浆暂饱。〔作惊走介〕那动的又是岳家兵来了。〔杂禀〕那是山犬惊走。〔小净〕心摇，原来是草蒙茸山犬噪；〔又作惊走介〕那声息又是岳家军来了。〔杂禀〕那是风声。〔小净〕呼号，原来是北风寒树转梢。〔作气喘介〕俺自河北兴兵以来，全靠铁浮图拐子马，今日悔气，撞著岳飞这厮，杀得片甲无存，如之奈何？〔众〕我每闻见岳飞二字心胆便寒，不敢闻他名字，只叫岳爷爷罢。〔小净〕如今事出无奈，我每且自逃回，重整兵马，再来未迟也。只这马平日何等快，今日也走不动了。〔内叫〕太子且不要走。〔小净〕好怪、好怪！这等忙乱逃生，谁人大胆，敢来拦挡。〔杂〕禀太子，远远望见一个酸秀才来了。〔小净〕我一生与中朝那个孔夫子无缘，这秀才来寻我做甚？〔小生扮书生上〕崆峒山叟醉生涯，河北风烟卷暮沙。好著金笼护鹦鹉，莫教飞入别人家。太子请了，岳少保即退矣。

【桂枝香】〔众〕岳爷兵到，杀得我神魂颠倒。蓦忽走出书生，乱向军前呼叫。〔小生〕太子，把归鞭暂止，归鞭暂止。〔小净〕先生说那里话？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众，何谓即退？〔小生〕太子有所不知。那宋朝啊，权臣当道，兵机须料，他那里岂相饶？〔小净〕常言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小生〕你道山难撼，只怕山儿正未牢。〔小净下马揖介〕既承下教，望赐明言。〔小生〕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能成功乎？〔小净〕噯、噯，有这等事？〔笑介〕可喜、可喜。

【其二】〔小生〕吾言非笑，开君关窍。〔小净〕是了、是了，多谢指教，快取金币相酬。〔小生〕不收，快拿去。不要礼物相酬，〔小净〕愿留名姓，后有会期。〔小生〕何用把名儿轻告。〔大笑介〕分明指与平川路，吾辈岂是蓬蒿人。〔下〕〔小净叹介〕宋朝、宋朝，你看贤人尽隐，贤人尽隐，这书生啊，他奇材难效，如今欣然来报。快叫营中毕那气拿笔砚来，染霜毫，把密信遥封寄。岳少保，岳少保，教你身名丧这遭。〔末扮毕

邪气头巾、青衣，袖带笔砚上〕平生文章不济，谁想今朝得地。当初南朝一个低秀才，如今北朝上上毕邪气。太子有何分付？〔小净〕你速与我写书一封与秦丞相，求他讲和罢兵召回岳飞。〔末作写完念与小净听介〕

【一封书】相逢似漆胶，你归家音信杳。通和事怎抛？反添兵苦战麇。似你中朝推孔圣，他也说不可平生忘久要。那岳飞啊，祸根苗，定难饶，及早图他方恨消。〔小净〕写得好，写得好，还要修一封书与丞相夫人。〔作附耳密语介〕〔末应介〕晓得了。〔如前写念介〕

【其二】盟言耳畔牢，你如今忘记了？今朝事可焦，比交锋输数遭。记得毛诗曾说道，必取琼瑶来报桃。嘱多娇，事难熬，猛将雄兵须暗消。〔小净〕一发写得好，可将蜡丸封了，唤能行会走通南音的尖哨儿上来。〔丑扮尖哨儿上〕全凭两脚如飞，做我一生活计。太子有何分付？〔小净〕如今两封书，一与南朝秦丞相，一与他夫人，特差你去。〔丑〕小的就去。〔小净向末介〕

【青歌儿】书儿写令人脾燥，宰肥羊酒酪相犒。〔末〕天生书记我为高，从今奏凯，与个红妆搂抱。〔小净向丑介〕

【其二】伸开腿往南飞跳，这封书定索回报。〔丑〕天生行路我为高，功成受赏，我要黄金千钞。〔末收笔砚介〕一纸书贤十万师，〔丑拍腿介〕还须两脚早奔驰。〔小净〕正是得他心肯日，〔合〕果然是我运通时。〔小净〕早去早来。〔丑〕晓得。

第十三折 蜡丸密询

【仙吕引·剑器令】〔贴上〕思想便心焦，要甚的夫人封号？算风情年来缺欠，总然错嫁南朝。生不嫁左贤，空自偕婚媾。莫代王昭君，懊恨毛延寿。奴家王氏，王次山之女，当日在金国与四太子有枕席之欢，情好甚浓，别他南来，至今想念。可恨岳飞每定要与他厮杀，四太子前日输了一阵，幸得丞相心下十分不乐，那岳飞料想也难成功。只怕丞相不早为之计，那四太子万一再输，如何是好？如今丞相入朝去了，不知可曾回否？不免叫丫环外厅伺候，若已回家，请问他有什么计策？莫使四太子吃亏方好。筵篲那里？〔小净上〕来了。自家唤做筵篲，提督酱、醋、盐、油。一生会与男儿相面，隔衣裳分出粗细刚柔。今早府门前站立，一双眼便是皮里春秋。多少人在我跟前走过，我却暗里搜求。见一个梢长汉子，最好个大大鼻头，我道是相君之面，必然天字一号风流。那人丢个眼色，我便顺水推舟。同他到一个僻静去处。我只道他君子好逑，元来他奉著兀朮差遣。我夫人与他曾有些绸缪，寄与夫人的表记，是个黄蜡做的气球。〔内叫〕是蜡丸。〔小净〕我如今接得在手，不免把夫人羞他一羞。他若把我发作，我便说出根由。〔内叫〕说出什么？〔小净〕则说我便兀朮改脚，你不要轻觑我这丫头。〔见介〕〔贴〕你在那里去来？〔小净笑介〕〔贴〕笑什么？〔小净又笑介〕〔贴〕什么事，只管笑了去？〔小净〕府门前不知那里走来一个汉子。〔贴〕那汉子怎么？

【仙吕·解三酲】〔小净〕他貌古怪语言别拗，千万的名字不叫，却怎的唤名尖哨？〔贴〕尖哨，元是金国那边的人了。〔小净〕箜篌与他并不识面，被他一把扯到无人之处，只道他那话儿，原来倒不。〔贴〕他有甚话来？〔小净〕道什么兀朮太子差来到。〔贴喜介〕低声。他还说些什么？〔小净〕还有哩，他问我可是答应夫人的。〔贴〕你便说是了。〔小净〕箜篌是这样说的。〔贴〕他怎么？〔小净〕又问夫人可待得你好么？〔贴〕你便说待得你好了。〔小净〕我说我与夫人只多了一个头儿，可不好哩！他便把十两一块条金送我，又把一个蜡丸与我，教我送与夫人。又古怪哩？〔贴〕怎的？〔小净〕教不要与老爷瞧。〔贴〕把我来看。〔小净〕我不知道他什么子，便没有接他的。夫人若要看，箜篌去禀过老爷，待老爷向他讨来看罢。〔贴〕不要去禀老爷，你去讨来与我。〔小净〕我不去讨。〔贴〕怎么不去讨？〔小净〕老爷访出这根与苗，将我箜篌一顿敲。〔贴〕没事，你去讨来。〔小净〕不去的稳，怕他知道，〔贴〕当真没事的。〔小净〕夫人没事，我却难饶。〔贴〕你不知道，那四太子啊，

【其二】〔换头〕我与他家情意好，〔小净〕我说呢，〔贴〕别后相思两泪抛。〔小净〕怪得夫人眉头不展。〔贴〕今朝幸把音书报，看喜色上眉梢。当初你老爷也知道此事，怕他如今做了丞相，顾惜体面。〔小净〕常言道，宰相肚里好撑船，越不计较了。〔贴〕虽然他大量难动摇，难道丞相夫人有外交，还是瞒他好。防著他良心发现，一旦妆么。〔小净〕既如此，待我去讨来。〔贴〕快讨来。〔小净背介〕蜡丸已在袖里，不知这话真假如何，不敢擅便。如今取出，只说是去讨来的便了。〔回身递丸与贴拆看，唱前折后一封书介〕〔贴〕他有书与老爷没有？〔小净〕他说有书，只待老爷回时便下。〔贴〕老爷此时想已出朝，你去外厢打听，若归府时便请将来。〔小净应，同下〕

第十四折 奸相定谋

〔丑扮尖哨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自家金国尖哨，奉著四太子之命，来宋朝秦丞相处下书。寄与夫人的书今早已与他侍女传进去了，丞相的书还没有下。如今丞相已出朝，只得在此伺候。〔净上〕

【仙吕引·天下乐】手辣从来不用刀，更兼心计有千条。精忠两字偏生恼，杀却他每方恨消。〔丑见介〕小的有蜡丸一颗献与老爷。〔净〕接上来。〔背介〕这是四太子那边的书了，也不便发回书，就打发他去罢。〔入袖介〕〔向丑〕你且去，自有价钱与你，不消伺候得。〔丑应起介〕不施万丈深潭计，怎得骊龙颌下珠。〔下〕〔净〕左右的退下。〔众下〕〔净、贴见介〕〔净〕夫人，适才四太子有书来，你可知道？〔贴〕书上说些什么？〔净〕待我念与你听。〔唱前折前一封书介〕〔贴〕你如今用个什么计策，使众人都罢战主和方好。

【皂袍罩黄莺】【皂袍】〔净〕此际正须图报，念恩情昔日，义比山高。〔贴〕正是呢。〔净〕岂肯流水东驰付滔滔，北人啼哭南人笑。我如今连发金牌一十二道，便

著他班师，他若再去进兵，便以抗旨论罪了。〔贴〕如此甚好。〔净〕【黄莺儿】教他枉勤劳，麒麟阁上，也没得姓名标。

【其二】〔贴〕堪羨相公精妙，会中人不用、两次三遭。誓语须知要坚牢，而今便下班师诏。教他枉勤劳，朱仙镇上，没得甲兵操。太子如今受困危，〔净〕金牌十二解重围。〔贴〕当权若不行方便，〔净〕如入宝山空手归。〔贴〕相公，事不宜迟了。〔净〕晓得。

第十五折 金牌伪召

【双调引·新水令】〔生戎妆，二卒随上〕〔生〕寒烟一缕随线长，对陵京转添惆怅。虽然暂喜边尘荡，只是二帝啊未还京，望燕云尚有千重障。〔岳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竭？直待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自家领兵到此，幸得屡战屡胜。那兀朮所恃铁浮图、拐子马都被我破尽。眼见这厮往北逃遁，且驻扎朱仙镇。只是二帝未回，寸心如割。正是古人云：“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言之不觉泪下。且待孩儿、众将到来，一同商议。〔小生岳云、未张宪上〕

【五供养引】〔小生〕家猷远壮，指幽燕威凛秋霜。〔未〕浮图连拐骑，最为强，一朝尽倒，他伎俩顿然消丧。〔合〕还须整、旧冠裳，这番衣锦尽还乡。〔见介〕〔生〕连日屡破金兵，皆将士同心之力。闻得诸陵残毁，不觉痛心。可一面差人修理，一面谨守营垒，用心哨探，以便进兵，勿得怠玩。〔众〕元帅用兵如神，兀朮那厮伎俩已穷，想不日便可成擒也。〔生〕那两河豪杰俱要好生看待，重以金币犒赏。其他老弱妇女各要加意安抚他，不可有疏。〔众〕是。〔卒报〕远远望见朝使飞马而来了。〔生〕安排香案接旨。〔外扮使臣捧一号金牌上〕

【仙吕入双调·园林好】紧风雷金牌手将，到朱仙镇欢声闹嚷。圣旨已到，跪听宣读。诏曰：尔河北制置武昌郡公少保岳飞，久在行间，屡建奇绩，今特加尔太尉同知枢密院事，即日班师回京，以副朕眷。钦此。〔生叩头，起接旨，与外揖介〕请问天使大人，贼势方张，下官连战俱胜，飞报朝廷去了。汴京计日可复，便当奉迎二帝还朝，如何忽有班师之说？〔外〕这是朝廷旨意，小官不过捧之而来。太尉啊，你克日里班师行赏，还领取姓名扬，〔生〕羞讲起姓名扬。先生且请馆驿暂住，容下官从容商议。〔外〕正是：朝中天子三宣，阃外将军一令。〔下〕〔生叹介〕〔小生、未叫介〕这是怎么说？〔生〕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皇上、皇上，不是我岳飞没用，是奸臣误了你也。

【嘉庆子】我一生事主空肮脏，只后土皇天鉴满腔。愁绝纶音忽降。凭义胆，报君王，将热血，洒疆场。〔丑扮使臣捧二号金牌上〕

【尹令】后来更催前仗。〔生将接介，又报〕又有一位使臣来了。〔净、外扮使臣捧三号、四号金牌上〕置邮道途相望，金牌亲传不爽。〔生接介〕〔丑〕奉圣旨，敌势稍缓，安静为福，今发二号金牌，即催岳飞班师。钦此。〔净、外〕奉圣旨，连发三号、四号金牌，速催岳飞回京，勿得逗留生事。钦此。〔生叩头接介〕〔生向丑、净、外揖〕〔贴扮探子飞报上〕报、报、报，兀朮领残兵复来交战。〔生对丑、净、外〕列位先生少停，非是下官有违圣旨，只是贼势逼近。你看征尘满天，事系兵机要忖量。〔丑、净、外〕这使不得，朝廷只教太尉班师，不教出战。〔众怒介〕敌已到前，岂可束手待毙！〔生上马〕〔丑、净、外阻介〕〔众争介〕〔生迟疑介〕〔众〕朝廷发金牌之时，不知兵情若此。今事势已急，定须出战。三位使臣，且请馆驿安下。一战之后，班师未迟。〔外、净、丑俱下〕

【品令】〔众〕安危瞬息，他鼾睡倚虏旁。元帅，古人有云：安国家利社稷者，专之可也。权宜制阍，一战有何妨？摩拳擦掌，谁敢来拦挡？〔众作愤恨介〕各各争勇，那肯逗留观望，只待二圣还朝，方显我将军境外强。〔内报〕兀朮到了。〔小净领兵上〕〔众拥生交战介〕〔小净败〕〔小生、末追下〕〔生〕且喜兀朮大败，孩儿同将士追去，想便可乘势擒他了。〔外、净扮父老上〕〔集句〕城中钟鼓四天闻，路上行人欲断魂。衢路纵横填白骨，千家今有百家存。自家河北父老便是。我每久陷北朝，才得岳太尉兵到，收复燕云，复见天日。近闻朝廷唤取班师，不知是何缘故，特来挽留。〔见生伏地哭介〕我每情愿跟著爷爷去杀兀朮，大家求见二帝一面，切不可轻回。〔生〕我亦不愿回朝，要在此杀贼，无奈朝廷金牌下来。〔外、净〕爷爷也管不得什么金牌，朝廷也是主上，二帝也是主上。爷爷纵不肯救我每百姓，也看二帝面上，再住一住。〔生哭介〕你每说起二帝，吾心折矣！〔外、净〕正宜趁此机会，杀往前去，庶可即见二帝。〔内报〕使臣又到了。〔小生、末扮二使捧五号、六号金牌齐上〕曾闻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宣旨介〕奉圣旨，五号、六号金牌召取岳飞班师。如违，取罪未便。钦此。〔生叩头介〕〔小生、末〕太尉啊，

【豆叶黄】你权收去驾，速整归缰。〔众哭介〕忍平白地坏、忍平白地坏却长城，〔向小生、末叩头介〕只得向前稽顙。〔小生、末〕可恶、可恶！我捧的如纶如綍，你说的胡言老脰。快赶去！〔外、净哭介〕还望天使转奏吾皇，我每啊，恰好似燕归原宅，恰好似燕归原宅，忍夺取依栖画栋雕梁。〔外、净虚下〕〔生〕使臣请到馆驿，下官即便与众将商议班师。〔小生、末〕太尉不必计议，只是班师便了。虽然阍外将军令，须信从来天子尊。〔下〕〔又报〕枢密院差官又捧七号金牌到了。〔又报〕中书省又差官捧八号金牌到了。〔小净、外扮二使上〕塞垣万里无飞鸟，马首东来知是谁？自家奉旨到此，速与通报。〔生迎介〕〔小净、外宣旨〕奉圣旨说与中书省、枢密院，都将发去七号、八号金牌，速召岳飞还朝，不许停缓时刻。钦此。〔生叩头介〕

【三月海棠】【月上海棠】〔小净、外〕奉诏往，驾言络绎如翻浪。太尉啊有内廷秘旨，指与行藏。〔附耳介〕此是秦丞相主意，明明说与太尉罢。【昼锦堂】非诳，不是耳畔亲遵丞相指，谁人敢来轻撤将军帐。你每这些人到不是爱太尉了。【五供养】好好依旨降，快束装，若不归去啊，怕伊立地有灾殃。丞相分付，我每守著班师，暂往馆

驿，专等太尉收拾回京。请了。正是：无限塞鸿飞不得，又驱羸马向天衢。〔下〕〔贴、丑扮二内臣上〕拖玉腰金报主身，数通和好正烟尘。北极转愁龙虎气，早开高阁画麒麟。自家奉九号、十号金牌而来，已到辕门，通报迎旨。〔宣旨〕奉圣旨，韩世忠、刘錡等俱已班师，岳飞孤军，决难独进。特差印绶监太监一员、司礼监太监一员同往军前，催取回京，不得少延取罪！钦此。〔生叩头介〕〔贴、丑〕老先儿，莫怪学生说：

【二犯六么令】韩、刘老将，半札书传，便改南鞅。〔生哭介〕罢了、罢了，如今孤掌难鸣了。〔外、净仍扮父老哭上〕老爷怎么了？〔生〕我的此身何足恤？任穹苍！只你每啊，怎下得赤子肉填虎狼！〔众低禀介〕老爷，只怕是假金牌，还要仔细。〔生叹介〕不用细推详，自古道天威难犯，这才是莽精忠的散场。〔贴、丑〕你每这些黄黄子少打！平不达儿的有这些饶道！上边法度一些也不知，只管胡缠！回去奏知官里，看你每禁得起不？〔生哭介〕我那二帝啊，〔贴、丑〕老先儿开口就说二帝。二帝是大家的，难道是老先儿一个人的？俺每先去了，繇你来也罢、不来也罢，只怕圣怒不测，悔之晚矣。你每众人也要撺掇你家爷回才是。请了、请了。〔生〕二位先行，下官随后回兵就是。〔贴、丑〕这才是。正是：令如火风急，莫作等闲看。〔下〕〔小生、末上〕晓风长路起埃尘，夜半妖星照渭滨。黄蘗馆中心自苦，行藏由兴不由身。〔见介〕〔小生〕孩儿与张宪追赶兀朮，他逃遁远去。孩儿因圣旨班师事，放心不下，是以不敢前进，只得回来。〔生叹介〕事势如此，眼见得金运不衰，就追他也没干了。〔内报〕司农少卿李老爷随传牌到了。〔小净扮李若虚上〕时征俊义入，莫虑虎狼侵。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自家司农少卿李若虚是也，蒙朝命奉十一号金牌而来，已到军前，速与通报。〔生接介〕〔小净〕奉圣旨，敌方议和，留兵不便。今差司农少卿李若虚亲到军前，守催岳飞回京，不得稍迟，有误大计。钦此。〔生叩头介〕〔外、净跪禀小净〕老爷乃国家大臣，今敌势屡败，二帝可回，如何频取岳爷回军，有误国家大事？老爷还与我每百姓做主，回奏朝廷。

【玉交枝】〔小净〕休来喧嚷，秦丞相啊主通和为谋最良。况兵家胜负难揣量，幸两国俱免刀枪。〔向生介〕老先生，事已至此，不必迟疑。〔生向北痛哭介〕英雄泪垂三两行，〔众俱哭介〕旄头光掩三千丈，〔父老哭介〕任幽燕沉沦北方，〔小净感动哭介〕岳老先，学生此行，也出无奈。叹铜驼空埋故乡。〔生〕也罢，老先生请行，学生在此再住五日，等父老妇女束装随去，庶免陷于贼手。〔小净〕学生知道，就此先行。和边称上策，心折大刀头。〔下〕〔贴、丑扮两河豪杰上〕〔集句〕咸阳一火便成原，鼓角阴风白草翻。试看千村几家在，身留一剑答君恩。自家两河豪杰韦铨、李通便是。〔禀介〕我每两河豪杰数十万人，俱依靠著老爷一齐破贼。如今一旦班师，我每不如伏剑先死。〔生哭介〕你每且随往南朝，另图再举罢。〔贴、丑〕我每后生的还跟得上，那些老幼如何去得？金人复来，都拿去哈喇了。求爷爷多住几日，我每扶老携幼、情愿随行。〔生〕还怕金人闻俺班师，便来追袭。〔众〕他每但闻个岳字也吓散了魂，还敢来追赶。爷爷，救我每残生罢。〔大哭介〕〔生顿足大哭介〕这壁厢啊，

【江儿棹】【江儿水】痛哭人民泪；那壁厢啊，飞来诏旨忙。我不好说得，这中间

别有冤魔障。可将香案来辞二帝。〔生哭拜倒地介〕〔小生、末、众将俱哭倒介〕〔生大叫介〕二帝二帝，臣飞一去，不知乘舆何日还京也！狩北龙车空凝望，〔又拜陵寝介〕〔哭倒同前〕陵宫王气成林莽，〔起对父老哭介〕又把苍黎撒漾。〔父老哭倒介〕爷爷救我每性命！怎舍得爷爷回了！【川拨棹】〔生〕马虽南，泪满眶，霎欢声成恨快。〔哭叫介〕我那二帝啊，

【川拨棹】你悬悬望，又谁知成妄想。大丈夫一片忠肠，大丈夫一片忠肠，奈中朝秦头掩光。按吴钩尚吐芒，忆遥天一雁翔。你每父老即刻先行，我随后起马。〔外、净哭介〕

【其二】【换头】我的家园已尽荒，〔贴、丑〕我的衷肠没处商。〔生〕费你每簞食壶浆，费你每簞食壶浆。〔众哭介〕爷爷是我每的一个再生父母了。〔生掩泣介〕羞杀我也，休说是重生父娘，可怜他男和女天一方，妇和夫拆道傍！〔外、净、贴、丑〕俺每不要啼哭了，少不得收拾包裹，跟随元帅去。正是：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下〕〔生〕分付众将官：大小三军，即刻班师回去。〔众将皆愤叹介〕老爷真正回去了。

【尾声】〔生〕我万分不忍前功丧，〔杂报〕朝使又到了。〔净上〕奉朝命频加责让。〔宣介〕奉圣旨，发下十二号金牌，勒取岳飞还朝，如再迟延，即以抗违论罪。钦此。〔生叩头介〕分付大小三军，即刻班师。〔众应介〕〔生〕待回朝面疏君王。〔集句〕眼前人事只堪哀，驿使从前走马来。独想征车过巩洛，寝园无主野棠开。

第十六折 北朝复地

【仙吕引·小蓬莱】〔小净引众上〕羞记从前狼狈，看这番重整旌旗。提刀上马，如汤化雪，谁敢争持？〔集句〕匹马今朝不少留，赎取沙场万髑髅。但使龙城飞将在，黄河不用更防秋。俺兀术自起兵以来，未常有败，近日被岳飞这厮，杀得俺望风瓦解，认帜魂消。幸遇个书生扣马，点破那权臣在内。俺忽然想起秦桧夫妇与俺有约，便写下两封书信，封入蜡丸，星夜寄去。亏他连发金牌一十二道将岳飞召回。此人已去，余不足惧矣。那河南新复州县，不愁他不仍归于俺。叫把都儿每，就此起兵前去。〔杂应介〕

【仙吕·甘州歌】【八声甘州】弓刀似蚁，更鼓声如沸，怒马如飞，追奔逐北，如今有甚迟疑。已到汝州了。〔小净〕围了城。〔内喊〕岳爷爷在此。〔众惊回介〕〔小净〕三军股栗留不住，〔众〕便主帅慌忙逃走回。〔喘定介〕〔小净〕呸，那里还有甚岳爷爷？快攻城！〔众攻介〕打破了。〔小净〕拿出那守城官儿来哈喇了。〔拿净上〕〔净诨，砍下〕〔小净〕再杀向前去。【排歌】魂不在，心似痴，眼中常见岳家旗。已到郑州了。〔内叫〕我这里开门奉迎，不要杀。〔小净〕再杀向前去。金牌到，即退师，有何人，更与我比高低。〔丑上，勒马介〕小官是蔡州知州，求太子受降了去罢，待小官放心。〔诨下〕

〔小净〕把都儿每，暂且收兵回营。

【其二】〔换头〕南朝可痛悲，譬取之于寄，手到擒回。垂橐而入，转眼捆载而归。掳来美人先尽俺，那惫懣腌臢才到伊。〔众〕不须好，只要肥。〔小净〕肥的怎用得？〔众〕肥的著得你那东西。〔小净喝介〕须精选，宜整齐，销金帐里做夫妻。〔译下〕〔外、丑扮父老上〕汉家自失李将军，万里枯沙不辨春。惆怅故园兴废事，每回回首即长颦。秦桧天杀的，你把岳爷撤回，这一方被金兵杀得好不苦楚哩。

【解袍歌】【解三醒】想将来好生淘气，把朝廷任意施为。〔恨介〕我若还撞著这入娘贼，食其肉寝其皮。【皂罗袍】将江山抛弃，与金人壮威；将君王撒漾，与金人燥脾。这般主意可有些儿理？【排歌】皇天的，直恁奇，难道宋家荡尽才有轰雷；阎罗的，也直恁迟，难道宋家荡尽才有泥犁？秦贼、秦贼，身在南朝作大臣，反教北将害南人。到头一报还一报，远在儿孙近在身。

第十七折 群奸构诬

【双调引·风入松慢】〔小净官服上〕势成冰炭自难容，肆虐无从。想来相府堪挑弄，须凭暗箭相攻。下官张俊，字伯英，凤翔府成纪县人氏。起于诸盗，颇负才气，以勤王有功，累升枢密使之职。素与岳飞有隙，每每要寻个什么计较下手他；再不凑巧，幸得秦丞相心下著实不喜欢他，我正好趁此因风吹火，一来去眼中之钉，二来又奉承了丞相，岂不一举两善？今日蒙丞相见召，想是商议此事。左右的通报。〔报介〕〔净上〕既有深谋叔向，应无续命茆弘。〔见介〕〔净〕议和原是为国为民，诸将皆称不便，若非枢密一力担承，老夫便没个帮手了。〔小净〕太师老成之见，自与那行险侥幸的不同，便是称臣称名，何损于皇上？却也落得安稳。难道爱著一个虚名不肯受屈，到肯与他拿去不成？他每为将的，再从不从大处计较，只管要向前厮杀，无非贪恋兵权耳，那个象太师实心为国？〔净笑介〕著、著、著，区区心事，只有枢密说得透。老夫因见枢密大才，所以奏过官里，悉罢诸将兵权，专付枢密掌管。〔小净〕深荷提携，敢忘衔结？〔净〕公与岳招讨同列，一定是志同道合的了，怎么他屡屡梗我和议？〔小净〕再不要提起那畜生，晚生与他仇恨也非一次了。绍兴四年，金兵犯淮西，是我的分地，与岳飞什么相干？他偏卖弄本事，轻轻走去，一战而捷，以他之长，形我之短。太师，你说可恼不可恼？〔净〕闻得枢密那时坠马伤臂，进兵不得。那敌人来抢夺些财物，少不得去的，那里算得是他的功？〔小净〕七年淮西之役，晚生与他书，只说前途粮乏，不可行师，他不知怎么就与皇上说了，赐他御札，说道转饷艰阻，卿不复顾。你道可恼不可恼？〔净〕这一宗却不要对人说。枢密前日说他逗遛不进，以乏饷为辞，台谏弹章，把来做一宗罪案。枢密这样说起来，到与他一通辩状了。〔小净〕太师疑晚生与他志同道合，因此叙出，别人跟前，怎么好说？〔净〕枢密放心，如今再商量一个计较，杀却那畜生，方保和议永久。〔小净〕恩相有此盛意，下官敢不仰体？

【仙吕入双调·黑蜘蛛序】〔净〕他说甚精忠，与吾侪全没、半点通融。〔小净〕那赵鼎、韩世忠什么好人？偏他与之交厚？〔净〕便是。前日赵鼎被黜，他明明对众叹惜；我令他据摭韩世忠军事，他不惟不从，到把话来抵触我。却偏生向著那一边趋奉。〔小净〕朦胧，痴心立大功，安心恼相公。〔净〕怎相容！〔扞胸作恼介〕无奈心中不忿，怒气冲冲。

【其二】〔小净〕既心中怒气冲冲，要驱除须早，莫待从容。这机关怎教片时闲空。〔净〕匆匆，我思量计已穷，你权谋料想工。〔小净〕有好机锋，管取风波平地，断送英雄。〔净〕如此甚好，不知计将安出？〔小净〕他部将王贵、王俊，都与他父子有不解之仇。王俊素号雕儿，极是有用，已是招致来了。唤他两人来，太师再奖借数言，如其不从，胁之以祸，教他两人捏情出首。先将张宪严刑拷打，逼勒成招，然后拿他父子，使其徒自相攻发，主上便不疑了。〔净〕妙、妙，那出首文状怎么写？〔小净〕晚生已写在此。〔递与净看介〕〔净〕妙、妙，那两人何在？烦枢密唤将他来。〔小净〕已在相府门首，待我唤来。〔唤介〕〔外、丑上〕〔外〕世路悠悠水自分，春光还是不容君。〔丑〕胸中恶气冲牛斗，飞上青天作瘴云。〔外〕自家王贵是也。〔丑〕自家王俊是也。〔见介〕〔净〕我久闻你两人素以戇直招尤，几至身命不保，沉埋许久，如今张枢密举荐，指日就大用了。〔外、丑〕不敢。〔净〕你两人是来出首的？〔小净〕是来出首的。〔外〕没有甚事出首。〔丑〕是出首的。〔净〕说上来。〔外向丑介〕你出首什么？你说！〔丑〕你说。我一时说不出。〔小净低向净介〕张俊还没与他说明。〔净〕快与他说。〔小净向外、丑〕是张宪营还兵柄事，你两人已有首状了。〔丑〕是、是，有首状的。〔外〕有什么首状？〔小净出状介〕这不是你两人的首状？〔丑〕是，是我两人的首状。〔外〕呀，我那里有这首状来？〔丑〕你就忘了？这状里事情，那一字不是的确的？〔外〕这是怎么说？他营什么兵柄？〔净〕你状上明明说张宪谋据襄阳，营还岳飞的兵柄，怎么又说没有？〔丑〕禀上丞相，他有个痰疾，偶然发了，不论甚事都记不清，容他想来。〔外〕全没影响，想什么？〔小净〕颍昌之战，那岳云说你怯战，几乎正法，及至凯旋，怒犹未止。民家失火，你帐下卒取民芦筏，杀了他罢了，又杖你一百。这样深仇，好趁此报他了。〔外〕为大将者，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

【锦衣香】〔外〕赏罚公，权方重；若不公，难服众。谁人昧得良心，把他讥讽？〔小净〕良心劝你且宽松，太师主意，敢不迎逢？〔外指丑〕那雕儿有名，怎和他一般和哄？〔丑向外介〕伊好忒无用，把别人称诵；我不胜技痒，早钻头入缝。

【浆水令】〔小净〕把他的头颅借重，把他的性命送终！又不劳你王贵半分铜，却推三阻四，执固不通。〔净怒介〕还推阻，不顺从，教我怒发难轻纵！〔小净、丑向外〕今日里，今日里，落在阱中，休直到，休直到水尽山穷！〔外〕此事断难难从。〔小净〕你当真不从？〔外〕怎么不当真？〔净怒介〕既然王贵不从，也串入张宪一起，先将他敲死！〔外叹介〕唉，岳公、岳公，不是我王贵负你，事到其间，只得顺从了。〔小净向净〕他两人都出首了。〔净笑介〕也不愁他不出首。

【尾声】〔净〕速将文状向公朝讼，〔丑向外〕你也与我雕儿一样了，说什么平生

勇猛，〔外〕难当势焰烘烘。〔小净〕先去拿张宪来，打问成狱，不怕岳飞不认。〔净〕就烦贵衙门拿来打问。〔小净〕当得效劳。〔净〕数年积恨一朝除，〔小净〕他螳臂无知敢怒车。〔合〕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里捉金乌。〔下〕〔小净吊场〕打道回院。〔到院坐介〕承行吏王应求那里。〔小生扮吏上〕不作风波于世上，自无冰炭到胸中。老爷有何分付？〔小净〕写下堂牒，去拿张宪来审。〔小生〕这不是老爷衙门里事，只怕不便。〔小净〕我掌枢密院，管著天下将官，怎么拿不得他？〔小生〕老爷适才要拿来审，只怕没有这旧规。〔小净〕要什么旧规？快写了拿来，先到大理寺狱中取刑具伺候，什么红绣鞋、吕公绦，事事都要备办著。〔小生〕枢密院从没有推勘的事。〔小净〕喏，这狗才好打！〔小生应介〕〔小净〕只教他浑身是口不能言，遍体排牙说不得。〔下〕

第十八折 忠臣被逮

【越调·忆莺儿】〔众〕【忆多娇】〔外官服，丑、贴扮校尉携枷锁随上〕神不识，鬼不识，平地一声大霹雳，丞相传言拿活的。【黄莺儿】须潜行屏息，防他走失。〔外〕还防他使个拖刀计，要机密，我单人独马，只做访相知。你每权且退后。我只做相访，待他出来，听我呼唤，你每上前拿住便了。〔众〕如此甚好，瓮中捉鳖，手到擒来。〔下〕〔外〕下官杨存中是也，奉旨来拿岳氏父子。他与我同时为将，结为兄弟。他如今被奸臣诬陷，我怎忍他受那般极刑？只得将众校尉哄退，我独自到他家，与他说知，待他自裁，却不是好？来此已是门上，有人么？〔杂上〕侯门深似海，不许外人敲。是那个？〔外〕是我。特来访你老爷。〔杂〕老爷有请。〔生上〕

【越调引·桃柳争春】奸谋已知，只须独信精忠，由他冤陷不悔。〔杂禀〕〔生、外相见介〕〔生笑介〕

【越调·绵搭絮】十哥何故迤迤到柴扉？〔外〕特来相访。〔生〕定有跷蹊。〔外〕没甚事。〔生〕更何须详问伊，我已明知。〔外叹介〕〔生〕若没甚事呵，你长叹何为？我两人心下，有甚嫌疑，只恁吞吐含糊？〔外悲介〕〔生〕悲哽难堪欲语迟。十哥，我看你来的意思不好。〔下〕〔外〕他便抽身进去了，不免将堂牒送与他看。〔向杂介〕送与你老爷看。〔杂应下〕〔贴扮小鬟捧酒上〕酒逢知己饮，诗向会家吟。〔向外介〕我老爷著我送酒与杨老爷。〔外沉吟介〕噯，拿来，〔贴递酒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下〕

【其二】〔外〕小鬟只手草草捧金杯，那里是管待筵席？料难当狱吏威，不去赴圆扉，教我共他同死，这酒有微机。我便为朋友捐生，有甚踌躇还待疑？〔饮酒介〕〔生青衣上〕平生仗忠义，今日任风波。〔外〕我已饮药，你怎么还不引决？〔生笑介〕此酒无药，今日方见你是真兄弟了。〔外〕昨见张宪拿到枢密院，张俊那厮预为狱以待之。属吏王应求禀称本院无推勘故事，他也不听，亲自鞫炼，备极楚毒。〔悲介〕你怎么受得那般

极刑，还是引决的是。〔生〕昨晚已有人来，将秦桧奸谋对我说，使我自裁。我想皇天有眼，必不使忠臣冤陷，万一不幸，亦何所逃？我怎肯自家轻死！此行倘得生还，尚要与国家报效。〔外悲介〕既你主意已决，只得唤侄儿来开读便了。〔生〕岳云那里？〔小生青衣上〕不教飞将追强敌，且戴南冠学楚囚。〔见介〕〔外〕众校尉何在？〔众上〕朱门无复张公子，灞亭谁识李将军。〔外〕圣旨已到，跪听宣读。〔生、小生跪介〕〔外〕奉圣旨：

【越调·亭前柳】张宪太无知，兵柄敢营为！通同谋不轨，事已不须疑。岳飞，共彼相朋比，并子岳云，罪莫赦速拘提。拿下！〔众喊，拿枷锁介〕〔外〕我到前面等候，你每在此候岳爷起身。〔众应介〕〔外〕情到不堪回首处，一齐分付与东风。〔下〕〔老旦、旦上〕

【越调引·霜蕉叶】〔霜天晓角〕〔老旦〕萧墙祸起，使我心惊悸。〔见二生抱哭介〕【金蕉叶】怎样飞灾到你，天那，任奸人胡行妄为！

【越调·小桃红】〔生〕半途事业已灰飞，又坐我弥天罪也。后土皇天，鉴我渊微，〔小生〕何事遇凶危？〔老旦〕自不合仗兵威，解重围，建奇功，违权贵也，今日怨著谁来？〔旦〕他为朝廷怨著谁？

【下山虎】〔老旦〕堕他奸计，〔旦〕他把国势倾欹，故把忠良忌。〔老旦向二生哭介〕你怎吃这亏？〔生〕不必伤悲。〔众〕好起身去矣。〔老旦〕他恶狠狠将人只恁催，〔向生低唱〕你也分付家人辈，倩谁人搭救伊？〔生〕那见男儿汉和你一般见识。〔老旦哭介〕怎便束手无谋生别离？

【蛮牌令】〔众〕难道不分离？〔老旦牵二生衣哭介〕〔生〕何用强牵衣。〔众催介〕〔小生向老旦、旦向生哭拜介〕孩儿离父母，会无期，兀的不教人痛悲！何时得冤洗生归？〔众〕丞相分付，把他家书札尽行搜去，恐有私书在内。〔俱下〕〔搜书札上〕〔老旦、旦、小生〕家俱破，人已危，〔老旦〕是你每忠义，落的便宜。

【尾声】〔老旦、旦〕堪怜父子同遭系，恨杀那奸臣秦桧，〔生、小生〕怕只怕国事从今不可为。忠臣被谤信招疑，地暗天昏共惨凄。世上万般哀苦事，无过死别与生离。

第十九折 公心拒谏

【双调引·秋蕊香】【二句】〔末冠带扮李若朴上〕正把朝纲嗟叹，何心入相国庭前。【集句】乌纱顶上是青天，万事伤心在目前。敢向官途争虎首，西湖残景醉常眠。自家大理寺丞李若朴是也。早间秦府有人来请到府中议事，想为岳鹏举那桩公案了。我想人生在世，终是一死，若只图这现在的荣华，却不赎下了死后的报应？况忠良陷害，千古奇冤，我李若朴莫说拚了这个官，便拚了性命，骨头也是香的。来此已是相府门首，左右的通报一声。〔杂传介〕〔净上〕〔末〕

【夜行船】一片心机千万转，真实语好与谁传？为却精忠，难番情面，偏要执持刑典。〔禀介〕〔见介〕〔末〕太师有何分付？〔净〕就是为岳飞那厮罪案。他前次逗遛不进，又有营还兵柄的私书，你可用心鞠问，我这里重重推擢。〔末〕丞相听禀：

【仙吕双调·玉胞肚】明公休怨，说将来教人泪涟。〔拭泪介〕〔净〕呀，怎么哭起来？〔末〕那岳飞果是忠臣，圣上赐得有精忠旗一面，就这旗上字也堪为质见。〔净〕圣上赐旗，也是一时之兴。〔末〕呀，太师，乌纱顶上有青天，还望尊前终恕怜。〔净〕喏，动口便说什么精忠。精忠便怎么？

【其二】精忠谁羨，笑伊行言词倒颠。他明明是谋反，你到说是精忠。〔末〕是精忠。〔净〕喏，是谋反。终不然我相府威权，不能翻这宗文卷。你是个腐头巾的学问，如今用不著哩。书生见解若值半文钱，有德行的伊川先上天。〔末背介〕教我李若朴去杀人、媚人，怎么使得？我不如将此官诰，送还官家去罢。秦桧、秦桧，我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掷纱帽下〕〔杂报介〕〔净〕这酸秀才径自去了。你不做官，难道朝中少你这一个出色的寒儒？叫左右，你可对那何铸说，岳飞这宗罪案要他好生问来，明午便要呈招。〔杂〕晓得。〔净〕本待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下〕〔杂〕敬传丞相语，说与问官知。此是何爷门首了。门上通报，秦府差人在此。〔外扮何铸上〕夜做淹缠梦，晨来窃自猜。檐前无鹊噪，门外有人来。〔杂入介〕丞相爷拜上何爷，说岳飞一案，一定要老爷问，请老爷明午便呈招上去。〔外〕呀，怎么单要我问？〔杂〕因大理寺李爷不肯问，丞相大怒，故此改送何爷。〔外作慌介〕你只说我告了假罢。〔杂〕这怎么使得？一定是老爷问，小人回复丞相爷便了。〔杂做去介〕〔外追转介〕你回去，切莫便说我不肯问。〔杂〕晓得。不看低眉处，焉知宰相尊。〔下〕〔外〕这事怎么了？我何铸今番撞出这场费处的事来，不免到书房静想一回。呀，怎么天色便已昏黑？何省那里？〔小净上〕自家名唤何省，一生只好打盹，昨夜梦遗三遭，快活其实难忍、难忍。〔外〕喏，这厮好打，快张灯来。〔小净张灯介〕〔小净作睡介〕〔外〕唉，这样一个忠臣，何忍将他陷害？也罢，如今世上的人，不知做了许多没天理的事，也不见报应，难道偏我何铸一弄就弄出来不成？便丧了这一次良心，谅也不妨。待我预先草个招稿看。〔作写介〕

【沉醉东风】扭虚词写他满篇，且住，我何铸今夜在此踌躇，敢怕有鬼神听见。〔做惊介〕呀，为甚才说鬼，便忽然肉颤？〔小净大叫介〕打鬼、打鬼。〔外〕这狗才，怎么发梦颠？〔小净〕适才看见老爷在阎王殿上被一个鬼卒扯住，小的慌忙去打那鬼，不想却是做梦。〔外沉吟介〕他直恁也胡缠，怎么我心下只是不决？恁般心战，何铸若不依从，定有重祸了。那其间又怕相公埋怨。〔合〕为著这边，误却那边，算两下难图万全。总之，我辈生于此世，就是个悔气，左又不得，右又不得。倘若不执持的时节，到后来通鉴上叙出我的名字，逢著伊川程氏也骂一顿，致堂胡氏也骂一顿，却不是个遗臭万年了？

【其二】腐冤家骂词有万年，后来看鉴的呵，才开卷便恶名先见。我想读书人不敢为非，他怕什么来？都只怕史书传。看来圣贤这法儿到妙，也好挟持良善，唉，只怕死后的声名，也无益于生前的利害。又还愁眼前雷电。罢、罢、罢！〔合前〕夜已深了，

且去歇息，明日只推病，不出堂理事便了。怕逢奸佞把忠沉，祸福无端一任侵。恰似和针吞却线，刺人肠肚系人心。

第二十折 万俟造招

【南吕引·步蟾宫】〔丑扮万俟卨隶卒随上〕〔丑〕小人似我真干净，没搀入些儿公正。借将他执拗蠢残生，做我权门薄敬。若要做好官，好人料一边；若要好官牢，好心用不著。我万俟卨心怀险毒，性赋贪污。但弄得他人有些不祥的机括，便与我无一毫利息，也笑上半年；只打听得那家有些略好的风声，并与我没半点私仇，也恼成一病。做作无穷身分，先算计博换得当朝顾盼，只愁没出色的婢膝奴颜；喜欢现在兴头，常思量包揽尽举世荣华，又管什么背地里口诛笔伐。却又一件，万一才不副志，却不是虾蟆妄想天鹅？我便生得一副换海移山的手段，假如命不逢时，定做了苍蝇错跟炭担。我恰撞著一个翻天覆地的乾坤。当朝宰相秦太师，就是个识货碧眼胡，蒙他十分赏识，十分抬举。我想昨日岳飞一案，合当是我万俟卨拷问了。唉，我恩相却也有一丢儿不济，把来付与何铸那穷酸。那穷酸没福，不知是真病、假病，注了门籍。恩相却才慌了，便悄悄问我，你与岳飞有私恨没有？我那时随机应变，答应说有。恩相便把这桩事交与我身上。〔笑介〕我与岳飞有什么相干？那里有什么仇恨？只为这桩事是丞相心上极要紧的，替他干办完成，他这一喜也非同小可。只消这一桩事，我便一生受用不尽。恩相、恩相，你下手岳飞，那里要些仇恨，难道我万俟卨没仇恨，便下手不得？今日须索尽情拷打。左右的，取刑具来看！〔左右应取刑具介〕〔丑〕这等寻常刑具，怎么用得？另换头号来的！〔换介〕〔丑〕选几个精壮有力的皂隶伺候。〔杂争应介〕小的极是精壮有力的。〔丑〕每人重责五板，与他做个样，一会儿好用刑。若不如式，把你这狗才敲死！〔杂慌争相推辩介〕他说是精壮有力的，小的一些力也没有。〔丑〕胡说，都著实打！〔打介〕〔丑〕狱里取岳飞一千人犯听审。〔杂应传取介〕〔生、小生、末带枷上〕

【引·虞美人】〔生〕投身刀几无生理，国难何时已？〔小生〕男儿应不恤余生，〔末〕敌未全歼犹有恨填膺。〔见介〕〔丑〕带岳飞上来！〔生上介〕〔丑〕你身上的罪过也多，须一一招承，免受刑法。〔生〕我身上只有尽忠报国四字，不忠的事，怎么肯做？那得罪过来？〔丑〕这四个字在你背上，不在你心上。

【南吕·香绕五更】【香遍满】〔生〕我尽忠持正，〔丑〕你既尽忠，当日奉旨援淮西，你至舒蘄，逗留不进，却是为何？〔生〕淮西进兵非故停。〔丑〕非故停，却怎么不去？这等强辩采下去打四十！〔小生、末争代打介〕〔丑喝介〕你两人自身难保，还要替他？〔小生、末〕情愿加倍受刑。〔丑喝〕〔众扯退介〕〔打生介〕〔丑〕你知罪么？〔生〕念二圣蒙尘常咽哽，〔丑〕你本等罪名不承受，却来扯著二帝，〔生〕要把妖氛尽扫是我真罪名。〔丑〕都是胡说，驴起来、〔驴介〕〔生〕【五更转】将忠良折挫心何硬，〔丑〕且莫

说别的，只违旨不救淮西一节，便不是忠良了。〔生〕你道我不救淮西，便不是忠良行径，〔丑〕好忠良！是那个劝你不要进兵的？〔生〕当日里御札来君王命，〔丑〕拿御札来看。〔生〕你收回御札使我无踪影。〔丑〕没有御札，怎说是君命？矫称圣肯，这又是一宗罪案了。左右，与我著实敲一百！〔敲介〕〔丑〕虚申探报，该也不该？〔生〕那些个探报虚申？〔丑〕你营还兵柄，意欲何为？〔生〕又道是营还兵柄，〔丑〕你还不认罪，左右，将夹板伺候著。【香遍满尾】〔合〕〔生〕休到底使尽你凶恶性。〔丑〕夹起来。〔夹介〕〔丑〕且放一边！岳云上来！岳云，你写书与张宪，要他虚申探报以动朝廷，真所谓行险侥幸之小人也。快招来！

【其二】〔小生〕敢图侥幸？〔丑〕用起刑来，怕你不招？〔小生〕悬空坐人严用刑。〔丑〕难道是秦太师诬你的不成？是我诬你的不成？睁起来！〔睁介〕〔小生〕平生自把忠良命，〔丑〕如今造假搪报恐吓朝廷的，都是忠良了？〔小生〕到今朝屈死使我心不平。〔丑〕还说是屈你？著实敲！〔敲介〕〔丑〕招也不招？〔小生〕纵然敲死招难定！也罢，你拿出书来，我就招了。〔丑〕是你每自怕发露，当下就焚却了。〔小生〕既道当下焚烧许谁观听？〔丑〕好硬嘴！也夹起来，抬过一边！你不招，就夹上几年，也是不放的。〔夹介〕〔丑〕唤张宪过来！〔杂带末上介〕〔丑〕你前日在枢密府已受过刑了，如今刑上加刑却不更苦？你将岳飞父子写书与你的事情都招了罢。〔末〕我招的是那御赐旗精忠证，〔丑〕当初精忠，如今不精忠了。〔末〕忠良怎比伊奸佞，〔丑大叫介〕那些见我奸佞来？我这奸佞的，偏要奈何你那不奸佞的！左右，与我一齐夹起！〔夹介〕〔末〕便死在黄泉我香名还胜。〔合前〕〔丑〕问岳飞父子招不招？〔生、小生〕有的就招，没有的叫我家诬赖不成？〔丑〕张宪呢？〔末〕你那杀人、媚人的奸贼，教我招什么来？〔丑沉吟介〕咦！只是不招，怎么好？〔作想介〕啐！我万俦卨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我替他一笔写了，锻炼停当，文致罪名，难道秦太师倒与他伸冤理枉不成？叫左右，都松了刑具。〔放介〕〔丑写介〕

【学士解醒】【三学士】审得岳飞父子情，不合故犯常刑。淮西不救违天诏，罢职无权谋掌兵。【解三醒】张宪因而行贿赂，〔停笔沉吟介〕行贿赂，行贿赂？〔放笔介〕这三个字不妥。秦太师独掌朝纲，行贿赂，少不得行在他身上去了。他若见怪起来，不但把我这一片孝顺的心肠，一笞帚扫个干干净净，还怕杀岳飞这些厌物的法场上，要把我来借光东席哩。〔想介〕有了。〔写介〕全不想当朝宰辅清。妙，妙，妙！只这一句就奉得他勾了。如今称讼他功德的尽有，却没有说及清字，岂不新鲜脱套也乎哉！〔写介〕供招定，〔向生、小生、末介〕你每都一一招了。〔生、小生、末争嚷介〕是谁招来！〔丑〕胡说！〔写介〕供招定，律同谋不轨，拟斩施行。拿下去，与他每押字。〔生〕押什么字？你替我招得，又替我押不得？〔丑〕说得是，就替他代笔罢。他少不得在我手里走往上天去。〔代押介〕岳飞、岳云、张宪俱拟斩！〔小生、末抱生哭介〕

【其二】〔小生、末〕便是今朝毕此生，尽忠报国无凭。忠心未尽身先丧，报国曾无一事成。〔生〕并命饮刀何足惜，二帝呵，恨不见你云车返故庭。秦桧、秦桧，

你若为我一身一家的私仇，我何惜百口殒命，以快你志。只怕我死了呵，便下和亲令。
〔合〕若下和亲令，忍蒙尘二圣，终付仇人。〔丑〕将犯人收监。〔杂应介〕〔生〕律法刑官意设，〔小生、末〕供招罪犯不知。〔下〕〔丑〕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手下的，他每不曾用一下刑，都一一招了，难道冤枉他不成？〔杂揉眼睁睁看介〕我怎么白日里站著做起梦来？〔丑〕你梦见些什么？〔杂〕我梦见老爷把他每著实的拶，著实的夹，著实的打，他每一些也不曾招。〔丑喝诨下〕

第二十一折 看监被阻

【仙吕·青歌儿】〔小净扮提牢官上〕才能勾狱官初署，好心肠变成铁铸。今朝该得放家属，非干我事，落得人情来做。自家大理狱官，天生蛇虺心肝，盆吊最是得法，土囊不用人传。岂要损人性命，只为自己赚钱。每到害人时节，怕他有冤报冤，便念阿弥陀佛，都不与我相干。有了这等忏悔，怕不赦罪消愆。非是小子忒狠，个个都是一般。叫禁子隗顺过来。〔外扮狱卒上应介〕〔小净〕隗顺，今日是放家属的日期，你每可照往日的事例，将那大木一根放在中间，一边家属，一边囚犯。如今已是午时了，你每安置停当，便开了监门，放他入来。〔外抬木介〕已安置了，请老爷开门。〔开门介〕〔杂扮家属上〕天堂有路偏不去，地狱无门强进来。〔外报介〕犯人家属进。〔小净〕取囚犯出来。〔杂扮牢囚出介〕〔家属说话、喂饭、揉棒疮介，哭介〕〔旦上〕

【醉扶归】苦哀哀总是含冤路，望狱中心急步趑趄。〔哭介〕我那爹爹呵，你慷慨何难便捐躯，只抛得你娇儿幼女谁分付？传闻今日放家属，也暂与我爹相睹。今日是放家属的日期，往大理寺看爹爹去。母亲患病在家，只奴家一人来此。呀，已到监门，不免进去。〔外〕又有个犯人的家属进来了。〔小净〕看是那个的家属，便唤那个囚犯出来。〔旦〕奴家是岳少保女儿，来看我爹爹。〔小净〕既然如此，便请岳老爷出来。〔外〕岳老爷有请。〔内传介〕万俟老爷分付，今日放家属日期，只有岳少保家属不许放入。〔小净作慌介〕怎么是好？〔止外介〕快不要叫，快不要叫！〔推旦介〕快出去！〔旦〕怎么一般都是犯人家属，偏不容奴家一见？〔小净〕此事实难奉承，都赶出去。〔众家属出介，下〕〔外锁门介〕〔旦望内哭介〕我那爹爹呵，

【二犯桂枝香】【桂枝香头】这监门才开还锢，教我来时不遇。天那！偏我呵做不得罪犯家人，偏到我呵，做不得公私门路！〔生上〕男儿死无时，骨肉恩岂断。图图望妻孥，展转不可见。适才外面叫我，怎不见个人？〔问介〕今日放家属，怎的还不进来？〔小净应介〕还早哩！〔旦望见生，叫介〕爹爹，孩儿在此。爹爹！〔小净〕万俟老爷来了，快进去。〔扯生同下〕〔旦大哭介〕我那爹爹啊，【四时花】嗟吁，待呼天更从何处呼，盈盈怎生通半语？大哥，念我爹爹啊，是忠良还负屈。〔外〕我也知道，只是无可奈何了。〔旦望内哭介〕〔外感伤背泣介〕【皂罗袍】〔外〕看忠良何罪，便这般惨毒！他的妻孥何

罪，是这般局促！岳小姐，且自回去，下次再来罢。〔旦〕讲什么下次？【桂枝香尾】已是空归也，便重来总是虚。〔外拭泪介〕岳小姐请回，在此也是无益，又是我每的干系，不当耍的。〔旦〕如此无奈，我只得回去。正是：有灰溺安国，无路效缁繄。〔哭下〕〔生上〕

【醉扶归】往常间家属来相觑，却分明只在午牌初。怎么如今还不见来？我那家属啊，不知你这度离家已来无？我悬悬凝望时惊顾，也是我本来羞做得保妻孥，便少不相担误。〔问外介〕怎么今日放家属，还不见进来？〔外〕适才进来，去了。〔生〕怎不见我家属？〔外作四顾无人悄说介〕对你说罢：令爱小姐也曾来过，是万俟老爷分付不许相见，故此不敢放入，如今久已回去了。〔生〕呀，去了？〔哭介〕我那儿啊，

【二犯桂枝香】【桂枝香头】指望你今朝相聚，却早来还空去。〔哭介〕我那儿啊，不能够与你一见，难道这儿女情怀，便不是英雄心绪【四时花】唏嘘，含冤自来何代无？偏教此冤难比数，便家属也隔绝吾。〔外又做泣介〕【皂罗袍】妻兮莫望，不须望夫；女兮莫望，不须望父！〔拭泪介〕岳老爷且休悲苦，下次再会罢。〔生〕唉，还讲什么下次？我那儿啊，【桂枝香尾】若是骨肉缘还在，只有来生尚可图。一门如隔万重山，儿女闲愁亦等闲。只有英雄两行泪，尚随寒月洒榆关。

第二十二折 世忠诤奸

【仙吕引·糖多令】〔外官服扮韩世忠、杂随上〕羞杀表昂藏，愁心日夜忙，恨奸雄诬陷忠良！强逼成招真怪事，教我双泪汪汪。〔诉衷情〕海门寒日澹无辉，堂深昼漏迟。貔貅江上老，环珮梦中归。催羯鼓，发花枝，看云飞。帐前蛮舞，北歌南哭，行酒青衣。下官韩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也，官拜枢密使。向与张俊、刘錡、岳飞三人同主用兵，屡败金兵，军中称张、韩、刘、岳。叵耐秦桧这厮，主和罢战，误国欺君，以岳飞不死，终梗和议，诬以反情，令心腹万俟卨等罗织成招。今闻其狱将上，不免到朝堂中面诤秦桧一番。此是朝堂门首，着人通报。〔杂报介〕枢密使韩老爷在此求见。〔净上〕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道有请。〔接见介〕枢密至此，有何见教？〔外〕下官此来，端为岳飞一事。〔净〕这样小事，何足介意？〔外〕敢问丞相，岳飞之狱，何者为凭？〔净〕枢密有所不知，岳飞常自言已与太祖俱三十岁除节度使，这却是指斥乘舆了！寇犯淮西，前后受御札十七次，不即策应，却是拥兵逗留了！又其子岳云与张宪私书，营还兵柄，这都该斩罪。〔外〕那书上如何写？〔净〕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外〕唉，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况岳飞啊，

【仙吕·长拍】当代功勋，当代功勋，朝廷依仗，三字岂能轻量？平生忠义，可对天地，铁肝肠与日争光。千里本昂昂，想绣旗钦赐，志毫无旷。学射之师未忍背，宁又肯负天王？深刺背痕非诳，纵有功不报，忍又摧戕！〔净〕路马不齿，

况指斥乘輿乎？闻诏即行，况逗遛不进乎？人臣无将，况事或莫须有乎？枢密休得朋党比周！

【短拍】情法难饶，情法难饶！教人怎解，不曾将齿马堤防，还说卫封疆？十七札付诸尘莽，验一纸私书可证！劝伊莫说，免受灾殃。酒逢知己千锺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下〕〔外〕你看秦桧不顾人非，不畏鬼责，料也说他转。正是：谁将三字狱，堕此万里城！这也罢了，我想起来，忠良的下梢头也不过如此，要这冠带何用？不免解去。〔作解冠带介〕叫左右的，你每各自散去，我不用了，只留奚童相从。〔杂应下〕〔小净扮奚童上〕稟老爷何往？〔外〕取蹇驴与我骑跨，随我往湖上游玩去。〔骑驴介〕

【醉归花月渡】【醉扶归】览时陂侧多悲壮，骑驴怕到旧朝堂。湖景澄澄倒峰苍，动人心处添惆怅。【四季花】徜徉权将绿荷裁做裳，悠悠世间何者祥？【月儿高】仔细思量，功名尽虚谎，似一枕邯郸梦，恰爨下锅儿响。从今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事。【渡江云】且学个緘口书生怯战场。我那岳鹏举啊，你也拚得个纵死犹闻侠骨香。【集句】二十知兵在羽林，北风肌骨苦寒心。可怜国破忠臣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第二十三折 狱中哭帝

〔净短髯，丑苍髯扮狱卒上〕〔净〕我辈心肠原狠，杀人不当鸡儿。〔丑〕直教我辈也心慈，他的心肠何似？我每大理寺狱中两个节级是也。岳爷自到狱中，只管哭哭啼啼。一下哭坏了，秦老爷与我每要活的，把什么来还他？〔净〕正是呢。他又不哭老婆，不哭孩儿，单哭什么二帝、二帝。〔丑〕二帝是什么东西？可是吃得的么？我两个斗几文钱买与他也不打紧。〔净〕呆毡娘养的，二帝是皇帝老官儿，买得的？〔丑〕皇帝也有个小名？〔净〕怎的？〔丑〕可不叫做二帝儿。〔净〕呸，呆货！二帝是两个皇帝，是那年被金家掳了去的。〔丑〕这等说，是哭不到手的了，他哭到那一年才是了时？也是个呆子！〔净〕岂不是呆子！兄弟，你听那呆子又在那里乌乌的啼哭了。〔丑〕哥，不要睬他，俺每吃一壶去睡觉。各人自扫门前雪，〔净〕莫管他家瓦上霜。〔下〕〔生囚服上〕

【南吕引·转山子】郁郁愁怀怎禁架，叹射影含沙。刚痛那陷敌鸾舆，又遇着欺君曹马，使英雄泪堕，每长歌盈把。“集文文山句”天高月冷泣孤臣，便把君王作路人。万里山河真堕甑，一回惆怅一沾巾。我岳飞十年血战，频突重围，那一日不该死，那一处不该死？到今才死，亦已大迟。但热血不洒君父之前，冷眼徒知狱吏之贵。狗烹何惜，兔狡难堪。我岳飞自主辱国蹙以来，只要向前厮杀，岂图貌画麒麟？也知明哲保身，无奈情悬犬马。人皆道撼山易于撼岳，却不知刺背痛于刺心。试看那远戍埋云，惨惨昏昏，或者是二圣翠华凝望处；猛听得孤鸿叫月，凄凄楚楚，想应是两宫环珮梦归时。一事无成，万死莫赎。欲作厉鬼杀贼，风飒飒仍高擎绣字旗；只愁污血游魂，黑茫茫拷不得黄龙府。我想此时日已将晡，这狱中还不甚凄楚；渊圣皇帝，你在北地，此时好不凄楚也！〔哭介〕

【南吕·罗带正湖】【香罗带】悲风吹暮笳，寒林乱鸦。黄尘万里浮落霞，〔哭介〕天那，君王应是费嗟呀也。当日举朝力主割地请和之议，只道和议一成遂无他患。【正湖兵】不想谰言都是假，敌情多谎诈。便做到江左愿偏安，那亲仇怎罢？

【懒扶归】【懒画眉】十二金牌乱如麻，十载成功浪打沙。我只道为君谈笑静悲笳。〔哭介〕【醉扶归】今日公然南牧胭脂马，使我春明门外即天涯，又说甚金戈铁骑长城下？梦里啊，

【梧桐窗】【梧桐树】只见风高杂鼓挝，雪暗雕旗画。一手剑闪星文，怒把单于打；一手紧将捧定南还驾。【琐窗寒】醒来时满眼断垣残瓦，秦桧、秦桧，我岳飞啊，便粉身何惜覆全家？只是可恨累君王常受波查！

【迓三帽】【大迓鼓】临安偶建牙，只为荷香十里，忘却中华。那里是宵人奸计欺华夏。【解三醒】俺这里自争差，便是与我同时的大将啊，一个个阵云杀气腾声价，怎便忍气吞声似哑巴？堪惊诧。当日口口声声都只说二帝，【刘泼帽】那一时不是常牵挂，闲磕牙，怎枉说英雄话？

【尾声】一腔怨恨如天长，〔哭介〕天那，怎得孤臣速死去报官家。做个厉鬼啊，也要把奸佞头函将戟耳叉。身已难全万事非，丹心愈劲怎支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第二十四折 东窗画桡

【南吕引·生查子】〔净便服上〕心与大金和，谁不同声和？堪恨那狂狙，怎捺心头火！叫小厮，把小阖门儿开了。〔杂应开门介〕〔净〕掩上了门，你自去，我要静坐一回。一应大小事情，不许通报。〔杂应下〕〔净〕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毒多无用处，却也费踌躇。自家秦桧，前在金家首倡和议，致蒙挹懒郎君纵归，诡称杀监得脱。既幸抽身免难，何知践信酬恩？但愁和议不成，便属诸将用事，那里用得我老秦著？然使天下明知和议是我，必定又来与我争论，不若将金人利害，恐唬官家，使胆寒于从战之难，自意协于和议之易。及至上意自决，倘或要战，这便是和官家做对头。既有圣旨可推，即使无功也不是老秦担担子。〔笑介〕这条计，不但使宋朝倚重，尤能使金主衔恩。上可望石敬瑭，次可效张邦昌，最下亦可常保相位，岂不美哉、乐哉？那二帝是赵家的二帝，河北是赵家的河北，管什么闲事？有等不识时务的，在皇上面前七嘴八舌，讲什么父仇当报，国耻当雪，把皇上说得疑疑惑惑起来。我说此乃行险徼幸之计，万一不能取胜，反得罪于金人，那时仇上加仇，耻上加耻了。又有讲岳飞这一员大将，金人所惧，不宜加罪，几乎又把皇上说转。我说他曾说自己与太祖俱三十岁除节度使，他肚里便想黄袍加身了，那时陛下求为匹夫且不可得，怎能够象今日罢战休兵，安闲自在？皇上当时嘿然不言，颇颇相信。我不趁此时下手，更待何

时？只可恨狱词还不停当，怎生是好？不免在此东窗之下计较一回。〔想介〕〔丑扮丫鬟捧柑上〕骨刺红罗被，香粘翠羽簪。擎来玉盘里，全胜在幽林。〔见净介〕禀老爷，这是闽中新献来的柑子，夫人命送与老爷尝新。〔净取柑介〕你自回避。〔丑〕晓得。〔下〕〔净徐步画相思想介〕柑子、柑子，干休了罢？咦，使不得，使不得！

【南吕·一江风】待容他，他定是来寻我，怎放得仇人过？待不容他，不奈爰书，全不分明，谁不会拿人错？我匆忙要议和，便冤他也没奈何。怎计较方停妥？〔贴上〕事不关心，关心者乱。相公自出都堂，竟入小闾，独坐竟日，不知为着什么？好生放心不下，不免自去问个端的。〔做背叫，净出神不应，贴抚净背介〕呀，相公，为甚事在这东窗下独自沉吟？〔净〕夫人，我想岳飞一宗卷案，不得了结。那措置还军，说他父子有书，又没有书；不救淮西，往来月日甚明，不过是元龟年杂定傅会的。前日大理寺薛仁辅等都说他无事，宗正士儗又来力争，韩世忠为此乞休去了。我如今把什么计较塞众人之口，方去杀他才好？〔贴笑介〕原来为此。相公，岂不知捉虎易，放虎难。

【东瓯令】真堪笑，恁搓挪，便算冤他值什么！你这等怕人谈论，那个又饶你来？不如就把岳飞来杀了，谁人不怕死的？教他每越在刀尖坐，你越把稳船儿舵。纵说冤说枉话儿多，有口奈伊何？〔净〕讲得有理，不免写下片纸分付狱吏，教他刻下报死，有何不可？〔贴〕正该如此。〔虚下〕〔净〕听事吏何在？〔小净扮老吏上〕

【其二】年华迈，鬓毛皤，日日奔驰走似梭。老爷今日自出都堂，径入小闾，整整的坐这一日，不知为甚？蒙他呼唤，不免径入。〔见介〕〔净仍画柑介〕老爷为甚恹恹坐，手画得柑皮破？〔净〕要差你干一桩事，不要泄漏我的，定有重赏。〔小净〕这打什么紧？谅他些小甚伶俐，应不费干戈。〔净写介〕你可晓得？〔小净〕小人长这一把年纪，这些小事难道也不晓得？〔净喜介〕好、好，有用。〔将小纸付小净介〕快送去。〔小净应介〕

【刘泼帽】〔小净〕疾忙将去如星火，〔急下复上〕阿呀，好糊涂！他把那柑子皮画来画去，向着我说要差你干办这桩事，你可晓得？我一时间要讨好，随口答应道，晓得。只道要把柑子来做些什么，却又换了一封帖子，只教我快送去。我也不及详细，应声便走，如今不知送谁，须索转去问个明白。〔进介〕〔净〕停当了没有？〔小净退缩介〕还有些不停当。〔净惊介〕为什么不停当？〔小净〕老爷分付小人快送去，小人应了就走。〔净慌问介〕却怎么？〔小净〕老爷又不曾分付得明白，并不知付与谁个。〔净恼介〕这蠢才，先却故作晓事的，这样不中用！送往大理寺狱中去。〔小净〕晓得。〔急起走忽停想介〕呀，且住。只说送往大理寺狱中，送去做什么？少不得还转去问个明白。〔进介〕〔净〕怎么又转来？〔小净〕不知送往大理寺狱中做些什么，必须说个明白，小人好与老爷用心干办。还须一一明说破。〔净喝介〕哇！送去便了，有这些话！〔小净惊起介〕这是怎么说？不知什么事，也不说个明白。好鹞突哥哥，动不动一声喝。〔下〕〔贴上〕相公，那岳云、张宪怎么？〔净〕待岳飞报死，然后说他自知理屈死了，方去下手那两个罢。〔贴〕相公，你又来了。一不做，二不休，不如就假写一道圣旨，把那两个押赴市曹处决，却不爽快？

【其二】从来斩草连根割，古人言决不差讹。〔净〕说得是。算来只做一遭错。

常言善恶报应，都是妄谈，似我今日这做作啊，便是活活阎罗，那怕你因和果。〔贴〕只消我一句两句，〔净〕便费我千思万思。〔贴〕我也算片言折狱，〔净〕我也算家有贤妻。

第二十五折 岳侯死狱

〔外扮狱卒上〕事到头来不自由，恨伊奸贼忒凶谋。可怜忠义今朝命，付与无常万事休。自家狱卒隗顺便是。适才奉堂官之命，说有秦丞相手书密谕，要讨岳老爷的气绝，限今晚三更时回报。唉，岳老爷是个忠臣，怎教我做这样没天理的事？但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不免唤伙计出来与他商议。〔唤介〕〔丑上〕地狱小人入，天堂君子登。近来颠且倒，天地不分明。哥，唤我则甚？〔外〕你还不知，适才堂上分付，说有秦丞相密札，今夜三更时分，便要结果岳老爷的性命哩。〔丑惊介〕这事怎么做得？待我写个退状，出了司狱去罢。〔外〕阿呀，没有这事，早退便好。此时怎么退得？那秦丞相好不狠哩！〔丑向内介〕罢、罢，岳老爷，眼见得保全你不得了！〔向外〕只得请他出来，明与他说。岳老爷有请。〔生上〕

【越调引·金蕉叶】昼长夜悠，痛忠良番为楚囚。叹笼鸟如何出头，望燕云空思唾手。你每有何话说？〔外、丑叹介〕〔生〕有话便讲。〔外、丑泣介〕我也不好说得。〔生〕怎不说？无非只要我死罢了！难道我岳飞怕死的不成？快快说来。〔外、丑〕岳老爷，这也不干我每事。适才接得秦老爷手书，分付我每结果你的性命。特地请你出来，大家作个商议。〔生〕原来如此，只一死便了。

【越调·祝英台】指望出樊笼，纾国耻，不肯死前休。〔外叹介〕好个岳老爷，你看他到这样地位，还只想着报国哩。〔生〕我一息尚存，还望中原，却怪壮心难收。何忧？便终教名遂功成，少什么藏弓烹狗！怎教我，便等不到当烹时候！〔丑〕岳老爷，如今已是三更了，非是我每催逼，只是秦丞相的性儿，你是晓得的。〔生〕不须多言，待我拜辞二帝与主上便了。〔丑〕那样东西，就不辞他也罢了。〔生哭拜介〕

【其二】〔换头〕高厚，念孤忠，成画饼。一死更何有？叹你马角未生，良栋先摧，主上呵，终是陆沉神州。掣肘。忍见他国破君危？死也不如速朽。看胥涛，忠魂滚滚同赴江流。〔丑拉生胁，生死介〕〔外〕岳老爷死了，可怜、可怜。不免请他小将军和张都统来说个明白，莫待他疑心是我两人的主意。〔请介〕二位将军快来。〔小生、末上〕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你请我两人出来有甚话说？〔外、丑哭介〕秦丞相分付我每下手岳老爷，如今已死了。〔小生、末惊介〕怎么说？〔见生介〕呀，兀的不痛杀我也！〔哭倒介〕〔外、丑扶介〕快起来，连你二位也难保哩。〔小生、末大哭介〕我那爹爹那，〔末〕我那少保那！

【忆多娇】你志未酬，身已休，如许英雄不到头，冤骨谁人来与收？血泪交流，血泪交流，顷刻泉台聚首。

【斗黑麻】堪恨无端，剑来杜邮。把他为敌国，代却仇讎。只为君亲愤，社

稷羞，更有甚他端，与你奸臣不投？不做沙场髑髅，捐躯混狱囚。千古伤心，千古伤心，为君忧国忧。

〔内报介〕万俟老爷来了。〔丑〕快进去，快进去！〔小生、末怒介〕万俟来便怎么？我每在此哭一哭，难道也不容我？〔外〕这是小人每干系，怎么好常在这里哭哭啼啼？〔外、丑推扯介〕〔小生、末〕经略中原二十秋，功多过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谁诉，空有游魂遍九州。〔哭下〕〔外〕且将这尸首扛在一边，待万俟老爷验过，凭他怎么发落。〔外、丑扛生介〕正是：阎王注定三更死，怎肯留人到四更。〔下〕

第二十六折 隗顺埋环

【商调·水红花】〔外扮狱卒上〕孤忠骸骨髑髅边，有谁怜热心一片。自家狱卒隗顺，因岳老爷冤死，尸首已经验明，不见发落。我心中十分不忍，乘此夜半无人，负尸出狱偷葬城外，有何不可？〔作负尸忙行介〕待矛头渐米与周全，向重渊觅些儿方便。这一带城墙偶尔崩卸，不免就此越城。〔作越城介〕索把危垣偷度，谢天谢地，幸喜到郊原，冷清清北山前也。〔放尸喘息介〕我隗顺拚命逾城，负得岳爷到此，幸喜一路无人知觉。此处是九曲蕞祠，北山地方离城已远，不免掘开地面，将他尸身埋掩。〔哭叹介〕岳侯，岳侯！

【集贤宾】你头颅向许甘弃捐，又何惮荒园。只是今日呵，不得把残躯随帝辇，漫教他衔恨黄泉！我今日负他出来，只怕愁深地浅，向此处稍埋幽怨。非幸免，倘泄漏肯辞严谴？

〔作见环介〕这是岳侯平日佩的玉环，今日仍系他腰下，以为后日证验。

【簇御林】这无瑕璧，制琢全，比忠臣，肝胆坚。当胸束结酬他愿。还有大理寺一个铅筒，也放在上边，与他还作取将来券。〔作掩土介〕土频填，且住。掩埋已毕，将何记认？嘎，有了，近处有小橘二株，移来植于冢上，却不是好？依依两橘，准拟傲霜天。〔种橘介〕〔哭拜介〕此处无香，不免撮土祷告一番。岳爷，岳爷！

【猫儿坠】你英灵如在，一一听吾言。往复平陂天道旋，有时恩诏雪忠冤。那秦丞相呵，当权，满月将亏，日中当转。

【尾声】一腔血洒郊原遍，留取忠臣骸骨全。这天大冤枉终须昭雪，必然求尸改葬。我如今预识在此，还对我子孙说知，异日好去报官寻取，也不枉我一片苦心了。说与儿孙结善缘。双橘殷勤种冢前，玉环依旧在胸悬。归家说与儿孙记，会见丹书下九天。

第二十七折 冤斩宪云

【商调引·三台令】〔丑红袍，杂执刀随上〕〔丑〕秤钩藏入心思，厚甲装成面脂。此事奏官司，语冤魂不劳见赐。下官万俟卨，奉丞相之命监斩岳云、张宪，怎么此时还不见绑来？手下的，快催一催！时辰限定，不是当耍的！〔杂应催介〕犯人，快快走动！〔绑小生、末上〕

【商调·山坡羊】〔小生、末〕急煎煎向市曹来至，实丕丕做刑人于市。犯由牌是如何写来？又谁知冤狱才三字。展转思，不想忠良便到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垂汗史！男儿存亡无定时；怕痴儿，公家事怎支？〔杂〕禀老爷，岳云、张宪绑到了。〔小生、末到介〕〔丑〕是什么时候了？〔杂〕是已牌时候了。〔丑〕还没有到午时？〔杂〕还没有。〔丑〕管他是午时不是午时，斩了罢！〔杂〕禀老爷，到午时也不远了，还略等一等。〔丑〕早些何妨？若迟了一刻，怎么使得？可将犯由牌晓谕众人，即便行刑。〔杂应介〕〔叫介〕犯人一名岳云，与都统制张宪，虚申探报，恐动朝廷，图为不轨。奉圣旨斩！犯人一名张宪，得岳云手书，谋据襄阳，营还岳飞兵柄。奉圣旨斩！〔内掌号开刀斩介〕〔外内大叫〕罢了，罢了！怎么把忠良杀尽？〔慌上，见尸大哭介〕

【其二】好朦胧一场国是，把忠良尸诸朝市。〔杂提二首付丑押字介〕〔外〕是不欲迎还两宫，是全无恢复中原志。忒徇私，心肠太不慈。从今旗上无复精忠字，猙狁长驱将计施？涟湔，禁不住哭英雄双泪滋；堪咨，写不尽吊冤魂九辨词。〔丑〕那哭的是什么人？拿上来！〔杂应拿介〕〔丑〕你姓甚名谁，与岳云、张宪是什么亲？敢大胆到这法场上哭他！〔外〕我布衣刘允升，因你与秦桧、张俊诬陷忠良，已伏阙上书代他伸冤。听得你这厮在此监斩岳云、张宪，忙走将来，不想你已将他杀了。〔恨介〕你这杀人、媚人的小人，亏你下得手！〔丑喝介〕哇，这狂生，好无礼！〔杂提锁上〕上命差遣，盖不由己。那伏阙上书的在那里？呀，你原来在这里。丞相说你妄言朝政，诬蔑大臣，拿你送大理寺哩。〔将绑介〕〔外〕哇！我刘允升若是怕死的，也不来上书讼冤了！〔杂〕你既不怕死，好好就绑。〔外〕哇，我怎肯死于奸贼之手？唉？泰山一死重，鸿毛一死轻。宁为蹈东海，不处小朝廷。〔大叫撞死下〕〔杂〕他自家撞死了，快回复丞相去。〔丑〕岳云、张宪悬首示众。刘允升的尸也好生看守，敢怕丞相还要戮他的尸哩。〔杂应介〕正是：杀人须见血，斩草要除根。〔下〕

第二十八折 银瓶坠井

【南吕引·女临江】【女冠子头】〔老旦、旦、贴、侍女随上〕〔老旦〕儿夫入狱情难

洗，女妻对影空悲。【临江仙尾】〔旦〕一场冤病竟无医，爹行多不保，合室尽归期。【集岳珂诗】〔老旦〕有客悲周道，何人归鲁柩？〔旦〕同时惟切齿，来者但吹羹。〔老旦〕长夜何时旦，沉阴几日晴？〔旦〕是非从久定，祸否待终倾。〔老旦〕自从你爹爹入狱，公论未明，夜来梦寐多凶，使我神魂不定。我想秦丞相那一班人，与我家有何仇隙，苦苦要加杀害。近闻他稍有悔心，或者天理尚存，生还可望。〔旦〕母亲差矣，秦丞相若是私仇，到还可解。他欲坚和议，先害忠良，况有万俟卨辈辅之为虐。锻炼成招。人心已死，安知天理？〔老旦哭介〕这样说，你爹爹命必休矣！你爹死，我命亦不独存。只留下孩儿每年幼无依，兀的不痛杀人也！〔旦〕母亲说那里话？孩儿素慕古人，每怀忠义，得与爹爹相从地下，于愿足矣。〔老旦〕然虽如此，我每还对天祷告一番。倘得上天怜念，启牖圣心，赦你父亲亦不可知。可看香案过来。〔贴安香案介〕〔老旦拜介〕〔旦跪介〕

【南吕·锁窗寒】〔老旦〕忠肠一点天知，念臣飞遭遇奇。金牌顺旨，翻覆危机；沉身在狱，谁怜功勋？今日呵，惟希有半毫天理。念我丈夫呵，此身举国系安危，岂徒夫妇私意！〔旦拜介〕

【其二】一家毒苦休提，念朝廷须主持。长城万里，捍卫边陲；乘舆毳幕，关心非细。若杀了父亲呵，谁人肯立功边鄙，况士民翘首望云霓，岂徒儿女私意！〔末扮家人慌上〕

【赚】且报家知，夫人、小姐，不好了，活阎罗降下凡世，没些道理！丞相呵，冤家仇对当权势，书一纸，老爷呵，怜殒命身埋土泥。小老爷与张爷呵，一霎地并遭刑矣。家如毁，将四位小爷呵，齐投岭南不许迟，共寻死地！〔老旦、旦惊哭倒介〕〔贴扶起介〕

【五更转】〔老旦〕二帝仇，难轻置，何曾与秦家讲是非。风波搅起一任将心昧，他强勒归来，又折磨加罪。那一班官员呵，言不敢，怒不形，都则趋他势。唉，莫说是人，便是皇天也不怜忠义！空有阳光，也只照人冤泪。〔旦虚下，抱银瓶上〕

【其二】自幼来，通书义，巢倾知卵危。不如早死到得随爹去，比如井落银瓶，决无还理。孩儿此去诉知上帝呵，人无望，帝或怜，必不私奸佞。〔哭拜介〕也顾不得慈闹老年老年愁滋味。把这井呵，当做湘水三闾，甘沦佳质。〔旦跳井下〕〔贴救扯不及介〕〔老旦哭倒，贴扶起介〕

【薄媚衮】〔老旦〕养儿女都指望嫁婚，岂知他俄顷投泉底？残粉剩脂，残粉剩脂，都把娇姿一旦付流水。侍儿，你可抱孙儿岳珂上来。〔贴抱上介〕〔老旦交付苍头哭介〕苍头，苍头，你须保孤儿，须保孤儿，潜踪迹，他方避。仗托伊，苍头，你受我一拜。〔拜介〕〔末〕折杀老奴了。〔老旦〕延此衰宗，程婴古谊。〔翻身跳井下〕〔贴、末救不及，哭倒介〕

【其二】我家呵，与秦丞相无有夙冤，奈何残忍忠良裔？就是豺虎獍臬，豺虎獍臬，难道全家一个个尽残毁？天道无知，天道无知，重阖闭，狂猎吠。苦怎

提！莫道入地无门，这井儿呵，合家聚会！〔末〕快打捞夫人、小姐尸首，买棺木埋葬他。〔内喊〕秦丞相差官领兵来抄扎岳府家私，先着地方看守，不许放走了人口！〔贴、末惊倒介〕我每快走，势不容迟了！

【金莲带东瓠】【金莲子换头】漫天毒谋罗网弥，我每这番怕又遭他手里。〔哭、跪拜介〕我那老爷、夫人、小姐，英灵在阴中护持！小郎君呵，〔东瓠令〕天然一貌更称奇，日后亢宗枝。夫人、小姐，顾不得了，我两人不是贪生躲避，只是贼心太狠，不得不以孤儿为重。

【尾声】两人蚁命无堪惜，只为忠臣一脉微。此去呵，不靠苍天更靠谁？〔末〕如今天道欠明白，只与恶人结好缘。〔贴〕若是保得孤儿在，许他还做半天天。

第二十九折 北庭相庆

【中吕引·绕红楼】〔小净扮兀术，净、丑、小军随上〕〔小净〕灼骨今朝喜报彰，和议就，诛斩忠良。立马吴山，预开屏幢，快酌酒杯香。雕弓白羽猎初回，薄夜牛羊复下来。青冢路边荒草合，黑山峰上雁初回。自家兀术四太子。自通书南朝秦丞相之后，承他厚意，连发金牌，取回岳飞，力主和议。昨差何铸为通和大使，献表称臣，割还唐、邓、关、陕各州地方，大事已成。〔净、丑〕恭喜太子了。〔小净〕你每那里知道，这不足喜：那称臣也是虚文，土地不愁不是我的。只有一件，那秦丞相把那岳飞一刀杀了。〔大笑介〕好快活，好快活！〔净〕是那个岳爷爷？〔丑〕是那个岳家老子。〔小净〕哇，如今他杀了，不要叫爷爷、叫老子了。〔净、丑〕我每被他杀怕了，口里叫他名字，依旧胆颤，再叫不出。〔小净〕哇，胡说！难道死岳飞，能走生兀术不成？如今可传示帐下，一面办羊酒欢宴，再传示各营帐房头领及远近部落，并阴山黑河一带部长，俱要羊酒贺喜。〔净、丑〕这个才是。〔传令介〕〔旦、贴扮胡姬上〕油囊取得天河水，欲饮琵琶马上催。羊酒在此。〔饮介〕

【中吕·山花子】〔小净〕宋朝都听头巾讲，将军比却婆娘。只岳飞呵走朱仙一战怎当？到于今部落心降。〔合〕幸他邦忠良反戕，不将箭镞遗战场。非干我为他自伤，乘此机缘夺取封疆。〔净、丑奉羊，旦、贴奉酒介〕

【其二】〔旦、贴〕宴开帐下齐欢畅，笑岳家已没旗扬。那岳少保常说，抵黄龙方启酒肠，到作成我辈擎觞。〔小净〕你每大家痛饮一番。〔众同饮介〕快吾邦仇人已戕，一齐打猎闹战场。北军自欢南自伤，各整弓刀扰乱边疆。〔小净〕可将琵琶、鼙鼓，携着羊、酒一路打围，往阴山前后去。〔净、丑应，行介〕

【越恁好】〔众〕好烧羊炙，好烧羊炙，满腹饫酪浆。马行掣电，逾峻岭似康庄。鹰儿犬儿飞趁忙，狐奔兔攘，猛流星箭射无虚放，打围归醉拨琵琶唱。〔下〕〔末扮洪皓巾服上〕回雁高飞太液池，黄河水流无尽期。三春白雪归青冢，正是长安花

落时。自家大宋行人洪皓，奉命而来，久羁阴山之北，这也是臣子职分当然。只不知我朝中近来主持议论若何？边疆战备若何？但得主上圣神，文武尽力，一雪旧恨，重整山河，我就老死于此亦无所恨。今日天气晴朗，特出外边闲步一回，并打听中朝一个信息。远远望见有个金人来了。〔老旦扮金人上〕山头蜂子声声叫，知是将军夜猎还。〔末问介〕列位，往那里去？〔老旦〕如今中朝杀了岳少保，四太子传令，大小部落头领都要举酒相贺。我每都办羊、酒去的。〔末惊介〕怎么说？把岳少保杀了？〔扯老旦问介〕〔老旦〕我要去吃酒，不要琐碎。〔下〕〔小净领众上〕〔末虚下〕

【红绣鞋】〔众〕他每自害忠良、忠良；不劳咱动刀枪、刀枪。岳少保，枉猖狂；今日里，我为强；从此后，没灾殃。〔众〕小番每请问太子，宋朝为何杀此一员上将？〔小净〕你每有所不知。

【意不尽】今番全仗秦丞相，他夫妇临去之时，曾有誓言，一到中朝将和议倡。小番，取酒过来，向南天洒酒，这是俺北朝郎主福分广。〔下〕〔末上哭介〕原来中朝杀却岳少保了！金人所畏，止他一人，如何反把他杀害！这又是老秦的那话儿相照应了。昔日楚杀得臣而晋喜，宋杀道济而魏兴。千古一辙，可叹、可叹！〔哭介〕

【番马舞秋风】【驻马听】忠勇无双，忍使长城一旦亡！好似夜行灭烛，渡水亡篙，架屋无梁！罢了，罢了，魂消冰窖恨偏长，虞渊取日成虚想。我想金人既无忌惮，指日又猖獗了，不免将蜡丸把此情密奏中朝，教他好自防。【一江风尾】只怕选不出英雄将。数载羁囚望故乡，忍闻奸佞害忠良。伤心不敢高声哭，只恐猿闻也断肠。

第三十折 忠裔道毙

〔丑扮解人上〕善人自苦恶人安。〔指天介〕皇天、皇天，道你分明也忒难，但是人都看不得，亏伊只做等闲看。自家押解岳爷家小的解子李乙是也。我想秦丞相下手也忒毒了，岳爷与你有什么仇恨？把他父子杀了！他夫人、小姐又坠井死了，还有四个儿子，又要徙往岭南去。签两名押解。俺张甲哥押解那两个大的，叫做岳雷、岳霖。这两个小的岳震、岳霭，是俺李乙押解。临发之时，秦府差心腹干办，分付中途了他性命，回时重重有赏。俺因岳震患病行走不动，为此张甲哥先去了数程，此时想必了事矣。俺一路行来，见他两个哭哭啼啼，心中甚是不忍。虽然不坏他性命，难道不要他走路不成？就是病也说得，只索催促他则个。两位小官人走动。〔老旦扮岳震、贴扮岳霭，俱垂髻。贴扶老旦作病态上〕

【南吕引·哭相思】〔贴〕阖室诛夷何太忍，人不恤天须悯。〔老旦〕叹病体恹恹行步窘，便死去谁怜悯。〔丑〕岳爷的冤枉谁人不怜？〔指老旦介〕如今这位小官人又病了，我怎么下得催促？只官府限着日期，岂敢迟误？你须索勉强走动，早些到了，也得自在将息。〔贴〕不必多说，我扶着哥哥走路便了。〔向老旦介〕哥哥，我扶着你，你须索勉强走些路。〔老旦〕我怎勉强得来？

【南吕·香罗带】堪怜愁病身，何当苦辛？〔将走又坐下介〕扶来未行先自蹲，〔贴扶起介〕〔贴〕怎又下这般大雪？〔老旦〕更狂飞乱扑雪纷纷也，〔贴〕哥哥，你还挣扎，〔老旦〕我若挣扎得呵，那要他和你口諢諢？〔丑〕走到那前村，又好休息了。〔老旦〕这艰难怎得投那村？〔向贴介〕我已不济了。你自前行也，莫挂着我恹恹泉下人。〔倒介〕〔贴〕呀，这怎么好？〔向丑介〕我两人还扶到店家，灌他些汤水，再作道理。〔贴、丑扶老旦下〕〔贴急上哭介〕哥哥，你便死了！天那！

【罗带风】【香罗带】身家陷覆盆，摧残恁狠，一家星散余两人，两人还只剩我单身也。【一江风】我有哥哥，兀自难安顿；哥哥又不存，我茆茆没半亲，也没得我余生分。哥哥，你撇得我好苦那！教我一人怎生前去？我前后不免是死了。这路傍一个深潭，不免跳下去，寻个自尽罢。哥哥，不是做兄弟的不安埋你，只是我年又小，手中又无钱，教我怎生区处？哥哥，你等着我，我就来与你做一路了！

【临江仙】只道强颜图雪恨，谁知天不从人，惊魂何用更逡巡？沉沦千古怨，地下伴双亲。〔投水下〕〔丑急上作救不及介〕可怜，可怜，便跳在这水里死了。我只为那病死了的，到这本处官司讨个相验结状，好去相府回话，不想这个又死了，只得去报官，再作道理。一霎时扑通忽律，死得个干净爽利。便是石肚肠也要酸心，铁面孔也须洟泪。

第三十一折 施全愤刺

〔小生军服上〕此中多恨恨难平，百战空垂异代名。欲奠忠魂无处觅，高名不朽死如生。自家施全的便是。本无韬略，被充名册籍，便做了一表英雄；亦爱身家，奈触目冤情，忽装着满腔呕气。萍踪何定，今日张、明日韩，也不知历了多少艰辛；骸骨犹存，这番胜、那番败，又不知过了几遭凶险。近喜新援功例，充了个殿司小校，无奈忠良灭迹，奸佞横行，岳家爷为着一片报国丹心，反惹下三字诬天黑狱。他每戴纱帽的官长，一个个寻新奇题目，都忌那万俟卨占了丧良心的头名状元；便有拥铁骑的将军，战兢兢掐死恹蛇；又笑这韩元帅做了撞空头的呆呆主顾。唉，人事至此，天道可知。眼见得这江山都成朔漠了。我施全不曾讲过忠君爱国的套数，只有眼里看不得，肚内撇不下。今日买得些香纸，不免到城外荒僻去处祭奠岳爷一回。迤逦行来，你看荒郊草暗，白昼阴霾，曙色才开，寒鸦铺地，好凄惨人也呵！

【北正宫·端正好】只见乱棘有谁锄，陇陌余狐兔？何须问社稷荒芜？只这一天草色迷烟雾，等闲把车驾归尘土。

【么篇】莽蛟螭掀断擎天柱，石头城飞满啼乌。说什么雕鞍马渡阴山去，那秦丞相呵，正打和番鼓。来到此间，好一片干净地面，待我望空祭奠一回。唉，我那岳爷呵，鉴俺施全一点孝顺之心，你阴灵不泯，请一杯酒！

【滚绣球】有的是酒满壶，把尚飧呼，只怕未抵那黄龙外府，那知伊酒戒开无？
〔大叫介〕岳爷，岳爷！〔哭介〕空把你呼，转助你苦，讨不得功臣庙俎，到做了孤鬼丘墟。便道是弥天有恨怜忠骨，一滴何曾到冥途，好教我捶碎胸脯！待我将一家儿忠魂祭一祭。那小将军、张将军好苦也！

【呆骨朵】你身亲百战上不得功劳簿，活活的陷入泥涂。一班儿同恶相求，把忠良尽除！直弄得那夫人呵，从胥井待把鴟夷殉，那小姐呵，闯地狱去把提萦做。可怜他痛煞煞全家冤鬼魂，还恋着眼盼盼风沙囚困生。祭奠已毕。呀，想起来，今日是我上直的日子，竟忘记了，不免快去赶殿司的点名罢。〔行介〕行过朝门外，怎么这时节还不曾罢朝？〔怒介〕这奸贼主了和议，杀了岳家父子，如今这早晚，他还不退朝，又不知要害什么人了！罢、罢、罢，我施全要这条性命何用？就拚一死，也替天下除个祸害！我也不去点名了，就在这里伺候他出来，一刀杀死，也出这口鸟气！唉，说起这奸贼的罪状呵，

〔倘秀才〕不由人心坎内重重生怒，怎容这城狐社鼠？奸贼、奸贼，你只想你丞相的势头有千年了，谁知道铁甲森森一武夫，尽教你丞相首，只换一颗贱头颅。这其间呵，你凭谁张主！〔虚下〕〔两内侍作送净出，众跟随上〕

【南正宫·小桃红】〔净〕判国事扶英主，抵着了忠良做。皇恩缱绻威声著，持权扼要如狼虎。内庭酬对无人处，尽力把周孔都除！〔小生冲上喝介〕哇，那里走！看刀！〔作刺净不中、众绑小生介〕〔净惊，即佯作不惊介〕这汉子莫不是心风么？怎么敢来刺我？〔小生〕我到不心风，你却心风！你这欺君卖国的贼，恨不截下你这颗驴头来！〔净怒介〕这厮怎敢这等无礼？左右掌嘴！〔小生喝介〕哇，要杀便杀，掌什么嘴！〔内侍〕老丞相，还是心风。〔净〕且住，你叫什么名字？〔小生〕则俺叫做施全。

【北叨叨令】你道俺是心风军汉佯推故，〔净〕原来是个军汉，好大胆！〔小生〕这回你身当险处难回护。〔净〕你却也刺我不着了！〔小生〕俺回秦庭拚把荆卿做，要将这生死冤情诉。你猛省也么哥，你猛省也么哥，只为那和番旗惨凄凄断英雄路。〔净〕且住，你说英雄是谁？〔小生〕那岳元帅百战百胜，难道不是个英雄？〔净〕就是那谋反的岳飞么？〔小生〕秦桧，亏你说得出谋反二字！〔众吆喝介〕

【脱布衫】〔小生〕他报朝廷背上有明符，证精忠旗绣双扶。你掀翻了擎天柱础，又驾起泼天云雾。〔净〕俺也要与你讲个明白，这和议是个休兵息民的好事，你那里晓得？〔小生〕你还要讲什么休兵息民？是你杀了岳元帅，如今那金人将河南新复的州县仍旧占了，百姓摧残好苦！〔净大怒介〕这话是那个教导你说的，快快招来！〔小生〕这话那个不晓得，何须教导？

【小梁州】可怜这皇宋黎民，不当个狗马屠，处处流血成渠。你便不倡和议待何如，也落得高官做，为甚的害无辜？〔净〕这厮一划胡言！〔小生〕唉，

【么篇】〔换头〕你伤心忍望蒙尘处，还要将破乾坤谨封与金殍。数不尽你罪万端难饶恕！你这贼，便身亡刀锯，还好了你这秽身躯！〔净〕那心风汉这等可恶！左右

的，与我拿送大理寺。问成斩罪！〔杂应介〕〔净〕且打道回府。教他临崖勒马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下〕〔小生〕〔向内介〕秦桧、秦桧，

【煞尾】他冤魂终久难饶汝，逃得人诛怕鬼诛。俺满腔气蛊，到此完局，一死非虚。俺这一灵儿好伴忠良诉天府。秦桧、秦桧，富贵于今更有谁？高人沦落路人悲。〔杂〕快走，还要多讲？〔小生〕正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恨下〕

第三十二折 湖中遇鬼

〔外扮艄公上〕〔吴歌〕十里西湖跨六桥，六桥烟景惹人瞋。山明兼子水秀，绿柳间子红桃。南高峰，北高峰，峰头相对；保俶塔，雷峰塔，塔顶参霄。湖心亭游船歇满，苏公堤轿马轮蛔。多少王孙公子锦衣华丽，又有佳人美女粉面妖娆。也有春笋酒海，也有鼓乐笙箫。真个朝朝寒食，果然夜夜元宵。只有当朝丞相游湖多富贵，小船荡桨大船篙。自家西湖游船上一个梢公是也。今日秦府中分付备酒，丞相爷要请客游湖，只得唤齐水手伺候。远远的两位官员来了，想是赴席的。伙计，整備打跳。〔小净扮张俊上〕

【越调·系人心】蒙丞相邀咱吃酒，到天明向西湖疾走。〔丑扮万俟卨上〕不知同席是谁囚？〔小净拍丑背介〕是下官张俊。〔丑〕阿呀，戏言出口，不道触了君侯。〔相揖介〕〔丑〕出言造次，得罪、得罪。〔小净〕偶尔戏言，何罪之有？〔丑〕老枢密来得恁早？〔小净〕秦府见招，岂敢后至？〔丑〕足见同心。道犹未了，恩相早到。〔净引从人乐器上〕

【仙吕引·探春令】旌旗不动酒旗摇，有西湖堪老。泛游航日日追欢笑，想坐客应先到。〔小净近丑介〕蒙恩相宠招，特此祗候。〔净〕老夫失迎了。〔小净、丑〕不敢。〔相逊上船介〕〔相见介〕〔小净、丑〕边息惊烽，皆师相和羹之赐；〔净〕朝无异喙，尽诸公折狱之能。〔小净、丑〕若非师相主持于上，某等虽有鹰鹫之志，狱情何由效忠？〔净〕不得诸公左右其间，老夫纵居鼎鼐之司，和议安能结局？今日太平之乐，愿与诸公共之。趁此新春佳景，聊备一樽共舒登眺。分付起乐、开船，一面进酒。〔起乐开船介，如常定席介〕

【仙吕·排歌】〔净〕圣主良谟，南北定交，边疆不动弓刀。黎民乐业鸟安巢，美景良辰莫浪抛。湖光艳，春色饶，画船箫鼓趁花朝。〔合〕倾佳酿，陈美肴，大家畅饮乐陶陶。

【其二】〔小净、丑〕九鼎重安，玉烛再调，全凭贤宰当朝。巍巍功德胜伊皋，一代元勋史上标，花如锦，乐奏韶，轻移画舫出虹桥。〔合前〕〔内锣鼓作风声介〕〔外〕大风起了，快拢岸。〔打缆介〕〔生披发仗剑，众鬼红帕覆首，手提人头大骂奸贼。绕场三转〕〔净惊连喝〕〔生众下〕〔净睁眼介〕怪事，怪事！适才风过处，二位曾有所见否？〔小净、丑〕不见什么。〔净〕是老夫眼花了？适见一人披发瞋目，率领群鬼从水面而出，绕

船大骂。二位全然不觉，何也？〔丑〕只因师相忧国忧民，心血耗散，所以目中恍惚，何须过虑。〔净捧头介〕呀，老夫一时头痛起来。〔小净〕想偶触风寒，当以热酒浇之。〔进酒介〕〔净饮介〕

【美中美】〔小净、丑〕风正号，湖浪高。三杯酒浇肠，管取寒疾顿消。〔净强作壮势介〕唉，我堂堂国相，怕甚阴妖？〔小净、丑〕师相尊体违和，晚生每告退罢。〔净〕此时天色尚早，待洗盏重斟酒兴豪。〔内锣鼓。鬼如前介〕〔净又喝〕〔鬼下〕〔净〕适才二位可见？〔小净、丑〕没有。〔净背介〕有这等事？

【其二】〔换头〕我生平不信鬼，眼见蹊跷。眼见水面群妖魅，一个个声怨噪。〔小净、丑〕白日青天，有许多气陶。尽把闲言扫，将息精神辅圣尧。〔外〕稟爷，风息了。〔净〕转船罢，

【余文】趁斜阳，移归棹。〔小净、丑〕感承恩相挈游遨。〔净〕今日之游殊不尽兴，待卜取佳期再奉邀。〔小净、丑〕不敢。〔外〕稟爷，到岸了。〔杂〕看轿。〔作上岸介〕〔小净、丑〕晚辈候师相登舆。〔净〕二公先请。西湖风景不寻常，鬼气侵人不可当。〔小净〕遇饮酒时须尽醉，〔丑〕得偷闲处且徜徉。〔别下〕〔净吊场〕俺一生不信有鬼神之事，今日所见，分明为首者是岳飞，余鬼是那岳云、张宪、施全一辈，好生奇怪。又早是俺阳气旺相，一喝都散了，不然，好大一场罗哩！看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闻得泰山岳庙乃治鬼之地，不免写就文疏，差押衙何立往彼进香，以祈福佑。左右的，唤押衙何立侵早到府中听差。〔杂〕晓得。

第三十三折 奸臣病笃

〔贴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俺相公前日游湖，见有一人披发瞋目，率领群鬼厉声责骂，众人都不见。从此归家，身子就不快起来，只得注了门籍。天那，怎么有这等晦气？他为朝政在身，病中兀自胡思乱想，不免扶他出来，劝他将息则个。丫鬟，好好扶老爷出来。〔净病容，杂扮丫鬟扶上〕

【黄钟引·瑞烟浓】雄心更长，缩地瞒天归掌。忽尔精神病惚恍。床头枕底，为不了冤仇，添起惆怅。〔贴〕愿只愿今朝快爽。相公，今日尊体如何？〔净〕精神恍惚，甚是不好。〔贴〕朝中事体，自有门下一班官员及儿孙辈在彼料理，请自耐心将息。〔净〕我心中只有一事未了。〔贴〕相公有何心事？〔净〕赵鼎那厮，仇人未死，其子赵汾，蛰尾犹存。运判张常先笺注诗篇，阴为讪语；宗室赵伶观我家庙，明肆妖言。又有李光子孟坚妄作野史，胡寅、胡铨刊刻疏章，又闻有以紫姑乩仙请岳飞诗句。此等沽名害政之辈，不可不除。中间株连五十三人，坐以大逆不道，一笔扫除，则天下再无异议者矣。此事靠他人笔下不得老辣，老夫虽病也要成此一篇文章。夫人不可令使婢在此窥伺，你可看纸笔过来。〔内报〕朝廷大小勋戚在此问安。〔净〕可回复，多拜上。〔又报〕两府、两制各位老爷在此

问安。〔净〕可——差人送帖去谢。〔又报〕小九卿问安。〔净〕拜上。〔又报〕文武各官问安。〔净〕知道了。可传知门上，再有问候的，径自辞回，不必细传。〔内又报〕圣上差御药监老公来了。〔净〕快将朝服加身，夫人接旨。〔内使上〕同事皇王立玉墀，不因丞相几人知。君臣药在宁忧病，医遇良方有好时。奉圣旨，闻卿有疾，特差御药监内官前来诊视，可暂加调摄，数日即望入朝，以副倚任。钦此。〔贴谢恩介〕〔内使〕老先生连日不入朝，皇爷一发没些主意了。〔净〕老夫调理数日，即便入朝。如外面官员奏事有异同的，可对内边老公公说知，一问小儿秦火熯及万俟先儿，便不差了。〔内〕学生领命。老先儿千万保重，皇爷十分关念哩。珍重辞黄阁，殷勤复紫宸。〔下〕〔净〕夫人，我数日前差押衙何立往东岳进香，不知几时回来？〔贴〕他回府自来回复你。老相公，休将闲事挂情怀，且把朝家政务裁。〔净〕夫人，我病里本难亲笔砚，只因心病要除灾。〔作举笔写本介〕〔鬼上介〕〔净〕今日身子一发不好了，再提笔不起，如何是好？〔贴〕老相公，请扎挣。〔鬼又上介〕〔净作怒起奋笔介〕我平生不怕病，今日偏要做个拗病文章！这班人呵，

【黄钟·啄木儿】名根重，客气张，罔上行私成一党。〔又作写不成介〕〔顿笔恨介〕便教我死到头来，怎肯把恨消心上？〔又提笔，鬼打落笔介〕〔净〕好作怪，好作怪！往常呵，深文老笔轻提放，今朝笔也和咱抗，〔作手战提笔不起介〕这笔好不重哩，则这铁判如山无奈十指僵。〔贴〕老相公，

【其二】你平时笔似剑铓，今日呵，为小恙缠身气不扬。且暂时静养精神，休为此费伊思想。任他智谋能兴谤，教他自然投罗网，不怕阎罗不主张。〔丑扮万俟卨纱帽便服同医生上〕〔丑〕割股心所愿，尝药子当先。只为丞相病，走得脚跟酸。纱帽忙忙戴，圆领不及穿。借问谁家子，奉承人做官。〔内〕读书人做官。〔丑〕我万俟卨读什么书？只奉承丞相够了。说话之间，已到秦府门首，可速通报。〔杂扮院子上〕老爷身子不快，一概谢客。太医有什么良方，写一个传进去罢。〔医〕可拿纸来开药方。〔丑〕老先不要说药字，音与岳字同，丞相不喜！可说汤方罢。〔医写介〕人参。〔丑〕原来要人心？可割开我胸前取出来。〔医〕不是，是人参。〔又写〕白术，〔丑〕这好，这个术字，与兀术的术字相同，丞相必喜。〔又写〕云苓，〔丑〕这不好。丞相也恼这个云字。老先，你老实写茯苓罢。〔又开〕甘草，〔丑〕这个和中，甚妙！〔医〕还著些槟榔下气。〔丑〕这不好。丞相嫌这个兵字。〔医〕郁金罢，〔丑〕这个金字就妙了。〔医〕要水飞过朱砂为引。〔丑〕不好、不好，朱字乃朱仙镇的朱字，飞字又是那话了。你只写研细辰砂就是。〔医〕这是加味四君子汤。〔丑〕丞相最恼他每自号君子。〔医〕改做建中汤。〔丑〕忠字也不好。〔医〕写做六和汤罢。〔丑〕和字甚妙！一剂即效了。我带有上好潯参在门外。〔出取介，入遇鬼打介〕〔倒地介〕〔杂〕这太医，且先去救万俟爷著。〔医〕果然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扶丑下〕〔小净扮张俊冠带同道士上〕天上书名天下传，引来齐到玉皇前。笑隔紫云金作阙，梦抛尘世铁为船。自家张俊是也，闻丞相有病，医药罔效，特请龙虎山道士来此祈福，可速通报。〔杂〕禀张爷，老爷分付，一概客不见。若有法官，就此遣将牒便了。〔道〕如今可请朗灵大王关元帅来罢。〔小净〕不可！他是汉朝忠勇大将，第一好战的，如何请他？〔道〕如今改请

东平侯张巡元帅来何如？〔小净〕也不可！他是唐朝忠臣，死守睢阳的，如何请他？〔道〕这样，和合二圣何如？〔小净〕和之一字就妙了！〔道拈香、仗剑、〔巽水念介〕雷霆号令，急如火星。十方三界，顷刻遥闻。和合二圣，即速来临，急急如太上老君敕。请张爷拈香。〔小净拈香、下拜，鬼上连打伏地不起介〕〔杂〕这道士不济、不济，且去救张爷。〔道〕那里道高龙虎伏，羞言德重鬼神惊。〔扶小净同下〕〔鬼掩净晕倒介〕〔贴叫醒介〕〔净〕夫人，好怪、好怪，我平常不信鬼神，原来有的。〔鬼打叫介〕秦桧，你如何私造金牌？

【黄钟·三段子】〔净〕把甲兵敛藏，问金牌朝廷奉将。〔贴〕相公，你平白地与那个讲话？〔鬼又打介〕秦桧，你如何把御书藏了？〔净作痛楚状介〕御书怎样？是差人忙中暗藏。〔鬼〕岳爷父子、张将军差我每拿你。〔净〕这与我何干？问官与伊为冤障，你在阴司地府缘何升天上？〔惊惧介〕你看、你看，马面牛头都来喧嚷。〔晕倒介〕〔贴〕不好了，相公说的都是胡言乱语了。〔净作醒介〕夫人、夫人，那岳家事发了。〔贴〕相公平昔有胆力的，如何说这话？〔净〕不同往常了。

【其二】自来慨慷，这回儿幽明报彰。壮心肯降，事临头难收去缰。夫人，我死了，只怕和议复坏，可将遗表速写起来。快将表文辞皇上，通和定主休纷攘。我罢了，我罢了。〔泣介〕富贵荣华成虚罔。〔贴扶下，即上〕不好了，相公伏下即时死了。叫苍头每可报小爷，奏知官里去。

【归朝欢】熏天的，熏天的，晓起变霜，转日势昏沉魑魍。夫君的，夫君的，宋家栋梁，到如今做崩榱败礫。〔哭介〕你看这些面花黛柳随风荡，鸾笙象板成虚响，白日西沉怎系长？〔杂扮院子上〕

【滴溜子】朝廷念，朝廷念，相公身赏。报夫人，朝廷赠老爷为申王，谥忠献，恩宠甚厚。〔贴〕谢天谢地。〔又院子上〕台臣的，台臣的，敢来闲讲？台谏汤鹏举等上本参论老爷，不知圣旨怎么？〔贴〕可叹、可叹，这班浮苍难状，当初在我家，百般敬仰，一旦更移，恩义顿忘。快去打听圣旨！〔院〕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下〕〔杂扮各处送礼人上〕南越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花钱。自家各节镇差人来相府送礼的，迤逦行来已到门上。呀，

【鲍老催】你看这番异常，门中冷静开孝堂。〔向内介〕敢问门上大哥，府上死了谁人？〔内应介〕死了丞相爷。〔杂〕既然死了，我每还送什么礼？收回礼物不用忙。〔下〕〔内禀〕夫人，各处送礼的，见老爷不在，都回去了。〔贴〕炎凉态，死生情，从来讲，沧桑反复如翻掌。呸，谁教伊趋奉秦丞相，又做出乔模样！〔院子复上〕只因一著错，满盘都是空。〔贴〕你打听旨意怎么？〔院〕皇上大怒，将小爷每都革职为民，限著即刻出城。〔贴哭介〕怎么了？

【尾声】这番严旨非吾想，叹当朝天子也炎凉。始信荣华有散场。唉，想俺家当日呵，慎勿近前丞相嗔，不因亲者强来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唉，怎么了？

第三十四折 岳庙进香

〔外扮押衙何立上〕慈悲胜念千声佛，作业空烧万炷香。自家秦府中押衙何立的便是。俺太师爷威权在手，平昔做事未免过当了些。前日游湖见了什么鬼祟，差俺整备香纸往泰山岳庙磕头。太师爷亲写文疏，封得密密的，中间不知写甚言语，分付一到即焚。来此已是岳庙，俺也不好说是丞相府中差来的，只混做香客便了。呀，天色已晚，你看香客都散，不免唤庙祝则个。庙祝有么？〔丑扮老道上〕

【中吕·迎仙客】守岳庙，老童男，年几岁？〔做手势介〕八十三。便烧香点烛手难担，听得人来心坎里惶惶参。老汉泰山岳庙中一个老香公是也。往常庙中最盛，因连年盗贼生发，州县残破，连香客都没了。师父每四散觅食，单留老汉在此看家。这咱时候有甚人到来？〔外〕是进香的，讨些火种点烛。〔丑诨下〕〔取火上点烛介〕〔外供疏拜介〕

【中吕·驻云飞】千里风霜，相府虔诚叩上方。正直无偏党，善恶难欺诳。香，宝鼎瑞烟长，再三稽顙。〔焚疏介〕疏内情词，望乞尊神谅，保佑家门福祚昌。道人，还有后殿么？〔丑〕这后殿便是北阴三司，东岳老爷常在里头拷鬼，等闲也不敢轻开。〔外〕原来如此，今晚下山不及，那里空房借宿一宵。〔丑〕房头是有，都是师父每锁著。客官若要歇宿，只好在本殿庑下将就一夜，香钱见赐些。〔外与介〕你自方便。〔丑引外安顿，念佛诨下〕〔外〕有名的泰山岳庙这般冷静，不免在此打个盹，明日早行。〔做睡不著介〕〔内作吆喝声介〕〔外惊起介〕是那里吆喝？俺且听著。〔内铁链响介〕〔外〕这声息一发奇怪。哦，是了，方才老道说，这后殿便是北阴三司，东岳老爷常在里头拷鬼。俺何立立心忠直，何惧之有。睡，睡。〔内打叫介〕〔外〕且住，古人画地刻木，尚且儆心，今夜料不得稳睡。何不去听他是什么样刑法，也好传与世人，劝他为善？有理。你看殿上烛炬已熄，庑下微有月光，不免摸索而行。〔作步听介〕

【其二】月色微茫，转过前廊历后廊。〔内又叫打介〕〔外〕听，一片鞭笞响，叫屈声凄怆。张，门隙绝无光。〔内唤投到犯人听点介〕〔外〕细听呼唤，〔内叫秦桧，作铁链声响，应介〕〔外咬指介〕咦，分明唤著太师爷的姓名。且住，俺想天下同姓同名的也颇多，那就是俺家太师？两下曾参，错下了杀人状。〔内作远远问辩声〕〔外听介〕这言语模糊恨隔墙。〔又听介〕只听得有东窗二字，这怎么说？

【其三】闻说东窗，有甚冤牵债合偿？〔内又打叫介〕〔外〕这番刑法更利害。想怒发三千丈，流血应成浪。慌，怕的是阎王，也只好恁般卤莽，便是铁石之人，到此神魂丧。左右不明不白，不要听他了。就是闻之，使人不忍，这咱不知什么时候了？还去庑下打盹片时，天明好走。〔转介〕总是南柯梦一场。〔作睡介〕〔净戴枷锁，杂牛头马面，一路打上〕〔净〕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俺秦桧一心奸诈，半世强梁，害了岳家父子，指望富贵久远。谁知报应分明：今日东岳罚恶司投到，受了一场大苦。等待张

俊、万俟卨一班人犯拿到，起解到地府阎君处去，还不知怎么哩？〔杂打介〕还不走！〔净〕老哥，可怜见俺也是一位大臣。〔杂〕好大臣，拿出些金帛来使用！〔净〕俺生时万两黄金，死后一文不带。〔外打鼾介〕〔净认介〕哦，这庑下睡的，想是俺府中押衙何立老哥，容我通个家信。〔杂〕也罢，容你近前去，快燥些！〔净〕何立，传语夫人，东窗事发了！〔内锣鸣，净众下〕〔外惊醒介〕呀，好奇怪，适才朦胧睡去，分明见俺家太师铁枷铁锁，牛头马面押著，近前分付：“传语夫人，东窗事发了。”

【其四】梦里仓皇，带锁披枷直恁忙。好个秦丞相，现出村模样。〔内鸣钟介〕〔外〕当，钟响在他厢，东方欲亮。卷起铺陈，〔辞神介〕辞别黄龙帐，急急奔回看审详。唉，皇天，有这等事？作善降之百祥，作恶降之百殃。若还不信因果，请到岳庙烧香。

第三十五折 何立回话

〔小净扮侍儿上〕一人有福，拖带满屋；一人跌倒，众人都了。自家秦丞相府中一个侍儿箆篋是也。俺丞相爷在日，何等威势，何等兴头！不期丞相死后，皇帝老儿不念前功，听信谗官言语，将小爷每都革职为民，立限撵出城去，把夫人也吓成一病。正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免扶著夫人坐下，劝解一番，多少是好。〔虚下，扶病贴上〕

【越调引·杏花天】〔贴〕繁华世态如阳焰，叹崦嵫颓轮怎粘？落花冉冉随波逝，历尽苦、谁还送甜！〔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老身自相公亡后，门户萧条，人情薄恶，那一班儿都掉臂日中之市，反来溺既冷之灰。我想将起来，富贵总是浮云，恩怨一场扯淡。于今梦魂不定，病苦缠身。目前备极凄凉，往事毋从追省。相公、相公，你魂随逝水归何处，落日溪山哭杜鹃。〔哭介〕

【越调·罗帐里坐】当初盛时，只道千秋势炎；今日死后，把荣华尽揜。生前不合使尽锋铓。早知此际得人嫌，悔不些儿收敛。〔外上〕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一路回来，只听得纷纷乱讲：老爷升天去了。好不惊惶，忙忙赶回。呀，只见门前萧索无人，浑不似那时光景。〔叹介〕青草也长这样深，想是老爷那话儿真了。不免进去，怎么大门、二门、正厅上，就没有一个人？待我径入中堂看来。〔咳介〕〔小净〕什么人？〔外〕是何立回来了。〔小净入禀介〕〔贴〕我正望他，快叫他进来。〔外入见介〕〔贴〕你到泰山回来？〔外〕小的蒙丞相老爷差往泰山进香公干，忙忙到彼回来，不意老爷遂尔弃世，可悲、可痛！〔又哭拜介〕又有一件怪事，小的不敢禀。〔贴〕这里没人，你只管禀说不妨。

【铎锹儿】〔外〕神前拜瞻，心儿作念，其时天色已晚，就在殿庑下权宿一宵。到更深时分，只听得北阴拷鬼，似结网罗钳。那时节呵，烛光已消焰，潜行往验，只听得把囚犯点，正唤著太师爷的名字，似有铁链之声，身荷箠，〔贴〕住了。世上同名同

姓也尽多，那里就是太师。〔外〕敢轻将污玷？可奈朝来梦魇。〔贴〕梦魇便怎么？

【罗帐里坐】〔外〕说起教人丧胆，教人泪沾。小的在庑下打盹，朦胧梦里，见许多神头鬼脸。又见老爷也在那里。〔贴惊介〕老爷怎么样？〔外〕见老爷全不似往日威严，披枷带锁血濡衲，有一句话儿，教何立禀夫人。〔低唱介〕说难把甚东窗事掩！〔贴惊哭倒介〕〔小净扶介〕

【铎锹儿】〔贴〕闻言恨添，怪得我终朝呵欠。当初个巧机暗逗，谁想业镜难潜。明有歉幽暗奸。我丞相夫呵，人人趋势焰，惟有阎罗不谄。我一时身子不快起来，你且出外歇息，我另日来问你详细。正是：一朝卧病无人识，春月秋风几度归。〔下〕〔外〕你看俺老爷何等威权，一旦至此；夫人病势如此，也只在早晚了。我何立想来，如我老爷一生富贵，尚是这个下场，俺何立目击地狱报应分明，如可不怕？俺如今也不辞妻子，径脱冠带，往玄妙观出家去也！

【尾声】邈然道念消尘念，且受用这青山一点，莫使地府阎君把票仵。莫道驰驱行路难，三生石上梦魂寒。正是：笼鸡有食汤锅近，我于今去学那“野鹤无粮天地宽”。

第三十六折 阴府讯奸

【北仙吕·点绛唇】〔生幞头锦袍上〕痴念难支，始终如是。生和死，有甚参差？痛恨生前事。莫向中州叹黍离，英雄生死系安危。内庭不下班师诏，绝漠全收大将旗。父子一门甘伏节，山河万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便可悲。俺岳飞，奋身踈迹，许国忠勤。北巡之驾未还，死不瞑目；东都之会弗振，夙所尽心。不忘造次爱君之情，初无嫌疑避事之意。胡为一簣之亏土，重令众口之铄金。母实知参，听终疑于三告；人虽哀虎，赎莫致于百身。蒙上帝怜我忠义，欲命俺考察三界善恶。那下界乱臣贼子，休想俺放过你了！早晚想便诏到，待孩儿与张宪来，一同接诏者。〔小生、末戎装上〕

【南紫苏丸】〔小生〕捐躯未了平生志，尽孤忠总然难恃，〔末〕恨无缘革裹伏波尸，征袍不禁啼痕渍。〔见介〕〔生〕俺每一门忠义已蒙上帝昭鉴，也不枉背上“尽忠报国”这四字了。〔小生、末〕只见祥云缥缈，瑞气缤纷，天使早已下降也。〔杂扮天使上〕

【南金鸡叫】【前二句】一道通明旨，便分疏小人君子。玉旨已到，跪听宣读。〔生、小生、末跪介〕〔使〕玉帝诏曰：忠孝本人性之天常，案虽冤而必雪；奸雄乃国家之巨蠹，贯既满而必诛。宋臣岳飞、岳云、张宪，身为国家而死，名与日月争光。功虽未成，心实已尽。死怨何殊于死敌，奇冤更烈于奇勋。台谏交章，只代著竹帛旗常之绩；权奸片纸，已即是山河带砺之盟。论好还之天道，群奸仅未骈首于愚人耳目之前；算不死之人心，二帝业已返轅于岳氏父子之手。岳飞封天曹真官、金阙精忠九天采访大使兼掌文昌桂籍楼事。岳云封地曹真官、西堂精忠大元帅。张宪封人曹真官、岳府精忠大元帅。飞妻李氏封金阙精忠掌籍仙妃。女岳氏封金阙精忠侍书玉女。刘允升封桂籍楼左曹仙吏。施全封西台禁门左元帅。

秦桧、张俊、万俟卨、王氏俱付尔等究治，仍移冥司按罪定狱。虚空有尽，此恨常新；劫火重燃，此案难灭。呜呼，朝廷之冤鬼，不徒创见于今，当默护后来之正直；乾坤之戾气，岂惟独钟于桧，宜阴纠万世之奸邪。尔其钦哉。〔谢恩介〕〔使〕万事劝人休碌碌，举头三尺有神明。〔下〕〔生〕鬼卒那里？〔卒上〕〔生〕秦桧、张俊、万俟卨拿到没有？〔卒〕俱已拿到了。〔生〕带进来。〔卒应下，押净、小净、丑、贴扭锁上〕种麻得麻，种豆得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见介〕〔生〕秦桧！〔净〕有。〔生〕张俊！〔小净〕有。〔生〕万俟卨！〔丑〕有。〔生〕王氏！〔贴〕有。〔生怒介〕你这些误国贼，只道千年富贵，谁知也有今日！〔众互相推委介〕〔生〕哇，到此地位，还要逞嘴！鬼卒，与我将各人先打一百铁鞭者。〔卒应，打介〕〔生〕奸贼，宋朝基业，把与你奸贼做人情咱！

【北混江龙】〔生〕你使尽了无端狂肆，那锦江山一任你莽关支！出脱了君王国后，结识下别部阏氏。不教人介马称戈图雪社稷仇，只要去请盟纳币代你报恩私。贼、贼！皇上待你是怎生优异？那金人施的恩可有皇上万分之一么？怎仇家涓滴也难消，却中华宠眷浑闲事。奸贼，你岂不闻金将乌陵思谋，素号骁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谕之曰，毋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兀术败于朱仙镇便欲弃汴而去，那时迎还二帝，只在眼前。奸贼，你每却商议矫诏班师！一鼓弄成功尽弃，那里是计划无之。鬼卒，著实打者！〔打介〕

【南桂枝香】〔净〕你是达人君子，我本卑污无似，怎能勾万合千和，因此上差三错四。〔指小净介〕又他来凑我，〔指丑介〕又他来凑我，〔小净、丑〕那片纸入狱，难道也是我？〔净〕狱中一纸，〔指贴介〕是荆妻王氏！〔贴〕怎么推在我妇人身上？〔净〕那“捉虎易，放虎难”，不是你说的？〔生〕秦桧，那妇人的胡言，谁教你听他？〔净〕这是我一时误听了。更何辞，〔众同哭介〕早知一报还一报，当日也还松半著儿。我每都知罪了，望岳爷饶恕。〔生〕你当初饶恕谁来？

【北油葫芦】社稷君王不在你意儿，况我又何惜死！〔净〕别项事都还在次，只谋害老爷，便该剐做肉沫。〔小净〕该剐做肉泥。〔丑〕该煮做肉酱！〔生〕哇！谁许你胡言乱语弄虚词？〔哭介〕二帝呵，你教他蒙尘万里无栖止，便上林有雁来传示，也不管甚邢夫人指上环，太上皇衣上字。贼！似你不迎还二帝，便不杀我，我也是痛恨你的！假饶你尽人迎的乘舆至，我那时便死也是快活的。便含笑待陈尸。鬼卒，与我著实再打！〔众哀求介〕爷爷，也打得有了，饶了罢。〔打介〕

【南解三酲】〔小生〕似你辈小人心事，把朝纲不弄翻不止。金牌连发一十二，〔悲介〕重想起涕涟涟。〔末〕当时诸将不曾撤回时，秦桧这贼计无所出，好不慌哩！此时势孤无可使，〔指小净介〕早上手逢迎是那厮。〔指丑介〕无分次，算狠心毒手，好做军师！〔小生、末〕鬼卒，与我再赏他一百铁鞭。〔打介〕

【北天下乐】〔生〕全不把宰相名儿仔细思，孜也波孜，将和议尸。我也罢了，辜负他两河忠义子！把山河去半边，却反叙功劳加太师，你若有人心应愧死。〔生〕

鬼卒，与我乱打一顿！〔打介。杂扮地府鬼使上〕地狱与天堂，自作还自受。〔见介〕〔生〕是那里差来的？

【南罗袍歌】【皂罗袍】〔杂〕地府阎罗差使。〔生〕差你来怎么？〔杂〕道老爷这里将秦桧、张俊、万俟卨发落了，把一千罪犯，还送冥司，俺大王拜上三位老爷，请三位也就去。还趸三曹对供词。〔生〕鬼卒，带著这厮，随我每去。〔卒应〕〔净、众不肯行，卒打介〕〔净、众〕只这里也苦够了，又往那里去？〔哭介〕我每怎再用得刑？〔杂〕早著哩！少可也鞫炼千来次。〔卒带净、众行介〕纵然逃得，金石讯之；断逃不得，阴阳讯之。出乎尔者原还尔！〔净、众〕可怜腿坏了，走不动，容我略慢一步。〔卒〕你将岳家四位公子流窜岭南，可容他慢一步么？〔牵众行介〕〔排歌〕见你奸恶辈，心怎慈，是你收成到手本无私。〔杂〕稟爷，已到冥司了。〔外扮冥王、牛头马面拥上〕邪和正，来到此，这回不必问三尸。〔相见介〕〔各依次坐介〕〔外〕带那奸贼每上来！〔杂带上介〕〔外〕张俊、万俟卨趋炎附势，倚仗冰山。叫鬼卒，先押他到冰山地狱，使冰裂其肤，待一百二十日满，再押去猛火地狱，使火焚其骨，备尝炎凉之苦。王氏助夫为恶，阳世号为长舌妇，与我押下拔舌地狱拔去其舌，用犁耕之，以后再有施行。〔卒应介，带小净、丑、贴下〕〔外〕带秦桧上来，我且问他！秦桧，我也不把忠义来责你，且把利害来问你。若宋室无恙，你常为中国宰臣；宋室一倾，你不过亡国逃奴，那时便把你做封侯之项伯，富贵何加？只怕他借你做徇众之丁公，连你那首领难保。〔指生介〕况且岳鹏举诸君，原不为功名争竞，到得迎还了二帝，你也落得说帷幄运筹，左右除去了金人，却不受享了元勋之赏？你欺君误国，是其大端，嫉贤妒能，犹其小节。〔净〕主和是我秦桧不是了，只岳爷被祸，他也有自取处。〔外〕他怎么自取？〔净〕他心心要把二帝迎还，却置皇上于何地？皇上因此与他不合，不专是我秦桧主意。〔外〕一发胡说！若是朝廷与他不合，屡次宸翰褒奖，却是为何？叫鬼卒，扯起御赐精忠旗与他看。〔鬼卒扯旗介〕〔净叩头服罪介〕宸翰屡次嘉奖果是有的。我那时只怕恢复功成，岳爷等宠用，我便不能长守相位，这是真情。〔外〕是了，你只为患得患失，遂不惜凶国凶家，于理何安？于心何忍？鬼卒，著实打！〔打介〕〔净〕恁般说起来，我自家也觉道当时忒不会算计了。〔外〕鬼卒，把他叉上铁床及刀山、剑树诸狱受罪！〔鬼卒牵净下〕

【北那吒令】〔生〕铁床呵，把负君王冷面儿，暖不转他一绺丝；刀山剑树呵，把卖君王歹意儿，签不透他一张纸；拔舌呵，把哄君王假话儿，拉不出他一个字；便地狱三两重只与你权发个阎罗市，怎便算你认得阴司。〔鬼卒押净、众上〕〔卒〕众犯受罪已毕，俱骨粉身齑，旋被业风吹转，听候大王再行发落。

【南甘州解酲】【八声甘州】〔外〕你威权冠一时，又画蛇添足，节外生枝。君王膝裤，每藏著一把刀儿。【解三酲】暗中更还图篡弑，引惹那秦城来赋诗。〔净众叩头介〕愿赦却从前事，便鸡鸣而起，为善孳孳。〔外〕当初谁教你不为善？〔净〕那时谁想为善为恶到底要报的，谁知地狱天堂当真是有的。

【北寄生草】〔生〕纵不把今番想，也还想那一时，张伯麟为甚写夫差字？孟坚

为甚有讥弹史？吴元美为甚把蚊蝇志？都只为鲲鹏铩羽索图南，你偏生生扭断他图南翅。〔外〕鬼卒，把奸贼每一步一棍，在阶下旋绕三转，打入阿鼻狱，叫他万劫不得脱离苦趣。便是罗汝楫、王俊也就去阿鼻下狱。〔卒应介〕〔生〕如此却痛快。〔外〕尽他什么不痛快？来到了这里，也不愁不痛快。〔每卒各执一棍，打赶净、众旋绕下〕

【南醉罗袍】【醉扶归】〔外〕比那朝堂榜罪精忠帙，这其间方算是别雄雌，饶你人间会分析，早错了三之二。鬼卒引导，送岳爷回天堂。〔生〕就此告辞。〔外〕寡人也送一程。【皂罗袍】你每悲愤，发舒此时；他每阴毒，诛锄此时。这对针果报自有个时来至。就此告别。〔下〕

【北赚煞尾】〔生、众〕好笑那浅薄儿，每摧残忠直士，终有日同来到此。往常呵，贪的荣华愁的死，到这里，那会贪的发恨嗟咨，那不会愁的喜孜孜，怎直到临时，才追来悔去费寻思。早把热心儿布施，直肠儿见赐，这便是森罗殿上两众证明师。丹心一寸老天知，积恨而今得解颐。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第三十七折 存殁恩光

【南吕引·临江梅】【临江仙头】〔老旦扮黄门上〕宝鼎香烟携满袖，红云对映丹楼。【一剪梅尾】钧天先奏太平讴。东阁春留，北阙光浮。皎洁明星高，苍茫远天曙，槐雾暗不开，城鸦鸣稍去。始闻高阁声，莫辨更衣处。银烛已成行，金门俨驺驭。自家宋朝一个黄门官是也。官里升殿，只得在此伺候，远远望见奏事的来了。〔末儒服上〕

【一剪梅】意气千金肯易酬，白早蒙头，心未低头。人情笑我搅闲愁，田野何忧，魏阙担忧。昨日少年今白头，一声歌发满城秋。外寇公然来牧马，不是征人亦泪流。自家太学生程宏图是也，此来单为与岳太尉辨冤。又有奏事的来了，待他一同上疏。〔旦儒服上〕

【其二】冤恨无时得少休，常在心头，不放眉头。一封书彻九重眸，半系家忧，半系君忧。随意青枫白露寒，紫宸朝罢缀鹓鸾。知将何事酬公道，想象精灵欲见难。自家岳太尉之孙、岳霖之子岳珂是也，来为祖父辩冤。午门前早有奏事的到了，不免近前一同上疏。〔相见介〕〔末〕请了，敢问足下何人？〔旦〕小生岳珂，先祖讳飞。敢问先生何人？〔末〕学生姓程，名宏图，今日到此，特为令祖白冤上疏。〔旦哭介〕小生也为祖父白冤。恭值圣明，特来陈奏，幸遇老先生在此。老先生与先祖素无半面，白此沉冤，既非要誉沽名，信是忠肝义胆。世情乃尔，谁与死者作缘；高义无双，真堪古人为伍。〔末〕以我衰残，誓要吐一生不平之气；如君英妙，正当伸先人未了之心。今已到五凤楼前，学生僭先了。〔老旦〕来者何人？有何文表，就此披宣。〔末〕臣太学生程宏图为先朝臣子岳飞冤死一事奏闻陛下：

【南吕·红衲袄】那里有贯索星把忠义幽，那里有鄮侯律开了奸恶窦；铸刑书交举酒仇人彀，煨招情到断送十几州；把二帝冤一笔勾，将屡战功徇犯由。〔指旦介〕这是九死一生剩个孙儿也，泪盈盈向丹陛流。〔旦〕臣岳珂为先臣岳飞合家冤苦情节奏闻陛下：

【其二】那里有替金人去报仇，倒把国家冤抛脑后？把御书藏过了装机彀，把私书烧灭了无对头。只落得父和男齐命休，母共儿相凑首；使个掩耳瞒天害尽全家也，笑吟吟报寇仇。〔老旦接疏介〕暂且平身，我与你转达天听便了。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下〕

【其三】〔末〕只见满都城黯气收，喜得凤楼前日影透。〔旦〕小生所奏事情，计程期件件无差漏，简御书款款藏库楼。〔末〕多少申理的戈与矛，那牵绊的钅与钩。〔合〕喜得有眼皇天一旦开张也，意腾腾拜冕旒。〔贴、老旦扮昭容，生、小生扮内侍，净、外扮武士执仪仗随小净捧诏上〕

【金钱花】〔小净〕诏旨捧出龙楼，宠渥倍胜凡流，温纶昭雪慰沉忧。彰斧钺，别恩仇；忠与佞，播千秋。圣旨已到，跪听宣读。〔末、旦跪介〕〔小净〕诏曰：人主无私予夺，一归万世之公；天下有真是非，不待百年而定。故少保、武昌郡开国公岳飞，事上以忠，行师有律。属时方讲好，中原方议于橐弓；而尔独奋身，当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逮国论之既彰，想英风之如在。是用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赠太师、谥忠武、追封鄂王。其尸首仍悬官爵一级，有能告送到官者，定行赏给。故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岳云，禀父命之神算，歼炽焰之邪氛；及故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张宪，勇敢屡立战功，忠直遽罹奇祸。慰贞魂于拱木，新戎钺于帅坛。云赠武康军节度使，宪赠宁远军承宣使。内云令临安府以礼祔岳飞葬，飞三世祖、父并赠加官，阖门男女俱有封荫。其孙珂补提举江南东路茶盐公事，所没田产屋宇等俱令江州给还，前后被受御笔手诏并精忠旗一面，令左藏南库搜拣给还，以彰世守。鄂州军民请为飞建祠，委官督造，赐额忠烈。云、宪及坠井妻李氏、女孝娥一并祔祭。临安府北山智果寺充飞功德院，以“褒忠衍福禅寺”为额。枢密使韩世忠，大理寺卿薛仁辅，寺丞李若朴、何彦猷，判宗正寺士儔，布衣刘允升、殿前小校施全及太学生程宏图，生则宠秩，死则追褒，另有诏旨。秦桧、张俊、万俟卨横加不睦，滥及无辜，假伪乱真，以非易是，原官俱行追夺。桧改谥缪丑，仍行大理寺定招，播告天下，垂戒后世。呜呼，闻李牧之为人，殆将抚髀；阙关西而未录，敢缓旌贤。如其有知，可以无恨。〔末、旦谢恩〕〔旦接诏介〕〔生、小生〕那位是岳先生？皇爷著我二人领著鼓乐送你到宅上去。〔末〕学生告辞。〔旦〕容踵门叩谢。〔末〕无限心中不平事，一封书奏九重天。〔下〕〔旦换官服，内侍同武士鼓乐引旦出朝行介〕

【节节高】〔众〕恩光诏旨优，把愁收，都城喜气连童叟。〔内作众人大呼万岁介〕好也、好也，今日岳老爷全家复职，秦丞相追加削夺，可喜、可喜！〔生、小生〕岳先生，你看都城间巷男女大小，人人都欢悦也。〔内哭嚷介〕我每是荆襄百姓，来讼岳老爷冤的。你每闪开些，待我每看看岳家小爷。〔又哭介〕〔丑扮老妇哭上〕无食无儿一妇人，鬓毛

今与草争新。州人若忆将军面，泪满征衣怨暴秦。这是岳家小爷？就与见岳爷爷一般了。〔众指丑〕来何后，鬓已飏，非亲旧，为何哭泣情偏厚？你有丈夫、儿子么？〔丑〕我的丈夫、儿子、女婿都被岳爷爷以军法杀了。〔众〕这样你哭他做什么？〔丑〕他公行赏罚难私宥，却喜忠臣有贤孙，中肠泪垂原非谬。〔下〕〔众〕你看岳爷爷这样能服人心，杀了他丈夫子婿还这样哭他，说道“却喜忠臣有贤孙，中肠泪垂原非谬”。

【其二】南冠叹楚囚，喜鸣驄，旌旗鼓吹相辐辏。已到门首了。〔生、小生〕我每回旨去也。〔旦送介〕〔二生〕千载苌弘血，今朝赵氏孤。〔下〕〔旦作入门介〕〔众〕忠臣胄，瞻故丘，流光又。〔贴扮珂妻迎上〕献来白璧今番售，愁颜顿解欢声逗。〔相见介〕〔旦〕夫人，且喜圣主在御，阴翳全消。一门俱已旌褒，童稚皆沾恩爵。从前御赐诰轴一一简还，第宅土田一一赐予。凡害我家奸佞的，重加追削；凡为我家牵累的，都荷褒扬。真是天道有知，人心喜畅。如今且将御赐精忠旗拽起中庭，权当祖父灵位，告奠一杯。〔曳旗设祭拜介〕快洒新觞荐灵旗，幽明共承皇天祐。

【金莲子】圣恩绸，笑他奸佞终出丑。愿伯父、祖姑一同降鉴，空中受，这一杯儿奠酒，阖家门节义，含笑在重幽。〔杂扮院子上〕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禀老爷得知：于今朝廷诏求太老爷身尸，当初是狱卒隗顺负出，埋在九曲蓁祠北山之下，上树双橘为记，内有太老爷原佩玉环及大理寺铅筒在上，起开面貌如生。朝廷大喜，奉旨以礼改葬。那隗顺的儿子已给赏冠带了。〔旦喜揖介〕谢天谢地，分付快备丧服到彼行礼。〔杂应介〕还有一事，朝廷将秦桧三人罪状发下大理寺，拟成招卷，颁告天下，特送与老爷看。〔旦〕秦桧三人既遭鬼责，难遁王刑。且将朝廷议定招词对祖父灵前朗诵一遍，少慰英魂。〔跪念介〕该大理寺奉旨：看得秦桧，亘古穷奸，欺君逆贼。结魑魍为父母，割地酬恩；剪貔貅为仇仇，弥天张网。以戮力扞边之良将，而坐以逗留，本赤心报国之忠臣而诬为不轨。皇皇御札，敢于灭迹为奸；杳杳私书，竟是无中生浪。莫须有三字，断案可凭；亲父子两冤，英雄堕泪。长城既坏，外敌生心；蜡奏驰闻，中原短气。致使二帝无返辕之日，兆民罹左衽之悲。谋危宗社，应伏诛夷，尽录同居，共行骈戮。万俟卨骨本狐媚，性更鸱张。澳颜而徇权相之私，青天不畏；攘臂以锻精忠之狱，白昼为昏。据千般议狱之状，周内何深；按一家三命之条，极刑允当。张俊隙起忌功，祸成捏谤。以口舌兴戎，出话操戈稍别；然风波作恶，以刃与政何殊？虽三犯先殛于天，已登鬼籍；而五刑宜彰于后，明示王章。爰著丹书，永垂后 禩。其余城社之奸，同正藁街之戮。既彰国法，永快人心。宣告已毕，仍将此招刊传，以昭幽愤。

【浣溪沙】长夜幽，今做了明如昼，但从前怨德都酬。元来因果他还受，祸福随人各自求。天须有，报应的无虚谬，怎遮瞒的日月双眸。

【尾声】贤奸今古同芳臭，愤懑心头借笔头，好教千古忠臣开笑口。

据宋史分回出折 按旧谱合调谐宫
不等闲追欢买笑 须猛省子孝臣忠